卧雪诗话 民国 袁嘉谷撰

●卷一

诗话之兴，其权舆孔孟乎？阮文达《诗》《书》古训辑为专书，阮著之外，拟辑为古诗话。上自先秦，下迄隋室，广搜子史，旁及稗书小说，凡论古人诗，纪今人诗，及夫有为而作者，钞本文，详始末，注原书，以著唐宋后诗话之所由防，殆亦一佳书矣。

今传诗话千百种，皆唐宋后著。约分三类：一曰论诗法，二曰评古今作，三曰存近人作。煌煌乎大观哉！家居多暇，复草此编。论诗评诗，自知多误。兢兢自信者，力避沿袭成说耳。若夫存近人作，有不厌其详者。士生末世，既未能一一显达，使天下共赏斯人。仅以声律字句之微，若隐若显，又适为区区间见。余不傅之，难为传之？上观千载，下观千载，以言荒芜，则有之矣，如曰疏惰，则吾不敢。

余著诗话，厥来久矣。壮志有在，成且焚之，今则非复壮志矣！道之将废，予如命何？掉笔自乐，命如予何？家有先庐，榜曰卧雪。幽居则移西一楼，眺远则天南万古。聊以见年来自得之趣而已。

武功非太平极轨，群雄角立，不得不尚武耳。《东山》“零雨”，《九罭》“绣裳”，古人尚武，见于诗词。汉之铙歌、碑铭，唐之从军、塞上诸作，激扬蹈厉。我中国之所以疆土日拓，雄视天下，蔚为大国，莫不于诗词见之。或执一二语为口实，谓中国从军之作，不外爷娘妻子牵衣拦哭，非洞观古今之论也。左延年《从军诗》云：“从军何等乐，一驱乘双驳。鞍马照人白，龙骧自动作。”阮籍《咏怀诗》云：“壮士何慷慨，志欲威八荒。驱车远行役，受命念自忘。良弓挟乌号，明甲有精光。临难不顾身，身死魂飞扬。岂为全躯士，效命争疆场。忠为百世荣，义使令名彰。垂声谢后世，气节故有常。”骆临海句云：“昔时闻道从军乐，今日方知行路难。”盖唐以前古人，无不以从军为乐者。第世界必有无军之一日，跂予望之。

我国文字始于结绳，后世圣人易为书契。《伪孔书序》谓伏羲造书契。伏羲只画八卦耳，只重六十四卦耳。（王弼说与《周礼》合。）书契之作实始于黄帝君臣，当以《说文序》正之。但画卦即文字先声，谓造字萌于伏羲，亦无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不可。段若膺云：“五帝以前亦有记识，非必成字，黄帝以下，乃各著其字。”真通论也。《说文序》：“仓颉之初作书，依类象形，谓之文。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文者物象之本，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。著于竹帛谓之书。”夫帛起于秦，非古人所有也。《礼记》百名以上书于册，不及百名书于方，方册之难如此。盖古人简直，必非人人有书方、书册之能，文字流传，半恃口传。口之所以传而易晓者，声也。声之所以水而易记者，韵也。《易经》多韵，《尧典》首段亦韵，（五塘师《诗法萃编》详言之。）《击壤》《卿云》之纯然为诗者，更无论已。声之始当为一言，韵之始当为二言。二言叠字如赫赫、明明、穆穆、皇皇之类，叠韵如崔嵬、虺隤之类，然声短节促，不足以发扬心志，不得不进为三言。三言之诗畅而和，简而达。《三百篇》及汉以后作，有全体三言者。盖初进化时，三数即为多数。（如三人成众、三女为粲之类，不可悉数。古人言三，不啻言百言千。）三言之变当为四言，再进为五言，而声韵益畅。再进为七言，天籁人籁，均臻极轨，不能再加乎其上。观于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，增变宫、变徵二为七。俗乐：工、尺、上、四、合、一、凡，西乐亦七音为限，可知也。六言、八言、九言以至十数言，非不可用，但全篇者鲜耳。总之，古人声音简，诗以三四言为多。后人声音畅，诗以五七言为多。皆文之一体，不能别出于文外，法理均同，不过诗用韵耳。乃若五七律，则与古体大异，工对叶律，尤为古人所无，盖古诗实古文之一体，而律诗又古诗之变相。（各国诗皆古体，无一律封者，与吾国古人同。夫吾国诗家能变古人之诗而卓然特创，此乃文字之美，人心之灵为之，不可不谓为追化。）

古者太史輶轩采风，凡诗皆可宣民俗，资掌故，《三百篇》其最也。后唯杜子美纪事论理，既确且明。《唐书》本传称为诗史，信哉！康乾之际，诗家类少言时事，殆鉴高启、袁凯之辙。咸同来国势日岌，始鲜顾忌，而有关史乘之章，风涌云起。广州、台湾、高丽诸役，海内吟咏者众。独越裳之役，僻在一方，咏者较少。先雪樵兄有《甲申腊日送人复安南》诗云：“岁暮寒初尽，春归雪未消。游人悲故国，战士恋征袍。羽檄红河外，干戈黑水遥。赠君腰下剑，飞渡斩长蛟。”又一诗云：“战马嘶风夜幕中，边城烽火接天红。请君此去莫回首，他日凌烟第一功。”日南、九真，中原故地，一旦沦丧，悲愤无穷。我国士夫几不过问，读先兄二诗，不禁愀然。

旗人与中原同化，以法梧门、成亲王、倭艮峰、盛伯熙为最。伯熙《郁华阁集》三卷，词一卷，诗刚词柔，卓卓可传。七律如“欹枕夜滩疑作雨，绕垣寒菜未经霜。”五绝如“残花卧雨红，醉竹含烟绿。红尘不敢来，秋在幽人屋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。”五古如《哀林庆衍》句云：“大抵我所贤，必为世不喜。有才皆困阨，达者亦数子，王生居台谏，循默可绯紫。奈何击大奸，竟为真御史。秦生官水部，水部钱可使。奈何坚铲门，饥来研故纸。温生经人师，词曹谁可匹？奈何老空山，高卧誓不起。程生一持节，故事饱筐箧。奈何垂秦归，生计百不理。诸生好学我，我是陈人耳。生乃独善学，居然学我死，心死我可哀，身死生竟已。”奇思妙笔，得未曾有。《题小万柳堂图》一篇，感旗人生计之绌，慨旗官折扣之苛，欲破旗界，化于黄帝之胄，以同驱白种，识尤足多。

钱牧斋以堆垛涂饰之才，为明末诗雄，晚年所造尤深。元孝、翁山、梅村、竹垞、阮亭、初白固一时之杰，未见远过于牧斋也。和草堂《秋兴》八首，音韵层出不穷，卓然名手。一首中用“断烂”字，自注断字曰：“去。”又用“断愁”字，自注断字曰：“上。”此例恐人误会，古亦有之，究嫌小家气。（《五塘诗草》句云：“登堂已受《诗三百》，庐墓曾无员半个。”亦自注员字云“去”。）夫律诗必不可重字，乃末俗之言，唐宋不闻有此，盖应制体之恶习，移而误及律体耳。何必斤斤自辨一为“上”、一为“去”乎？即云一为“上”、一为“去”，观者亦岂不知牧斋自注，适见其陋。

伯熙祭酒《郁华阁集》，乃没后门人所刊。不著姓名，盖以天下无不知祭酒者。顾传之千百年，观者何如？张文襄师相《广雅堂诗集》，乃生时门人所刊，亦无作者姓名。师相与祭酒交善一时，风尚如此。

归愚议仲长统诗叛散五经，灭弃《风》《雅》，未免太放。余读仲氏本传，知其才大盘盘，有志经世，而非根柢儒家者。儒家之学，吾生所宗。然必谓天下之理，惟一儒宗，虽尼山不自谓然也。仲氏不宗儒，故范晔作《后汉书》与王充、王符合传，不入《儒林传》中。三人皆自学其学者，所著书虽判纯驳，各有千秋，不必以儒书绳之，诗更无论已。长卿云：“焦冥已翔乎寥廓，罗者犹视夫薮泽”，归愚是也。而范氏深远矣。

《三百篇》多重韵。今人学古，固不必以重韵为法，然必以重韵为病，亦不知诗者也。曹植《弃妇篇》、李白《高阳歌》、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，皆押重韵。甫之五言排律，重押“萍”字，诗圣且如此。明宣宗《平沙落雁》诗：“鸿雁恒怜泽国秋，数声忽报楚天秋。”殆有一误。牧斋《列朝诗集》不敢议之。杨升庵夫人《寄升庵》：“雁飞曾不到衡阳，其雨其雨怨朝阳。”两韵俱不可易。而竹垞《明诗综》反采异说，欲改衡阳为衡湘，殆不然矣。荔扉《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滇系》直改为“衡湘”，不加注明，岂作诗者之本意哉！

沈休文首倡声律之说。方伯海曰：“人以为功首，吾以为罪魁。”其实不然。音韵至汉季，杂乱已甚，亭林尝言之矣。观杨戏《季汉辅臣赞》，可见一斑。曹子建千古天才，用韵多异于古。孙炎、李登之徒，始著音学书，即在汉、魏、晋时矣。休文稍后于周颙，著书均以四声为主，《南史》、《隋书》皆可考见。殆发古人之秘，而至今莫能外也。今传韵书，宋《广韵》最古。《广韵》本陆氏《切韵》，陈彭年等明言之。愚谓陆氏《切韵》，实本周、沈，近儒顿、江、戴、段、孔、王诸大家，直探六经本原，仍不能弃《广韵》而不顾也。惟“风”字从凡声，何以入之东韵，顾氏疑之，“中”字近侵韵，宜入冬而不入冬，孔氏疑之。诸如此类，细如茧丝，或以为非沈之旧。案：沈集《游沈道上金庭馆》诗：“秦皇御宇宙，汉帝恢武功。欢娱人事尽，情性犹未充。锐意三山上，托慕九霄中。既表祈年观，复立望仙宫。宁为心好道，直由意无穷。曰余知止足，是愿不须丰。山嶂远重叠，竹树近蒙龙。开襟濯寒水，解带临清风。所累非外物，为念在玄空。朋来握石髓，宾至驾轻鸿。都令人径绝，唯使云路通。一举凌倒景，无事适华嵩。奇言赏心客，岁暮尔来同。”诗之渊懿不待言，而以“风”“中”俱入东韵，益信广韵之远祖休文矣。

滇诗成篇，莫早于白狼王三歌，见《东观汉记》。谣谚莫早于“汉德广，开不宾”，见《后汉书》。《玉溪编事》载南诏五古诗，所谓“不觉岁云暮，感激星回节。悲哉古与今，依然烟与月。”卓然唐音。余据《旧唐书》《南诏传》贞元十年，异牟寻遣崔佐时归，合劝赋诗以饯之，疑此诗为合劝作。合劝诗学于郑回，回本相州人，中州之雅音也。自时厥后，郑昭淳诗压南汉（五代史），杨石淙集抗西涯，滇人声韵，群跻中土矣。

昆明周楚香（荃）从余问诗，余愧无以益之。所著《昨非轩集》四卷，佳句如“栖莺敢望迁乔木，待兔还宜守旧株”、“落日倒含人影瘦，软泥深印马蹄圆”，皆落落有致。积理读书，锲而不舍，吾滇后起之秀世。

吾乡张月槎先生，博雅之才为滇中有数人物。骈散文均工，于裁制集句诗亦极富甚。且集为回文体，殆游戏之笔，非以此见长也。诗清而切，雅近刘梦得一派。惟先生《留砚堂集》，乃其侄孙孝诗所刊，未加别裁，存诗太多。《可老吟》、《归余草》诸卷，颓唐不少。又多用小注，如刘向号中垒、昭烈种菜、李泌赋棋、封家十八姨等皆注之。殆先生作诗时，指示儿孙之作，刊者宜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删而不删也。佳句如：“十五日春临岁尾，两三番信度花风。”“山从雨后青于沐，天在湖中翠欲流。”“养生叔夜终妨酒，苦病休文少恋诗。”“半老人怜兄弟重，晚秋情类岁年迟。”“尘烟攒树杪，霜月到帘钩。”“乱山扫地尽，远树拂人来。”“弟兄将老别，鸿雁早秋来。”《咏史》云：“一饭哀王孙，一烹报国士。可怜丈夫身，妇人主生死。”《梦西湖》云：“舟行不及处，吟魂与梦通。西湖在枕上，西湖在卷中。”均崭新可诵。七言绝句云：“老之将至镜先知，笑我年年苦恋诗。不信但看飞雪影，半浮双鬓半沈髭。”先生一生好诗，可谓自知甚明也。先生在乾隆丙辰，召试鸿博，两次入词林，科名佳话。在都窘甚，居日南坊，屋额曰留砚堂，取典衣留砚之意，卓不可及。

郑莫齐名，郑胜于莫。《巢经巢》五古在近代为大家，较之药亭、荼村，有过之无不及，其稿乃子伯庚所书，刊刻甚精。

家荣之先生名润，明廪生。永历亡，先生奔荼山，羽衣黄冠，归隐袁家山，不入城市。康熙十四年卒。永历入滇，滇人感戴最深，节士、遗老为天下冠，顾不多传，先生其一也。居元江日，有《宝山丛篁》诗云：“种竹盈千万，城南耸宝山。天随林并绿，路碍笋频湾。古刹遮还露，苍松夹未删。桃花三两树，客至已烂斑。”又有句“苔封奇石稳，户辟白云关。”诗以人传，可以千古。

阮亭一代风雅，坛坫主盟。称滇诗人首推苍雪，又尝称禺山诗。昆明虞虞山世璎，予告还滇，卒于武陵道中。阮亭送行诗云：“两朝黄发承恩久，万里青岭拥传归。驿路近南梅信早，家山向日鹧鸪飞。”温厚之旨，虞山人品，阮亭交情，皆见矣。虞工书，刊《寄园十帖》，今不传。京师华陀庙碑，昆明龙泉观额，乃虞书仅存者。钱南园先生常自言少学虞山云。

滦州为畿辅重镇，自元时即为避暑之地。柯九思《宫词》云：“三十六宫齐上马，太平清暑幸滦都。”周宪王有炖《宫词》云：“年年避暑出居庸，北望滦京漠朔中。”皆元帝避暑事。余尝一游，俯仰今古，竟无一字，可叹！

西藏为唐吐番地，山川奥衍，物产丰富，中国之雄藩也。明末通款于浑阳，后极恭顺。惟中国治理不善，权渐移于英人。壬子六月，陆凉殷（叔桓）率滇军往定之。十月军次波密，奉命班师。叔桓以诗纪事云：“惊看菩萨笑眉颦，罗汉何须怒目嗔。儿女深情曾误我，英雄底事惯欺人。三千世界观都幻，十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二屯田策枉陈。万里乌斯如敝屣，好将后果证前因。”滇军既返，藏事遂无人过问。珠崖燕云，古今同，此诗亦诗史矣。

张华堂同年好吟咏，裒然成集。余爱其“古树斜阳飞鸟倦，秋风细雨岫云归”、“杨修鸡肋亲尝早，言偃牛刀小试初”诸句，吐属固自不凡。

长岗护美诗为近日日人之杰，然与余同筵酬唱之作，不及所刻《云海诗集》也。伊藤博文来游，赋四律。有句云：“咫尺蓬莱清浅水，自兹同济屡褰裳。”乃木《金州》句云：“征马不前人不语，金州城外立斜阳。”皆不失诗人风旨。

《石遗诗话》讥张文襄师赠长冈句“武昌习悴师陶侃，”悴字不稳。愚观《广雅堂集》，则已自改为“荆州课武惭陶侃”也。文襄诗心最深，取径独别，名家也。《癸卯纪恩》十五诗，其一云：“国势须凭杰士扶，大科非比选鸿儒。阮文兆武吾何敢，忠孝专求郑毅夫。”乃派阅经济特科卷而作。余輓师联云：“宇宙垂大名，人道公是卧龙，能不负宫庭所托；天地留诗卷，我愧身非郑獬，何以应忠孝之求。”同年仁先柬余云“广雅以毅夫相期”，皆指此诗。诗题用“赋得”二字，当以梁简文《赋得桥》为始。

阮亭《秋柳》四诗，于秋柳不甚切合，而风调嫣然，传诵一时，闺中亦多和之。其裔孙谓为吊明而作，且有详注。第一首哀南京，第二首哀福王，三首哀诸臣及唐、鲁、桂，四首则伪皇后、伪太子事。然以梁园枚叔附会壮悔，《夜飞西乌》指郑成功、李定国辈，未必然也。阮亭一代之才，蕴酿含蓄，步趋唐人，真有神似之作。余尝谓空同五古之摹汉魏，迪功七绝之摹龙标，于鳞七律之摹东川，阮亭七绝、七律之摹三唐，皆有独到未可厚非。《秋柳》之作，不足为阮亭轻重，

出东华门与伯荃太史车毂相击，口占赠之，云：“暮出东华门，乱鸦噪城阙。轻车走夕阳，遥天挂新月。九市已无家，今宵何处歇？”盖有陆沈之慨焉。是夜萝游石屏南村，作文记之。句云：“树影伸日，山径折泉。河水东奔，绕城而曲。桥开水阖，将寒未枯。冬风冷时，已含春意。”醒时犹多记数语，盥后忘之。

亡友段又谷（晋宁）明经，客死京师。铁青、爱棠诸公与余资葬之。搜遗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藁得百数诗，托阆仙序而传之。今七年矣，犹余一册。佳句如：“愁如春草芟难尽，债比秋云卷又来。”“黄金台畔才如海，十载相期恨已迟。”余又赠又谷三章，载《敝帚集》。当日固相赏者。

癸丑秋与铁青、爰棠、耿光及丕钧侄游西山。车停长辛店，十六年前与六弟旧游处。有句云：“一帘村酒客投宿，双鬓山花妇饷耕。”仲清以为如画，殊遇誉也。西山乃太行支脉，最大丛林曰戒坛寺，隋朝鹅头和尚开山者，本名慧聚。因寺有戒坛，高旷森严冠天下，故寺以得名。寺松亦冠天下，有九龙松、卧龙松、活动松诸名。曹震亭诗所谓“金涛骤沸诸天聋，疾雷半夜奔{丰}{隆}。每愁拔地腾苍穹，我欲跨之鞭长虹。呵叱瀛壶通，爪顽牙厉纷相攻。鲸鱼击尾襄神功，蒲牢竞吼声隆隆。”颇能状松奇状，犹惜无少陵、退之为松写照耳。辽金碑各一，皆用华文。明清二次赐《藏经》，庋存无夫。坐诸天阁、波离殿俯视皇州，一气可辨。浑河迎其前，史梧冈有诗云：“飞阁出松梢，境高生众妙。天落小黄河，划沙环夕照。北折走雁门，禹功留野庙。谁知一线浑，泄自雷山窍。曾经唤渡船，马怯中流叫。多病客先秋，颇赖云霞疗。浩浩济川怀，波涛讵遑料。浊浪堪澄清，所恨陶年少。洗耳挂瓢人，看山头不掉。”登摩天崖、捧日峰、伏虎岩、化阳洞、朝阳洞、三会洞，而观音洞最奇旷，石龙水蝠，摇火而入。余攀藤题石，高十余尺，僧腋余足，墨由鼻落，振笔仰书，不敢旁视，聊记年月，其危至此。僧告余曰：“巅更有洞曰极乐，盍游诸？”余谢焉。而铁青率丕钧党登之，可谓勇矣。寺旧有志，余索之。僧以恭王府储对。嗟此名山，为之黯然。次日游潭柘寺，寺在唐名龙泉，盖本以泉胜也。金章宗、元世祖皆有遗迹。世祖女曰妙严公主，皈命寺中，履砖入寸许，今存寺中，名曰“拜砖”。又有镜枕，皆公主故物。有驸马及公主塑像，所谓“飞升不灭”者，此耶！寺有流杯亭，仿曲水流觞之致。亭前修竹，亦似山阴胜境。僧收储颇多，以贝叶画像为胜。有诗僧慈云遗稿一卷，句云“八九僧房半入云”，绝佳。志畿辅艺文者，盍一访之？《西青散记》载此间有石床题诗云：“一峰两峰阴，三更四更雨。冷云破月来，白衣坐幽女。”余未之见也。寺又有黄果树，一名龙削树。僧云：“朝立一帝，则添一株。”荒唐之言，殊可太息。宝殿极雄，龛贮二青神，实蛇也。蜷卧不动，亦不食。又有古玉笛等珍品，徘徊山间，作数日乐。将归，余题壁曰：“某年月日，滇黔人某某偶作山游，东至于极乐洞，北至于潭柘寺。笠云屐烟，萧然世外。拂尘诵经，扪苔读碣，彷佛隋唐以上人。特山中不克久留耳。题志数字，留证后游。”期月廷立斋友人至寺，见字嗟赏，丕钧纪游数作，清俊可观。余惟《观音洞小坐》一诗，差自喜。诗云：“只有音可观，万象都入瞑。石龙抱云眠，水蝠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惊人近。秋风送汾河。寒气满山径。下界烟寺中，冷然一声磬。”

谢佩钦《咏怀诗》云：“昂藏一野鹤，资性颇幽闲。腹中虽苦饥，饮啄犹自闲。岂肯与鸡骛，争粟庭衢间。”《漫兴》云：“洛阳桥下西风急，杜宇声声啼式微。”《拟古》云：“长啸秋气深，泪洒江水赤。志士怀苦心，触处生感泣。”与乡先辈陶村（簪崖）为近。滇中近日诗人颇伤寂寞，倘加深造，亦金碧之光也。佩钦名树琼，腾越拔贡。

于役史馆。乃旧国史馆地也。张钦五同年赋二诗，同馆和者甚众。余亦和云：“太史龙门著作才，生涯笔砚早安排。京尘憔悴宫槐老，一度西风一怆怀。”“斜阳深院碧梧凋，同坐西园话寂寥。依旧门前三尺水，涓涓流过玉河桥。”钦五原作录下：“陈逐东华忆往年，星移物换倍凄然。贞元递嬗开奇局，桑海重来话旧缘。直笔千秋资巨手，斯文一线要仔肩。眼明历历兴亡事，未吮霜毫涕泗涟。”“子长不作庐陵逝，公论于今良可叹。正统欲将天国祖，危言谬托圣经刊。横流浩浩悲心死，此笔森森令胆寒。二百余年文献在，青灯藜火幸加餐。”

保山吴太守世钦，神气静穆，豪饮工诗。余到浙时，除夕谈诗，对饮达旦。太守以所著《袖岳庐吟稿》五卷见示，余读罢题而归之。太守以余为知诗也，又易二卷示我，并示以《拟修永昌府志序稿凡例》三卷。辛亥相别，太守旋逝。五卷不知何所，二卷幸存。亟录数首，以报太守。《合江道》中七律云：“洱水西流汇漾水，此地因之号合江。乱石障河声似吼，狂澜倒峡怒如撞。荒坡排立金刚纂，（原注：全刚纂，外省呼霸王鞭，滇产最大且多。）破寺惟余石佛幢。生聚十年犹寂寞，几番经过慨乡邦。”《晚宿安宁和太瘦生壁间韵》云：“青山万笏接青苍，走马连然落照荒。我亦蛮乡曾踏遍，三边伟绩忆文襄。”“寓楼枯坐似僧庵，耿耿清宵月影涵。惆怅螳川今寂寞，更谁居士比三南。”“石淙遗咏笔生花，胜迹惟余水一涯。闲杀书楼三百载，往来犹指相公家。”“笔挟秋霜立瘦生，英词妙墨走风轮。滇云咏事何寥落，喜读新诗有此人。”《水石[D135]》句云：“水穿石罅如雷吼，崖悬乱瀑作雪飞。玉龙倒挂珠错落，烟喷雾锁迷晨晖。径石怕歌泥滑滑，日晴犹讶雨霏霏。风送闲云又出岫，青山犹识故人非。”生造之笔，飘逸之思，自盛唐出，盖五塘、穆清之次。

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其说立穷，其趣可想。余初菱杭日，乡人酌我于西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湖孤山之赵公祠，吸光饮渌，吴太守作而言曰：“公视西湖之水，清澈见底，吾滇不及也。”余曰：“不然，君昔题朱穆清诗云‘异湖之水何清冷’，何今日忘之乎？”太守大笑，以我为能记其诗而攻之也。后数月，余迎筱圃师游湖，湖上柳阴食五柳鱼，师甘之曰：“西湖之鱼，吾滇不及也。”余曰：“不然，师昔作《金线鱼诗》云：‘滇池金线鱼，味美世无两’，何今日忘之乎？”师亦大笑，更进一杯。偶然兴趣，姑汇录之。

余自京归滇，途中有诗云：“提笔一枝驰四方，笑余二十九年忙。南穷交趾东穷海，并作游仙梦一场。”诗未工而事尚实矣。抵滇之后，拟徵滇人关于清史之著作。启云：“盖闻龙蹲篡述，探百二十国之宝书；马史编摩，萃三千余年之谱牒。胡卢秘本，志署采自向歆；蜡车遗编，体例沿于华谢。察丰城之剑气，乔元稗乘之编；唾祸水于披香，君实取外传之语。将欲纲罗一代，斟酌三途。必使兰台芸馆，胥入掌收：玉枕石函，咸归囊括。而后合九金而铸鼎，集百衲以名琴。本本元元，不囿于尺咫；笔笔削削，庶协于公论也。滇自庄娇开基，长通著作。唐使布燮，仅载《万花锦绣》之编；明诗愈光，且遗正史文苑之传。云苍语录，不入儒林；木青世家，空有诗集。追怀往事，良足喟然。今以天南末材，冀北混迹。参营轮辂，恐误权衡。既发柱下之藏，兼访名山之副。启献书之路，拟法开皇；搜秘典之珍，有同洪武。按图而求金马，访志而译玄峰。锡比百朋，事分二等。其或煌煌名著，炳炳艺林。六丁下取，《金薤》无传；二酉久探，玄珠难获。《冬官》佚典，汉藩求以千金；左氏残经，周文珍其一字。指名而购，重价斯酬。此一等也。若夫淮南《鸿宝》，久秘枕中；王氏《论衡》，曾储帐底。郑所南铁函之籍，忽出人间；元遗山野史之亭，博徵国故。并可牧诸乙部，寄以庚邮。或采其事迹，备为信史之材；或录其书名，广列艺文之志。虽无一字一缣之报，亦为徵文徵献之资。此又一等也。悬兹二格，敬告三迤。名山应有藏书，艺苑岂无同调？所望和铅学士，积石名家，琳琅并出，奎壁以腾辉；玉字纷来，写鸿都之阗溢。庶使五云日月，同争复旦之光；从兹万古山河，共拜仁人之赐。”此启传后，不审送书者多否，然以愚料之，则诗集当较富矣。

“易阳春草出，踟蹰忽已暮。莲叶尚田田，淇水不可渡。”“江汉限县梁，风云有鸟道。”此玄晖平平之句，然已有不可及处。至于“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”、“兹山亘百里，合沓与云齐”、“宛洛佳遨游，春色满皇州。”“鸟散余花落，鱼戏新荷动”、“天际识归舟，云中辨江树”，则超妙千古矣。太白云：“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。”又云：“谁念北楼上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临风怀谢公。”

朱丹木方伯诗，各体皆工，盖石屏一人也。《山居八咏》近于游戏之作，句如《山家》云：“村巷夜深犬如豹，柴门日落牛随羊。葛怀之民自太古，尘世遥望云茫茫。”《山寺》云：“云霞争拥楼台出，风雨常随钟磬来。百岁老僧制虎豹，一堂古佛生莓苔。”《山城》云：“[B350][B350]鱼鳞嵌翠微，女墙缺处山鸡飞。夕阳在树闭门早，北斗挂隅吹角稀。”《山桥》云：“渴虹饥蛟昼出洞，雄虹雌霓晴亘天。”《山市》云：“午场年年稻粱贱，亥日处处<豸巴><豸从>群。蛮女挑菜洗碧涧，山翁买醉眠白云。”《山田》云：“欹倒名占二三亩，纵横尽辟千万峰。”皆佳。《山径》云：“千山万山两脚底，十步五步层云中。”五塘师云：“两脚底，俗。”小圃师云：“惟俗，故老。”此各人论诗之异也。孙菊君追和，不如丹木之老。经正书院课士，以此命题，八首，厚安作为佳，殆抗朱而跨孙者。叠山殉节于宋燕市，瞻其遗像，叹为真中华人。文山与公同乡，又同年，诗文均妙。惟叠山《文章轨范》前二卷题曰“放胆”，后五卷题曰“小心”，殊不解其旨趣。旧本以“王侯将相有种乎”七字分标七卷，近刻以“九重春色醉仙桃”易之，姑作符记而已。要之，叠山、文山文妙固传，不妙亦传。犹记丁未岁，余在学部，作各省乐歌，以引国民爱国之心。江西省句云：“文章推永叔，气节重文山。”赣人胡梦同年（藻）告我云：“十字赅括，可为江西会馆联也。”梦乡能诗，今已前卒。余记其诗钟《去·公》二联云：“山中杜若思公子，门外桃花似去年。”“多情顾曲周公瑾，垂老填词沈去矜。”可谓工雅。又一日，会于翰林署，有以词客作诗钟者，余联云：“凤池春暖词臣赋，驿路秋高客子诗。”梦联云：“八字曹碑词绝妙，三弹冯铗客何能。”梦之作，胜余十倍。拉杂书之，以志旧感。

外舅张竹轩先生，品端学粹，大节凛然。不以诗名，诗特清俊。余记其《雪中发辰州》一律云：“橹声降雪入辰州，却喜清江冻亦流。迎客柳疑轻絮舞，冲寒梅欲暗香浮。心随楚水萦成带，望到滇云暖恋裘。寄报高堂游子意，春光瞬息在船头。”其孝思蔼然如见。又《题丁烈女》诗云：“人臣事君妇事夫，臣道妇道一而已。偷生苟贻社稷羞，丈夫不及巾帼美。巾帼何人字云仙，诗礼幼娴深闺里。母疾而愈危而安，股不传孝之始。嘉耦许缔丁广文，广文吾乡豪杰士。琴瑟再鼓德音昭，树萱重荫颜色喜。忆自光绪甲午秋，广文居忧痛失恃。每怪吾俦多坎坷，那占微恙竟不起。乙未月闰日重五，五丝续命祝夫齿。珠联壁合历四春，镜破钗分泣寸晷。高堂耄耋姑祖姑，前室琼瑰子贤子。共姜守义曹娥孝，同穴之志安由已。倘令踌躇恋在生，回顾须臾可无死。可无死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死谁訾，慈竹兰孙相依倚。尽孝有人孝有归，黄泉相见意决矣。女星夜沈随郎星，异水云黑连昆水。慷慨何但式巾帼，丈夫报国当如此。呜呼！丈夫报国当如此。”声贯金石，义薄云天，可以愧今人之行不顾言矣。余职史馆，以先生行事宜列《清史》《忠义传》，馆中韪之。吴纟斋前辈（士鉴）曰：“此真清史之光矣，如无诸公，尚何以为史乎？”

余少弟端官令水，为民疲命，令人立袁公社，设专祠祭之。诗余事耳，然亦有可传者。如五绝云：“宝鸭犹回篆，流莺乍绕枝。窗虚花雨后，人坐柳烟时。”七古句云：“富良江外海氛起，南维沈后天柱圮。唇亡齿寒滇之危，迤南边界二千里。问今何人经济施，振臂大呼发上指。”此殆咏甲申事。伉爽之气，不嫌其直。

邓川杨迥楼先生（琼）老而好学，诗才敏捷。余见其《在日本参观学校口占以赠》，校中日人称之，尝刻其《寄苍楼诗集》于京师，传者颇众。

许小泉参军式璜，渔泉读学仲子也。工画，余见其小画四帧。题二绝句云：“三两人家竹树围，黄昏风雨打柴扉。如何杨柳溪桥畔，犹有山翁挂杖归。”“茅庐兀坐静如何，不尽烟云眼底过。底事轻舟来去急，江头无日不风波。”诗不如画，然亦不俗。

李崆峒诗云：“扬鞭指河洛，立马说周秦。”作诗必有地理、历史之才，乃俯视一代。余于役史馆，屡与馆友言之。如地理一志，于属国尤多商量。自康乾两代，不惜宵旰之勤劳，国帑之耗费，军士之牺牲，赏赍之渥厚，送迎之供亿，以争此属国，无非为大我国家，惠我万世之计。《钦定方略》诸书，纪载最详。以近世国家之理衡之，所谓属国，实内地也。今虽为人荐食，清史必宜全载。但注明某年失之，或某年不入贡，（暹罗苏禄之类。）或某年犹入贡，（廓尔喀之类。）可也。今之言国宪者，皆曰民国疆土以帝国之疆域为疆域。夫所谓帝国疆域，果何指乎？将谓五帝、三王时之域乎？中原仅西北各省；将谓汉、唐、元时之域乎？则鲜卑极北、欧罗东部皆在焉。然而皆非事实也。事实之确而有徵，莫如清时；清时之确而有徵，莫如钦定各官书。今据各官书登之地理志，实不啻为民国宪法之注脚。使吾国人而长此奄奄气息，则亦已矣。然窃料泱泱大国，灵秀之胤，他日必有揆文奋武，念先世之遗烈，忧生齿之繁密，表大国之雄风。虽自古不通中国之地，亦将高掌远而恢之。况明明帝国旧地，可不思所以复之乎！夫复之必有所据，不《清史》据，将何据乎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？郑重言之，不嫌词费。若曰仅以测绘为贵，以记录为长，以经纬之界、道里之数为重，则坊间一地理书或有胜正史者矣。左企弓诗云：“一寸山河一寸金。”彼一外裔之下臣，乃能重地理如此。不仅其诗足传，其识尤千古矣。

滇诗以杨石淙第一，苍雪、钱南园、朱丹木可定为滇南四家。诗不必以僧俗相杂为嫌，若张禺山、李中溪、李兰贞、师荔扉、黄矩卿、戴筠帆、许五塘、孙菊君、朱筱园，稍次于石淙诸人。近代作家生存者无论，论逝者，雪园同年其尤也。楚雄李儒臣（楷材）少年能诗，未竟其学而卒。余尝访其遗诗而传之，苦于搜辑未多。上珍同学《挽少弟》诗云：“采臣不作儒臣死，故友凋零墓草新。”同此怀抱。采臣名文达，昆明人，亦有诗才。

幼为诗，阆仙同年印成三卷，存者过多，辛亥秋，墨卿又辑存六卷，然所作日少也。甲寅游京师，偶一为之。寓铁门，吟五律《柬严范孙前辈》云：“小屋铁门东，飞尘扑软红。朝凉樱叶雨，午梦枣花风。蜗角□残局，龙雏盼远空（侄钧儿佑时均入大学。）犹余燕市酒，喜与故人同。”“骄阳红堕地，逼我避城。且与凫鸥约，终悲鸟兽群。清风严濑水（范孙前辈同游十刹海，）凉翠景山云。一缕茶烟熟，依依恋晚曛。”前辈颇许之，以近作（欧游讴）一卷见示，皆游欧州时作。真挚浑成，所谓性情之诗。

少陵诗“却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，摩诘诗“山压天中半天上，洞穿江底出江山”，古人拙句而出以轻峭之笔，弥觉其清。若使今人为之，不可耐也。皇甫冉答张继诗云：“张望南徐登北固，迢遥西塞阻东关。”今人多效此纤细，而不学杜王之清峭。固知初学取径，宜得其正矣。

昨游龙泉观玉照堂，见石刻唐梅像，生气远出，不尽死灰。因忆少凝弟曾赋此题云：“唐梅化去留不得，纵补万株梅无色。玉照堂壁高七尺，忽见唐梅活消息。画师前身在唐时，眼见梅干干两枝。一枝高耸一枝垂，半有花放半苔迷。知梅最深梅同契，写梅直夺天工慧。濡染石上何雄直，点蕊分肌又何细。君不见阎立本吴道子，曹霸王维传画史，画人画马画山水。惜哉南诏据自蒙，彩云不与长安通。诸家画梅无梅本，梅亦不幸空山中。不知何日梅既死，尚留此画嵌屋里。梅魂在画香在诗，请以梅诗写窗纸。”句句生造，确切唐梅。同作者有孙采臣观察云：“千岁神龙唤不起，冻魄晶晶照潭水。”又云：“骨僵神留天地间，生气常生死非死。”又云：“绰约不减南诏时，倔强犹然朔风里。拓痕石上苔色苍，诗句壁间墨花紫。”杨小亭大令句云：“老梅干老生铁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铸，压倒罗浮三百树。矫首化龙成深潭，雪魄冰魂渺何处。”又云：“大枝蟠屈结冰霜，筱枝点缀如星芒。壁石埽尽苍苔苍，龙泉隐约纷清香。”斗角钩心，各逞妙技。当时朱筱园先生主持文衡，作者多摹朱派，故诗句大体相类。然各能生造，可谓一时之盛。今弟与孙杨，皆为异物，念之怆然。

“南屏乱峰中，峰峰石如龙。何时从云雨，飞上几重峰。”缪石农观察自题画石赠谦山大令之作也。诗虽不工，录之以传其人。但须略为删易，免使失粘耳。

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“故人惟有何戡在，一曲殷勤唱《渭城》。”龟年何戡两伶人遂传。张祜诗云：“《雨霖铃》值却归秦，犹是张徽一曲新。长说上皇和泪教，月明南内更无人。”写旧声亦堪千古。

《北征集》一卷，明土司宁州禄洪著。洪字霄宾，崇祯庚午，京师戒严，（陈眉公原序云：“建酋入犯，王中丞檄兵入卫。”即指此事。是时关外用兵，明人口笔，大都如此，不足怪也。）洪率兵入卫，戍密云檣子口有功，余事作诗，亦称难得。五律如《北征途次》云：“千山迷故国，万里赴都城。夜夜闻鸡舞，朝朝祭马行。鸟啼乡思动，花拂剑光生。一洗腥膻净，齐歌奏凯声。”《塞上中秋》云：“三五寻常夜，何如此夜明。戍楼急刁斗，荒署冷弓旌。烟树鸟惊宿，沙场人断行。故园今夜白，户户断肠声。”伉爽之气，扑人眉宇。董思白序之，称为“音中宫商，声出金石”；陈眉公序之，称“三河豪俊，五陵词人，气骨沈雄，风华秀整。”洵不诬也。词亦俊拔，惟音节多乖。滇中土舍，当与丽江木氏、姚安高氏，鼎足而三矣。

建水王万龄，武人也。好吟诗，俚直可晒。摘其佳句如《燕子洞》云：“燕子去来天地老，桃花开谢古今春。江声怒吼蛟龙韵，石影空悬虎豹身。”《东城怀古》云：“南楼笛韵吹残月，北刹钟声送晚风。”茅苇之中，此其翘楚。

滇中释子，以苍雪、担当、湛福为三大宗，次则富民、续亮，亦诗人之杰也。续亮著《梅庵诗草》，步骤盛唐，句如“猿攀古藤上，鸟背夕阳飞”，“野猿穿树下，山鸟入云飞”，“时有蛩吟砌，曾无鹤守门”，“涧曲泉流细，林幽鸟语亲”，“倚树听春鸟，开窗看白云”，“镫穗摇虚幌，松涛和远山”，“疏镫红庙路，深树碧烟”，“月上花将睡，风来树乍秋”，“群鸦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翻水榭，孤犬卧柴门”，“剪烛碧莲室，挂帆青草湖”，均非中唐以后语。续亮之可传者，尚不仅在诗矣。《梦母叹》七古云：“父殁儿不知，儿在母之腹。儿生即孤母氏鞠，三年抚育兼顾复。儿家徒立四壁屋，亲族苦无伯与叔。儿兄差长俱入塾，儿饥但知饭脱粟。册指命凭十指续，相依正恐填沟渎。有兄承祧愿已足，割慈离爱遂将儿发祝。朝鱼儿斋，暮鼓儿粥。母喜儿饱，儿怜母独。岁时母来三华麓，节缩犹为儿制服。返哺未及奉半菽，爱日忽忽沈昧谷，母氏夭耶何予毒！时儿方六岁，丧母复丧师。萧寺中，谁复怜沙弥。朝夕垂涕泪，夜辄梦见之。梦见相抱哭，知母心怜儿。拾薪执爨十数载，思辄入梦梦辄悲。乃发大行愿，证无上菩提。接引我所生，往生天之西。已而面壁坐，泪下如绠縻。与其幡幢宝盖迓死后，何如盂水钵饭供生时。儿梦母，儿心摧。梦为合，醒为离。但愿长梦不愿醒，呜呼佛兮应为儿垂慈。”《怀家兄》五律云：“不见南来雁，秋风早断群。远天悲落日，旷野莽愁云。别久应成病，书来莫论文。一身何处老，相念最殷勤。”孝友之思，直通天地。又《示得一上人》云：“力湔蔬笋气，自琢玉冰词。”可谓自道得力处。此集乃厚安太史新刻本，由滇寄余浙中。余适得浙僧敬安赠余《八指头陀诗集》。敬安以《白梅诗》超越流俗，得名一时，遥遥相应，士子盖有愧多矣。

五古诗以苏李著，次则建安七子，陶、谢、奎、杜，盖其至矣。明人刻意学古，形似而神不同者。然李、何佳作，必一一抹之，亦太苛矣。近代如查初白、吴兰雪、朱丹木、郑子尹，皆工五古，郑尤卓卓。后此则不得不推湘绮矣。宋后作者工律诗者尚多，工五古者实少。望古遥集，怆然泣下。

浪穹李崇阶，字象岳，与保山徐石公友善。石公学达夫，诗集以《造适》为名，象岳亦力追唐宋，句句生造。如《釜江送同乡人》云：“我适怀归君到初，天涯凄断更何如。相将执手难分处，送各翻疑各送余。”《金川杂咏》云：“天涯孤宦半身留，蔓草荒荒何处楼。看到夕阳过树杪，他乡风色故山秋。”皆不拾前人牙慧。然如《蜀道难》之“惊人行树杪，怪艇出烟端”，又“峡援巫岭峻，阁倚剑峰蹲”，则近于太生矣。《采桑曲》云：“纷纷纡妾手，采尽林中桑。不曾将一缕，来补嫁时裳。”《闺怨》云：“万缕将愁织，何须学锦文。寄边裁复帐，风雨夜围君。”凄切有韵，允推作手。

厚安诗才，落笔便佳。尝以家慈修建公米店事为长歌记之，真瑰奇之笔也。录如下：“异龙湖上嘘春风，风人四序春融融。筹唱声中妇子集，云是袁家仁粟名以公。岁在柔兆推著雍，山川涤涤年屡凶。木皮剥尽草根绝，十家九突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无烟蒙。男儿讵乏好身乎，耻为盗贼甘为佣。入门不待主人赁，瘴乡钅广穴随发纵。老弱妇儿行不得，黄馘槁项填沟中。袁家阿母善心窈，亟脱簪珥施豆锺。车薪杯水知不济，聊以菲薄明其衷（韩句）。诸子闻风蹶然起，弟倡梓里兄拓东。维时季子官翰苑，呼吁丞相精诚通。发书告灾天下，西江大决来泱汹。吴金粤粟数尤钜，菜色尽湔飧有饣蒙。母曰宜为久远计，愿潴余沥成长洪。古党相收州相恤，常平法参朱晦翁，伐石镌记告来叶，翠墨拓出光熊熊。我读一过仰三善，谊高俗厚规画工。范家义庄仅赡族，溧阳史氵将毋同。以富得民何必数，愿市利贾年穰丰。”

秋雨初晴，偶阅丹木诗，小儿济适在侧，因指《山居八咏》示之，问曰：“汝试思之，似否？”曰：“似也。但‘一堂古佛生莓苔’，难道城市之寺，古佛不生青苔乎？‘象耕鸟耘输老农’，难道平地之田不有象鸟乎？城市夜犬，其声呦呦然，惟山犬声如豹，以柴为门，日落牛羊，真真山家。‘游人莫讶香火冷，风雨常随钟磬来’，真真山寺。‘十步五步层云中’，我行过山径，真是如此。‘雄虹雌霓晴亘天’，我见过，山桥亦如是也。”儿时方八龄，尚有字义未解者，余口讲而指画之，儿自以己意评其似否。所言本不为定，但喜其有心思体会耳。（“千山万山两脚底”，五塘以下三字俗。箴愚亦云丹木失之粗，各持一论。）

仲清湘高筮仕于蜀，余送之，句云：“厌听蛙声鸣井底，忍同虱类处中。”嫌其太直，乃改为之云：“剑湖昆海两诗雄，竞著先鞭到蜀中。文苑斗山推永叔，醉乡岁月让无功。马嘶剑阁鞭吟雨，鱼纵金江帆顺风。桂树小山吾与约，城南双塔问归鸿。”

古人诗句，陶写性情，指陈时事，与今日新学固不相似，顾亦有新意可寻者。如唐句“影灭有余声”，影既遥而声始到，即今所谓空气传光速、传声迟也。“鹭鸳飞破夕阳烟”，空气本为实体，故能破之，亦与今学说合。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”尤合科学新理。

杜诗疵句、拙句，如用“致远宜恐泥”，苏子瞻曾议之。汪师韩历举数十联，亦非尽刻然，仅议其字句耳。幼读其《捣衣》五律云：“亦知戍不返，秋至拭清砧。已近苦寒月，况经长别心。宁辞捣衣倦，一寄塞垣深。用尽闺中力，君听空外音。”评之云：“此诗有并头之病。”今味其诗，专以神味胜，固不能以后人诗法绳之。但八句之中六句皆用两虚字，实不足法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丹木诗旗鼓中原，可并逐鹿。《紫藤歌》迭宕淋漓，一奇作也。惟记少时从筱园谈诗，筱园云：“歌中不苟凭依乃足贵，屈伸在己，‘藤犹龙’大可删去。”此实可采之论。筱园又摘五塘师《虬髯诗》句云：“‘爱煞越公红拂娘’，红拂自古不称娘。”余云：“丹木之‘夹马营同石纽村’，自古有称石纽为村者乎？”

许茂才槐，少能诗。《乾阳山道中过雨》句云：“客忙林过雨，山静路闻钟。”颇有唐味。又有任秋航明经荣恺句云：“十里地埋千万冢，一家人葬两三棺。”诗虽未工，而写时疫之景如见。任有诗集未刻，最负时名。

京师烧鸭肥美，甲于全国。滇中有此食品，亦据一胜。吾友钱小帆官宜良县，寄我一诗，咏之真佳作也。诗云：“一官只为口，逐岁幸秋熟。郡邑万顷田，滞穗饱鸭腹。饮啄得其宜，肥茁冠羽族。沙岸日千群，按头进米粥。垂地腹连蜷，筋肉厚双蹼。九月霜气清，老饕恣杀戮。土锉松叶香，瓦盎桂醪馥。寸葱与椒浆，食客指可掬。甘脆陋燔熊，鲜美过擘鹿。皮皱荔枝纹，那辨骨与肉。西村有易牙，炮炙椎尊宿。泥栽田边饮，一盏把寒菊。齿颊三日芬，缎鲭谢水陆。今岁秋获丰，多收十斛粟。宁独恣大嚼，醉饱迓天福。所愧刺史馋，自讥有道谷。”

朱济南观察长余十岁，余十岁时吟诗，济南见之，甚相期许。后二十年复会京师，济南赠句云：“北海琴樽欢此夕，东山丝竹感中年。”余答句云：“十载车尘春似梦，半园花事雨如烟。”今济南为宦累，余亦学无所成，均可唧也。济南有女曰芳淑，著《晴霞诗稿》一卷，思笔甚清，虽词句多有依傍，然年幼能诗，殊不易得。录其《饯春》七绝云：“留春无计话今朝，风笛魂销廿四桥。惆怅一庭花影重，红稀绿暗雨萧萧。”《题春景图》云：“芳园欣赏酒初酣，三径清烟柳半含。满院飞香人独立，杏花春雨梦江南。”

晓荃太守，经正同门中之妙悟才也。戊申入都，赠余诗云：“当年风雨切磋久，今日服君学更优。海内文章推永叔，中原名士胜公休。巍科已重无双选，明韶新褒弟一流。大厦正须梁栋柱，艰难时世望绸缪。”太守又有《寄怀愚若同门》诗云：“天涯七载怅离群，大邑频膺信屡闻。安得西窗重剪烛，每如东野愿为云。夷陵好裕平章业，禹穴应传太史文。更喜政声推上考，迩来心得可遥分。”时太守方总粤东厘务也。推重中寓劝勉意，不愧先正典型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阚东白在康熙时，或谓其就吴藩之席，或谓其却吴藩之聘。许无功廉访礼之，东白诗云：“奔走烦严使，招邀属上卿。”无功诗云：“偶然违设醴，之子遂宵征。”其宾主重礼，犹有古人高致也。无功辽东人，滇志称其绩学，其书与东白抗衡。

季端师有集杜《题戎马书生图》诗二首：“壮志学书剑，先生艺绝伦。有才继《骚》《雅》，况乃久风尘。鼓角缘边郡，关山倚月轮。征南多兴绪，及奋少年身。”“彝界荒山顶，残云傍马飞。佩刀成气象，妙略拥兵机。百万传深入，星辰屡合围。男儿行处是，欲报凯歌归。”师以粤西名儒，两至吾滇，爰才如命，立身行己，不愧古人，余受知遇尤深。甲寅，师忽中风，余往视黯然。平生知己，回首涕零。得其片缣，皆珍视之矣。

师宗儒者，以何丹畦为最，余读其遗集，不愧程朱嫡派。徐奉民大令，师宗后起之秀也。书法工秀，诗亦清雅。有《出塞》句云：“满地尘飞千里马，一鞭云拥独峰驼。”又曰：“国是难逃青史外，相才惟有素餐多。”亦极可观。

亦陶大令为马龙知事，《自题小照》云：“世态久无真面目，男儿须重好头颅。及时不作生存想，辜负洪钧铸造炉。”又《蛙鸣》五古云：“海洋亦何宽，涔一何小。一夜细雨来，蛙声噪不了。行人耳为烦，卧榻清梦扰。片语当箴规，沈默最为好。”《新式枪》乐府云：“利器在军人，足以备非常。利器在百姓，足以保田庄。新式枪，真奇绝，得汝如添万人敌。惜乎枪落贼人手，农商哀痛不绝口。百姓购求官禁否，枪独不许百姓有。”诗有奇气，意境亦深。《哀江南》七古摹写尤详，然较之穆清堂《哀江南》大篇，则不似也。

蒙自李燮南字芸仙，著《坐花轩诗稿》，流离兵戈之作，颇能追摹李杜，惟才力不足耳。其少年作曰《醉吟窗草》，录其《万明寺题壁》云：“万山青到门，石磴悬梯小。古寺藏修竹，禅房各深窈。山僧解吟诗，藓壁烟缭绕。室暗飞蝙蝠，林昏乱栖鸟。我来卧长栏，终古一昏晓。”《椒花行》起句云：“恨不随渔人，误入桃源路。”《斋中》起句云：“今夕是何夕，又见梅花开。”皆工于发端。《送秋》云：“满地黄花人共老，一天白露雁横秋。”《晚秋》云：“落日斜穿城北角，远山青到海西头。”《圆通寺》云：“石攒三径月，云锁半山钟。”《九日》云：“人归彭泽里，霜老菊花枝。”皆不失为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佳句。

石屏许氏，自燕公太史后，如澹园、鱼泉、心葵、心竹诸公，皆以诗名。吾姊丈峨轩孝廉，心葵先生仲子也。于吟咏，各体兼工。《游秀山》七律云：“秀山高阁插青天，亭午风和正好眠。时听鸟声来枕畔，忽惊ㄕ梦破峰巅。云房养性同珠润，月殿明心似水涟。倚栏杆舒倦眼，一行雁字点秋烟。”壮年游蜀为蓬溪县监尹，有《谒贾岛祠》诗云：“夺卷宣宗忤岂妨，诗名万古久弥光。澄江月色留圆相，抱树蝉声咽晚凉。四壁诗篇传稚韵，一龛灯火埋幽香。故宫凭吊伤禾黍，犹忆当年气郁苍。”浪仙曾谪蓬溪，故诗中益重岛佛。又有句云：“江寒枫叶落，诗瘦梅花添。”“地僻堪藏拙，官卑可养廉。”“树枯伤庾信，雪冷卧袁安。”“众岭随烟雾，孤舟下钓竿。”“秋风莼菜美，斜日柳烟凉。”较之“鸟宿池边”、“柳塘春水”之句，真觉岛佛同化也。七言句云：“云本无心常变态，石能点首信非顽。”“春回大地阳生谷，水涌长江月弄潮。”“铜铸身成李洞佛，梅含骨肖孟郊诗。”“怕看柳色常为客，修到梅花不染尘。”“驿路梅风轻织浪，河桥柳色淡含烟。”皆有中唐人神致。他日当觅其诗集，多为录之。

余得蒙自友人手钞蒙人诗一巨册。诗互有短长，今择取数诗，以存其人。尹勋臣诸生绍猷《春日》句云：“东风ㄕ梦仍芳草，旧雨莺声满上林。”《游秀山》句云：“梵宇半因山势立，野花偏向寺门攒。”“锦云树隐前村白，远浦波翻夕照红。”《访友》句云：“莺啼深涧树，犬吠故人家。”王鹤泉孝廉肇基《忆春词》云：“酒浓春意满，雨细杏花肥。”林嚼然《庆光守城叹》、《催军需》、《查门户》诸作，颇似老杜，惟笔老而气弱耳。《忆友》句云：“客消愁绪全凭酒，路绕名山定有诗。”《登南城》句云：“湖平两岸风初定，云锁三山雨欲来。”王稻村孝廉树谷《纪邑侯》句云：“寇恂未遂一年借，庞统原非百里才。”扬诚斋茂才《逢春莺声》句云：“花外乱惊蝴蝶梦，雨中误听子规声。”皆有佳致。诚斋有《鸡冠》七绝二首，皆押仄韵，本于唐宋名家，惟诗句末工，今亦不录。要之蒙自诗人，雄富推陆稼堂中丞应谷，奇丽推邓虹桥（学先）。近则吾友闵一之宅政亦有诗才，惜不永年，所造遂不及陆、邓也。

自京归来，厚安问近今诗人，余以石遗诸友告。厚安疑石遗弗显，余以《元诗纪事》示之。厚安曰：“观其于松雪，仅载忠赤报元之作，何刻薄乃雨！”余谓石遗限于纪事之体，故所收止此。因记厚安癸巳年同作《圆通寺观松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雪书莲华经》诗，有云：“河山破碎冬青死，比翼又散鸥波亭。览公遗迹悲公遇，忍发苛论恫公灵。掩卷还僧三叹息，山头白鸟声凄清。”敦厚之言，为自古论松雪者所无。尔时尚无革命之说，而厚安所见如此，宜与石遗不同耳。

古人佳诗，有为后人通套而遂觉其滥者。如《长歌行》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，为讲学者袭滥。《长恨歌》“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，为盲词者袭滥；韩诗“一封书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”；苏诗“淡月疏星绕建章。仙风吹下玉炉香，侍臣鹄立通明殿，一朵红云捧玉皇”，为青词者袭滥：皆可怪也。苏诗之滥，纪文达常言之。韩诗则或附会仙迹，尤为奇谈。《仙传》、《拾遗》略同，惟作文公外甥牡丹，有诗二句在后，诗即别甥者。张读《宣室志》亦言，长庆四年，愈疾，见一神人招之讨夷，遂卒。亦唐人传文公之怪事也。翰林院中有“兴文土地”，相传为文公，赵瓯北常戏咏之。

自唐宋以来，士子以功令之故，缚其心，蔽其目，近二百余年，悉遵《佩文》韵。其自作古体诗赋者，亦仅见坊间所刻之本，注曰某韵通某韵，遂沿用之，而不知非也。今欲为作诗计，似以《广韵》为较善。然如“风”“枫”决不可沿用于东韵，“雎”“隅”决不可沿用于虞韵，而“删”“山”之诗韵，可以兼用仙韵，“耕”“清”之诗韵，可以兼用青韵。此类虽近体诗无害也，而况于古诗乎？

●卷二

自秋谷《声调谱》、阮亭《平仄定体》出，古诗音韵日严。覃溪《三谱》续出，海内宗之（《四谱》不甚为世重。）几以为不奉其书，不可为诗。夫五古自伯玉、曲江始，变齐、梁、陈、隋之体，直追建安、黄初。七古则李杜特创一体，前无古人。韩以一韵到底为胜，苏以长篇裁对为工。其音节之要有三：一曰三平三仄，谓逆数每句第三字须与句末之字平仄相同。二曰忌四平五平，连用防板防滞。仄声有上、去、入之分，虽四五可以间用。三日上句末字四声并用，押仄韵诗上句末字尤不得多用平声。三者既备，古调谐矣。必斤斤于转粘、正粘、拗粘诸说，使人目迷五色，无所适从，不几求深反浅乎？五塘《诗谱详说》八卷详引唐宋大家，每诗每句均有考证，变不失其正，博不离其宗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。初学之士欲其备，读先生之《详说》；欲其简，采我之“三要”，亦可执笔为诗矣。若夫神明变化，自有真我，在乎聪明学力而已。

石屏许燕公先生贺来，以恬淡襟怀为康熙时文学侍从。壮年解组，律力于诗，著《赐砚堂》十卷，五古、五律第一。如“新月淡将夕，凉风吹远天”，“雾走树俱飞，云流山自动”，味之心凉，诵之吻香。七律、七绝第二。实吾乡开山大手笔也。七古稍滞，仄韵长篇上句落脚皆平声，如《苦热行》、《愁夜苦热》、《狮子歌》、《洗象行》皆是。又七言排律之“赐额石湖宠不如，石立五丁未凿时”，五律之“湿蓑冷钓儿，倚闾忆老亲”，忆字、冷字、石字、五字，不知救法，皆为失调。盖声律之学，犹未密也。然古人不拘者多矣！集中有集《桃花源记》五律十首，末二首押仄韵，仍是律体。《汪畏菴署》中七律云：“青陵忆共卧西清，冰玉襟期鹤性情。赤榛今持《开府集》，雷霆精锐雪聪明。”用隔句对法，本唐人，难得其笔力超浑，变化无穷。又句云：“霖雨苍生公等在，田园让我老耕耘。”襟怀何其高耶？石屏翰苑先生开始，余为殿。光宣之际，翰苑礼遇不如昔，而余辈自若矣。读先生诗有云：“饱经世事须箝口，觑破人情合闭门。”又云：“秋风憔悴侍臣颜。”又云：“身闲无事勤陶甓，亲养何曾博颖羹。染翰朝朝渐报称，徒将温饱负平生。”反多愁语。传闻康熙几暇，尝问先生曰：“许名臣系汝何人？”先生对曰：“名臣乃军籍也。”因惧辞归，盖避祸也。然先生实恬淡之儒，思亲思乡，情有所重。集中诗屡及之，不必以传闻之辞为据。

普洱茶之名，中国皆知。其见于诗者，燕公云：“看云石上眠湘簟，觅句花间试普茶。”又《人日诸同里小集》云：“宦味且尝燕市酒，乡心聊醉普山茶。”余在都中，见云南北馆壁上碑刻有许瞻鲁少司空希孔联云：“世味但尝燕市酒，乡情惟有普山茶”，因补书，悬之新馆。后许之联，盖本于先许之诗也。普茶著名者曰倚邦茶、漫撒茶、攸乐茶、易武茶；以地分曰凤眉茶、白尖茶、金飞叶茶、尖子茶；以质分曰新春茶、阳春茶、四水茶；以时分尤著者曰蛮松茶。茶产于蛮松，每发芽时，官吏坐索之，苛扰特甚。夷人苦之，遂荒地而不补种新者，今遂绝迹矣。滇诗《重光集》载有“蛮松茶”诗句。

乙卯春末，游明夷河，《题王氏山庄》句：“月明伫墙阴，云来挂檐齿。”仲荚先生以为神似《选》体。仲荚居屋，一额一联皆用陶诗，盖与东坡和陶同一寄卿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五塘师著《律髓辑要》六卷，予曾跋而刊之，谓后生学诗，庶几得所法矣。九侄丕理复获师续稿一卷，专录《律髓》中可为戒者，仍归图书馆刊之。乡有圉人，业畜牧，骏马万计，备极驰驱之用矣。及其蔽也，贪多务得，震于盛名，杂中驷下驷于其中，不能明而察之，别而远之，卒以败群。诗何独不然？昧所蔽而法之，则所法者亦杂而惑矣。少陵，诗圣也。梦得，诗豪也。师犹一一摘其偶失以为戒，余可知已。岂曰为诤友于古人哉！抑垂训后学，不得不尔。卷中圈点，悉仍师手录之旧。始幼邻，终梦得，计三十余诗。惟观幼邻之下注曰："以下唐人诗。"知此卷之后，当更有宋人诗一卷，九侄尚其续访之。九侄者，师之孙女也。

魏默深，才人也，经济、经学、史学，独创一家，诗尤奇崛。《出峡词》云："西行入剑门，有石无天地。山川至巴蜀，天地皆壁厉。东行下巫峡，有霆无日月。巴蜀非山川，天地原偪仄。"又云："千曲吝一直，万刚逃一柔。"又云："出石入石水，入水出水舟。"可谓千百炼。厚菴《论诗绝句》，道咸中独推此人，有以哉。

保山二袁选刊《滇南诗略》，心最精，功最伟，惟批评稍滥耳。余校《时畬堂诗集》十一卷中，有六十余首为黄矩卿《嗣音集》所选，见识独高。惟《与陶村》一首，黄删去八句，余仍存之，见其兄弟友爱，不减轼辙对床也。

路南唐开中字建五，雍正丁未武进士，官贵州古州镇。古州新设，未建衙署，唐起茅屋数椽居之。赋诗云："三水纡回孤岛合，众山罗列一峰尊。"雍正十三年春，苗民大扰，唐以三百兵击其数万于王岭，斩获无算。赋诗云："山苗扫尽无余孽，方许征夫解战衣。"又有句云："一骑远投山色里，三军同坐水声中。""四山落日行人少，一路新坟战骨多。"颇有儒将风。官贵州提督，著有《戎马间吟》。

刘奇菴先生吾滇山斗，政绩第一，（入《清史》《循吏传》）。古文第一。滇中古文，惟遂菴可抗颜行也。诗亦不弱，录二首以见豹斑。《答客问》云："曾为山中客，记向山中路。曲折清溪间，转入云源处。门前有桃花，屋后有梅树。今日桃花落，君看桃花去。"《北邻失火及墙而止》云："北邻一炬烛天起，江水清源照见底。鹦鹉瞿鹆都欲逃，风回火返及墙止。千篇诗草悬屋梁，皎然星月争辉光。雕肝镂肾帝所惜，肯令六丁下取将。同井聚观额手贺，数椽湫隘如斗大。鬼神何心爱文章，造物尚悲妨偃卧。是时主人正游骋，上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入青云万丈岭。俯拾斗柄挹天浆，倒窥地维看日影。归来且喜草庭存，太息邻家余烧痕。河泽犹当润三族，樾荫何止周一园。书生不解师乐巴，吃酒惊散神火鸦。绕槛长留止水月，当轩不碍春山霞。寄语赵鬼休诵赋，建章柏梁古有数。屋角鸱吻纷纷多，试看茅茨如铁铸。”

《绿衣》温厚，庄姜之贤著矣。《燕燕》则思深心苦，才尤著。“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。”必有与戴妫一种密谋，求陈侯助讨州吁。故曰“仲氏任只，其心塞渊。”渊，深也。（卫文公中兴，诗人咏之曰“秉心塞渊。”）言不可轻忽浅露也。他日陈侯果诱州吁而杀之。左氏归功石碏，碏谋之于外也。愚归功庄姜，姜图之于内也。《诗》教之益何如哉！

旅食京华，残杯冷炙。少陵言京官艰难，一何可悯！愚先后居京八年，修史，襄教育，殊不觉有贫富味。盖尽其在我，殊自得也。光绪末大开部调外官之例，老友叔海得参议，同在学部，暇则谈汉宋学，乐甚。叔海近游太原，其及门诸子在晋为县令者共十余人，谋于太原县悬瓮山下为筑室数楹，感而作诗云：“仕宦已三世，家计仍萧然。故乡归未能，投老客幽燕。仅余书万卷，初无宅与田。侥仰心自适，富厚知无缘。往岁游并门，淳俗喜未迁。偶忆道元注（唐叔虞祠始见公郦道元《水经汾水注》），晋祠独留连。幽情发古柏，清梦落名泉。卜宅虽有愿，人事苦拘牵。乃有欧阳生，首为五亩佃。顷复召同人，谋筑屋数椽。济济诸茂宰，各各捐俸钱。克日即鸠工，行见栏槛鲜。有台可望月，有池可种莲。读书与饮酒，动静无不便。老夫亦何幸，端赖门人贤。高谊今世稀，慨然作兹篇。”八闽耆艾，竟恋恋三晋。云山子好游乎？不得已也。

以诗论文，始于少陵《戏为六绝句》，而遗山以诗论诗尤多。筱园厚安扩充至数十首，顾尚未及百也。吾友倪宜园论文绝句多至三百六首，伟大可惊。宜园博览宋诗，故其诗多近宋派。录末六首以见梗概：“《艺文》班本出歆向，列传陈还仿魏文。学得史迁用笔意，东龙见爪西龙鳞。”“学殖将落吾既老，掎摭幺 圭漏语尤多。青灯黄卷良辜负，白发丹铅理则疵。”“不徇门户不宗师，亦不诃言不訾诋。我自持平张公道，千秋统绪聚于斯。”“韩子不能免谪谤，陈王犹且畏讥弹。文章本自为公器，付与后贤作鉴观。”“自古道穷则必变，扶衰救弊怅如何。昌黎不作欧阳杳，呜呼吾老已蹉跎。”“凉雨歇谐对一卮，诗成带笑微拈髭。呼儿好自勤收拾，留取定勘待异时。”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奇庵掌教五华书院，选五华五子诗，以戴筠帆、池龠庭、李即园为上，戴古村、杨丹山次之。即园诗钞颇富，七言如“落叶打窗秋草黄”，五言如“山送马蹄忙”，皆有韵致。

余在杭日，抚院命余试巡警。时巡道为杨味莼（士燮），扃门竟日，相与论诗，各举杜诗劣者以为笑乐。杨举数十联，而以“日出倒听枫叶下，橹摇背指菊花开”为最不可解。余亦举数十联，而以“朱老吃梅”为粗，“叩富儿门”为鄙。吴太守少春之言曰：“公欲谈诗，其味莼乎？”今味莼逝矣，少春亦逝矣，追念旧迹，不胜惘惘。

侯官陈启门房师庆禧，品端学粹，以翰苑改官知县。不合时宜，贫困以老，廉吏可为而不可为也。有《輓丁烈妇》二律云：“大家风范出名门，一曲离鸾忍断魂。苜蓿盘空捐宦味，藕花丝弱割情根。鸣鸡梦冷悲儿女，哀怨声凄感弟昆。惨烈性灵贞洁操，兰台史笔好评论。”“哀辞更比《九歌》深，把笔临风怅不禁。刺绣怕看花并蒂，断弦空结月知音。思量孝行酸生鼻，辜负柔情冷到心。一种牢愁万行泪，返魂凄绝《柏舟》吟。”妥贴秀雅，文如其人。配丁夫人亦能文，惜不传。

余良卿孝廉名嘉贵，戊戌赴礼部试，归卒于道。良卿龙池同砚，性情和蔼，其人笃伉俪，竟不偕老。常记其《题某烈女》句云：“作台自古原天数，佳耦每被鸳鸯妒。风雨四载艾萧萧，倏忽郎君归阴路。”几疑为自挽之辞。

经正书院同门二十四人，先后十年，或退学，或递推，已九十余人。诗才首推厚安，而儒臣、芷江、筱帆皆一时选。儒臣尤癖诗，其渊源出筱园，风格遒上。余记其《咏明皇》句云：“但听巴犭爰已泪流，不须曲更奏《凉州》。”又《题桃花扇》句云：“桃花可及胭脂水，亡国陈明似绍衣。”飘飘欲仙。又尝题余《寒柏图》，纵横迭宕，极似眉山。一日早起，语余云：“昨宵盗至，余恐半生心血，为其一锄，今速送筱园家藏之矣。”即指诗稿言也。儒臣十岁作《滇南怀古赋》，通体四言，凄婉欲绝。曾听背诵，今不复记。

《梅岑诗草》二卷，苏广文林春著。五古澹远，七古《独游苍山歌》、《山丹歌》皆佳。律句如“吹笛樵归山径冷，趁墟人散酒帘香”、“柴门落日鸡栖稳，茅店西风驿路长”、“乱山留月影，落叶助秋声”，亦可诵。猛舭伍，村名，《梅岑》诗云：“残灯饥鼠闹，久雨仆夫眠。”小街亦村名，梅岑诗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云：“暮烟生远岫，落日画孤村。”此二村余曾经宿，达难显之情，何易易也。《坡头甸》句云：“沿山辟地作生涯”，较佳。观其勤嗜吟咏，规摹唐宋，亦吾屏近代诗人。较其父守愚，当为跨灶。

壬辰秋，张南陔姻丈与余偕行峨道中，夜见虫飞。有村人曰：“明日雨矣。”既而果雨。丈作诗云：“雨势如将万斛倾，山山相对不分明。云连晓雾缘岩起，风趁秋阴挟树鸣。始信农家虫应课，还欣驿路雀占晴。舆夫幸免泥泞苦，鸟道崎岖亦坦平。”

石遗奇我律诗云：“诗派公安自擅长，竟陵提学爱清苍。采风不到无诸国，看雨应登有美堂。吟侣渐同秋叶散，酒人渴想碧筩香。凭君书局随身去，得傍文澜聚缥缃。”夫聚散何常，河山如故。京尘回首，情何以堪！近又见石遗《哭乙菴》诗，知逝中又少一健者，吾道非欤？得毋风雅将亡乎？石遗之诗，录如下：“我至君未死，而不及君生。向来一舍馆，访君无留行。胡此病谢客，当关不闻名。瞑然遂弃捐，净上号长征。七十复何求，恨阙永诀情。论交三十年，相见千喜怒。交情与学问，已寿百长句。今此复何言，爵位一朝露。平生破万卷，蕴崇腹中蠹。当时曾火逼，酬唱连朝暮。并世扬子云，刊本几传布。”（自注：戊戌同客武昌，力劝君多作诗，诗稿皆留余所，旋为刊行之，近复刊《近代诗选》，君作甚多。）

家绘山先生名恩晖，有《安素轩诗稿》。《次大桥作》云：“石磴千盘快壮游，崎岖经过几回休。无边山色围屏立，不尽河声咽石流。感我穷途悲阮籍，何时悟道认庄周。从兹拟谢风云路，世事莫凭谁与浮。”先生工制举业，屡荐不售，先君常称之。

朱樾宣先生不以诗名，而诗特真挚。庚戌秋赠我五言云：“提学八千里，高堂七十春。火轮快心事，半月觐君亲。”先生颇讲西艺，自造水龙，都由冥悟，兼精算数。余尤服先生事亲之孝，治家之和云。

赵湘举大令以《吏隐小草》、《蜀游草》、《燕游草》见示，且命之序。观其《山行经过江坡各寨》云：“晴旭薰衣烟雾浓，青松红叶画图中。须看倒影逐波去，人上江波第几峰。”“板屋人家两半山，海南一气大江环。长虹跨涧知多少，个个飞行碧落间。”字字生造，却极自然，雅与山谷为近。《怀汉人》十首，善写古人，虽不免稍粗，然自是边声本色，不易得也。湘皋为介菴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介弟，家学渊源，不可诬也。余为之序，略云：“始我推君诗奇而葩，真而健，皆龙池角艺时作也。今尽删诸作，独游蜀、游燕及游蜀燕后作，存半而强。君本孝友忠信之才，吏治绰绰，余事为诗，诗乃更进。谷别君久，俯仰宇宙，挑灯怀人，淡泊相遭，寸心如结。因读君诗而知君，历年事业，谓之治谱可也。仅以诗推君，浅矣哉。”

上元方俊（伯雄）著《声调谱拾遗》二卷，余见者乃抄本，所论亦本阮亭。有云：“五七古仄韵落脚字皆平仄间用。”孙菊君夹注云：“五七律上句住脚字，上、去、入三声亦宜错综变换。”此类亦人人同知者。其较异于他处，如论老杜“南渡桂水阙舟楫，北归秦川多鼓鼙。”“扶桑西枝对断石，弱水东影随长流。”东坡“日高山蝉抱叶响，人静翠羽穿林飞。”不惟属对，即声调亦皆对。所以吴体亦名俳体，言戏也，又排也。又云：“所谓吴体者，殆缘齐梁间人由七古初变律时，平仄粘合，未能谐，别成一律风调，少陵偶戏仿之，遂衍成一体。”其论未尝不是。

卓夫兄赠我诗云：“文章经济旧风流，名在群仙最上头。渡海曾研新政学，爱滇时阐古微幽。天伦至乐循陔叙，民国殷忧借箸筹。却喜近分班马席，好持公论信千秋。”卓夫笃厚真挚，温文尔雅。自癸巳年交契至今，性情无间，虽誉我有过当之词，而勉望之心溢于言外，不失古道。

吾乡杨君浥膏，颇有文名，其同胞鸿膏有句云：“翠含高岸树，黄抱故园梅。”颇似南宋人句。又有《象棋》一诗，词虽未工，而棋局如见。余曾记《宋诗钞》中有一七古，亦咏象棋。又梁元帝《棋赋》亦有“渡河列阵”诸语，似为象棋之始。

诗有率性而出，为天地间不可磨灭者。如不冷堂《题丁烈妇》句云“丈夫报国当如此”，辛亥改革，竟践其言。此真信国《正气歌》之亚也。赵星海《题不冷堂集》云：“四海人传老郑虔，拚将一死愧时贤。护持白发还天地，留取丹心照简编。并世耻随长乐老，挽歌自署义熙年。异龙湖上春风恶，犹见孤臣拜杜鹃。”星海剑川名手，此诗亦不弱也。小圃先生题赞云：“葵乎藿乎倾太阳，松手柏乎傲严霜。跃冶干将，佥曰不祥。君子知方，人否予臧。瞻公遗像，发短心长。读公輓歌，声抑气扬。踽踽凉凉，孤士无双。地老天荒，斯人不亡。”可以泣鬼神，贯金石。王兰洲句云：“那无木石填沧海，自有毫毛重泰山。”亦极新警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楚湘诗境日进，近有《题翠湖楼》句云：“十亩香分春柳绿，一楼山向酒人青。”极似放翁、石湖集中佳句。

余见云居上寺碑，乃唐刻，吉益诸人诗，《全唐诗》不载。甚矣著书之不易全备也。因戏集为数联云：“日色千峰裹（吉益），秋声万籁齐（轩辕伟）。”宿鸟知清磬（吉汴赞），秋山响暮钟（吉逾）。”白云连晚翠（吉余），沙鸟傍溪间（吉益）。”

厚安与余同宿龙泉观，吟诗云：“黑龙潭上雨模糊，古柏萧森朵殿孤。同是玉皇香案吏，今宵又得宿玄都。”何奇唧之深也。余亦吟二绝云：“飞云十里山争绿，流水双溪雨送青。笑我才醒云外梦，迟君同醉水边亭。”“逍遥楼下双株柏，忠义坟前一水潭。喜与蛟龙吟夜半，愁来风雨梦山南。”

铁山自日本游学归来，诗笔益俊，足徵根柢盘深者，虽屡年为他学所夺，而旧学邃密，仍不失常度也。录其《题竹轩先生》像云：“广文设职原唐代，殉节如公善始终。视死当年追寇薛，偷生今世愧谯冯。了无面目谐时俗，剩有须眉照太空。欲荐黄花奠卮酒，孤臣心事问谁同。”

保山盛西楼孝廉名毓华，咸同之乱，西楼练团保境，卒为怨家所害。存《蕉雨窗诗草》一卷，多有佳作。《首阳山怀古》云：“乘时建业岂无才，世异黄虞亦可哀。有骨不埋他姓土，无人更上此山来。二难兄弟千秋绝，万古君臣一死开。莫怪只今忠义少，蕨薇不复有根蓑。”《秋气》句云：“只有瘦人知最早，偏于我辈得来多。”《秋声》句云：“茂林一过成黄叶，孤客重听恐白头。”《镇远》句云：“山势连云排浪去，涛声挟雨上城来：”皆有唐人风骨。

宁州刘仲鸿名家逵，有游侠风。诗与菊君次民往来，风格遒上。《过菊君墓》诗云：“杯酒酹君君岂知，斜阳衰草遍生时。料应无限伤心事，夜月秋坟自唱诗。”可以见交情生死不贰矣。诗集为其子有光所刻，有光字谦山，亦能诗，潭西家风可谓盛矣。

句町三洞，以泸江之水横穿山底，伏流数里，可谓奇境。咏三洞者如阿迷万端友句云：“白云来往红尘杳，两窍容光天罅小。虚步折旋笑俗人，足音空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洞声声晓。”五塘师句云：“马蹄踏碎冈峦影，路转冥然堕窘井。”筱园句云：“曲曲水外水，直直峰上峰。峰峰互离合，水水交横纵。不雨雨气墨，不风风涛洪。时出时入云，半枯半活松。”皆能状难状之景。

万端友名友正，著《汗漫集》二编，齐次风序之，称为：“以诗纪游，日夕醉我醇醪，有上下千年、纵横万里之，可谓阿迷一大作手矣。”其《大谷钱》五古云：“揭贷应诛求，持券入城市。谁知大谷钱，利多胜印子。一一输官长，噤不敢启齿。过眼两手空，收帖拾一纸。青苗属他人，仓无糠枇。釜甑已生尘，菜色何由起。长官亦何肥，白屋饥欲死。归来不满句，催徵又到里。前债苦未完，后债从此始。”悲壮顿挫，善写民间苦况，蔼然仁者之吉。

剥隘为广南与广西通商要道，鲜入咏歌。石湖《桂海虞衡志》载：滇人李观（音得）、董六（斤黑）等到邕购书，有言“音未会，意相和，远隔江山万里多”，即由此路往来矣。端友有《剥隘遇东乡丞陈秉斋诗》云：“归途逢旧雨，客在万山中。行路难如此，君才自不同。楼高殊气象，节近逼蒸融。明日西飞燕，愁心逐向东。”亦工。由剥隘过百色，端友有诗云：“圆领短衣白似银，青裙百摺裹腰身。踏歌连臂怀春女，不解邻船看煞人。”皆善写边僻风景。

太和杨有学先生名晖吉，著《且诗》一卷，意真语挚，有《担当向余索大来画甚殷》一诗云：“担当尘脱四十年，迫欲一见大来画。大来墨泼汉湖间，担当目空泰岱外。不著笔处是担当，大来著笔终狡狯。本来面目无我看，是一是二真潇洒。”诗不尽工，而一人两名，写得别趣。五古颇有陶意。五律如“春树晴阴里，青山远近中”、“山气催秋老，溪声助雨豪。”佳句也。

杨栗亭诗，荔扉谓其喜交名下，屡为所劫。然其诗具有法度，不可没也。栗亭祖雪亦以诗名，颇伤沾滞。如《咏围棋》云：“谢傅围泉石，丁丁子满枰。谁言坐隐，布指自谈兵。”已为集中上乘也。《诗》云：“绳其祖武”，栗亭或胜其祖耶？

兵戈之惨，经蔡琰、王粲之笔，令人怵目剧心，实本《三百篇》行役诸诗也。杜老尤长于此。须宁罗一鹏，己未、庚申寓永昌，《冬至日作》云：“去年冬至苦冬寒，阿妇门前怯衣单。今年冬至寒较急，小儿膝下呱呱泣。今冬艰苦客冬尝，尽日愁随一线长。何时穷虏戈倒北，挈妻携子归故乡。”纪事惨戚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原出于杜。《溟南吟草》当以此一诗压卷。

诗妙在神味，不在形迹，高在骨格，不在字句，初学则揣摩亦不可废。张景阳句：“房拢无行迹，庭草凄以绿。青苔依空墙，蜘蛛网四屋。”潘安仁句：“日夕阴云起，登城望洪河。”曹子建句：“秋风发微凉，寒蝉鸣我侧。原野何萧条，白日忽西匿。”曹子桓句：“傍徨忽已久，夕露沾我裳。俯视清水波，仰看明月光。”谢元晖句：“洞庭张乐地，潇湘帝子游。云去苍梧远，水还江汉流。”刘休玄句：“落宿半遥城，浮云蔼层阙。”柳文畅句：“汀洲采白苹，日落江南春。”清新宛妙，当三复之。

小帆能诗，吾素推之。昨日来访不遇，留诗二首云：“入城初访寓公庐，欲话长编把臂疏。老仆候门慵不应，花阴移日晒虫书。”“闭门安砚陈无己，人海丛中野史亭。案几窥探一长啸，秋风书带隔墙青。”龙池后劲，定推此人。

门先生诗余只记二律，已录入《诗话》。顷遇其公子，问师手泽，有《纪程诗草》一卷，自滇板桥驿抵京，共百二十首。楷书抄本，洵称双美。《板桥作》云：“驿数滇阳第一程，匆匆行色倚装轻。板桥夜静鸡争唱，却喜秋天不肯明。”《沅水作》云：“溯洄沅水荡轻ヂ，涨落桥门碧半篙。自在芷香风定后，推蓬盥手注《离骚》。”《新中作》云：“听彻新中夕啼，万愁生向柳条西。晚晴风定搴帷坐，难得同车手共携。”《恒山作》云：“莫向恒山赋采薇，雪来柳往正怀归。天涯别有同心侣，夏木阴阴鸟倦飞。”每驿必作一绝句，每诗必提明驿名。先生本翰苑名流，存此四诗，览者可想见其余。

愚若前辈不常为诗，诗特工妙。尝赠我诗云：“自我识袁子，好学无休假。同志相切磋，味若倒餐蔗。交情鲍叔俦，才气贾生亚。圣朝开特科，十倍重声价。经济本学问，名高心愈下。京华言别才，海上相逢乍。七日汗漫游，笙歌天不夜。独惜西湖边，未挽东坡驾。相别何匆匆，此缘冀再假。嗟余素孤立，崛起无凭藉。误为谪仙人，堕尘始自诧。江湖风浪多，尔我竞虞诈。何如挂冠归，且作东山谢。未进先言退，故人勿我讶。”吾乡丹木先生，押韵最响。此作押韵不亚丹木，气舒而笔矫，亦于丹木为近。

占抑兄琴词花画，彝鼎图书，博贯群籍，旁参百艺，诗其余事也，而目幼已工于诗。《咏孙夫人》句云：“两国连衡归妹日，一生刚猛有兄风。”较青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藤“思亲望帝”之句，巧妙过之。时年方二十也。

张亨甫（际亮），奇才不偶，诗乃必传。《题涌泉寺壁》云：“山深群动息，悄悄上孤烟。江色高于岭，松声静在天。斋厨窥竹龟，夕梵答风泉。身世皆无著，闲情益杳然。”前三联妙，结率。

亮丞作诗已刊成集，余与之相别数年，其诗境仍不稍退。昨示我以《登泰山顶宿玉皇阁》五律云：“无地堪容足，来登泰岳颠。壮游真不负，俯视阔无边。耐冷朝观日，焚香夜告天。早生明圣主，杀贼靖垓埏。”寄意甚奇，起二句尤有雄势。然较之李空同之“日抱扶桑跃”，魏默深之“天将岳敌溟”，又不逮也。

钱南园书法为吾滇第一，诗亦大家。师荔扉先生所刻《南园诗存》，去取最当。荔扉与南园初交，以诗为媒，荔扉句“江湖共秋水，城郭半斜阳”，南园亟赏之，赠荔扉句云：“郁郁万古心，偃仰独一室。”及南园卒，荔扉哭以诗云：“罄效杳莫存，精神炯不死。留照天壤间，日暮霜林紫。”可谓生死诗交矣。景东刘韫斋刻《南园遗集》，合《南园文存》而为一，又加搜访，功亦甚勤。惟误收秦人王镇之之《题柏马图》诗为南园作，则失之矣。余于《文存》、《诗存》之外，曾搜南园之书画为《书存》、《昼存》云。

南园先生《月饼诗》三十韵，押三江韵，真奇作也。中联云：“三材取具油糖面，磊落芳洁堆饼缸。水溲成模入火灸，铁炉扬炭时静踪。和酥馅更奇绝，列肆错杂鱼豆桩。”形容绝工，俗不伤雅。

宗尧王氏名建中，吾石屏后起之秀也。著《养机诗草》三卷，力追玉局，阅之叹服。句如“溪流随岸转，烟树入窗齐”，“地阔密云阻，天高秋水长”，“疏灯围小屋，檐滴续空阶”，“云浮树影浮空塔，水送山光入画船”，“屏开南岭峰峦秀，水绕东城荷芰香”，“民心未死天胡醉，世事难平鬼亦争”，皆佳。《沈水香》七古云：“千年老木心不死，化作奇香埋地底。木非木兮石非石，金铁熔成土花紫。”结句云：“焚香日日写新诗，眼底烟云看满纸。”《桃源县》句云：“渔舟归去江天晚，飞鸟翩翩下夕阳。”《曲江》一绝云：“舆梦初醒夕照曛，平溪流水自。豆苗绿尽山低处，遍地萝花卷白云。”造句之妙，真诗人口吻也。丁未秋七月，余官京师，邀宗尧与南陔、筠塘、峨轩诸公及各子侄饮于陶然亭。余首唱二律，以诗未工，不复存稿。诸公和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作，亦不复记。今见宗尧集中二律，清婉生动。其诗云：“秋意龙湖满，鸥波水一乡。菱荷含晚翠，亢稻沃新凉。自别家山远，来瞻帝阙光。斯游真可乐，渺渺客愁长。”“环坐忘宾主，深情话故乡。壶觞随意酌，裙履带秋凉。华发丹砂贵，清芬秘阁光。校书多暇日，搜句兴偏长。”盖是日为余生日也。一瞬八年，凡物都换，独此诗迹，光景常新，宗尧其引我深情耶？

丁未、戊申之间，与吴肃堂、柯凤孙两前辈，同候补学部丞参，谈谐最乐。肃堂人极沈静，不久下世，思之悲感。凤孙精蒙古语言文字。光绪中魏午庄师刊魏默深《元史新编》，袁珏生前辈进呈，仿《新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五代史》之例，列于正史。命南书房翰林院覆校，凤孙总其事，历指魏书之讹漏，盖魏犹未通蒙语故，所译多失其真也。珏生闻凤孙之异议，私语于余，愤甚，而凤孙仍不之移。闻凤孙已成数百卷，实兼何秋涛、李若农诸家之胜。余未见其书，未知确否。近见其《过定兴谒鹿文端墓》诗云：“遒屏城外相公阡，哀挽都门忆往年。人到九京思士会，车过三步愧桥玄。虞渊落日悲身世，蒿里西风拜墓田。谁识平津旧虚客，尘埃衮衮送华颠。”情文兼至，可称山左之送也。

癸卯秋游秦淮，赌酒赋诗，以武陵陈伯为最捷而工。湘中夏君绍笙惊才绝艳，皆所深服。尤爱赣南陈伯严朴厚深纯，宋诗上乘。伯严与余夜汎秦淮，月下溯流十里许，立柳阴下谈戊戌新政事，扼腕久之。盖风景历历，犹在目矣。伯严有《月夜》诗云：“片月溪山上，初偕妇孺看。苑墙笼密叶，何溪有微湍。感旧兰桡去，飞愁玉笛残。翻怜乌鹊返，为觅一枝安。”较之宛陵、庐陵，几于后来居上。

县中王捍郑前辈，副余为学部编译图书局。相处三年，博究秦汉之学，喜谈时务，不免稍迂。辛亥以后，晤于申浦，面目都非，不久而讣音来告。陈石遗《怀旧诗》云：“重见黄州王禹偶，竹楼旧址记同登。箧中遗稿知多少，不遣文君进茂陵。”盖前辈曾署黄州府，自刻印曰“元之后身”。又尝集苏赋中字为《赤壁诗》数十首，著书数十种，多零碎者，然苴勤不可及也。犹记己酉岁，前辈约余往观法国人伯希和字履中所获之敦煌石室书，琳琅古香，爱不忍释。前辈即手抄数万言，余亦间有考订，前辈均收入所著书中。今见石遗诗，其感怆为何如耶！

石遗著《元诗纪事》最有名，又尝作《诗话》，为时传诵。中有一则记余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与侄丕钧诗，录之如下：“王湘绮老人于前清末年赏给翰林院检讨，愿以后辈礼见诸老大前辈，大会于江亭。老人赋七古五章。石屏袁树五，经济特科之彭羡门、刘绳菴也，是日亦纪以七律，中二联最为雅切。云：‘车声芦荡人如海，花影槐厅梦化烟。白发漫谈天宝事，金幢兼感寿昌年。’自注：‘亭旧为慈院，有辽寿昌幢。’树五有侄丕钧，字百举，肄业大学文科，有《游西山》句云：‘大行西北来，脉络千万支。中有马鞍山，如马方奔驰。偃蹇不能御，蹴踏生雄姿。’又云：‘一瞬数十里，但见天地摇。’状坐汽车，颇肖。”

张振卿师尝和余律诗原韵六首，有曰：“麟阁声罄超艺苑，鹤书敦聘到蓬庐。十年好景君须记，一半天工一半人。”所谓杨东里台阁体也。壬子春京师兵变，师为匪劫，家产荡尽。归济南，日游书肆，默坐消日。师为乙卯翰林，今正六十年矣。太平盛事，今何如耶！师游大明湖，陈老同赋诗云：“岱云随车度清渣，一雨濯遍明湖荷。夥颐湖舫始何岁，楼观突兀周四阿。小沧浪馆最眼熟，角逃学濒濒过。湖心古亭旧驻ㄚ，诗刻长与光烟萝。先臣壁记亦好在，五十五载来摩挲。中间世事凡几变，岂但容鬓悲观河。张翁执手讯宫掖，三载梦断风中珂。蒲鱼芳鲜足一醉，不饮如此风光何！酒阑月坠忍便去，坐对照槛鳞鳞波。”想见抑郁不平之致。

翰林始于唐，《新》、《旧五代史》群雄角立，且以唐尊翰林为法。近五百年尤为世重，甚或以天上神仙拟之。同治中兴，曾、胡、骆、李咸出翰林，俗人引重，要亦习气而已。余在院日，校刊《词林典故》，思欲续之。章一山太史据作启事，未果行。辛亥秋，同年厚安留馆，旋出都，有《留别清秘堂诗》一首，读之增慨，盖千余年翰林掌故之最末一诗也。录其诗如下：“蒿蓬郁郁拥柯亭，为是仙居屡叩扃。池上霜荷怜破镜，窗中风竹误神钤。行寻旧馆思编史，笔珥新宫莫草铭。试向海棠枝畔望，斜阳红映启明星。”

厚安题余广文兄《铭泉图》云：“斯水一泓清，斯人万古洁。峨峨三岛间，复然两奇绝。”寥寥二十字，包括无限。先是兄任嵩明教职，升永昌开化，均未赴。后署巧家，到任甫五日即归。于先荣禄公墓侧掘地得泉，即以铭泉名之，盖铭泉即兄别号也。泉清而冽，有巨石临其上。余刻十六字铭曰：“人以泉铭，泉以人名。斯人斯泉，万古同清。”厚安诗意本此，而措词则远胜云。

东坡定惠《海棠诗》佳矣，而“晕生脸”“红映肉”，不免俗气。王十朋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诗云：“绮霞晓抹神女肌，香醪春醉明妃骨。鲜鲜丝芷垂更弱，点点胭脂匀未歇。半含欲吐不胜情，沐露梳风睡明月。”与东坡得失互见。

闽中刘炯甫司马存仁，辑朋好诗八十五家，名《旧笃集》，皆道咸同时人也。收戴筠帆集，称许特至。筠帆在滇诗人中实推钜手，主教育材书院，俗谓小书院。而俗谓大书院之五华书院乃黄矩卿主之。张喻之明经云：“黄学逊戴，戴名逊黄，主讲高卑，官阶故也。”余曰：“戴学胜才，黄才胜学，戴黄犹朱王也。讲席宫阶勿论已。”

自唐以来诗赋取士，韵书颁必自朝廷，始有以范围天下。许敬宗奏以韵书分部太严，凡可通之韵，准其通用。然虽准其通用，尚未并合。韵书不过于二冬、三锺之下注曰：“冬、锺通用。”五支、六脂、七之、之下注曰：“支、脂、之通用。”如是而已。自金人平水刘渊将通用之韵，尽改刊而并合之。元阴实夫又省上声之一韵，遂相沿以迄今日。夫朝廷功令，只重定式，吾无足异矣。所异者天下人士，不惟试场内奉之，即著书立说，动以风雅自任，甚日主盟坛坫，亦谬执功令之书，以绳一切之声韵。有出入于东、冬、江、支之书，辙以奸韵斥之，虽纪河间亦持是说。究其所挟诗之具，功令而已，刘渊、阴实夫之谬见而已。直谓之不知韵，并不知诗可也。此一失也。沈约、周颐始发明四声之分，以吾人读吾国书，言吾国言，知四声实括文字语言之万变，沈、周之创解，实定解也。特古人未著为书，故虽以梁武帝之文学盖代，而亦未知所以然。故武帝问周舍曰：“何谓四声？”对曰：“天子圣哲是也。”顾所谓四声者，平、上、去、入也，非平仄也。自唐以后，试律大兴，朝廷功令，以上、去、入三声合为仄声，用为平声之对。于是天下人又惘惘于平仄之拘执。每一执笔，只知有平仄，而不知四声。吾考初唐以前之诗文，节奏谐畅，声音高响，皆平、上、去、入并用之故。上声可以对去、入，去声可以对上、入，入声可以对上、去，上、去、入可以对平。四声变化，不可方物。有韵之文兼用之，无韵之文亦兼用之。文势古宕，妙在于此。（如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。杂花生树，莺莺乱飞。”月、长、树、飞，乃入、上、去、平也。“拔本垂泪，伤根沥血。”本、泪、根、血，乃上、去、平、入也。此外无不如是。若后人为之，或改为三月暮春，则音节索然也。）乃不讲天地之元音，而专奉考试之功令，其诗不古，其文可知。此二失也。然岂无一二大家，力追古作，如老杜之用韵，支、之、脂三部，并不混用，段氏《六书音韵表》详载之。昌黎之作，铿锵占奥，亦四声兼用者。愿好古之士，急起而以杜韩为师。于韵学直探本原，一不惑于百零六部之今韵，二不惑于上、去、入之仄声，可与言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诗，可与言文。

或曰：“子论韵学，归本于周沈之书，周沈可垂千古耶？”曰：“唯唯，否否。《南史》列传周著《四声切韵》，《隋书经籍志》沈约有《四声》一卷，今二书皆不传。然陆法言之《切韵》本于选约，陈彭年等之《广韵》本于《切韵》。”（《切韵》、《广韵》之间尚有孙忄面《唐韵》一书，据封演《闻见录》则忄面书甚陋，丕钧侄、丕佑儿均不以忄面书为然，且有证据，今故略之。）

广韵幸存于今，可想见沈书之旧。（戴东原、段懋堂直以《广韵》为法言之旧，似又太遏。观徐锴序其弟之《篆韵谱》云“以切韵次之”，今考《广韵》之部目与《小篆韵谱》之部目多有异同，不能谓《广韵》尽合于法言《切韵》，更不敢谓法言《切韵》尽合于沈约《切韵》也。）

沈书风行一代，迄于隋初，曾合南北硕彦讨论一定。刘臻、薛道衡、颜之推、魏渊、卢思道、萧该、李若、陆法言皆与其会，疑议滋多，莫衷一是。及其结局，乃曰：“我辈数人，定则定矣。”是知此一讨论，实中国历史上读音统一之第一大会。夫史皇造字，出自北方，流传至周，已有齐语楚语，长言短言，种种之异。山川间阻，声音即殊。声音即殊，字形无异。迨南方之沈、周始纂为《四声韵书》。（《隋书》《经籍志》《声类》十卷，魏李多撰。登与孙炎同时，故多用炎之反切，以五声命手，不立诸部。晋吕静仿其法作《韵集》六卷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各为一篇。此盖韵书之最古者，但决非《四声韵书》耳。）

虽南北不通，方音有误，然所误必不多。观其于患、叹等字，凡魏以前皆用平声，而梁时已读为去声。沈既不能不从俗而列之去声，又不敢戾古而不列之平声，乃两收之。（史皇造字，一字一音，后人始字有一字轻读重读之异。）亦可见沈之虚心与特识也。今非本《广韵》无以窥沈约，非由沈约无以窥文字声音之原。此余所以重沈约而兢兢欲以《广韵》书废去今韵之本心也。若夫陈隋以后，诗不入古说者，多归咎于沈，此不善学者过，非韵书过。安得博古深思之君子，一商榷之。

用韵之诗，有变化不可拘拘者。如《召南》之“于嗟乎驺虞”二句是也。古歌、麻合韵，虞即与葭、合韵。至于次章虞字，非与蓬、<豸从>为韵，乃与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上章之虞字合韵。古人之诗，所谓一唱三叹，盖尾声有多人和之，不止歌者之声，故尾声之韵可以叠用前章者。《周南》之“于嗟麟兮”三章，叠用一韵，亦即此理。朱子《集传》乃读一虞为牙，一虞为红，岂古人造字即分二音耶？虞字可读二音，又何解于“麟兮”之不读三音也。古之作诗皆可入乐，入乐后并可歌之。《三百篇》传至汉，仅《文王》、《伐檀》数篇尚有传其乐歌者。然其法则至魏晋而末失。观曹操之《龟虽寿》、《海不同》、《观沧海》三篇，其末皆有“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”二句。志字不与上文为韵，乃三章叠用为韵，此即《麟趾》、《驺虞》之旧法，后人盖鲜知此者。（嗟读差声，与兮韵，乎与虞韵，孔广森说最精。）韩致尧诗“手风难展八行书”，八行书之名此。丕佑儿曰：“始于汉人。”

岑嘉州《宿铁关西馆》五律云：“马汗踏成泥，朝驰几万蹄。雪中行地角，火处宿天涯。塞迥心常怯，乡遥梦亦迷。那知故园月，也到铁关西。”五塘师云：“四句‘涯’字本作倪。纪晓岚谓‘倪，端倪也，犹俗语天尽头耳。’冯氏改为“涯”，齐韵无此字。晓岚此解牵强特甚，仍当从冯氏作‘涯’。盖支、佳本与齐通，唐人律诗有借押韵通之例，无碍也。”谷按：师之此说甚通，但借韵多在首句，如唐李白之“犬吠水声中”，中字通押入冬韵。宋陈与义之“十月天公作许悲”，悲字通押入微韵，皆是。（东坡《聚星堂诗》“叶”字与下文之韵独不叶，与太白之用在起句者同，但一为古一为律，不必一例论耳。）盖律诗本为四韵，只须四字合韵，其首句可借通韵，亦可不用韵，因诗本非五韵也。嘉州此诗，借韵在次联，稍觉奇异耳。（韩仲止《续潘老诗》以江入阳韵亦在次句。）

古人用字，有其声虽变而仍用本义者。如杜公之“几时杯重把，万里月同行”，重字义从平声，音从去声。汉许慎字叔重，以王文简《春秋人名解诂》之例推之，当取慎重之意，重字宜读去声，而汉人称之曰“五经无双许叔重”，以重韵双，仍读平声，即杜所本。

厚庵同年，诗才直嗣遗山，久有定评。当谭叔裕观察莅滇时，提倡风雅，于五塘、向湖、穆清相契最深。年少英才，则以厚菴为最。厚菴深思苦读，卓然成一家言，可谓不负所知。经正院中诗才林立，五塘师极赏厚菴，厚菴称余五律，而余仍称厚菴七律。七律本不易言工，厚菴外当推小帆，同调虽多，罔不敛手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丛书馆中编《滇文丛录》、《滇诗丛录》、《滇词丛录》，文拟以《孟孝琚碑》为首，诗拟以《白狼王歌》为首，词拟以元高氏《寄段功作》为首。厚菴曾助小圃师为《滇诗拾遗》一书，网罗风雅，已称博洽，余在浙闻之，寄诗石：开元大宝情如许，珍重神仙李翰林。”即指此也。近又为《滇诗拾遗补》，凡明时滇人之诗，可谓铁网珊瑚，无一遗珠，惟考订稍疏耳。余所访者咸以归之，劝其仍入《诗丛录》中。

滇士负才不偶，比比而是，蒙自李松屋先生鸿龄其一也。先生诗笔奇丽，翁氏元圻云：“涂煦菴四言，简峭似子，李松屋四言，醇厚似经。”可以想见其诗。余见刘沅兰先生辑其遗诗有出于《诗略》外者，如《招隐》、《隐答》、《反招隐》三篇皆佳。所谓“风雨动鱼龙，仁义怀君子。丈夫抱丁，所感惟知己。岂不慕丹霞，饥溺谁与理。岂不好芝草，疮痍谁与起。”又云：“美禄谁不好，覆饣束亦可只。好爵谁不縻，尸位良可嗤。将为触藩羊，宁为曳尾龟。将为云中翔，宁为贴地飞。”皆有黄初气息。《游丝曲》云：“春草春花绣舞衣，江南江北送将归。吴儿歌罢春魂断，化作游丝绕树飞。”婉约之致，颇近晚唐。又“地僻人来少，山高日见迟。”亦善于体物语。

昆明岩栖上人名昌云，从马子云学诗。居华亭寺，寺壁嵌石刊诗甚多，卒葬寺侧。县和甫题诗十首，以当塔铭，雅僧也。其《怀妙高上人》诗云：“片云出寒谷，来往似无心。一钵杳然去，春山何处寻。路盘萧寺远，门掩落花深。定有怀人兴，空堂对雨吟。”虽非精湛之思，饶具清淑之气。《西泾》云：“桂殿插天高，岩云锁幽户。窗虚啸间犭爰，路险迹见虎。重重树杪泉，风吹落如雨。上方随老僧，山北踏花坞。”较为完璧。七言如：“月明旷野砧声急，霜落空山雁语哀。”“数点晴沙分鹭立，半湾春水养鱼肥。”五言如：“惊禽入夜啼，卧犬隔云吠。”不愧苍雪嗣响。

元武宗宫人骆妃《舞月歌》云：“五华兮如织，照临兮一色。丽正兮中域，同乐兮万国。”堂皇颂扬，殊乏诗旨，去汉唐亦远矣。见元氏《掖廷记》。

昆明魏垃阿名成梧，著《懋勋堂吟草》二卷，大都规矩准绳之作，不敢失古人尺寸，遂无以抒其性灵。盖执诗求诗，未于经史古文中求诗也。《采桑曲》七古凡转十数韵，平韵尽转平韵，虽不妨自为创格，而琴瑟专一，不能成声，未可为法。今录其佳句如：“野店春酤帘影外，板桥流水夕阳中。”“赠别可闻人有约，重来堪叹树如斯。”“乱流飞雨急，奔壑挟沙粗。”较佳。《悯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忠寺看花》云：“逃禅松柏下，不管世人忙。春亦怜山寂，花能傍佛香。风和钤语细，庭迥磬声长。纵是来游客，名心也暂忘。”结韵稍弱，实为集中上乘。

滇在唐时，诗已成卷，宋时最为寂寂。因玉斧一挥，蜀道遂阻。滇人欲购书通聘，均道邕州。李观音得“远隔江山万里多”之句，遂为仅见。至于元时，则段功及妻高氏、妃阿礻盖、女羌奴、子宝臣、杨智，皆能诗。《滇诗略》选高氏、礻盖妃、宝、羌奴、智诸作，陆梅垞《历代名媛诗选》选礻盖妃作，朱竹垞《明诗综》选元末童谣，皆本于《南诏野史》。余检王乐山订《野史》阅之，智尚有《上功诗》云：“功深切莫逞英雄，使尽英雄智力穷。窃恐梁王生逆计，龙泉血染惨西风。”诗虽非工，然元时滇人之作，不可不表而出之。

庚寅秋作《闻闻见见录》一书，分《画话》、《书话》、《诗话》、《赋话》、《联话》、《文话》、《学话》数目。《诗话》中只重链句，浅见可哂。以幼时所为，姑存数条于下：“诗到链冶精处，真属可人。如：‘柳塘春水漫，花坞夕阳迟。”石梁高泻月，樵路细侵云。’‘风暖鸟声碎，石高花影重。”棋声花院静，幡影石幢高。’唐人面目，真不易及。”“宋人诗虽尚显露，然尽有精语。如：‘棠睡风扶起，柳眠莺唤醒。’‘春水渡旁渡，夕阳山外山。’何减唐人。”“元诗家数虽小，而工致则胜宋人。如：‘樵斧伐云春谷暗，渔榔敲月夜溪寒。’‘河汉入楼天不夜，江风吹月海初潮。’洵长技也。”“明诗力追三唐，尤有警句。如：‘陇云笳外结，关月笛中明。’‘云起苍梧夕，日落洞庭阴。’‘杏花村店西山雨，杨柳河桥上苑烟。’‘吴下诗名诸弟少，天涯宦迹左迁多。’‘河流晓挂天门树，海色秋高日观峰。’‘日落鹧鸪啼庙口，水清斑竹映船窗。’‘铜柱蒹葭鸿雁响，铁桥烟雨鹧鸪啼。’均不落宋元窠臼。”“至于近人，尤尚链句。吾滇人句云：‘云来苏武庙，月落李陵台。’‘雁声三塔外，秋色一楼中。’盖一代风气如此。”

幼时阅《宋诗钞》，惊其搜罗博大，于苏、黄、王、陆固嗜之，即朱子、信国、真山民、谢皋羽、汪水云诸家，亦深悦之。王令、文同之流，俱有面目，不可轻也。简斋、后山，更无论已。近交官园，官园精于宋诗，妙于评论。其《读丹渊集》五古云：“春风来何处，吹我湖上庐。年老无一嗜，时复理我书。一卷文《丹渊》，意远趣弥疏。如游墨君堂，初日照其除。梅花忽与笑，笑我兴何孤。澹然如有曾，相对白须。回头顾彳犀子，舞蹈歌乌乌。此景不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可逾，花裹唤提壶。”《宋诗钞》吴自牧氏选，相传为明末禁书，特托名吴氏云。

《赓诗稿》气势沈雄，面目特异。录其最佳者。《戊申仲春大雪》云：“百卉争春太不平，梨花浓重柳花轻。大公最是寒天雪，点缀乾坤一样清。”《游兼六公园》云：“石栏杆外草如茵，草上春归酒半巡。山鸟争鸣求友切，家鸡高唱唤人亲。纵横怪石怒涛急，灿烂山花初日新。非雾非烟天际海，蛟龙未雨此潜身。”《过越南》云：“万树桄榔一曲歌，斜阳湿处过红河。江山锦绣苍生苦，不出斯人奈尔何！”《泛舟昆湖》云：“宝剑由来最解情，匣中常作不平鸣。光芒欲夺清秋月，惹起蛟龙海上听。”温温秀才，自入日本陆军，伉爽如此，可谓善变者矣。

仲兄称吾屏先辈，恒以李遄甫诗文为可法。余未见其文，仅访得《随吟草》，最爱其《寄静甫弟四诗》之起联云：“从弟亦手足，那堪长别离。”“内顾汝勿虑，有兄身任之。”闻汝转军饷，汝才非所宜。”“兄自汝出后，舌耕仍往时。”均有逸致。惜全诗不称耳。又《忆弟》起联云：“阿戎经岁别，无处问存亡。”又《途遇大风雨》起联云：“林黑叫斑鸠，行行古道愁。”皆工于发端。《登补陀岩》联云：“岩罅孤撑蟠石树，篱根横放碍途花。”不失为佳。若《麦箐道中》句云：“壑吞乱石枵争饷，岩饱密云阙尽缝。”《途遇大风雨》句云：“风团云作梗，雷纵雨为雔。”虽锤链而欠浑成，遂不觉其链也。端甫名以庄，贡生，官龙陵训导。

方虚谷《瀛奎律髓》，晓岚批之，五塘又批之，虚谷之得失见矣。要其诗，采录唐宋，不为不多，所评多附会语，盖其生性。偶阅《癸辛杂识》载仇仁有诗云：“姓名不入《六臣传》，容貌堪传《九老碑》。”又句云：“老尚留樊素，贫休比范丹。”虚谷尝有“今生穷似范丹”之句，遂以仇为贬己，摭《六臣》之句以比今上为朱温，必欲告官杀之。侯正卿曰：“仇止言《六臣》，今比上为朱温者，执事也。”方色变，索其诗之原本，碎之乃已。据此则虚谷不惟误会古人，且误会今人。晓岚、五塘之批，何异正卿直言耶？

昆阳文学推李复斋，而赵检斋太史才亦雅饬。官河陕汝道，忧归不复出。著《庚山集》、《渠川集》，《滇诗略》所采，未为上驷也。《秋偕王孝廉杨茂才登仙鹤寺》云：“近山不著屐，邈与三山同。今日适晴霁，命侣披萱丛。初陟上下下，斜度月半弓。觅径得招提，进访长身翁。焚香翠微际，浣尘秋色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中。清唳闲松吹，健翮梳天风。还思丁令威，振羽来辽东。上溯临济派，三世僧皆空。唯有明上座，跏趺居大雄。坐阅去来今，一炊未终。”步趋《选》体，骨格稍轻。巨桥精英，已无愧色。

●卷三

吾滇大观楼上有吕仙像，近日重修者毁之。余偶游而口占四句云：“鹤背仙犹谪，螺洲渔自眠。斜风送花舫，春水碧如天。”

张月槎先生《留砚堂集》七十三卷，计七千余诗，几与剑南相埒。先生好弄狡狯，有与古人联句之一体，可谓游戏三昧。至于集古太多，间作讠隐语，皆不可以入诗集。余为先生汰十之八，觉先生面目，焕然改观。刊传之，饷爱读先生诗者。

嵩明李星槎藏书画册，有担公书“趣冷人闲”四字，超妙之至。其余书画，亦多可采。张退庵端亮自书《道经下江口》诗云：“幽寻不计马蹄遥，路入江村远市朝。两岸人家连板屋，一湾野渡接藤桥。修松夹道高秋爽，香稻盈畴乐岁饶。若得征书宽此地，吾生只合老渔樵。”又《王海禅寿诗》云：“有漏神仙有发僧，碧橱欹枕对青灯。忽然起索三升酒，飒飒蛟龙入剡藤。”“宫身常欠读书债，禄米不供沽酒资。剩喜今朝寂无事，焚香闲读玉溪诗。”又赵诗云：“景色沈沈绿暗山，苍烟围壑夏生寒。往来过雨添飞瀑，付与幽人伫立看。”又尹九皋鹤翁《自题画竹》云：“文湖州与东坡老，一样传神画又诗。今日砚池闲点笔，他年壁上漫留疵。”又《万宜也崇义沈御六留饮》诗云：“鹤情适与松相得，宫况寒如寺欲秋。世态自纷酒自好，微醺以后复何求。”周道谦《山居杂咏》云：“故国空闲梦，天涯剩好峰。得乘今夕兴，宜访古人踪。地不来黄鹤，仙难遇赤松。乌藤邀晚步，曳破翠重重。”马笏山（国忠）《种菊》诗云：“一枝一朵一香融，移得南山菊几丛。未向寒梅锄白月，旋从老圃种秋风。旧看叶绽朝云碧，新喜花翻夕照红。舍北舍南都插遍，赏吟休问主人翁。”《采菊》诗云：“摘来曾插满头归，彭泽村边夕照微。拂袖美人香染指，簪花处士艳沾衣。金英打瓮开樽暖，玉叶盈筐酿蟹肥。傍晚东篱歌采采，秋萤绕砌扑帘飞。”又《蒙阳客舍对菊》云：“昨日花开今日旧，今年人比去年瘦。菊瘦犹有傲霜枝，人与菊花还来就。南山半醉陶令杯，东篱秋风清两袖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安得僧鞋一种香，踏遍天涯无倾覆。”笏山，回回人，杜文秀迫之为官，竟死于兵。道谦湘人，游蒙化十年余，亦传为蒙化人云。文人不幸，仅留残迹，录而播之，吾辈责也。

蒙化有于迁、于暹，昆弟也，颇工诗画。迁字友云，余尝见其自书《咏笛声》云：“谁凿柯亭竹，横吹客黯然。芦围三弄入，柳巷一声穿。嘹亮白云外，凄清紫陌前。江城曲未罢，梅落渡头烟。”书法亦列中驷。检康乾两《蒙志》，均无于氏兄弟。或曰，此明遗老也。宋时有于清言，晋陵人，工画，进荷画于宁宗，特擢为浙西宣抚司计议官，迁暹殆其族耶。

小圃师诗以笔胜，以局胜，以气胜。悟韩文法为诗法，近百年无此作也。师欲仿宋丹木痛自删诗，存十之一。余意丹木固高，然吾人读丹木诗几不知其人性情行谊，此乃选本之体，非传人之作也。师莞而纳之。大抵一己存诗，不妨编年而汰其次者。选诗当别论。

庚戌秋假归省亲，游南村。谷骑马为太夫人前驱，家人百余从焉。桔槔水源，辘轳不绝。太夫人曰：“小子识之，为学当如此矣。”席地坐，谷侍立于长林丛草下，因诵朱子诗句云：“田家喜岁丰，妇子亦嘻嘻。而我独何成，悠悠长路歧。”又诵归季思诗句云：“父老说岁占，今兹定有年。物情既得所，予乐复何言。”所以羡田家，亦以悦母心也。

陈耐寂同年，秋舫先生裔也。家藏吴仲圭画梅一帧，生气如龙，名曰《苍虬图》，耐寂即以名其阁。一日阁中评画，群以仲圭为第一，各赋一诗。余起句云：“梅花道人今已死，不见梅花见松子。”结句云：“安得天目山上去，与君怀古吟松风。”因仲圭自题七绝有“天目山前第五株”句也。（“松子”二字，仲圭原诗所用。）逾年，余使浙江，傅芷主政送诗有云：“天目奇松今可访，休辞挽致万牛难。”自注：“即以前诗为谶语，岂偶然耶！”天目为浙西名山，苕水出焉。余视学所经，遥望山色，苍翠欲滴，咫尺烟云，未暇登眺。黄大令增莹工画，知我山水癖，为写一《天目图》相赠，且题诗云：“峰峭更溪清，宛同栈路行。知仁乐山水，写慰卧游情。”余于僚属之物，誓无一受。大令雅人，又先以诗画相赏，乃受之。大令自号江左吏隐，绝口不言官事。感其诚正，今犹藏于家。山水友朋，盖夙缘云。

张文昌《蛮州诗》云：“瘴水蛮中入洞流，人家多住竹棚头。青山海上无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城郭，唯见松牌记象州。”象州今为名郡，城郭巍然。而在唐时仅书名松牌，其野可想。虽然，城以拒兵，兵为凶物，世界大同之日，销兵乐业，凡城郭皆无用也。所谓松牌记名，其文明又何如。

窦巩“马踏春泥半是花”，形容曲妙。其他绝句云：“寂寂天桥车马绝，寒鸦飞入上阳宫。”“独立衡门秋水阔，寒鸦飞去日沈山。”“云雨今归何处去，黄鹏飞上野棠花。”“日暮东风春草绿，鹧鸪飞上越王台。”未免己自犯复，不第此也。王少伯《从军行》五首，可谓千古绝作。而四用“关山”，两用“万里”“人未还”“终不还”亦不免于犯复耳。在前人不必索瘢，在后人不必效颦。

伯题句“杜宇啼残巴子国，鹧鸪梦冷越王台”，“吾道期君三不朽，天涯倾盖一相亲”，甚工。余在杭日，伯颢避暑西湖，为诗钟，有“仲和《小海》动哀歌”之句。余曰：“《小海唱》乃夏仲御事，非仲和也。”伯颢曰：“此见《晋书》《隐逸传》，我于《廿四史》曾读数过，当不误也。”余笑曰：“我岂非据《晋书》乎？”伯颢回沪上，驰书报曰：“覆检《晋书》，夏统字仲御，足徵强记，佩服佩服。”后会京师，复为诗钟。问余河乎为汉何帝号，余以成帝告。伯颢史学实深，刍荛之问，适见其通。过目不忘，谈何易易。

杜少陵诗“神灵汉代中兴主，功业汾阳异姓王”，写得尚父精神，《诗醇》所谓史笔也。赵倚楼《经汾阳旧宅》云：“门前不改旧山河，破虏曾轻马伏波。今日独经歌舞地，古槐疏冷夕阳多。”汾阳肆于自奉，子姓繁昌，千古艳称，真不愧“大富贵，亦寿考”之名。乃未几而即有“冷槐夕阳”之叹，人何必溺于境遇哉！

石屏秋收之后，谷落水田，鱼食而肥，号曰“谷花鱼”。月槎先生诗云：“我亦怀归梦烟水，钓船十里谷花风。”又云：“曰归曷月予旋归，谷有落花鱼正肥。”可谓佳作。屏之北山曰菜五，下有石洞，清泉细流，有花鱼逆流争上，网而食之，味尤胜。余有诗云：“异水花鱼秀山韭，虽忘风味是滇南。”瑞枫极赏之。秀山之韭亦较他韭无殊，因月槎先生又云：“翦秀山之韭，归感秋风；击异水之鲂，去寻泉石。”故沿用之。

唐人七绝，太白、少伯如太华、少华，双峰并峙。次即义山。义山于第三句用力，如“谁与王昌报消息，尽知三十六鸳鸯”，“莫向尊前奏花落，凉风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只在殿西头”，“休问梁园旧宾客，茂陵秋雨病相如”，“八骏日行三万里，穆王何事不重来”，“如何一梦高唐雨，自此无心入武关”，“莫将越客千丝网，网得西施别赠人”，“何当共翦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。造意婉而用笔健，真千古绝调也。牧之、飞卿、香山各有名作，宋、元以来，放翁、天锡、空同、迪功、阮亭始堪接武。

曲靖孙大令尔炽，字云楼，生逢乱离，触目成吟，虽非工巧，而苦思窜点，稿十数易。全集甚富，亦可谓嗜吟人矣。“常来风不速，欲去蝶乃留。”“问山逢樵客，度岭见人家。”“云敛天余碧，郊寒草不青。”“危槛吞山色，轻桡划水纹。”“惯逢山送客，暂泊水为家。”“西风吹客迹，落日上岩陬。”入摘句图，应无赧色。

小园先生诗才敏捷，幼得芋栗丹木幼木家傅，博洽今古，于顺、康以后诗集，无一不览。又能撷菁英、别源流，著诗话四卷。言定法，言无定法，妙有神悟。笔虽常语，识出阮亭、随园上。已刊之诗有《穆清堂集》及《续集》，名动一时。性爱才，宏奖后进，说士甘肉，厚安太史乃其诱导而成者。厚安诗境特拔一帜，婉妙细切，一时无敌，又非小园所能笼罩也。厚安诗三卷未刻而卒，滇南丛书馆代刻之。词坛名家，两人均无愧色。《小园集》板存其婿李君灿皋处，余屡促送入丛书，迄未实行。又穆清未刻稿亦尚不少，倘加采辑，当补刻以慰诗魂。

吾乡磨古河两山如束，石流泉激，有声如吼。每骑过此，辙觉懔懔。河尽陟坡，坡径斗绝。余有“后客足戴前足升”之句，然未及琴山诗之佳也。因录其诗：“两壁东天垠，乱泉裂地轴。路穷通一线，流转迷千曲。梯叠岭边田，巢悬树头屋。崖倾逼人顶，石碎妨马足。揽辔如乘船，垂鞭俨集木。持此励平生，世途免颠覆。断桥凌虚度，荒店枕流宿。夜静梦频惊，晴雷转空谷。”原诗木韵，下尚有“履乎心自警，气倦神弥肃”十字，不免理障，今节之。

海内诗学，不出二派：一新而野，可以登新闻纸，不可以入著作林；一纤而冶，可以资谈柄而不可以列大雅。古之少陵、香山何尝不直笔劝惩，而婉转关生，妙合风人，非新而野之谓也。五溪、冬郎何尝不作艳体，然寄托遥深，义兼比兴，又岂纤冶之失耶？二者之外，尚有宋诗一派，朴质老成，较多佳作。顾亦嫌于兴象萧条，根柢浅率，欲求《三百》之旨，三唐之音，殆寂然矣。明代七子，活剥子美；末初西昆，搏摭义山。乃并此而无之。噫！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湘绮五古，根柢八代，绝不染近日习气，最为特立。余在京日，湘绮书近作于篷以赠，九十老儒比于伏生，然已衰矣。公戏谓其老不用心，余则谅之，近已凋谢。噫！

吾滇有厚安，诗已成家，又有小舫，实后来之翘楚。近亦相继逝也。噫！

段酉阳与温、李并称“三十六体”，非惟不及李，亦不及温，僻典涩体，至不可解，与所著《酉阳杂俎》类书相似。其奇丽似长吉，实非长吉；其沈厚似昌黎，实非昌黎；其纤密似武功，实非武功。当为唐诗别派，后人亦鲜效之者。

曲靖孙氏，世衍儒风，敏斋嗣其家学，嗜吟七律。余游日本时，敏斋亦游学日本，课余吟诗，工于对偶。如《游汤本》句云：“空山孤鹤飞云冷，落日双虹暮霭深。”《洗心楼》句云：“山濑寒泉鸣断续，桥撑怪石斗玲珑。”《宿芦汤》句云：“灯影遥穿松岭暗，衣襟暖护石泉香。”《芦湖》句云：“一天雪意含山重，万里乡心付水流。”皆落落有致，不愧诗人吐属。

鸡林贾购白傅诗已成佳话，乃葛清身白诗三十余首，自颈以下，体无完肤，尤为奇事。段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清观之，令其自解，背上亦能ㄅ记。反手指其扎处，至“不是花中偏爱菊”，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。“黄夹缬窠寒有叶”，则指一树，树上挂缬，缬窠锁胜绝细。陈至呼为《白舍人行诗图》，详《酉阳杂俎》。至老妪解诗，顾况赏拔，词坛故实，惟白傅斯为盛耳。

陶诗“是时向立年”，又云“行行向不惑”，皆用《论语》之“年”，唐魏徵《醴泉铭》云“逮乎立年”本之。沈既济《雷民传》“使者曰：‘即余使乎之事毕矣’”，亦用《论语》，在今则以为不通。

古人之文有偶然凑拍，居然成诗者。如《老子》“知足，不辱；知止，不殆。”不啻二言诗也。张良遗项王书云：“汉王失职，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不敢复东。”东方朔《自荐书》曰：“目若悬珠，齿若编贲。勇若孟贲，捷若庆忌。”北魏废帝诏云：“贞夫节妇，古人同尚。令彼本司，依式标膀。”（《魏书》《列女传》）。孝文韶：“平尔雅志，正尔笔端。书而不法，后世何观。”不啻四言诗也。《霍光传》“曲突徙薪无恩泽，焦头烂额居上客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”《严光传》“怀仁辅义天下悦，阿谀顺旨要领绝。”不啻七言古诗也。孔融曰：“座中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。”不啻五言律也。“云间陆士龙，日下荀鸣鹤。四海习凿齿，弥天释道安。”不啻五言联句也。（海、齿、天、安，叠韵。）栏衡云：“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。”则又五言古诗也。

子山袭步兵之余风，承子慎之家学，赋为六朝之雄，诗亦一代之冠。《咏怀》二十七首，《言志》十首，风骨遒上，俨然正始之音，岂惟轶乎古人，盖少陵之所从出也。少陵云：“清新庾开府”，又云：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，又云：“庾信平生最萧瑟，暮年诗赋动江关”，推挹之至，尤在晚作。盖《北史》称子山在东宫时，与徐陵文并绮艳，称“徐庾体”，所谓宫体也。周滕王宇文《序》亦称“齿虽耆宿，文更新奇。才子词人，莫不师教。王公名贵，尽为虚襟。”《北周书》诋为词赋罪人，宜乎张天如之驳斥也。五言如：“流水桃花色，春洲杜若香。”“石险松横植，岩悬涧竖流。”“细管吹丛竹，新杯卷半荷。”“半城斜出树，长林直枕河。”“今朝游侠客，不畏风尘多。”“寒衣须及早，将奇霍嫖姚。”“沙洲两鹤迴，石路一松孤。”“比来多射猎，惟有上林中。”“路高山里树，云低马上人。”“深红莲子艳，细锦凤凰花。”“山长半股折，树老半心枯。”“惊难逐鹰飞，腾猿看箭转。”“宝鸡虽有祀，何时能更鸣。”《别周尚书》云：“阳关万里道，不见一人归。惟有河边雁，秋来南向飞。”《和侃法师三绝》云：“客游经岁月，羁旅故情多。近学衡阳雁，秋分俱渡河。”（三绝只采其一，后人以四句为绝，亦本六朝人此类题目也。）《行途》云：“四更天欲曙，落月垂关下。深谷暗藏人，欹松横碍马。”实三唐先声也。至于“定名于此定，全德以斯全”，“枫子留为式，桐孙待作琴”，以及回文、双声、吃语等作，不免为累，读《庾集》者分别观之。七言则绝句稍俗，惟乐府中《杨柳歌》云：“河边杨柳百丈枝，别有长条蹊地垂。河水冲激根株危，倏忽河中风浪吹。”又云：“百年霜露奄离披，一旦功名不可为。定知怀王作计，无事翻覆用张仪。不如饮酒高阳池，日暮归时倒接离。武昌城下谁见移，官渡营前那得知。”笔极振宕。郊庙歌辞《昭夏》篇云：“重阳祀大报天，丙午封坛肃且圜。孤竹之管云和弦，神光未下风肃然。王城七里通天台，紫微斜照影徘徊。连珠合璧重光来，天策暂转句陈开。”昌黎云“齐梁陈隋等蝉噪”，夫蝉也而有此正声耶？

“携手阮公堤，柳风湿入袖。荷田错如绮，荷衣密于绣。放舟碧云布，倚栏绿波皱。游踪三十秋，鱼乐仍旧。一醉酒旗斜，潺潺泉左右。”此丁巳夏同六弟、八侄游海心亭诗也，总觉有著力处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丕基侄令云南县，寄担公石拓本一绝云：“寒山多口好谈诗，语句今人知不知。烧却寒山口何在，秋江月落水漓漓。”诗不工而书特佳，当为担公信口谈禅之作，《滇南丛书》中辑《担公集》，不知此诗在否，俟校。

严铁樵先生考据校辑，近代第一，诗非专长，而特工雅。《湖上》五律云：“茫茫震湖水，隐隐包山岑。天末孤舟客，中流鼓枻吟。馈云吴苑夕，寒日大荒阴。不见龙威丈，烟波空我心。”《拟古》五古云：“灼灼夫容花，托生兰泽畔。与君新结褵，锦衾光烂烂。盛爱难久持，何言中道变。恩重枯木春，宠移和壁贱。愿得凤凰琴，弹作相思散。终日不成曲，弦肠忽俱断。阳泽润华滋，万象咸周遍。君意亮终回，奇言加餐饭。”卓然古作，谁谓经师不娴风雅。

元和天目山僧明本《梅花》九言诗：“半枯半活几个擫蓓蕾，欲开未开数点含香苞。”升庵和之，允为难能可贵。余尤爱竹垞题山姜《九日泛通慧河图》九言古诗云：“田郎与我相识今十年，新诗日下万口争流传。黄尘扑面三伏火云热，每诵子作令我心爽然。开轩示我新汛图五丈，鸭头图画宛似吴中船。大通桥北官舍最湫隘，箕升斛囊橐群喧阗。他人对此束缚不得去，田郎掉头一笑浮轻涟。疏花蒙笼两岸渡头发，蹇驴敝{薛足}百丈风中牵。五里十里长亭短亭出，千丝万丝柳枝杨枝眠。当其快意何异天上坐，酒杯入手兴至吟犹颠。庆丰闸口只有此渠水，未知经过谁子曾洄沿。仓曹题字名姓不可数，似子飞扬跌宕真无前。长安酒人一时赋长句，我亦对客点笔银光笺。蓬窗寂寞不妨添画我，从子日日高咏《秋水篇》。”古人见之，应避三舍。然古体较律似易，亦不当以优劣论耳。颜延之云：“九言不见者，将由声度阐缓，不协金石。至于五言流靡，则刘桢、张华。四言侧密，则张衡、王粲。若陈思王可谓兼之矣。”然则九言之诗使曹、刘、李、杜为之，当亦减色，矧其他乎！

百举得诗钞本一册于滇肆，缺其首尾。长夏困人，索隐消遣。据第二页云：“父自山东寄家之作，男赵澍录。”知为姓赵。第五页云：“二哥和予原韵十首，旁注九字：此时父亲思万在山东。”知为名思万。《寄内》有句云：“屈指于归廿六春，不辞劳苦不嫌贫。”又云：“平陵假馆度秋凉。”又云：“朝居岱侧暮金堤，鲁连村内重羁寓。”又云：“此至临清击豳鼓，却认济南是故土。”又云：“何若半环号逸士。”知其别号半环逸士，中年辞家游幕山左。末有道光廿三年七十六岁等字，知为乾、嘉、道时人。诗有逸致，择录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三首：《偶成》云：“遭家不造命途穷，百感横生逆旅中。两鬓毛争霜雪白，千行泪染杜鹃红。”《旅中书怀》云：“羁栖八月届初阳，闷对梅花带雪香。愁击寸心千万缕，望深尺牍两三行。乍亲若接眠余景，既别疑归梦里乡。遥忆家山人问视，一堂聚首喜洋洋。”《端阳》云：“蒲艾过端阳，凄清异故乡。高飞群鸟尽，孤雁叫垂杨。”片缣展转入于词坛，所谓文字因缘，忍听其湮没乎！子名建，有《和弟诗》十五首。句云：“欣知吾弟身无恙，愁忆亲颜思万重。只为家贫成聚散，总因子拙致萍踪。”又云：“但祈老母能清目，还望严君畅郁踪。”自注：“此时母患目病，父在山东。”又云：“心驰山左梦寻踪。”又云：“贫来兄弟每分离。”又云：“生意原从忧患出，要知大器必成迟。”又五律云：“兄弟本天合，而今两地分。埙篪吹不应，《棠棣》诵徒勤。荆树人皆乐，雁行独失群。何时仍聚首，笑语各欣欣。”诗虽不工，要为性情中语。澍为建之弟，《和兄》句云：“漂流客地已多年，捧读佳章倍怆然。”又《思亲诗》云：“无力治装潜里居，参商两地意何如。朝思夜梦意徒切，惟望严君逮一书。”至性至情，与其兄堪称二难。观澍自称后学弟子，追和邵康节诗云：“天地吾庐随造化，乾坤广育即爹娘。”又云：“浮萍浪迹江湖久，寡过省身日月长。”盖家学出“击壤”一派者。澍钞录父书，并附兄作，书法颇秀，可谓勤学孝友之士。是卷即指赠滇图书馆，冀其水存馆中，与众共之。卷中尚附有他人之作，不知何许人，姑从略。

孔氏广森《诗声类》，冥契古人，不亚懋堂怀祖十八部之分，人多称之。朱氏骏声《古今韵准》亦并《广韵》为十八部，部内之宗旨与孔氏不同。朱学逊孔，如东、冬、锺、江之类，朱氏合为一，是也。以仙与讠高、文、欣、魂、痕、先合，以山与元、寒、桓、删合。夫仙本从山得声，岂若孔氏之山、仙均合于元类乎？但塞氏之书，将全韵之字胪列而别之，体例较易晓云。

百举有《伯忱书来言都人多以老相呼奇之以诗》云：“故人始别寒郊外，不见长安岁有余。永夜最怀天末友，凉风先到蓟门书。鬓毛已觉安仁老，习性终怜叔夜疏。俯仰平生真瞬息，为惊天地一庐。”百举七律以文房、义山为宗，此作最为神似。

不济少好谈诗，常问余曰：“‘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’，即是‘千里江陵一日还’也，不嫌复耶？‘春江水暖鸭先知，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’皆江上旷景也，而‘竹外桃花三两枝，乃人家狭景，不嫌不类乎？”余听之一笑，不辨其是非，姑喜其颖悟而已。不济又云：“最爱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王少伯《从军行》五首，每读他作，辙问可抵少伯《从军行》否？”尝仿作二章云：“东风塞外畅春ぼ，更著毡衣踏草鞋。大旆飘飘入战地，问君何以捉阿豺。”“朝廷军令大徵兵，子弟三千塞上营。一片黄沙吹不尽，长城高处暮云平。”丕钧见之云十五弟唐人作《从军》诗，予亦偶成二首。《塞上曲》云：“胡骑十万近关东，飞渡河山气势雄。誓取从前射雕手，归来还报大明宫。”《塞下曲》云：“塞上归来酒旆招，关山万里隔临逃。可怜一片寒鸦色，未有春风似灞桥。”两人之作，皆未极工，喜家庭之乐事，因详录之。

闭户读书，忽接袁子羽来函，触我旧怀，录之如下：“石屏先生史席：沧桑变故，鱼雁浮沈。比于勇晤志，藉审起居动静。遵时养晦，高风卧雪，有怀如何。羽离钧右，闭门五载，中经当道辱邀，而身世既非，不如吾行吾素之为愈。俯仰陈迹，悲从中来。沈、章诸公以忧能伤人，命从事《浙江通志》之役，分任列女、大事记、方言各门。学殖荒落，公何以教之。万里咫尺，勿吝周行。附志韶诗二章，敬陈钧览。晋颂潭福，惟鉴不庄。”诗云：“家在天台雁宕间，柴门镇日对青山。爱看松柏千章秀，偶话桑麻十亩闲。九子峰环云髻影，半篙水涨砚池湾。万间广厦何年事，明月清风且闭关。”“野服黄冠返故乡，如流岁月去堂堂。闲寻栗里斜里径，时梦兰亭曲水觞。处士襟怀梅芷冷，书生风味菜根香。鸾皇何必巢阿阁，自有巍巍万仞冈。”子羽原名之球，孤高鸾凤，余在浙所赏拔者，台州孝廉方正。辛亥后以字行。与志韶、一山学行砥砺，不复出山。函中所谓沈、章，章即一山，沈乃子培。志韶，喻前辈长霖字，诗情绵渺，丙辰嘉平节作也。之江风月，宦迹三年。回首茫茫，殆如梦境。而邦人垂念，一何深情。山水缘，文字因，菜根香，桑田感，百端交集，谁能遣此！

谢希逸《山夜忧吟》云：“庭光尽，山明归。松昏解，渚蕾稀。流风乘轩卷，明月绿河飞。”“涧鸟鸣兮夜蝉清，橘露靡兮蕙烟轻，凌别浦兮值泉跃，经乔林兮遇犭爰惊。”开齐梁小赋之先。希逸又有《怀园引》云：“鸿飞从万里，飞飞河岱起。辛勤越霜露，联翩诉江汜。去旧国，违旧乡，旧海旧山悠且长。回首瞻东路，延翮向秋方。登楚都，入楚关，楚地萧瑟楚山寒。岁去冰未已，春来雁不还。”开唐宋新词之先。特较之“隔千里兮共明月”，皆不及耳。宜乎《昭明文选》独收《月赋》。

诗之为教，实天地之中声，人生之元音。著于书者，《三百篇》最早最富，亦最正。三复之，则知汉魏六朝皆属嫡派，而唐宋后乃渐与《三百篇》远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“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迟”，谓之言进。“尚怜终南山，同首清渭滨”，谓之恋阙。夫忠君明道之作，固诗教之大义，然岂有每饭不忘，字字道学之理耶？夫每饭不忘，字字道学，君子人也，然岂有悉寄于诗之理耶？

袁阳源大节凛然，诗亦卓卓。《南史》本传载四句云：“种兰忌当门，怀璧莫向楚。楚少别玉人，兰非植门所。”言君子不轻投人，虽不及《文选》所载诸篇，不失蕴藉。

余弟谦六，幼好学。余尝与游龙泉书院，弟口占一诗。弟时仅八九龄，余为之点窜数字，今犹记之。诗云：“北郭耕夫耨早秧，两肩挑满野云黄。欢声尽说年成好，瓢饮龙泉自在凉。”

《列朝诗集》有高丽许筠诗云：“国有中外殊，人无夷夏别。落地皆弟兄，何必分楚越。”语殊爽俊。以高丽字书之，牧斋注以华文。筠本高丽状元，尝著《朝鲜诗选》。

许星樊，筠妹也，高丽诗媛。金陵朱状元奉使东国，得其集以归，遂盛传于中夏。柳如是摘其套袭古人之作，几于体无完肤。朱竹垞则以其集类嘉靖才子之作，疑为伪托。今录其《古别离》一篇云：“辚辚双车轮，一日千万转。同心不同车，别离时屡变。车轮尚有迹，相思独不见。”雅词逸兴，固耐人思。

王树堂都戎天禄，以书生从军越南，有《出塞吟》一卷，颇仿秋槎、北江之作。句云：“古来征战是男儿。”犹沿唐人。又云：“半林秋色染征袍。”自出机轴，较为隽永。

孟子曰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”诗到自得，乃是真诗。

吾论作诗，毋问高下浅深，总须古人未道过。山川不改，光景常新，领会得来，何用沿袭。右丞诗“坐久落花多”，妙境也。荆公袭之曰：“细数落花因坐久。”尚佳。香山云：“东涧水流西涧水，南山云起北山云。”已为雅人所弗尚。荆公袭之曰：“北涧欲通南涧水，南山正绕北山云。”尤堕恶道。空同、于鳞不免此习。“云来苏武庙，月落李陵台”，此荔扉称滇人之作也。乃荔扉自作又云：“尚有云横苏武庙，更无人说李陵台。”尺有所短，古人亦复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尔尔。

文贞道为滇中宋学之纯，陆桴亭、陈确庵互相师友。其文采则吴梅村、归元恭均称之，盖完人也。梅村赠之诗云：“讲席漂流笠泽云，乡心断绝昆明水。”余观贞道遗像，乃六十一岁作，自题像赞，有“天地倾翻，日月薄蚀。苜蓿小臣，救正力竭”之句。别号曰日月外史，示不忘明也。辛亥秋，竹轩外舅殉节岭南，廖叔度诗云：“明清两代崇儒报，犹见滇南二广文。”可谓信史。

香山《庐山》诗：“若以七十期，犹得三十年。”此预算将来游览之日也。《杭州诗》“在郡六百日，入山十二回。”此结算从前游览之日也。东坡诗“在郡依前六百日，山中不记几回来”即本香山。余在杭州三年，除奏归省亲外，在杭约六百日，而泛湖入山不止十二回。山水之福，胜于古人。故常引东坡“出处依稀似乐天”句以自况，第又愧诗才远逊耳。

兴化王景州（仲儒）著《西斋诗集》，计千余首。毛遂安（际可）序之，称其雄浑苍深，不名一体。余观其《平山堂》七绝：“平沙漠漠卷秋风，楚客登临感慨同。莫向雷塘伤往事，残阳多处是隋宫。”《送十力大师归江西》七律：“曳杖飘然不可留，高槐丛竹照离愁。轻装总湿贫交泪，长路空分故国秋。五老清猿迎远客，九江凉雨入孤舟。茫茫天地何年会，我未成名君白头。”《元日》五律：“屡拟投人去，徘徊兴又阑。宫曹文具盛，世路直躬难。任性原非傲，长贫且自安。春风不相弃，早已汜崇兰。”《除夕》七律：“惟余弱女共因依，弟侄诸儿海县违。身在二千余里外，心伤四十九年非。便逢春色惟增老，永负亲恩不用归。独向灯前翻玉历，酒痕泪点乱沾衣。”《沈节妇》古诗：“贞操成晚节，义心基夙龄。礼宗东阳秀，风清谢家庭。荒荒曦月行裨海，寡鹤一响千秋在。却忆当年抱璞人，鬓毛未受吴霜改。”遂安为浙东文雄，裔孙寿潜曾以其集见贶。千秋自命之才，必不轻于许人也。

曩在都读郑伯庚（知同）刻《巢经巢诗钞》，评其五古为一代上上乘。近见《巢经巢遗稿》，则唐鄂生（炯）刻于滇者。四卷之中，仍以五古为善。《糠头火》五律云：“烧残生米树，熟到<算攴>糠皮。亦复令人暖，宁徒解我饥。乍然光不起，忽暗口频吹。局守仍夸富，无舂讵得兹。”此类咏物，本出少陵，但拙滞已甚，不可以子尹经师而效之。

光绪季年，滇中传一事云：江西范耦舫义女甚慧。某廉访索为室，不允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遂劾范去官。范以诗画名，且有戇名，留滇为教习。某廉访过之，范曰：“汝未死耶？”其愤懑可知已。余未知范而与廉访善，廉访文行俱修，或传闻之误耳。吴中童仲孽大令，市得翥山女子《若梅诗》一卷，不著姓名，情绪幽怨。《旅况》云：“山之幽僻水之涯，瘴雨蛮烟扑面沙。为是无依拌作客，转因多难怕思家。书成那有邮能奇，酒好曾无店可赊。欲遣离怀何处是，西风开瘦女儿花。”《滇南客馆》云：“落叶飕飕不忍听，栏杆拍遍倚窗棂。酒醒家远难成梦，风急天高欲堕星。赖有清言消瘴疠，苦无佳句慰飘零。兰成病起真萧瑟，愁对寒灯照眼青。”又《书感》句云：“有志生当为国士，不才天遣作词人。谯国高凉秦石主，未应轻视女儿身。”颇觉伉爽，《燃脂集》外不多见也。余阅之，再知女子即范令义女。卷首有心香主人题词四首，所谓“幕巢何处黄金屋，独坐还思古押衙，”“蝇能点玉殊无赖，蝶解怜香亦有情，”语殊晦昧。或谓即指廉访事，尤觉乖谬。心香者范别号也，或又谓其有心疾云。

刘上廉孝廉，桂清经正精舍旧同学也。示诗二册，录其《感事》五律：“八国联军起，仓皇翠辇过。辽阳叹神鹤，都市卧铜驼。报国壮心死，忧时老泪多。终宵长起舞，徒憾手无柯。”《渡洱海》七律：“傍晚人争渡口船，携筐荷担肩摩肩。舟中风定孤帆直，海上波平一镜圆。两岸青山衔落日，数家茅舍起苍烟。我来堤畔重回首，十九峰头月正悬。”又《瑞泉寺》句：“松间微月傍山出，树杪飞泉咽石流。”《夏口》句：“玉笛吹残鄂渚月，火轮冲破洞庭烟。”《海心亭》句：“柳营初洗马，莲沼半垂虹。”皆饶诗味。

唐李嶷《林园秋夜作》云：“林卧避残暑，白云长在天。赏心既如此，对酒非徒然。月色偏秋露，竹声兼夜泉。凉风怀袖里，兹意与谁传。”余十二岁时，塾师据蜀刻《古唐诗合解》本指为古诗之法。又四年，余稍知诗，乃评曰，此拗体律诗也，蜀本误，余从之亦误，今四十年无以易之。尝叹吾滇山川阻深，汉唐迄光绪间，学问多自蜀来，而明后蜀刻最陋，害及滇学，即此亦见一斑。

检幼钞诗册，有数评可存者，存如下：王维《送别》诗：“君言不得意，归卧南山陲，”评曰：“孟浩然诗‘南山归敝庐’王诗疑送孟之作，故言南山。”李白《长相思》二首，评曰：“二诗似初唐体。”李白《将进酒》，评曰：“起四句天外飞来，余多平铺直叙，非太白杰作。”张若虚《香江花月夜》，评曰：“他人以为奇丽，实则丽而不奇。春四见，江十二见，花、夜各二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见，月十五见，开后世恶体之先。张月槎集有七律，每句有花、月二字，滥觞远矣。”温庭筠“波上马嘶看棹去，柳边人歇待船归”，评曰：“上句不甚通，下句佳。”韩愈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，评曰：“兀排宕，唐诗多才，罕有此力。”

丁巳冬筑室九龙池北，有三弓地，名曰圃，适成为吾之圃也。段生守愚题诗云：“九龙池畔雅人居，车马无喧俗虑除。此地依山复傍水，其园种树亦莳蔬。莲塘柳岸阮公路，松影菊花陶令庐。卧雪堂前春昼永，闭门独自乐琴书。”老境闲寂，得同志唱酬诗句，天下之乐，无逾于此。

《九峰草堂诗集》二十八卷，綦江罗星著。存诗虽多，近于试帖，句如：“雾重灯无焰，风狂树有声。”“屋角鸟鸣琴，庭前蛙奏鼓。”思巧而词雕，在道咸间未易得名矣。《松雪庵》句云：“僧仍尘俗无高致，客亦萧疏可恣慵。”尝闻之荣华卿师相云：“京师庙无一不佳，庙僧却无一不俗。”阅诗感触，不禁莞然。

归安姚镜塘（学爽）与陈硕甫、魏默深为友，学邃思深，著《竹素斋集》，朴茂矜慎，不愧秋农家风。《秋柳》句云：“遥怜江北江南岸，同此秋风秋雨时。”《归雁》句云：“天地回春色，关山带夕晖。”《春柳》句云：”东风一夜雨，绿遍去年枝。”《雨窗》句云：“湿云漏斜晖，风树摇残笛。”《晚凉》句云：“病叶先秋落，孤云带雨飞。”《题荷净纳凉图》句云：“水芝出清波，澹然风露香。”均未经人道过。

“贫未卖书留教子，饥宁食粥省求人。”元诗中格言也。“笙歌队里抽身出，云水光中洗眼来。”宋诗中格言也。格言入诗，最易腐气，龚定庵集不免此失。裘文较诗奇，间作格言云：“言难则听者重，步难则与游者重，爱憎难则受者重。”曾文正训子以重。皆足令后学深省。

北平陶靓尧（誉相）《芗圃诗草》颇有新意。《早起赴塾作》云：“流霞照窗角，残月挂天杪。行过丁香花，惊飞一树鸟。”盖十四岁之作，可谓年少春华矣。入仕以后，诗境反退。如“幽鸟争花办，新泥进笋尖。”“宦味冷于水，诗肠热不灰。”“黄绶才辞仍作客，青山何处不留云。”虽极求工，终不如少作之自然。所谓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，”诗亦宜然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马龙为滇中四大穷州之一，而文人则自昔有之，阮霞（屿父）之其著也。友人宦此者，咏诗讥其荒陋，余尝戒之。乾隆中刘抚军秉恬由滇入京，复由京还任，著《述职吟》二卷。诗本庸庸，但《咏马龙春草园》诗，则亦不敢肆讥也。诗录如下：“别墅邻官舍，停骖是偶然。小桥流水曲，晴树早花鲜。草色环窗外，春光在目前。琴堂劳治理，恐负此林泉。”

诗咏寻常景物，须运以妙思深笔。毖人句“兰气薰山酌，松声韵野弦”，“绀园澄夕霁，碧殿下秋阴”；宋人句“山林犹古色，天地自穷年”，“松气浮清晓，经声出白云”，“青灯少年梦，白发异乡人”，“春水渡旁渡，夕阳山外山”，“棠醉风扶起，柳眠莺唤醒”，“天地绿阴雨，江湖白发人”，“一枕江湖梦，五更风雨舟”。或阔大，或细切，均能翻新，不同凡响。

桐城为近代文囿，诗笔亦盛。方姚无论已，王君焘著《晴翠山楼诗草》，三次改订。《题画》五古云：“溪流两山间，中有危桥渡。晴翠落前，凉飔动高树。曳杖者谁子，携琴向何处。道有采芝人，相逢话情素。”《天门山》五古云：“谁劈天门山，雄踞大江浒。峭壁割青苍，悬溜洒飞雨。地卑直控吴，天远全吞楚。岷源千里来，风急惊涛怒。至此时一束，灵气忽奔吐。片帆挂日边，佳语足千古。我来天宇晴，烟江数声橹。回望郁葱葱，奇绝叹无侣。何当藉娲皇，为我链石补。”《登雨花台》五律云：“苍茫秋万里，孤客此登台。鸿雁一声急，高天风雨来。峭寒难久立，归思重相催。欲问谈经处，寒花空复开。”《秋夜奇怀笔敬甫》五律云：“美人隔秋水，怅望暮云端。鸿雁杳然去，瑶琴不忍弹。梦回燕市月，木落楚江寒。明月知余意，相依到夜阑。”如此清才，诗稿未刻，乃抄副本存之图书馆中，冀将来筹刻也。

博罗何相文（南钰）入词林，《呈石君掌院》诗云：“呵护长烦菩萨龙，见身来作大儒宗。千秋山斗归韩愈，三老台垣拜虑恭。桃李<冥见>{髟矛}争灼灼，鸾皇翮燮尽雍雍。树人树木原同计，小雅材储合抱松。”《题汪艺圃燕市铁弓图》云：“自昔轩皇设弧象，弓者穹也《释名》云。九和六钧制不一，三材只取干角筋。以玉以唇第其余，以金饰者铣名纷。繁弱钜黍与大屈，乌号神臂惊三军。古来神物举可考，铁弓我未之前闻。艺圃汪君乃奇士，本不好武而能文。自言燕市得此宝，怜职过于圭秘<矛堇>。拂拭绿沈出土晕，剜剔碧蘚摩苔纹。风劲欲鸣试一拽，光电闪闪腾秋雯。人贺汪君得至宝，我谓宝气徒。方今天子告武定，早聋秦塞埽楚氛。冠之夫皆脱剑，灵台偃伯书元勋。此弓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只合秦虎橐帐，宫人得戟刈葵芸。有用仍若置无用，珍惜之意徒勤勤。我未见弓但见画，展册终觉疑信分。佩弦佩韦各有取，或以此意贻汪君。”经学派之诗足与覃溪、芸台相伯仲。

宁州李黎山，妙年嗜学，走笔驱京市，与屠狗雕虫辈来往，诗境日进。近刻其诗百数首，邮寄吾斋，佳章络绎，不可没也。《忆弟》五绝云：“相期各努力，岁月向人催。莫上西楼望，蟾圆又一回。”句如：“半山枫叶赤，三径菊花黄。”“几处炊烟衰柳路，一行秋雁故人书。”语言佳妙。滇中文人自古有杨文襄、傅忠壮、何子缦、池龠庭，均以早慧传，而刻集则在壮耄后。黎山廿龄刻集，疵累特多，殊非古道。但乐山先生有言，滇人之病，正坐谦不自刻，故书罕传。黎山勉力希古，早刻何妨。

李莼客，越中名宿，考据殊精，词章尤丽。《谢友画柯岩消夏圆》二绝云：“绿阴清画罨柯岩，四壁泉声入夏寒。十载长风林下客，池塘今日梦中看。”“画里居然起草堂，瓜畴墨法孕香光。他年铜帽清溪侧，长秋阴奇侍郎。”岩韵不通于寒、看，未审越缦所本。其他佳句如：“怀中涕泪三年别，乱后桑麻一顷田。”“淡墨罗巾蹬畔字，小风铃佩梦中人。”洵属才人之笔。

琢仙诗才，簇簇生新，山断云连。未审与阿兄紫琳何如？紫琳《香雪馆集》已付剞劂，琢仙诗乃不自收拾，随作随弃。余记其《消夏》二绝云：“松梢古寺锁苍烟，两后疏钟答涧泉。觅得云山深隐处，寻常鸡犬亦疑仙。”“短笛横吹村牧倦，归舟唱晚老渔孤。诗成独立斜阳外，竹树萧森山有无，”又记其《西山》句云：“波外夕阳双塔白，林间微雨万松青。”常向琢仙述之，琢仙谓余善记。余笑云：“劣诗难记，若佳句则一览不忘也。”琢仙近研佛经，尤心佩之。

吾屏文化，以诗为最，曾论及之。而后起未多，端资提倡。苏生景杰从余避，余导以声律，辄有领悟。《夜吟》七绝云：“静夜天高灯影淡，疏窗人坐月光寒。寻诗枕上不成梦，风转花阴上碧栏。”词断意连，言外寄思。吾见其进，未见其止。

储太祝诗：“四泽葭苇深，中洲烟火绝。苍苍水雾起，落落疏星没。所遇尽渔商，与言多楚越。其如念极浦，又以思明哲。常若千里余，况之异乡别。”极沈郁之致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吾屏王渔珊先生，名绮珍。咸丰己未进士，官吏部文选司主事，不三年卒于京，著有《水竹居诗文稿》一卷，余得之。先生孙承旃清矫拔俗，亟录副本传之，而择其尤者入《滇诗文丛录》。《湘中口号》云：“对门村落敞斜晖，别浦沙边草四围。一笛春波湘水曲，菜花黄处牧人归。”《晋词早春》云：“胜地登临又及春，诗盟茶梦悟缘因。绕堤新草年年绿，虚掷流光是远人。”《明湖》云：“晏公台上最招凉，坐对南山暮霭长。一派会波流下水，逢人间说稻花香。”《莫愁湖》云：“开基王业数中山，遗像森严叠阁间。惟有湖名今不改，将军羞对美人颜。”《异龙湖竹枝词》云：“扶舆佳胜毓人文，句町由来有瑞氛。记得南征诸葛语，当年曾见石屏云。”“银花满树火光腾，直射鳖山第一层。楼上谁家好儿女，避人偷看上元灯。”“山光水色向入青，派衍蒙泉毓地灵。书院至今堂庑在，里门多士此横经。”“生小乡闾亦步趋，流风学到古人无。此邦文献留名久，衣钵于今赖宿儒。”《竹枝词》本百首。余所见仅二十一首。律句如“长风万里路，寸草三春晖”，“好山曾识面，行客又经秋”，“桃花帘远红成泪，杨柳楼高绿掩门”，皆有佳致。

少时闻乡人述《异湖诗》三数首，而未见其全。近见吕逵先能全记忆，亟录之，以免遗失。诗云：“瑞城大小浴晴波，万顷琉璃漾碧螺。抛掷湖山三十里，年年辛苦客中过。”“湖中大半是渔家，湖外青山逐水斜。若到湖边望湖外，一山湾处一村花。”“菰蒲深里碧莲丛，围住楼台绿水中。一棹红衣归渡晚，衣香风衬藕花风。”“瓜皮小艇钓湖滨，红泛桃花绿泛春。一样钱塘江上色，欲晴欲雨总宜人。”“陂塘小雨护轻雷，新涨红添一道开。明日化龙桥上望，莲花压艇送香来。”“香稻花轻玉露周，月明渔话潇船头。小蛮打桨溟蒙里，海菜腔尖醒睡鸥。”“白浪掀空隐佛樵，一星幽火望迢迢。东风夜半湖中起，吹送钟声到海潮。”“黛蹙一弯镜里看，谁教卓女画来难。麻姑更拾晴波翠，绿沁掺掺五爪寒。”“一溪烟火一溪烟，老向湖东作散仙。剩有闲愁三万斛，商量输作买山钱。”“坐吹箫管拥翘鬟，好趁湖风放棹还。回首湖东云树影，夕阳山外万重山。”余与逵先皆不知作者为谁，胡铭勋云：“此其先辈名瀛者之诗。”诗有骈序，亦颇雅饬。

癸卯宦京，己酉赴浙。七年之中，无一日不思老母，特道远而费多，不易归省耳。乃为望云轩之额于京庐，又修浙之西园，题门额曰望云门，题园石曰望云石。窃取狄梁公之义。庚戌归省，志乃稍慰。寄之诗歌，不一而足。乙卯获罗琴山《癯惮集》，读之，有《题袁十三苏亭望云图小照》，诗云：“白云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飞陇首，亲舍渺何处。跛彼宦游人，踟蹰不能去。宁知倚闾望，云尽尚翘注。借问罔极心，谁能传缣素。知君善体此，深意图中寓。告归常念别，燕喜敢忘惧。惟昔吾先子，有与全孺慕。陈情相合符，写照示同趣。为君赓岵屺，重我感风树。瞻望云何从，天空碧云暮。”自注云：“先君自陇右归养，曾写此图。”据此则以“望云”寄意者，先有罗氏元琦、袁氏文揆也。余何敢望古人哉！第自辛亥后，伏居田园，静养甘旨，天伦之乐，胜古人矣。

龙标七绝，人所艳称，而古诗尤胜。“八月寒荻花，秋江浪头白。北风吹五两。谁是浔阳客。”“出郭喜见山，东行亦未远。夕阳带归鹭，霭霭秋稼晚。”“片帆在桂水，落日天涯时。飞鸟看共度，闲云相与迟。”“晚云低众色，湿云带繁暑。落日乘醉归，溪流复几许。”“庭前有孤鹤，欲啄常翩翩。为我衔素书，书彼颜与原。”“京门望西岳，百里见郊树。飞雨祠上来，霭然关中暮。驱车郑城宿，秉烛论往素。山月出华阴，开此河渚雾。清光比故人，豁达展心晤。”“虏骑猎长原，翩翩傍河去。边声摇白草，海气生黄雾。”未审评者与嘉州、常侍，孰为甲乙。

杜陵七绝云：“堂西长笋别开门，堑北行椒却背村。梅熟喜同朱老吃，松高拟对阮生论。”又：“不是爱花即肯死，只恐花尽老相催。繁枝容易纷纷落，嫩叶商量细细开。”譬之狮子搏兔，亦用全力，而爪牙则不灵矣。朱老，阮生，盖同时人，一何粗野，容易、商量，亦非诗料。他诗曰：“颠狂柳絮随风舞，轻薄桃花逐水流。”“流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。”酷类此调，然均不如“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”之自然矣。“堂西长笋，”不失好句。要之，七绝非杜所长耳。“只恐”疑“只愁”之讠为。

杨迥楼先生喜著书，余所见者为《养正语寄》、《苍诗集》《文集》《赋集》、《滇中琐记》，均付梓人。近今来好学之乡长，不可轻也。诗有句云：“芭蕉叶大遮官闼，菜子花黄上废台。”颇自喜。可继杨栗亭“凉月一天荒驿白，好花三径故园黄。”栗亭句已采入《滇系》，前后二杨，实堪伯仲。

季弟邻水县公，以政事称病，卒于任。不以诗见长，而诗自可诵。《倒扑金钟有感》云：“再拜先茔感慨多，生平事事恨如何。回思昔日教儿语，怕听今朝飞鸟歌。”“二十年来如幻梦，八千里外望高科。回头不识斜阳近，一路凄清暮霭过。”《杂诗》云：“宝鸭犹留篆，流莺乍绕枝。窗虚花雨后，人坐柳烟时。”《春草》句云：“人迎陌上踏双屐，春到窗前醉一觞。”《富良江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》句云：“茶山擅利天下珍，木棉土锡物产美。有地无策不可安，有策无人讵可恃。况乃游勇愤且武，进退退进不畏死，但患边将日日弱，不能防维慎终始。”虽一鳞一爪、可想见其立行治事之大略矣。宣统三年，海盐任静岩孝廉寿彭，编其集六卷：一公牍，二古文，三诗，四家信。五杂稿、日记、对联，六荣哀录，名曰《遗爱集》。序有云：“先生治绩，在人耳目，固彰彰若是。虽无撰著，已足信今而传后。况斯集之裒然成帙，忠孝之怀，溢于言表，循良之政，洽于民心。吉光片羽，尤足宝贵于后世乎。”丙辰冬，陈小圃师辑滇诗文为之传云：“嘉端字少凝，石屏人。光绪间滇建经正书院，与兄嘉谷（树五）俱为高材生，肄业其中。荣昌忝主讲席，知其孝友诚笃，心嘉之。及树五入词馆，擢特科第一，出仕浙江。少凝亦出宰于蜀，当道屡试以事，称其能，委署邻水县。少凝以为民疲命自矢，时新政纷烦，穷日夜经营，百端具举。甫一年，积劳以殒。邻民德之，为袁公社以祀，可谓良吏矣。《遗爱集》六卷，今择其文十余首，入《滇文丛录》而略叙其梗如此。后之览者，得以知其人焉。”呜呼！经正高材生，登仕版者固不乏人。而孙文达（采丞）在粤西办贼有声绩，未几呕血死。少凝又在蜀为民疲命以死。皆盛年夭阏，未竟其用，岂不痛哉！

邻水卒日，同人多以诗挽。霸州高朗仙主政云：“浩劫悬眉睫，生才恨己迟。横流谁与遏，君子竟先危。落日栾公社，秋风蜀相祠。古今同寂寞，徒系后人思。”旌德汪新予主政云：“海内推循吏，巍然遗爱祠。斯人不可作，万姓正疮痍。滇水还灵榇，巴山载口碑。九原难瞑目。老母又孤儿。”诗以真情见长，常推此类。

家广文兄性情高洁，学问纯熟。任巧家训导，五日即归，以足疾卒。挽者云：“得袁劭公心传，大局艰危，每念国家辄流涕；有陶渊明脚疾，一官归隐，常留天地是中声。”诗存七首，厚安选四首，而《戊戌送母》二首未选。余尤爱此二首，谨录之：“一年十二月，月月母爱惜。一日十二时，时时母扶持。”“花花艳朱藤，叶叶茂紫荆。全赖母灌溉，全赖母经营。”可谓得性情之真，与乐府神肖也。兄从许心葵先生游，先生有诗云：“参天老树绿围屋，野渡一灯红过溪。篷背西风吹酒醒，半山叙月竹鸡啼。”师以文胜，弟以质胜，可谓双美。

《楚骚》云：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。”“纷”发语辞。邱希范《思贤赋》：“纷吾既有此固陋，荷君子之渥惠。（《艺文类聚》二十一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。）”孟襄阳《登鹿门山怀古》云：“纷吾感耆旧，结览事攀践。”储太祝《贻余处士》诗云：“北望是他乡，纷吾即游土。”《沧海遗珠》朱经有“纷吾欲下巫阳招”之句，皆本于《骚》。（《离骚》喜用纷，“纷总总其离合”，“纷独有此垮节”，皆是。）

施武明，无锡人，有七绝云：“猪街才罢又龙街，蛮女牵羊入市来。背上担儿尝惯负，胭脂落尽小桃开。”道滇中墟市之景，极肖。

小帆柬云：“半年不见，积想为劳，知案头又盈稿三尺矣。兹有小诗数首，为军次之作，录尘匠门，或足备诗话之选。”《寄怀内子》云：“病久春侵骨，愁多夜摘髭。从军思马革，知己怨蛾眉。慷慨登城日，纵横草檄时。丈夫身许国，莫漫数归期。”《军中寄内》云：“兵卫森严幕府深，卧听笳鼓夜沈沈。城南战后容颜老，博得金章佩左襟。”“闺中帐下各春宵，懒调青螺眉檬描。珍重片言凭驿使，凯旋携手过花朝。”嗟乎！此丙辰春日所寄也。不及一年，小帆逝于河口。余挽以联云：“江浪泣英雄，既痛逝者，行自念也；诗卷留天地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”盖小帆多佳作，实胜同侪。三诗虽非经意，而宿草伤怀，忍不代之流传耶！频展遗笺，无一泛泛语，尤令人增知己之痛也。小帆尝语余曰：“君其蚕乎？日日吐未尽之丝。”应之曰：“吾乃病蚕，日日吐尚日日眠也。”孰知小帆竟逝耶！间草诗话，何足道者。小帆曾览之赏之，屡寄诗道及，良用渐已。

荆公《唐百家诗选》，宋牧仲影刊最精。荆公序云：“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，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。诿余择其精者，废日力于此，良可悔也。虽然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。”余观选中佳诗，诚为美富。较之《河岳英灵》、《才调集》、《中兴间气集》，殆远胜之。惟初唐不选四杰，犹可言矣，曲江、伯玉一字不登，何耶？盛唐不取少陵，或以公不喜丝为词。夫人生嗜好，洵不必同。不喜少陵，何足为公病。顾太白、辋川岂在襄阳、太祝下，文房之逸调，昌黎之奇笔，飞卿之丽词，香山之真语，义山、牧之深情雅致，悉遭摈斥，得毋过耶？或曰，“次道家藏仅百余编，公所选百有三家，于李杜诸家并非摈斥，乃次道家未藏耳。”然荆公生平自尊，不轻于随声附和者，或有意摈斥名家之书、以白标具眼，未可知也。

丕佑自京来书，毕业大学。余口占一律云：“凉秋云敛夕阳红，忽报驰声艺苑中。弱岁缀文惭学士，阿孙解笑问而翁。剧愁万马西风劲，却喜双鱼北道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通。丹桂花开家酿熟，灌花待汝课奚童。”时北方兵乱，虽毕业未即归也。

锺仲伟诗品，王州称其语妙，余推为百代伟作。首论古诗，乃指《汉书》所载而流传至梁者，非《文选》《十九首》也。故除陆拟十四首之外，尚有四十五首。次论李陵诗，不以为后人伪作，与昭明同识。所云“其人既往，其人克定。今所腐言，不录存者”，开后世不录生存之先例。（裴子野《选举论》：“蔡邕等之俳优，扬维毁为童子。圣人不作，《雅郑》谁分。其五言为诗家，则苏李自出。”见《通典》十六。《文苑英华》作《雕虫论》。裴与锺同时而行辈较先，亦不以苏李诗为伪也。）

王维《送晁监归日本》诗：“向国惟看日，归帆但信风。鳖身映天黑，鱼眼射波红。”李洞《送人归日本》诗：“岛屿分诸国，星河共一天。”确切不易。晁监在唐都日久，《全唐诗》载其诗亦有盛唐风味。今人谈中日国势者，不复言此矣。（《南部新书》：大中年日本国王予求唐围棋，上敕待诏顾师言敌著，出楸玉局冷暖棋，是日本围棋之所由本也。）

《五芝堂诗草》，昆明李作舟著。李举乾隆庚子，有善行。相传其为吴井土地神。此亦《隋书》韩擒为城隍之说，不深辨也。诗颇清峭，如“蛮烟新栈火、边戍旧芦笙”，甚佳。

李后主造墨，以奚廷为墨务官，赐姓李。所造墨皆有廷名，并有“监官臣夷中臣子”和“臣卞”等字，故古今谕墨以李廷为上，子承宴次之。宋刘子翠诗所谓“枯皮剥裂弄几元刂，断精坚磨不杀”，晁冲之诗所谓“我闻江南墨官有诸奚，老超尚不如庭。后来承宴复秀出，喧然父子名相齐”是也。杨诚斋诗云：“墨家者流老蒲仙。”又云：“后来夔州有梁杲，迩来黟川有吴老。”知李后推此数人。明则方子鲁为著，竹垞称其坚能削木。余家藏方氏一斛坚，固可称细与润，尤可喜。愧无诗以章之。

●卷四

诗有出韵者，纪晓岚谓之奸韵，或谓之犯韵。顾古人有故为落韵者，《鉴诫录》载李如实落韵诗云：“路旁伤羸牛，羸牛身已老。两眼不能开，四蹄行欲倒。牛曾少壮时，岁岁耕田早。耕郁春秋田，驾车长安道。今日领头穿，无人饲水草。喘也不能喘，问也没人间。”又曰：“炎蒸不可度，执尔生凉风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在物成非器，于人还有功。殷勤九夏内，寂寞三秋中。想事应有语，弃我如秋扇。”两诗末韵皆戏笔，不意五代时人有此风气。

元代帝王少能诗，惟传文宗律句云：“两三点雨不成水，六七个星犹在天。”考五代时卢延让句云：“两三条电欲为雨，七八个星犹在天。”当时号虞诗为容易格，意元帝亦惟习此容易者。

唐人一字至七字诗，作者甚粟。今姑录元微之一首，将以为戒，非取之也。“茶。香叶，嫩芽。慕诗客，爱僧家。碾雕白玉，罗织红砂。铫煎黄蕊色，宛转麴尘花。夜后邀陪明月，晨前命对朝霞。洗尽古今人不倦，将知醉后岂堪夸。”又有一言至十五言诗，惟见杜光庭《道德》、《古今》二首，尤为俗谬。今亦录一，以资笑噱。“道，德。清虚，玄默。牛帝先，为圣则。听之不闻，搏之不得。至德本无为，人中多自惑。在洗心而息虑，亦知白而守黑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上七勤行而必克。既鼓铸于乾坤品物，信充仞于乎东西南北。三星高拱兮任以自然，五帝垂衣兮修之不忒。以心体之者为四海之主，以身弯之者为万夫之特。有皓齿青娥者为伐性之斧，蕴奇谋广智者为盗国之贼。曾未若轩后顺风兮清静自化，曾未若皋陶迈种兮温恭允塞。故可以越圆清方浊兮不始不终，何止乎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国。岂不闻乎天地于道德也无以清宁，岂不闻乎天地于道德也有逾绳墨。语不云乎仲尼有言‘朝闻道夕死可矣’，所以垂万古历百王不敢离之于顷刻。”

“君家何处住？妾住在横塘。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”“家临九江水，来去九江侧。同是长干人，生小不相识。”二诗作一问一答之势，久推佳胜。余见荆公《唐百家诗选》，崔颢作《江南曲》二首，则另取后一首云：“下渚多风浪，连舟欲渐稀。那能不相待，独自逆潮归。”更觉超妙。盖崔诗本三首，取者各不同耳。

《齐东野语》：《文选》不收《兰亭序》，亦前辈选诗不入李杜之意，识者试评之。按公谨所谓前辈，当指荆公。（公谨家藏四万余卷，可谓富矣。）

《蹇斋琐缀录》载明仁宗《和曾子棨象奕诗》云：“二国争强各用兵，摆成队伍定输赢。马行曲路当先进，将守深宫戒远征。乘险出车收败卒，隔河飞炮下重城。等闲识得军情事，一著功成见太平。”象棋之法，可谓显明。考梁武帝《棋赋》似开象棋之允，若《艺文类聚》七十四，北周王褒《象戏经序》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所言天文、地理、阴阳、时序之类，则非棋矣。《琐缀录》为尹直撰，诋白沙康斋疑其过实，《明史》即持此谕。

《齐东野语》载一诗：“花竹幽窗午梦长，此中与世暂相忘。华山处士如相见，不觅仙方觅睡方。”蔡季通有睡诀云：“睡侧而屈，觉正而伸。早晚以时，先睡心，后睡眼。”按：睡之有方，诚所宜觅。然惟不觅者，方善睡耳。

（楚辞）用“些”，音苏个反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云：“即梵语萨啰诃三字合言之也。”按：存中此说疑误。“些”与只、止、兮、而，皆语尾也。周入安得有梵音？

和凝作艳词一编，名《香奁集》，嫁名韩偓，沈存中痛诋其奸。余初疑致尧为人，不似作香奁诗者，得存中说而恍然。

伯膏作《爨碑》七古，仿昌黎《石鼓》、升庵《禹碑》之长。“七尺二寸生铁立，一千余字光陆离。波磔点画何峭奥，隶非汉体篆非斯”，此数语最有光焰。

边华泉五绝：“庭下何所有？有萱复有芋。自间秋雨声，不爱芭蕉树。”王弇州云：“芭蕉岂可言树？不如改‘自怜秋雨声，不爱芭蕉色’，或‘自怜秋雨滴，不复种芭蕉’。”朱竹垞云：“《维摩经》是‘身如芭蕉树’，芭蕉未尝不可言树矣。”余观《艺文类聚》八十七引晋卞承之《甘蕉赞》云：“扶疏似树，质则非木。高舒垂荫，异秀延瞩。厥实惟甘，味之无足。”夫曰似树，曰非木，是蕉实非树也，非树安可言树哉？竹垞之学过于弇州，论蕉似弇州为胜，特亦不必改华泉之诗耳。

臞仙藏滇先正书画甚多，余曰：“君可作《滇南书画录》，金碧山川，当为生色。滇中不可少之书也。”臞仙藏担当自书《山居》诗一幅云：“夕阳倒挂晚风凉，一股松阴百丈长。只许山僧来作枕，不容天地使人忙。”又陈卧庐自题《画梅》诗云：“岁寒然后见生平，冒雪干霜独守贞。花比温公簪者好，气同赵轨水之清。锦春桃李承风茂，官样文章照日明。玉质得于天本厚，殊他弱质饮香名。”卧庐名达，宜良人，一号雉山，工擘窠书。此诗乃赠寄庵者，其工远逊于担公也。臞仙属余题为五古诗，应之云：“臞仙性爱梅，尤爱滇先儒。告我获奇珍，梅画出卧庐。我知卧庐好，擘窠工大书。今见卧庐画，画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与书无殊。墨花黑一丈，花腴干则枯。将毋龙泉梅，化身有龙雏。昔为寄庵奇，今归癯仙癯。灵物惯能飞，问君箧何如？”

晋宁李广文承祜，诗功颇深，著《怡云诗钞》三卷。五律较佳，槎丫粗犷，亦时有之。《盘龙寺》句云：“福地千年留寺在，昆池百里抱山来。”《母忌日》句云：“仰天不改青，望云不改白。虽然敝庐在，隔断母颜色。”数语颇饶深致。

筱园在常德《寄内》落句云：“为报香闺休忆我，新春八日到辰溪。”怀若曰：“诗味永矣。”向湖《哭五塘》落句云：“偏怜照颜月，留影故檐端。”筱帆云：“诗味隽矣。”

先君忌日三十年，不胜悲感。静检手泽，得家谱读之，有族叔祖德公丙戌上元留别先君句云：“十载一携手，依依留看灯。”友爱情深，谨录于此。

稗官者流谓曹操兵败赤壁，走华容道脱险而出，见《三国演义》。《演义》出元人，而《陈简斋集》有诗云：“泊舟华容县，湖水终夜明。阿瞞狼狈地，山泽字峥嵘。”知宋人已先有传闻，故元人袭之。

朱子学当由词章始，迨注经籍，工考据，学乃大。专力道学，品高名高，诗为余事矣。顾其诗特佳，“击壤派”何足道哉！尝爱诵其句云：“东南望故山，上有玄烟浮。平生芝侣，寂寞今焉俦。朝游云峰巅，夕宿寒岩幽。为我泛瑶琴，泠然发清讴。”

马龙为吾滇穷州，文艺颇锢。阮元声父子后有杜诠，官仁怀县，亦铮铮者。杜题路南杨光禄以成《忠节录》句云：“云颓雁叫晓山雨，日落鸟啼秋柳烟。”阮氏无此佳句。

《忠节录》乃傅岩溪张月槎徵诗，以表扬光禄，其后人续徵以成书。如齐次风、汪师韩诸作，最为高爽。次则河阳张大令圮五律：“何处哭英雄？黔山惨淡中。二难全大节，五纸尽孤忠。猿啸婴城月，鸱号玉岭风。至今青史上，犹纪战袍红。”石屏周广文锳五律：“奸吏殊堪恨，偷生未即生。何如忠耿耿，长此气盈盈。归印原怀主，投书为救兵。同胞皆碧血，一一共丹青。”保山杨通政如松七律：“前代孤忠荷帝徽，身先擒逆肃戎威。守城绩既标铜柱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司马情甘卧铁衣。氛祲边南云万里，戈矛毕卫阵千围。婴锋苦拒连枝殒，祠表吾宗气自巍。”光禄弟兄殉毕节事，详《明史》本传。人不藉诗传，诗乃藉人传也。

沈归愚云，初唐应制多谀美之词，况当武后中宗朝，又天下秽浊时也。众手雷同，初无颂不忘规之意。夫应制之体，本不足以见高格，况以太平公主、上官昭容等主持其事，风雅扫地，不待言矣。盛唐以来，右丞、嘉州、少陵可谓奇杰，而《大明宫》诸诗，仍不脱应制习气。宋之欧、苏亦大才也。欧之《三日赴宴》、《内直对月》、《明堂庆成》、《群玉堂赐宴》，苏之《春帖郊祀》《庆成》等诗，殊不似他作自然。沿及明代，杨东里等竟以台阁体传，又其次也。

先四兄资政公二十丧富夫人，夫人之叔莘畬名训德，书联慰之云：“岂有蛟龙愁水失，更为鹰隼击秋高。”本义山句，倒后二字易“无”为“为”，心事宛然。

宜良孟氏《一门双节图》，严秋槎广为徵持。陈鸣玉诗云：“夫死不能生。幸夫犹有子。有子可承宗，抚子不敢死。衣食费经营，女红仗十指。劬劳十八年，成立母心喜。特为聘淑媛，婚姻烦媒氏。一朝儿童殇，母心悲不已。凶耗到深闺，誓以《柏舟》矢。血泪洗铅华，缟衣易罗绮。纺绩愿终身，为姑奉甘旨。姑曰儿何辜，媳谓当如此。如豆一灯寒，机声风雨里。天欲彰其孝，姑病几不起。市药无余赀，刲股或可恃。岂为欲沽名，只自行其是。潜德无不彰，哀感动邻里。叹此共姜贤，可再双璧拟。严氏有高汪（明大学士李东阳题其堂曰双璧）。孟门传许史。后先相映辉，贞节扶纲纪。”鸣玉为宜良作者，其乡后学许秋田孝廉钞示余，余求其原集，刊入丛书，孝廉诺之，未几而孝廉以病卒矣。孝廉文学优秀，思之怆然。

孙铁州书兼众家，画工花鸟。或议其不工词章，录其七绝云：“一梦荒唐结后缘，凡心尽处见诗仙。始知不是梅花影，酿出香云补画禅。”滇池西南涯有观音山，山有寺，铁洲题七律今犹存。信哉！诗逊画，画逊书。

乐山著《冈村诗集》，意境幽深，诗格特峻。《咏菊》云：“一枝潇洒故园中，酒友诗朋自不同。直待众芳摇落后，犹堪独立战西风。”诗品见，人品亦见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李太史坤，诗笔蕴藉，味美于回，顾亦有以质朴胜者。如《乡泪》四首，情真语挚，远之轶少陵《羌村》，近之比南园《长风》，不必谓今不古若也。官京日同谒赵忠愍祠，相邀联咏，太史首唱云：“生不得附东林党，死不得赠南都谥。”一时作者咸为阁笔。继又云：“催科政拙抚字劳，内迁阳城为谏议。”又云：“真龙已系白练翔，骢马还教黄巾避。”用事入化，已见雅赡。又云：“遗骸藏此近百年，腹痛罕来黄鸡祭。松楸枯尽万莱满，破屋数间枕萧寺。都中昔绪枌榆社，庑下尚留《琅琊记》。款署九降大司徒，其年改称曰顺治。表忠肯作赵抃言，封墓早拜章皇赐。亦知桑梓极关情，多恐熏莸不同器。”如干将光芒，上腾牛斗。虽不满于王瑞简。而出以曲笔，余以为忠愍祠中自来无此作矣。因不肯再作，仅题一祠联云：“生气凛然，向阶前古柏摩挲，树犹如此；吾道南矣，望罢中故山迢递，瑰兮归来。”（按《思亭诗钞》刻此诗“拜章皇赐”作“商客例”，殆厚安于辛亥后自改，“商客”与封墓不贯，不如仍旧，或仅改下三字为“周丰赐”较佳。）

竹轩先生《不冷堂诗》搜存于《滇南丛书》中，樾村、厚安谄公皆极重之。后复得数十篇，见《尚志杂志》。近又见先生手迹有《题龟鸿堂诗钞》四诗云：“凤凰池畔五侯家，灵鹫峰前万里赊。不为承颜云彩下，何来吟兴点苍赊。”“寰区游遍境西南，山水锺灵次第参。闲话俨同诗警绝，欲呼龙女当经谈。”“非徒佳致咏翩翩，蔽芾棠阴有象贤。福禄重申思沐氏，一家功德尚留滇。”“琼草写就字婀娜，沧海珠光照洱河。杰构高标双塔峙，拟镌文石老岩阿。”又《和松山》二诗云：“文字知交缔夙因，阮公青跟感沈沦。恐妨蝴蝶飞阶去，末秩曾教作上宾。”“《阳春白雪》郢人讴，冷雨青灯破客愁。最见性情肝胆处，清吟半是为朋侪。”先生不以诗名，而诗格老成如是。恐其散佚，亟录存之。

吴学使存义提倡风雅，有功吾滇。余见激江顾明经文彬《东林吟草》一卷，山林之作，瑕瑜不掩。学使评点极公，且亲鲁其眉云：“合观诸作，才情奇越，笔致古拗。如珠佳句，美不胜收。然有疵瑕未尽处，再捆为整链，定是滇南第一大家。”其爱才劝学之心，可以想见。今录《东林》诗数首，以证学使之言。《自太华归》云：“石磴盘空下，轻舟载月眠。江帆风信好，南渡老龙泉。”《三清阁》云：“风犯危阶浪后先，廊腰桴角耸云天。黑山撩倒诸酋穴，逆水浑流大夏年。飞合铃摇于涧两，孤城塔隐万家烟。披襟更忆迷途险，醒酒濡毫画米颠。”《作文》云：“不离古人规，不受古人羁。古人何所学，工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意复工词。今人非无美，古人非无疵。泥古不能古，终为古人欺。”《与洪梅坞舟次高峤》云：“江翻雪浪石沈鲸，学士丰标隐约清。短棹犯霜风一片，孤蓬受月夜三更。云缠沙雁洲无迹，恨奇秋虫树有声。漫话碧峤仙客像，当前即我未分明。”

庚戌岁，虚斋师至沪，余迎游西湖。千秋名胜，一叶小舟，师弟对语，未知较元礼、林宗何似。而鸿爪雪泥，如烟如梦，唱和之诗犹在，备录之以志不忘。余诗云：“三潭明月三潭水，卍字阑干卍字亭。好是放船寻白传，依然载酒问《元经》。荷开北渚千重艳，云敛南天一片青。四十八年游屐在，孤山鹤梦几回醒。”师和诗云：“故人相待西湖上，共访孤山放鹤亭。昨日鲤书君又报，昔年鸿迹我重经。别来无恙渚莲白，依旧有情堤柳青。云水乡中几鸥鹭，忽然高唱梦都醒。”

七绝以太白、龙标为极，已成千古定论。余谓“烟笼寒水”、“嵩云秦树”，飘逸顿挫，别一胜境，樊川、义山当并列为四家。空同、迪功、于鳞辈能为王李，不能为李杜。惟阮亭诸作尚庶几焉。或有以造句胜者，如放翁“江畔声声猿鸟悲，隔江便是屈原祠。一千五百年间事，只有滩声似旧时”。有以俚质胜者，如放翁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。身后是非谁管得？满村听说蔡中郎”。有以纤细胜者，如萨天锡“清夜宫车出上央，紫衣小队两三行。石栏干外银灯过，照见芙蓉叶上霜。”有以气势胜者，如郭定襄“甘州城西黑水流，甘州城北黄云愁。玉关人老貂裘敝，苦忆平生马少游”。此唐四家具体而微。

少时读明《雅颂正音》，喜丹阳顾利宾（观）《过吴淞》律云：“吴淞三万六千顷，震泽与之俱渺茫。鸿雁一声天接水，蒹葭八月露为霜。轻风漫飏渔榔笛，落日偏惊估客航。我亦年来倦游历，解缨随处濯沧浪。”评云：“生动深细，少陵家法。”又读《玉山雅集》，喜高则诚（明）《宿诜说公房晓起》五古云：“晓雨池上来，微风动寒绿。幽人睡初起，开窗见修竹。西山带层云，隐隐出林木。境寂尘自空，虑澹起常足。独坐无与言，流泉下深谷。”评云：“洒然而来，悠然而止。陶韦之遗。”读《唐人万首绝句》，喜刘长卿之“猿啼客散暮江头，人自伤心水自流。同是逐臣君更远，青山万里一孤舟”，郑谷之“扬子江头杨柳春，杨花愁煞渡江人。数声风笛离亭晚，君向潇湘我向秦。”评云：“味此数诗，不敢专翊青莲、龙标也。”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吾滇文献大家，当以荔扉先生为冠。《通志》称先生著作等身，今惟传《滇系》与《荫桂诗话》。其诗文集亦无全本，仅凭《嗣音集》诸书搜补之。《志》又称其笃桑梓，滇人过访，馈赠必厚。而先生竟以耳聋罢官，老居皖中，卖文为活。身死之日，赖张培南太守送归其榇。先生诗云：“生有文章惊海宇，死无骨肉送泉台。”又云：“一死尚多难了事，百年犹是未归人。”真可伤也。（据《滇志》，或曰此他人挽荔扉者，待考。）我辈后学，何以报之。曾记修《清史》，日与史馆诸人商之，列先生于《文苑传》。缪江阴云：“宜入《循吏》。”余曰：“滇人入《循吏》，有寄庵、月川诸先生，独《文苑》无人，以先生当之，无愧色矣。”众以为然，因录公诗而及之。

古人谈诗，以温飞卿“回日楼台非甲帐，去时冠剑是丁年”，先言当时，逆挽前事，最为变化。按：李义山“此日六军同驻马，当年七夕笑牵牛”，窦叔向“去日儿童皆长大，昔年亲友半凋零”，皆此一类。然以较老杜之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相去万里。

老杜《羌村》诗：“晚岁迫偷生，还家少欢趣。娇儿不离膝，畏我却复去。”钱南园《远家》诗：“诸弟出营食，顾见蓬头妻。弟妇拜且却，小妹娇还啼。”两“却”字真情毕肖。

诗有以俚胜者，“初七及下九，嬉戏莫相忘”，想见姑嫂之乐。“糗粮常共饭，儿孙每更抱”，想见田家之乐。余如“日入室中暗，荆薪代明烛”，“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”，“看春又过清明节，算老重经癸巳年”，“吏民莫作官长看，我是识字耕出夫”。清白如话，必经百炼，始到此境。

昔人谓刘文房《过贾谊宅》诗：“秋草独寻人去后，寒林空见日斜时。”乍视之，写景耳。以贾赋迁史考之，“人去”、“日斜”皆切贾生，用事何超妙乃尔。考文房又有《使次安陆寄友人》句云：“孤城尽日空花落，三户无人自鸟啼。”“空”、“自”二字与老杜《蜀相》诗同用《史记》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，真沧浪所谓“水中著盐，饮水方知盐味”。宋人学唐律多宗少陵，明人学唐律又重东川、辋川，而皆不道及文房。岂误于“五言长城”之评，遂忘其七言耶？

少亮同徵乃竺生介弟，优于政治。金陵一识，燕台再会。相契非常人比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余《咏金陵》句云：“六代魂归湖上草，三山翠落雨中秋。”又云：“春水新添二月绿，好山犹剩六朝青。”少亮亟称之。少亮诗不多作，而为之辙工。录其《和仲先中丞韵》云：“大厦原知独力难，孤忠耿耿寸心丹。一篇陶令赋《归去》，三策贾生谋《治安》。尽有烟霞供啸傲，却因楼宇忆清寒。五湖未是忘机地，欲作吴山立马看。”湘云翘首，故旧依依。遐景幽情，谁能遣此。

吾友镜棠，在经正书院同砚。吟咏之暇，时复中酒，翠湖柳阴，一尊兀兀，同人羡之。其讲西学，在风气初开时。虽不嗜诗律，而出口成章，芷江亦称其捷。有《和人游西山》诗云：“书生也作凤龙攀，诗和西南石室间。冒雨来寻修竹径，携云直上太华山。昌浦节内行将别，莼菜乡中梦已还。杯酒纵谈经国事，筹边时虑汉兵孱。”镜棠著有《滇中轶闻》一书，备述稗闻琐事，颇类《虞初》、《齐谐》。时复聚饮，狂态犹昔，而鬓毛俱斑矣。

瞑雨将夕，一舸西泛，草满新涨，碧峣暮烟。偕友人入升庵祠，抚寒泉之碣，寂坐移时，心与境逸。祠左壁有康熙庚午碑，宛平王照撰，云升庵初戍雁门，后戍滇，即虚斋师所谓“一窜雁门北，再窜彩云南”也。石有许宏勋诗碑云：“赢得千秋后，高峣庙貌崇。”谢琼诗云：“万里心悬滇海月，百年梦断帝城钟。”诗虽未雅，韵事足传。

二十曰廿，三十曰卅，四十曰，见《说文》。而古人亦多用之。惟廿本音匿，入声，而俗读念，去声，遂有误念字者。商贾则可，绅先生难言之矣。考竹垞《词综》，宋政和士人词有《赠妓崔念四》一阕，词中隐含二十四之意，误念为廿，实始宋人。

朱文端公尊，一代名臣，世传其停捐举人一疏，言人所难言。诗不甚传。余见其赠戴云帆侍御联云：“考礼曲台无方政，官水部有诗名。”亦颇切合。盖侍御本官工部也。吾屏朱根石茂才鸣贞，性嗜讲学，余少时最蒙其器赏。尝告余蒙师某云：“不意汝门下竟有此人。”又尝跋余家藏帖，颇有逸致。诗亦不传，惟记其贺余游泮联云：“九重逵路观联步，千佛名经顶暮年。”足见倾倒之心。余何足倾倒哉？特以见前辈爱才之雅，并勿没其人也。

鸣矣河属安宁，陈虚斋师、王仲瑜丈居之，改为明夷河。余于乙卯春访两先生，得诗云：“明夷河畔绿参差，半是桑枝半柘枝。牛背归鸦春水外，犬声如豹夕阳时。醉乡王绩逃真隐，汉腊陈咸寄孝思。一片连然山上石，淮南应刻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小山辞。”师赠余六诗，其一云：“雨过云未收，微月不能白。巷曲闻犬声，款扉来嘉客。知是卧雪子，访我入芜室。草草具杯盘，灶烟缭檐隙。坐语忘夜深，但喜慰睽隔。儿曹强解事，为君拂床席。却恐不成眠，乱蛙号四壁。”其二云：“王子东隐，蒋生三径开。各藏一斗酒，留待故人来。故人亦已来，欢言倒饼垒。醉余索妙笔，邻里惊高才。墨如黑雨洒，纸如白云堆。须臾数十幅，腕底奔蛟螭。归座贾余勇，拇战交喧う。岂曰纵狂饮，嘉会无多时。”以少陵变化之笔，达彭泽恬适之趣。余不悉录。蒋生指鲁丞言，河畔设教，亦能诗。不及四年，崔符害起，师与丈仍徙入省。所谓“嘉会无多时”，竟成诗谶，令人惘惘。顷见《兰社吟》一集，皆陈王两家子女之作，斗角钩心，卓然风雅。师题七绝云：“与君稿项卧河滨，别有风流迈等伦。扑笔仰天发狂笑，两家儿女尽诗人。”丈和作云：“至竟相从颍水滨，洁身不废此彝伦。少陵痴女王妇，也付《周南》传里人。”当沧海桑田之日，而寄意如此其雅。人以地传，地亦以人传矣。

段君念松，剑川后起之杰也。弱冠弄翰，卓荦观书，著书尺许，颇与古会。有集选。《题倪蜕翁草堂》诗云：“脱冠谢朝列，归鸟赴乔林。从容养余日，春酝时献斟。寒风振山冈，百籁坐自吟。流波激清响，玄云起重阴。而无车马喧，时闻樵采音。问君何能尔？黄屋非尧心。”又有《宝珠山》句云：“幽人一去不复还，碧水青山谁是主。”深情雅韵，依仿古人，洵不易才。念松常从余学诗，余则何敢。撰句以赠云：“敢言天下无难事，尽读人间有字书。”盖以亭林、竹垞期之。

何玉山太史朗，积学早卒。卒后十年，中州彭太史家屏来宦滇中。玉山之子谒彭，彭以长歌纪之云：“昔随丽仙簪彩笔，快写大罗天上歌《霓裳》。是时建州何逊最早莹，红笺姓字流传香。诗卷奔腾涌滇海，墨烟森沉落点苍。同时万扬皆杰士，（谓寅清瑞城。）岸巾横策气慨慷。又间无忌似其舅，月槎先生南中首。相如嫡派盛览传，许叔文章史迁偶。风吹燕京十日雪，马蹄不肯寻故辙。两戒河山黯去留，万里云霞照离别。归渡拂邛竹，我亦抽飘楚吴出。鸿飞不到西南处，青枫作瘴春霜雨。图画定留金碧山，钓竿长冷珊瑚树。三十一年如手擿，宦羁新向郑乡托。故人零落半晨星，夜静移舟悲大壑。褰帷令子来修谒，白眉罗列英姿发。瑶琪树称佳儿，孝友雍和意所折。转忆探花联辔时，短发频搔神更结。刺桐幕下一携手，劝子屡尽杯中酒。世业家声益衍扩，翡翠明珠会收取。何况祖舅鲁灵光，晚年词赋老更苍。百台虎观多典故，抱经问字清昼长。秋飚高凉扫石径，桂粟松子落庭床。焕岭<厂垂><厂义>郁远翠，龙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湖沧波流寒气。南归若见月槎翁，道我凭轩日相忆。”诗在台阁体中未为上乘，较月槎《过玉山墓》诗，霄壤分矣。

贵阳司炳（煜），兹刻《宁拙堂诗》十卷。胡宗武太史谓“奇横排募中具有冲淡气”，亦近人之嗜吟者。有句云：“予本田里人，荷犁田里间。播种初春日，耘苗长夏天。秋风动天末，黍稷秀陌阡。朱颖何离离，黄云何鲜鲜。”词直而意闲。“阡陌”二字倒用，虽未惬心，然遗山用“宇宙一仰俯”，曼硕用“鹿麋行处有”，古人且然，亦不必苛求今人矣。

元周伯琦《天马行》云：“川珍岳贡皆贞符，神驹跃出西洼水。拂郎蕞尔不敢留，使行四载数万里。乘舆清暑滦河宫，宰臣奏进阊阖里。”又云：“我朝幅员古无比，朔方铁骑纷如岂。”又云：“远人慕化致壤奠，地角已如天尺只。神州苜蓿西风肥，收敛骄雄听驱使。”诗仿《丹青引》而笔致逊杜尚远。考其诗序曰：“至正二年岁壬午，七月十有八日，西域拂郎国遣使献马一匹，高八尺三寸，修如其数而加半。色漆墨，后二蹄白，曲项昂首，神俊超逸，视他西域马可称者，皆在<骨禺>下。金辔重勒，驭者其国人，黄须碧眼，服二色窄衣，言语不可通，以意谕之，凡七度海始达中国。”按其词意，拂郎即《明史》佛郎机，今法国也。中国旧史，凡远人之来者，皆以贡献为名，无足怪。

陈白沙《崖山》诗云：“镌功勒石张弘范，不是胡儿是汉儿。”言之绝痛。考弘范，定兴人，字仲畴，武略固胜，即文词亦非庸庸。其《忆旧》《临江仙》词云：“千古武陵溪上路，桃源流水潺潺。可怜仙侣剩浓欢。黄鹏惊梦破，青鸟唤春还。　　回首旧游浑不见，苍烟一片荒山。玉人何处倚阑干？紫箫明月底，翠袖暮云寒。”深得宋贤骨格，胡为乎人与宋贤相反耶？

嘉应廖叔度（道传），京师同学旧友也。游滇大观楼有诗云：“云山如画合催诗，万里人来把盏时。东亚此间添里海，南溟以外有天池。乾坤轩豁开襟抱，洲岛苍茫点局棋。凭吊楚威兼汉武，神州辟土好男儿。”又《游莲花池》七绝四首之一云：“小艇晴漪漾碧天，凌波不见水中仙。西施果在西湖否？合补湖心映日莲。”自注：“池中无莲，相传陈沅沈此，故戏及之。”又《游西山》七绝四十首之二云：“泼刺银鳞出网初，停桡唤酒撷湖蔬。不妨长作滇南客，饱啖滇池金线鱼。”“三多四德泽流长，亲教佳儿冠玉堂。二十七言山并寿，夫人八座女汾阳。”自注：“同学袁树圃提学曾奉其太夫人游山，篆刻二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十七字于石，有‘与山水寿’之语。适读太夫人行状，福德并茂，人称为女汾阳，洵可纪也。”按叔度原稿一二句作“六珈四德永垂芳，五世三多集一堂”，称扬无德，寸心感佩。拟诸宋芷湾以嘉应人而喜为滇山写照，有过之无不及也。

子山赋“秦中水黑”，少陵诗“紫崖奔处黑”、“片云头上黑”，用“黑”字皆不著力。子瞻诗“是时江月初生魄，二更月落天深黑”。雪樵兄曰：“善押黑字，妙于著力。”曾拟有句云：“北风吹沙漠，秋云晴天黑。”兄颇自喜心。易安词“守著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”，愈著力，愈奇险。张正夫所谓“黑字不许第二人押”，是也。（朱竹垞曰：“千年老木风怒黑。”此黑字亦佳。）

杨文襄公宁夏奇功，《明史》载之甚详。尝有诗云：“臣本铅椠儒，岂不念除凶。功成枯万骨，生意随秋蓬。而况兵家事，胜败谁能穷。设险有明训，著之《易》《象》中。沙场四百里，深堑连高墉。一劳还永逸，誓以输愚衷。云胡晓晓者，计不究初终。作诗俟君子，庶几希后功。”又诗云：“塞上边尘嗟未息，胸中兵甲愧无能。刍粟山积君休羡，民力年来已不胜。”吾屏罗际叔孝廉会恩评之云：“公胸中兵甲不让希文，而犹谦言未能，真相臣之厦也。”余谓公之武功专在防守，法希文而戒稚圭，升庵称其“四朝元老，三边总戎，出将入相，文德武功”，不虚也。公诗中屡屡有避谤之意，《制府杂录》云：“灵州边堡壁间有诗云：‘堪笑书生无勇略，演营习阵日纷纷。”，乃才尚书所作。才后殁于阵，然则才诗之“书生”指公，公诗之“哓哓”指才。千秋定论，当付之后人。（《制府杂录》文襄著，《云南丛书》馆刻本。）

云龙王旋乾字旋乾，与蔡兴宗字兴宗，爨宝子字宝子，同一古义。少有膂力，举石鼎而舞之，至百步外。五十青衿，年八十六布履登山如少壮时。服一冠终身不易，人以其黑相笑者，旋乾戏答以诗，有句云：“胸藏墨万斗，薰染周身黑。”可见其粗直之概。

小儿佑为教习于云南高等师范，闲以诗课其徒。余见有李生福开《秋兰》诗云：“秋风凫凫，落叶菲菲。白露初降，兰发其辉。驱车空谷，微风馥郁。言采其英，君子在目。君子至止，我心则喜。悠悠予怀，何时可止。”王生克宽《咏史》诗云：“兰茎虽秀，难以为梁。大名虽容，难以处常。伍胥怀愤，远窜异邦。青蝇肆谗，尸体浮江。忍哉武安，长平之坑。岂曰无报，杜邮自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鸣。贤矣赵母，知子无才。赵王不从，卒免祸灾。嗟彼留侯，古之哲人。辟谷远隐，全名保身。”余生文德《秋雨感怀》云：“檐雨如绳云如烟，深夜独坐愁不眠。衡阳飞雁何时旋，乡音遥隔今一年。朱火萤萤溪桥边，虫声唧唧连复连。无限幽怀心自怜，我欲高歌和《太玄》。”儿辈善《选》体，故其教人之效如此。闻诸生皆年未弱冠，后望无穷，尤可喜也。

叔度游滇五十日，成诗数百篇。马工枚速，兼而有之，岭东近今逸才也。最其诗为《滇游草》，属余序之。有留别余诗四章云：“山海五千里，云南直上天。观风来季札，馆客得坡仙。局长安感，昙花大学缘。苍生在何处，相颅各中年。”“忆昔京华日，曾推国士风。群空冀野北，笔障浙潮东。远梦滇山碧，残阳越岭红。书生难已乱，感慨桂林同。”“南国翩然返，花间奉板舆。龙湖游钓近，锺阜雅谈余。方朔狂沈陆，相如病著书。对君惭历碌，梅水冷樵渔。”“村老羁萍迹，严公助草堂。行藏介夷惠，文惠绍钱王。家俭诗篇富，身闲岁月长。迟交仍遽别，昆浦极葭苍。”“家俭”十字虽愧弗克当，实知己也。又有《唐总裁捐资助建孔教会堂赋纪》诗：“于圣承天，首出洪荒。道参两仪，德耀三光。立我人极，振天之常。济时小康，化世大同。赫数千载，洪延寝昌。京省崇奉，巍峨宫墙。越大九州，群教旁行。维我儒教，诸夏大经。爰谘亿众，宏建圣堂。首于京师，次暨省邦。载阐至道，范濡群生。侯谁赞之，滇有唐公。昆湖泱泱，洙泗气通。我歌用，诞告多功。”四言古拙，直追东汉。韵通东、冬、江、阳、庚、青、蒸，盖从苗仙麓说。

叔度有赠杨君霞生句云：“君房言语妙天下，徐邈酒杯中圣人。”确切霞生身分。霞生答诗有句云：“无酒何尝能学佛，有家原不羡封侯。”适合霞生口吻。霞生浙中名孝廉，宦滇十载，与余契，故佩之。

厚堂同年持其封翁伊村《述怀》诗十首墨迹，属余为跋。乃封翁甲辰夏在顺宁修志时作也。时厚堂已登黄甲，而诗意真挚刻苦，今之古人也。录其第三章以传之。诗云：“父母危难中，死生子在手。芘湖凤羽乡，叔弟灵胎剖。汤饼甫临期，贼来复奔走。细弱负需人，弟婴仍母负。茧足万千山，父行常迟后。今日遗子孙，舆马丰消受。”

念松《除夕》诗云：“回首光阴又一年，声声爆竹耳边传。可怜千里云山隔，无限乡思夜不眠。”本于东坡“晨鸡勿唱，坐久烬落”之意。余甲辰除夕有诗云：“无端怨年短，迟迟漏声转。愿告五更鸡，三唱今且缓。”又云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：“无端怨年长，漫漫殊未央。愿告三足乌，一跃升扶桑。”盖当日别有进取之思焉。诗为五古十六韵，今不存稿。

段又谷云：“读毕遗山全集，不如梅村多矣。”余闻而骇之。近见叔度，则以梅村《圆圆曲》凌乱深晦，即传诵之“痛哭六军齐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亦訾议之。余谓梅村之诗，自较遗山为逊，然沈浸功深，纷披古藻，亦一代之杰也。《圆圆曲》实非佳作，不必为讳。又谷京邑困顿，下世十年，感忆其语，愿谈诗者审之。

光绪丙戌，古抑兄得《桐花馆诗集》一卷于市肆，乃江陵陈端玉手抄稿。端玉字蕴山，号素子，姚春木弟子也。唱和之友，则武陵龙小（云）、呈贡孙菊君（清元）、吴门潘燕山（）。此稿有江西余巨伯（枞）评点，屡称其肖中唐一派，亦个中人语也。《春风辞》云：“晨风吹花开，晚风吹花落。花落与花开，春风无厚薄。”（秋辞）云：“秋月晓犹白，秋云晚更轻。秋风何处笛，日日弄秋声。”（寻友）云：“明月生云江，孤舟横古渡。幽人不可寻，梅花满江路。”《塞上曲》云：“绝塞雪漫漫，飞空压马鞍。夜深犹有敌，战苦不知寒。风老鼓声死，天低烽火干。将军重奇绩，何日斩楼兰。”《登洪山浮图》云：“一塔划岚翠，高凌霄汉间。中天临楚甸，九水滞江关。下界人声寂，空林梵语闻。愿资龙象力，长此静心颜。”《访桃源洞》云：“古洞秦碑在，仙源何处寻。桃花原无意，渔父岂知心。未信尘寰隔，空间流水音。登舟望明月，惆怅此烟浔。”《惕志》云：“人生世间，寒不得衣，饥不得食。人生意，安可期，吁嗟寒与饥。但使不为生后嗤，生前饥寒何足悲。”《有所思》云：“我所思兮洞庭渚，浮云蔽日深复深。欲觅君兮何处所？何处远别离，独宿长夜梦见之。君之去兮不可以止，君之来兮何时？妾愿君心比明月，明月有时缺。愿为长江之水流不竭，天寒水落江出骨，何怨君来相决绝。”合观全册，古诗出入汉晋，律诗时近少陵、东川，实道咸间一作手，不当听其湮没。亟抄副册，寄海内同志，广为传之。

石屏苏女士增弟，杨允吉孝廉之室也。承其父梅岑之学，留诗一编，访录数首以传之。《中秋忆父》云：“独坐纱窗下，思亲欲断肠。虫声添别绪，月色自清凉。”《九日登山有感》云：“风光未改人偏老，时序依然节有情。嫩折茱萸插双鬓，不堪霜叶坠秋声。”又有《妇言》句云：“曾闻长舌诗人戒，纱幔何须要解围。”《妇工》句云：“漫将懒惰贻人笑，井臼荠盐亦女工。”皆善立言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武人能诗，古以为奇。鄂王、定襄，擅名久矣。景宗“竞病”、斛律《敕勒》，则偶然天籁，不得谓之诗人。余友伯安有《军中杂咏》数十首，取裁经史，原本唐音。其最完善者，如《感怀》七律：“堂久别领偏师，万里巴山赋《载驰》。猛士如云瞻马首，春晖寸草愧乌私。蕉窗雨过焚香后，松径月邀把酒时。欲遣愁怀仍未得，又听五夜角声悲。”《由泸返滇道经纳永》七绝：“罢战归来赋《遂初》，渔樵闲话乐何如。阶芸自碧窗蕉绿，补读平生未竟书。”《新晴即景》五律：“宿雨新晴后，登楼览五华。旗飐临水近，寺远笼烟斜。翠湿山边树，红飞叶底花。夕阳闻画角，久戍亦思家。”“天下方多难，长安感奕棋。浮生原似寄，吾道竟何之。楚客伤兰佩，巴江唱《竹枝》。不眠天欲曙，凄绝乱鸦时。”句如：“征戍频年不解兵，飞鸿满地听长鸣。”“鲸儿横卷海腥来，鼙鼓声声动地哀。”工于发端。“宵深每听寒吹角，断吟髭句未成。”“泪落尊前悲说剑，功名满地惜吴钩。”工于结局。“百战久怜殷碧血，几人一出慰苍生。”“夕阳鸦影黄昏澹，腐萤夜飞白骨多。”则又工于对偶。盖伯安本文儒，班超投笔，不改夙业，文人能武，非武人能文也。

采臣方伯诗极敏悟，近则直写怀抱，不嫌其朴。录一首以见其概。“驰驱南北才三月，变幻风云已万端。窃国几伤王气尽，争城又见蜀氛寒。空烦筹笔怜张咏，差喜围棋有谢安。沧海余生无可说，歌筵相对独漫漫。”

中州人物近推右衡同徵，当试特科后召对便殿，谓南皮偏不晓事，项城不学无术，可谓直矣。外遥以后，阅历转深，今见其《赠聘三》诗：“呜咽中江入海流，知君清坐不胜愁。鲁戈过眼空三舍，宋铁伤心尽六州。”沈郁之致，不愧郁华高第。

铁山重游部门，有《除夕》七律云：“薄酒拚愁尽一觞，天涯除夕感流光。客中绿鬓经年改，市上人家饥岁忙。不腊几曾嗟国命，计时今又转春阳。寒灯挑尽终宵坐，犹自飘零滞异乡。”顿挫飘扬，诗境逼近遗山。

宁州林梦孝廉槐，壮游万里，喜为歌诗。由平淡入变怪，功候殊深。与近日空谈奇创而实未臻稳惬者，迥然不同。刻诗八卷，名曰《丹凤山樵稿》。其《翠湖杂诗》云：“麦花风过绿初肥，燕子桥边燕子飞。何处虹楼春色好，踏青人竞唤春归。”“湖桥烟重柳丝斜，深巷明朝听卖花。最好清明时节近，玉壶沽酒醉曹家。”“陂塘六月暗菰蒲，鹭渚鱼汀入画图。更向海心亭外望，荷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花莲叶似西湖。”“故苑荒台柳尽枯，吴宫旧径冷榛芜。笙歌八载今何在？古树月明啼夜乌。”《夜宿龙泉观》云：“落日下西岩，夕阴生林莽。鸟宿带云归，钟鸣催月上。松窗夜气凉，竹径秋光朗。空潭云水澄，幽涧石泉响。踏叶鹿群过，兼果猿孤往。梅吟古韵清，茗话烦襟爽。境寂空尘梦，心清绝妄想。明朝五老峰，林泉更心赏。”七绝学梦得，五古学襄阳，锲而不舍，必传无疑。《关索岭谒武侯祠》七律押支韵，首句云：“盘空鸟道路岖崎”，道、路字不免复，崎岖字罕倒用。若改岖崎作，改路作步，似较无疵。况律诗首句可不用韵，只以老健出之。少陵之“为人性癖耽佳句”，崔颢之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，右丞之“渭水自萦秦塞曲”，奚不可者。此殆少时吟咏，少师友之切磋，故不若老年诸作尔。厚安太史序云：“诗多近晚唐人，古律流鬯，律体清超。”知言哉！

赵玉峰先生《秋涛》诗云：“广陵作赋传枚叟，不识钱塘八月潮。乍见海门飞疋练，忽惊江岸卷轻绡。鱼龙尽逐银涛徙，舟楫时随雪峤飘。白马素车波上杳，灵胥意气尚萧萧。”盖先生抚浙时作。书为直幅，藏五溪刘广文兴邦家，余跋为“诗柔字刚”云。浙江之潮，世界称奇。余曾观潮于海宁大观亭上，纪之以诗，今亦不存，因此诗并纪游迹。

诗人学唐诗，空腔多，实力少。唯轻清一派，步趋义山、牧之，有可味者。如王阮亭句云：“好是日斜风定后，半江红树卖鲈鱼。”查初白句云：“白头浪里参差影，卧看江南雪后山。”

刘景韩中丞工于书法，虽《峋嵝》亦尝摹之，可谓嗜古。惟嗜之太过，属吏欺以其方，以誉书为捷径，可笑已。诗亦不弱，有《奇保安令二弟树义》诗云：“连理树高冈，落落凌云衢。尔我骨肉亲，缠棉与世殊。弱龄同鲤对，雅意好琴书。抗怀千载上，壮志两心俱。及尔分位岩江，远隔天一方。三辅乱无象，屠毒肆鸱张。蔓延河与陇，寮き尽周章。独我白发亲，只手撑颓梁。三镇赖其利，挥戈殡搀枪。天水安旧堵，遗爱在甘棠。闻尔多类此，花种满河阳。毋以怠胜勤，及时抚雕丧。毋谓功未建，慎职自流芳。黄鹄腾远飞，知音世所稀。秋桂不我馥，投笔赞戎帷。朱轩映华日，终与素心违。亲者日以疏，昨是觉今非。慷慨登北邙，四顾莽苍苍。如何太行道，坂折九回长。安得履平平，骥骥策王良。千里一朝还，会面倾衷肠。白首永相聚，埙篪乐未央。”颇有轼辙直挚之意。中丞本保山人，后改原籍宣城。或议其依附合肥，当未必然。然京师旧例，凡外官知府以上，亦书衔条于会馆。中丞改籍之日，滇京官即碎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其衔条云。

徐仲苓广文处藏担公画人，自题一绝云：“仲<疒它>叔<疒它>与季<疒它>，三个<疒它>兮共一窝。偶尔相逢抚掌笑，直人何少曲人多。”确然真迹。今《滇丛书》馆刻本无此诗，当补入之。

曹子建《三良诗》“患”“叹”皆押平声。卢子谅《览古》、嵇叔夜《赠秀才》诗“叹”押平声（太白亦多）。左太冲《咏史》诗“振”押平声，实古音也。休文以后，韵书两收之，正见古人之慎。陆法言所谓与萧该、薛道衡、卢思道、颜之推、潘徽等商定至再，当即此类。

元江马宣臣书法盖世，而诗文不传。近见刘粹叔为元江令，辑其遗集，择录二首，以例其余。《寿黄继安》七律云：“楷模一郡士争趋，早向清溪作钓徒。白傅香山传九老，王家玉树羡三株。花开篱畔梅为妇，果熟山中橘是奴。纳履久思亲几杖，称觞遥进《九如图》。”《新兴道中》七绝云：“春来十日雨倾盆，晓起人家尚掩门。客路身游图画里，杏花春水绿杨村。”

右丞诗“远树依微远天外，夕阳明灭乱流中”，神品也。于石袭之曰“万屋参差江色外，片帆出入柳阴中”，便觉索然。释处默诗“到江吴地尽，隔岸越山多”，亦自简括。张昱衍之曰“于越地形绿海尽，句吴山色过江来”，又更下矣。许用晦诗“渭川故都秦二世，咸阳秋草汉诸陵”，又“鸟下绿芜秦苑夕，蝉鸣黄叶汉宫秋”，崔曙诗“河山北枕秦关险，驿路西连汉时平”，以秦对汉，已嫌习径，然自是陕西故实，不以为病。傅若金《咏沛公亭》云“四海久非刘社稷，千秋犹有汉精灵”，无论句法之浅也，即以汉对刘成何诗法？于、张、傅皆元诗人，其才力较之唐人，不啻倍蓰。

霞生见我《诗话》，书一纸以告我云：“曩在江北漕督幕掾，月校书院诗赋小课，有清河县童生迟道同，诗致极佳。如《咏髡柳》用渔洋《秋柳》韵，有句云：‘久无梳洗怜闺妇，空自婆娑拜梵王。’‘已分风怀同木偶，怎堪雪絮又蓬飞。’《柳烟》题云：‘夜雨池塘寒锁梦，晓风庭院淡留痕。’《蕉雨》题云：‘绿窗滴碎美人心。’《拒霜花》云：‘晓来帘幕如倾水，娇面沈酣呼不起。’皆凄丽可诵。惜未识其面，未知其字，亦未审其诗学所造，后何如也。寒夜偶忆，录尘先生《诗话》之选择。”余《诗话》何足数，而友人乐助以成书，愈不可不自励也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滇水之见正史者，以滇池为先。咏滇池之诗，尚鲜绝唱。铁山有句云：“风月无今古，湖山此醉醒。”链而无痕，阔而不空，可传之作也。

黎山刻集，已见前卷。当其自蜀南旋时，得诗数十首，可谓自幼勤学矣。质于余，为点窜之。后生可畏，人才难得。示以门径，勉以深造，所谓平生不藏人善也。录其较佳者以奖励之。《风水桥》七绝云：“青青柳色映苍苔，云窟终朝几度开。旅况愁人最多感，风声流水出桥来。”《过蚊溪》句云：“十日薄暮过小溪，柳色青青荫长堤。崇山岭缺日未逝，野店人稀鸟乱啼。”又有句云：“绝壁猿啼雨。”亦可欣赏。

蔚儿近学作诗，《春初游西山》七律云：“龙门百仞入青霄，峰上楼台涧上桥。千步岩边花烁烁，三清阁外木萧萧。绿蓑人近秧田立，白浪天低草海遥。我向彩云堆里宿，碧鸡声唱是明朝。”较前稍有寸进，喜而录之。回忆余曩作《高峣》句云：“门外平畴远如立，塔巅危石怒将飞。”此诗“立”字实本于此。

昆明马中校毓宝，战死中欧，中外称颂，亦近今一人杰也。哀挽之作，不啻千百。湘乡周君声汉之作云：“我闻伏波定安息，汉代军威震绝域。丈夫事业重疆场，何事鸡栖儿女侧。马生年少受专城，蹶刀顾盼三军惊。长歌曾作洛阳戍，匹马旋为广南行。沉沉杀气阵云幂，犬羊长驱肆侵逼。中华仗义入联军，上将简书飞羽檄。羽檄驰至彩云间，壮士宁为壁上观。奉命前驱不回顾，誓清妖孽斩楼兰。拔剑狂呼肃部伍，一朝浩气达天府。百万<豸罢>貅卷地来，石弩惊飞乱如雨。衔枚持矛应渡关，存亡只系须臾间。横尸遍野照寒月，浑河流血增奔湍。松模江上西风急，哈门前进摧锋镝。旌旗影动白日昏，悲云惨澹天欲泣。拔山力尽势难支，一战再战终舆尸。四十万人同日死，白骨如麻相参差。指日联军齐奏捷，羽声乌乌地欲裂。废垒斜阳不见人，残魂尽化杜鹃血。吁嗟乎！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惟有忠义重青史。劝君莫谓秦无人，叔世偏多奇男子。况是天末古梁州，义烈纷纷孰与俦？为敌同仇拚一死，呜呼马君足千秋？”周君昔在日本，尝从余游，余愧无以益之。今录传其诗，亦所以传马君也。

夔举富藏书，敏文事，尤勤诗课。游西湖题诗壁上，人传诵之。诗云：“小别乡关便一年，旧游踪迹渺如烟。举家又到三潭上，一览湖山一怅然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”“理乱安危久不闻，窃钩窃国任纷纭。鸡虫得失何时了，坐对寒潭淡夕曛。”世浊独清，众醉独醒。古伤心人，同此怀抱。

滇之唐梅诗，研经尚已。冬晴山隐，伴花作仙，得一律云：“笑与唐梅语，新朝又几年。空山孤鹤宅，流水老龙渊。此树寿千岁，有花香一天。黄昏月在否，容我拟逋仙。”

癸卯宦京时，林太守绍清以南路同知入京觞咏。太守癸酉举人，字文伯。以颖悟算艺受知李文忠，会办德州机器局。旧闻其工楷书，今知其有用才也。太守喜为诗，词旨纤丽。摘其佳句入诗话中。《雨树村》云：“村妇担柴枝带雨，野僧卖酒瓮藏云。”《宿古寺》云：“伴佛并忘僧是我，纵怀合遣酒为兵。”《小圃》云：“竹阴筛月下，柳带结风前。”《夜坐》云：“山高迟月上，夜静入秋深。”《一线天》云：“涛翻终古雪，滩响半山雷。”《客中》云：“落日长人影，晨鸡短客眠。”《上寨》云：“疏灯摇破壁，瘦马残茭。”

刘太史荣黼守贵阳，政绩炳然。而言人人殊，可异也。归田后诱掖后进，著《榘堂课约》七条，《榘堂诗草》一卷。诗今不传，惟《大姚志》载其《五华山》五古七章，荦荦有奇气。其一云：“隆隆五华山，坤舆融结厚。上应正弧南，适当朱凤首。分野缠玉羊，进与天匮耦。所司在井泉，兼主食与酒。饮食需致颂，以鬼四星守。明视能察奸，东陵亦绳纠。法度号令明，奸宄无区薮。朱雀太明眼，干戈或罹咎。山灵养以福，富媪得枢纽。浑浑太露锋，镇静息群丑。大象虽可凭，地力实悠久。精气包全滇，万山效奔走。兴云为霖雨，膏润致庸阜。未闻人呼庚，常占岁在酉。息息与天通，造化如在手。五岳视三公，此则列群后。固由地望高，亦以能容受。西南地视坤，惟坤万物母。卑乃能承高，结体故培楼。圣人俭若愚，所以三不朽。”余多疵句，用韵亦杂，故不录。太史弟荣黻，廪生。咸丰九年避兵楚雄，逾年城陷，全家殉焉。噫！可传也。

经正诗友，厚安为冠，古仪、儒臣、小帆、芷江诸人，无不工者。勉斋年较长，长于文而诗亦不废。龙池柳色，相晤桥头。乐此余年，安知非福。间余著诗话，抄四首以示，余亟录入之。《遣怀》云：“鼎革归来勉到家，乾坤黯淡乱于麻。高堂幸有樽中酒，世事犹如梦里花。在手青囊须检点，逢人白眼漫咨嗟。黄冠野老诚吾分，且向书田学种瓜。”《赏菊怀古》云：“我来东篱下，爱此菊花黄。赏菊思古哲，渊明何能忘。渊明昔赏菊，岂爱菊花妆。爱此隐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逸品，晚节留清香。爱此孤高性，秋来能傲霜。我今对此菊，愿与菊同芳。愿希菊之品，愿附菊之光。渊明如可作，执辔同行藏。”《赏梅》云：“岭上古梅开，骑驴踏雪来。林逋今不见，树下独徘徊。”《龙泉观谒薛先生墓》云：“古观寒潭百尺深，薛公坟墓立岑。碧波千载明如镜，照见全家忠蓑心。”勉斋，昆明孝廉，光绪末考吏部主事，清严不与流俗伍，品亦卓卓。

俞曲园和章一山《反正体诗》二首，有句云：“森开营垒黄山谷，曲合宫商白乐天。”巧合之至。家二兄戏仿之云：“立门暮雨自南来，山谷高高一土台。当口大田生粟米，空林天口喜容开。”余在京题一山册亦仿此体。皮陆之外，又辟此径。然而纤矣，今未存稿。

葛澹渊为金文毅师所著《太律》，世称杰作。有《宿云峨》句云：“手一编闲咏，耳万物于空。”凡五言诗句上三字一读者，“宅殷土茫茫，帝立子生商”，雄奇杰矣，后人效之，最难出色。如《古诗十九首》之“出郭门直视”，东坡之“幸未伤辄醒”，皆是也，况律句乎？

丹徒李惺初大令宦于吾乡，勤慎从公，喜为诗律。先太夫人及亡室之丧，大令均作挽诗四首。待我之殷，令人可感。有《翠湖赏月》五律：“万顷碧云稠，莲花作稻收。湖光寒不夜，人意淡于秋。望古思三侠，涵辉共九州。西山来爽气，多在小桥头。”余新居翠湖之滨，味其诗，不禁生蓬莱香案之思也。

陈耐寂侍御同居学部，时部署迁移，独余与徐莹甫前辈各长一局，分旧署而居之。余西院编译图书事较繁，前辈东院编官报人较简。耐寂有诗云：“春花适游观，秋花适独坐。徐子宫如僧，孤集一蓼可。袅袅束红花，偏后江湖堕。西风一参差，秋兴遄无那。夜雨孤榻悬，归梦常自柁。”全篇隽永，不止“官僧”句可发噱也。

张生铭慈以诗质余。年少英姿，勉而进之。其《寿父六十韵》有句云：“乡人纷纭来，络绎道途中。门外荷锄人，门内垂髫童。长揖问来意，瞻仰老人风。携手谢高情，低头拜寿翁。快事响爆竹，歌曲添鸣虫。此日遇天缘，大庆逢岁丰。”家人父子之乐，可以想见。生居大关，奉父命访余，并呈其妻学溥所作诗，亦多秀韵。其一诗云：“萧斋狭小如渔舟，卧听江声竟夜流。为念民生常有恨，因防国病每添忧。撤环愿效婴儿子，投笔难忘定远侯。安得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金闺余俊杰，雄心也唱大刀头。”颈联有疏宕之致。又一诗云：“相思无奈奇乌丝，惆怅云天感不支。已痛无姑兼别母，未能作妇学为儿。吟诗久未拈彤管，捉句难教有妙词。立愿撤环悲未遂，寸心凄楚更谁知。”颔联深挚，尤不易得。又《吟雪》一绝云：“一夜北风紧，萧萧枕上听。梨花千树白，开遍短长亭。”又《不寐》句云：“栏外芭蕉窗外雨，同声相伴未眠人。”摘而奖之，冀其将来更进。

稚卿年少能文，诗亦隽水。有《月夜间笛怀毛元九》五言律：“云水亭前路，分襟又五年。衔杯珍重意，尽在早秋天。时唱《梁州曲》，空挥蜀国弦。尺书传彼美，莫道醉风烟。”“柯亭栽竹后，久绝蔡中郎。妙拍落凡假，新声增激昂。窗虚知树转，人瘦滞蛮荒。言念旋归意，因风共雁翔。”七言句如“荷风小透湘帘细，竹露芳回蜀簟凉”，琅琅可诵。

太白诗“半壁见海日，空中间天鸡”，是为五仄五平之句，非全篇也。何景明《大复集》有五平五仄诗云：“寒风吹空林，落日抱古冢。徘徊观陈踪，露下发忽竦。”虽全篇亦只四韵。杨文襄有十五韵长篇云：“春云骄难同，翔雪苦不足。寒声惊人眠，晓色夺我目。龙鸾交横飞，玉石两灭没。天开先春花，地秉不夜烛。沙场汤卜翎，海鳄陆死骨。轻尘扬游丝，暗响递折竹。空林炊烟迟，近市酒券促。平增江山清，厚满涧壑欲。荒蒙包含，媵蜢赖斥逐。天心昭来牟，帝命走岳渎。欢呼驰黄童，瑞霭动白屋。行将登弦歌，岂止塞口腹。而予章缝儒，滥拥绣豸服。观风听民谣，稽首效华祝。休徵年年加，圣主万万福。”可谓极尽能事矣。大复本文襄弟子，此体殆有师法。张月槎集又有《效大复体诗，余幼尝学其体以自警》云：“高楼齐浮云，四望碧缥缈。鸾凤参差来，夜梦俗未了。田园甘荒芜，壮骥伏栈老。千秋垂荣名，力学苦不早。”较之文襄，愧不逮矣。

韦苏州五言古诗，妙不待言。“归棹洛阳人，残钟广陵树”，“落叶满空山，何处寻行迹”，“人归山郭暗，雁下芦洲白”，后生欲换凡骨，非熟味此类诗句不为功也。顾苏州亦有可议者，如“乐幽心屡止，遵事迹犹遽”，“终罢斯结庐，慕陶直可庶”。庶，庶几也。语气未了，不得以孔子“其庶乎”之言为藉口。语曰“爱而知其恶”，吾亦云然。

大错和尚《秋柳》句云：“旗亭折尽深秋色，砧杵敲残午夜霜。”又云：“玉关莫怨春风度，上苑先愁晓露零。”风致绝佳，刘寄庵以为杰作。原诗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七律四首，而传名远不如阮亭，可谓有幸有不幸。（大错即润州钱御史邦芑，余见其书款署大错、印署帮芑，《滇系》作疑词，可不疑。）

剑川罗宿，年少能诗，遽作古人，闻者太息。见《梦仓山馆遗诗》，录一首以传之。《拟杜工部缚鸡行》云：“鸡桀鸡乱啼，奴惜虫蚁争缚鸡。缚鸡鸡卖不虫食，烹一鸡死奚为凄。鸡当就缚鸡知死，鸡释喙虫啄宁止。纷纷天地一杀机，弱肉强食何时已。”

诚斋诗近沈闷，人多笑之。顾亦有佳作，如“合眼波吹枕，开篷月入船。奇哉一江水，写此二更天。”又：“欲与东风说，休吹堕絮飞。吾行正无定，魂梦岂忘归。”吴自牧所谓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。

陈元孝“夜半桥边呼稚子，人间犹有未烧书”，佳矣，考元人陈孚《咏博浪沙》有“如何十二金人外，犹有人间铁未消”之句。梁药亭《日本刀歌》“中国之宝不在刀，请以此刀归红毛”，佳矣，考香山《百练镜》有“乃知天子别有镜，不是扬州百链铜”之句。二公皆未免蹈袭，在他人或可存之，二公名家，何必有此。

上去声古多同押，鲍令晖《代葛沙门妻郭小玉作》押“锦、枕、寝甚”四字，盖犹是《三百篇》之遗。杜子美《悲陈陶》以“至”字与“子、水”并押，顾亭林《音学五书》谓“古韵不分四声，皆可通押”，是也。

《诗话》成数卷，率尔操觚，未自信也。女弟子游氏绍斌字学溥，大关人，有诗求正，并谢余前选其诗。诗云：“海内纷传晋阮家，竹林佳话久争夸。金闺何幸邀青眼，马帐无从侍绛纱。捉句才原疏咏絮，扫眉笔敢道生花。郎君御李叨光宠，赢得登龙借齿牙。”“管领骚坛笔一枝，爱才人竟有袁丝。敢叨斑管传佳话，终愧枯肠有妙词。画虎久教惭我拙，雕虫犹恐负公知。何年执蛰程门下，愿对春风坐几时。”游氏世有诗人，闻其姑亦能诗者。声应之雅，详为记之。

唐人多工七绝，宋惟介甫为冠。“午梵隔云知有寺，夕阳归去不逢僧。”“溪山树密无人见，惟有幽花度水香。”意境深远，在东坡上。介甫五言亦工，《半山春晚》起句云：“春风取花去，酬我以清阴。”《宿雨》起句云：“绿搅寒芜出，红争暖树归。”佳妙之至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刘越石“花将面自许，人共影相怜”，豪迈人作软丽语，殊不相类。子山袭为赋句，“眉将柳而争绿，面共桃而竞红”，伏知道“试将弓学月，聊持剑比霜。”新而近弱。太白袭之曰：“边月随弓影，胡霜拂剑花。”殊觉后来居上。

祥云王地山名谦，老诸生也。朴学嗜吟，耄而不倦。有《智光钟韵》七律云：“东西南朔浑无外，唐宋元明历有年。远际流通青海岸，高时遏注彩云天。惊回梦幻风尘定，直闯禅关月圆。不是长鲸胡乱吼，秋冈稳作老龙眠。”书法学祝枝山，亦颇秀健。

●卷五

岁癸亥，余以爱滇之素志，爱才之诚心，讲学于东陆学饺。诸生从游近百人，硜硜然以己所自信者，期共信于人，而教术则未之闻也。暑假之中，课诗消夏，诸生或旧习，或新知，默契余言，且有超乎言外者。夫言岂一端已哉，矧声依永，律和声，窥造化，泄奇秘，增益美意，陶淑性情，寄真我于韵语，变而通之，神而明之。恶乎执？若执诗以言诗，诗其小为者已，工不工不计也。不执诗以言诗，虽小道乎，毋宁工之为贵欤？古之人亦众矣，其工诗者，若品行、若性情、若学问、若声音笑貌，今人一一而识之。今人工诗，安知不使千万世千万里一一而识之？区区之心，颐与诸生共勉者以此。倏忽光阴，又届残腊，不有裒集，将虞散失。乃择尤稚，汇为一编，名为《东陆诗选》。纵览昆湖华山之胜，东西南迤之雄，八关三猛之边，岳峙渊渟之蕴，岂三五篇什，所能发泄其一二。特是椎轮大辂，必有所基，今姑立其基乎！大哉大哉，俟诸异日。

梅生宗黄，字南村，禄劝人，著有《古香楼诗草》。禄劝僻居东迤，乾隆中默斋讲学，文风始盛，岁久仍衰，兵燹之灾也。南村有志风雅，力追古作，当未入东陆校时，诗集已裒然巨帙。《近华浦晚眺》七绝：“苍茫落日太华巅，海上寒云欲化烟。远芦花秋水日，一帆风冷钓鱼船。”《游七星崖》五绝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：“路下望白云，云浦山中路。及到山中时，白云何处去？”《笻竹寺后山道院题壁》五绝：“丛竹夹幽径，清泉渡野溪。空山飞落叶，秋色自凄迷。”“老僧不可见，小院苔痕绿。日暮起松风，白云满空谷。”《铁峰庵题》壁五绝：“铁峰浑如铁，苍苍太古色。海上月轮高，山风吹石裂。”《游西山题圣父壁》五绝：“晨起看天光，云烟飞满树。遥间村鸡声，云烟遮不住。”“宕下落叶深，岩上苔花碎。引须吸朝霞，我心殊自醉。”《野老叹》七古：“老夫家住南山曲，荒村夜夜间鬼哭。天昏月黑秋风声，独自关门不敢出。前月大兵过，村人尽诛戮。老夫幸逃死，今年六十六。六十六，将就木，那堪风雨守破屋。邻家阶檐荒草生，饿犬寒鸡自出入。可怜鸡大亦无声，长宵空作死人宿。吁嗟乎！可怜鸡犬亦无声，长宵空伴死人宿。”《书月谷上人梦母叹后》七古：“读君《梦母叹》，使我掩袖哭。君自无母君自悲，我亦少小无母悲茕独。人生相亲骨与肉，一旦忽相抛，有如日入谷。嗟我方七龄，母形寄空木。儿小不知悲，犹言阿母睡何熟。朝伴兄游，暮随父宿，自此母面不入目。白杨萧萧，黄沙如镞。山鬼歌啸声啾瞅，即是阿母泉下屋。吁嗟乎！今日思之痛心曲。读君《梦母叹》，使我掩袖哭。我欲见母面，黄昏不敢烧明烛。”《中秋之夕，夜将半矣，偕诸友游小西关外》五古：“人寂夜已深，微风吹凫凫。湖上浮清烟，渔舟泊红蓼。孤月光耿耿，遥望天缥缈。乌鹊时一鸣，秋声集树杪。何人发啸歌，将诗写怀抱。”觇其得力五七绝，善于摹古。七古学月谷即似月谷，才力富而思致雄。锲而不舍，当可成家。

尼山有言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纳生子明，于诗有笃好。往往于功课之暇，造庐问字。雅吟盈尺，七绝清婉，于徐迪功为近，亦清才也。录六首。《秋夜》：“雁阵横空落木秋，西溪一月一沈浮。夜深怕听寒蛩语，唧唧吟声动客愁。”《闲居》：“静院闲居酒债多，豪情知己竟如何。垂帘怕放轻尘入，独坐琴书发浩歌。”《游圆通山》：“疏林滴翠满螺峰，石化飞羊钵兜龙。日暮风高客坐久，斜阳老树听僧钟。”《秋日野望》：“黯淡风烟横野秋，芦花湖静水悠悠。夕阳掩映丹枫叶，一阵寒鸦落树头。”《秋夜游翠湖》：“夜静萧条万籁空，西风横岸打莲蓬。小桥独坐幽情远，笑看月华秋水中。”《碧漪亭观鱼》：“碧潭十亩半栽莲，两岸垂杨拂晓烟。看到濠梁鱼乐处，客情无限自悠然。”

马生洛书著有《秋月楼诗草》。《秋日感怀》：“故乡渺何处，遥遥三百里。朝看白云飞，暮听秋风起。”朱竹垞曰：“诗莫难于五绝，边华泉五绝，不愧列七子之名。”吾于洛书亦云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洛书《九日思家》诗云：“家山万里路茫茫，把酒登高眺故乡。白发老亲犹念我，那堪客里又重阳。”《九日登铁峰庵怀景阵》：“暗淡秋颜曾四围，疏林落叶满山飞。去年同醉人何在？萧瑟西风泪染衣。”《夏日游海心亭》：“阮公堤畔柳青青，半亩红莲衬绿萍。避暑不知何处好，凉风引到海心亭。”《秋斋》：“独坐高楼听鸟啼，秋风夜半冷凄凄。虫声听罢笛声起，树影当窗月又低。”《秋日游普贤寺》：“八月风高秋色多，白苹衰柳带烟莎。苍波缥缈轻舟远，小雨孤蓬一曲歌。”《奇友人尹润溥》：“话别归来暮复朝，北风萧瑟雁书遥。知君暗忆滇城月，夜夜寒霜梦寂寥。”在昔空同、大复提倡盛唐，于鳞、茂秦论七绝以供奉、龙标为主，余尤爱玉溪、樊川，要其造诣，咸可以范围千古。洛书诸作，敢谓遽希古人，第少年雅思，颇有自得之趣。试取洪氏《唐人万首绝句》，择佳篇而步趋之，当更有进。

林生宗郭，保山人，著《红杏书屋吟草》。滇中诗家推禺山为深造，惟深故涩，惟涩故深，竭毕生精力，以事吟咏，齐名空同、升庵，岂偶然哉。太保山中，诗教不绝，宗郭负有雅才。登明诗台，宜其有先辈遗风矣。七绝如《翠湖桥头闲坐》云：“风吹荷叶发清香，杨柳丝丝挂夕阳。闲坐桥头无个事，白沙青草看鸳鸯。”《翠湖堤上》云：“秋老翠湖霜气清，一堤红树几舟横。宵深独坐桥头石，半亩寒潭浴月明。”五律如《夜渡安南关》云：“为避崔苻阻，悄然共夜征。急趋乘月色，敢复待鸡声。谷邃语言寂，风狂步履轻。此行学不就，何以慰征程。”五古如《送春》云：“开到荼蘼花，春残花事了。携壶步园径，醉卧依亭沼。蜂蝶送花片，翩翩飞树杪。泥香紫燕来，啄去知多少。问春何时来，枝头报小鸟。问春何处归，渐渐渡江表。携弟上河梁，骊歌声矫矫。诗成酌美酒，饯别穿深窅。分袂浦之南，须臾去缥缈。重来应有期，何用愁缭绕。三月艳阳天，牡丹色仍娇。眠琴就绿阴，我亦依松蓧。”七古如《春日游西山》云：“寻幽如读书，益深益奇腿。《庄》《骚》快纵横，韩柳肆睥睨。忆我来昆明，书城居二岁。绿野时徘徊，名山辄流憩。一邱一壑间，尺幅写游记。岂知西山西，奇观渺无际。春来乡侣游兴浓，扬帆我亦乘长风。万顷茫然渡草海，山中缥渺闻疏钟。悬岩峭插水，怪石飞破空。寿藤老木尽倒植，削成想见神鬼工。千步岩，一线天，邀友直上白云巅。重楼邃殿石壁间，上有彩云天尺咫，下有万丈深流流足底。举星踏霾不能归，来路苍茫横翠微。天风浩浩湖倒悬，湖光断处云光连。南山北山莽一色，城市村落笼晴烟。俯仰顿觉襟怀阔，谁欤开辟欲问山。山亦笑答我，浑浑噩噩不知几何年。吁嗟呼！娲皇炼石轩乘龙，古史不能纪太鸿。江山肯助文章雄，我欲上希太史公。”壮迈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之思，奇崛之笔，无不与禺山相近，愧我非升庵，无以表章之耳。

江生儒卿著《梦梅山馆吟草》，思巧词绮。《落花》二首云：“昔日枝头映彩霞，只今摇落向泥沙。惜花还是双蛺蝶，带雨寻香过别家。”“纷纷无雨坠楼前，剩粉残香化作烟。最是飘零肠断候，微云疏雨嫩寒天。”《秋夜》二首云：“唧唧虫声透碧纱，晚风摇曳卷帘斜。清凉秋夜人眠早，小院幽香送桂花。”“满庭明月到秋新，夜气清凉不动尘。乘兴石桥西畔去，衰杨倒影满河滨。”《寒雨远眺》云：“寒雨登楼四望迷，烟云漠漠暮天低。溪头万树秋风急，吹送寒鸦遇院西。”《雨晴》云：“半窗斜日雨初收，几阵流鸦掠树头。砧杵声中风送急，晚凉天气腻新秋。”《癸亥除夕》云：“廿年书剑愧无成，弹指韶华岁又更。往事思量宵不寐，山城腊鼓听声声。”左太冲诗云：“弱冠弄柔翰，卓荦观群书。”可以移赠。

儒卿《落花诗》复有“太息护花人去后，残红剩紫色凄然”之句，巧近纤，绮近靡。拟救以昌黎之老笔纷披，义山之雅丽有骨。虽然，淹雅之才，各适其适。儒卿多读多作，展其性灵，何施不可。世方万变，《风》《雅》道息，汉、魏、唐、宋之籍，昧弗一稽。有志者当奋然起矣。

张生希鲁，抗心希古，诗有奇气。《书怀》二首：“久欲茅屋归，苦念时事艰。茅屋在何许？乃在清流湍。上有千竿竹，下有钓鱼船。良友乘兴来，延入话桑田。匪营半腹饱，岂作一世贤。清谈有余乐，寄志翰墨间。翰墨非必好，聊续《招隐》篇。”“《法华》众能转，谁能转《法华》？我欲悟大道，结茅碧天涯。展蒲坐终日，拥褐如盘陀。玄理良不远，性静如澄波。纤尘俱足照，何况道峨峨。绿阴濛濛被，翔鸟寂寂过。安禅物与化，悲彼《采薇歌》”。

滇贡院，永乐时建，后屡修。相传至公堂额，严介溪书。明远楼联：“场列东西，两道文光齐射斗；帘分内外，一毫关节不通风。”杨东里撰。然非专属滇院也。滇院掌故，惟桂王入滇以贡院为行宫，见《滇云历年传》。沙定洲拘王大学士锡衮于贡院，锡衮赋《风节亭》五言古诗，不食死，见《诗略》。其诗云：“兀坐风节亭，万古日日至。焚香告皇天，堕我烈皇泪。新君飞海甸，畀臣恢剿事。臣衮血性存，封疆惭大吏。闽中弱息流，饶有须眉志。（原注：学士妻妾俱死难。案此注不似先生语。印泉选刻《五名臣集》添注云：“此后人所益。”是也。）臣衮复何言，安能死魑魅。”近以和诗课诸生，希鲁作最佳，并序云：“肄业东陆大学，已将一载，中有风节亭，未之知也。今树圃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师为之述其来历，不胜欣然慕焉。夫今日大学，即前代贡院旧址。中建有风节亭，明先正王大学士锡袞尝赋诗言志于此。至今读之，忠君爱国之诚，耿耿在心，百世而下，犹想见其为人。校中课暇，偶一登临，慨思末世之士，鲜不为富贵功名计，能追先生之心者，有几人哉！因将原韵和之。抚今思昔，能不令人兴起耶？”诗云：“独上风节亭，徘徊竟何事。坡垄多乔木，昔贤不再至。遥窥湖畔草，雨后犹含泪。岂亦助我悲，悲尔风尘吏。但为妻妾奉，孰怀济民志。嗟哉千春后，富贵为鬼魅。”希鲁经史学妙有会心，此诗亦足以见志矣。

马生恩溥《夜游翠湖》五律：“月移花透影，风细浪生香。晚翠芙蓉沼，秋青薜荔墙。潭深龙不见，水浅鱼难藏。惊醒闲鸥梦，客歌云水乡。”可称五言长城。《孟碑》七绝：“休道吾滇进化迟，汉京文字有丰碑。一千九百年间石，学海何休草圣芝。”切合汉制。余采入《滇南金石萃编》首卷，刊印成册，与海内好古者共赏之。

杨生勋臣著啸松诗草。《春日杂咏》：“春风桃李满山坡，大好风光觉有情。画阁凭栏指点处，桃花无意语流莺。”《春游》：“板桥西望草萋萋，燕子风高杨柳低。惆怅东君解人意，鹧鸪飞向马前啼。”《冬郊》：“淅淅北风吹，寒霜满四野。清溪古墓横，不见行车马。”《秋行》：“策马数归鸦，空山一径斜。清风微过处，黄叶满山涯。”《野望》：“林鸟归飞急，寒烟蔽远村。迷离深树里，宿雨送黄昏。”《秋日翠湖即景》：“秋水双湖冷，秋阳一径斜。西风漾堤柳，何处酒人家。”用笔能敛，故自不凡。

赵生子安，才情横溢。下笔为文，一纸万言。诗稍逊文，存其一斑。《游菱角塘》二律云：“一叶舟轻菱角塘，炊烟夕照晚村荒。天空云影互离合，日静虫声斗短长。百尺寒潭清不滓，千章野树老逾芳。归来缓缓行途暗，且喜空明水月光。”“群鸟争飞树影凉，游航归棹水中央。频年感叹国多故，乱世飘零才已亡。村犬无知向我吠，秋花有意笑人忙。天容万里发高咏，究是迷阳是首阳。”

甸町名郡，诗才有岩溪小林梁生励廷，后起之秀。《秋思》七绝云：“书剑飘然作壮游，韶华逝水又新秋。归心最是还家梦，一夜乡开几夜愁。”《怀归》七律云：“故里云山入梦遥，孤城残日草萧萧。衰亲望眼今犹昔，游子怀乡暮复朝。秋水蒹葭翠湖月，晚风杨柳玉楼箫。夜来幸有还乡梦，骨肉团圆慰寂寥。”思沈词丽，不失乡先正风格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存之年少志学，《咏雪》云：“晚来密雪冻林鸦，远见千山玉树花。吟罢尖叉寒久耐，杏村欲问酒人家。”诗思楚楚，颇近元人。

诗有达理，无背理；有理趣，无理障。宋紫阳、明姚江，皆理学中人，兼能诗者。“击壤”一派，非正宗也。万生中山著《尽性录》，颇得《通书》指要。既能言之，冀能行之。《曲礼》曰：“毋不敬。”《大学》曰：“毋自欺。”勉旃，勉旃！诗特余事。《冠铭》云：“居我元兮，盖喜形之端也。我行苟弗正兮，恐有愧于君也。”仿《十七铭》，于理无背，修辞立诚，进境未可量也。

从吾游者，谆谆以读书立身教之，鲜以为谬，泽民尤心契焉。其《秋日偶成》云：“风风雨雨九龙湫，柳瘁荷残又一秋。大好光阴容易过，肯将书史负前修。”励志茂先，何庸多让。

梅生宗黄曰：楚卿李氏名宝，旧日之诗侣也。昨自都中来书，以不得列夫子门墙为憾。因作《东邻女》四诗以自见焉。今将原诗抄呈，倘蒙夫子一览，宝有余幸矣。以夫子奖励后进之心，当不见拒，故敢以闻。一章云：“东邻有处女，峨峨秉素姿。短袖拥椎髻，画眉不入时。常为邻女笑，二十无嫁期。俯首抱贞心，札札弄织机。织为缣与素，可以作裳衣。未能逢良贾，含泪自伤悲。”二章云：“红颜不可驻，远出嫁龟兹。日夕穹庐中，寒衣鸟兽皮。膻肉酪为浆，岂疗寒与饥。有手不能织，有缣不能披。强向胡儿笑，背坐泪偷垂。”三章云：“有客天汉来，传说故乡事。国有贤良出，缣素人知贵。官坊求妙手，织成五云瑞。一瑞值千金，珍藏箧复笥。西家阿娇娘，恰巧逢其会。腰缠黄白金，钿插满头翠。出入王侯门，笑脸更娇媚。处女长叹息，且欣且泣泪。”四章云：“伤心适异国，尘莽扶摇路。抱来百匹缣，蒙尘无人顾。回头望汉关，北风搏霾雾。岂不爱乡土，河广不可渡。欸欸托归客，区区此束素。年月复年月，织来朝又暮。为我携入关，列之锦廛处。王孙倘见赏，神交如面晤。”缠绵悱恻，有建安风骨。清才落落，卓尔不群。我何人斯，敢居师席。惟是说士甘肉爱乡，苦心佳士耳。闻同人心许，亟抄入集，以表楚卿。庄生不云乎：“送君者自崖而返，君自此远矣。”

楚卿律句如：“雌雄雷响摇天震，远近鸡声逼漏消。起坐计程量岁月，征心飞渡海南潮。”古句如：“天外红霞遮海水，隔断关山万余里。此夜明月举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头看，客念家乡亲念子。”皆极奇丽。《咏昭通孟孝琚碑》句云：“碑刻丙申疑建武，出值光绪岁辛丑。含光蕴泽千余年，一出万人竞奔走。碑高三尺阔二尺，中间字迹半腐朽。行廿一字十五行，缺者难识如蝌蚪。文意细辨尚可领，稽之汉史得八九。广宗孟氏改名璇，父令武阳侍土守。时有杜抚精《韩诗》，执经从之得授受。学成渊博尚童年，吁嗟天不永其寿。孟氏先茔在朱提，归葬兹邱正狐首。朱提地即今昭通，碑得恩安县城右。作者阿谁书者谁？文法书法俱妙手。辞藻古茂生古香，笔力遒劲无少苟。”学东坡《石鼓歌》，亦颇可观。全诗见《滇南金石萃编》，兹不详录。

滇中女诗人以羌奴盖妃为首，味其诗境，颇似升庵之作，姑无深辨。晋宁奎氏兰贞，著《繁香草》，上掩唐宋，海内称之，洵为闺阁大才。漱秋才清笔秀，长于散文，诗追古作。《古柏》五绝云：“老干拏云立，风动虬龙舞。只此耐寒心，阅尽今与古。”《绣球花》五绝句云：“嫩绿丛丛叶，绯红叠叠花。绣成一明月，只是照儿家。”《春郊》七绝云：“石径幽深转折多，蒙茸春草少人过。一帘撑出青林外，卖酒人家在对河。”《春夜》七绝云：“碧天如水夜迢迢，卷起湘帘弄玉箫。一枕春寒人不寐，满庭花影月轮高。”句如：“野花幽径冷，老树断岩悬。“二分无恙月，一片有情天。”皆饶神韵，其以《繁香草》为师者乎？

韵璧弱龄壮志，笃嗜学问，诗文兼长，书法尤胜。从游一载，走万里，入京师，江山之助，未可量也。录其诗如下：《翠湖堤上》云：“清晨急雨过林霏，余点烟稍尚滴衣。柳映斜阳芦映水，莲花君子自巍巍。”《次西山下用唐王湾次北固下韵》云：“风送春云外，船归野渡前。堤欹波盛涨，柳系石高悬。挂席隔千里，看山又一年。飞龙如可驾，天影碧无边。”

佩箴酝酿深醇，勤于文事，偶尔吟咏，寄托遥深。七律数章，最见力量，录而存之。《春日游翠湖》：“十里平湖草色青，春光艳艳水心亭。晴风一夜寒犹酿，弱柳三眠梦不醒。汀浦泉鸣惊白鹭，栏杆月上衬明星。沧桑漫话兴衰境，且写诗章入画屏。”《冬夜不寐》：“长夜茫茫百感生，吟床辗转梦难成。狂澜大海何时挽，晴雪修篁相与清。极目河山愁万斛，寒声砧杵月三更。兴悲家国忘昏晓，鸡唱诗鸣两不平。”

各行省城中，有山有水如吾滇者，尚不多觏。翠湖一曲，近多点缀，佳景佳诗，雅宜相称。佩箴《翠湖堤上》八绝句：“滇城西北引仙源，半似城居半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似村。四面青山十丈水，满湖眠柳月黄昏。”“翠湖风景自年年，人事沧桑几变迁。云水楼台二五处，檐牙耸出碧梧天。”“百年旧迹阮公堤，翠染荷田绿菜畦。双节新坊贞石好，风华仿佛六桥西。”“卖花唱罢绿杨天，短棹轻歌复采莲。最是消魂一幅景，莲花艳艳叶田田。”“三桥鼎立水中央，十二栏杆翠带长。倒影晴空疑くぐ，蓬瀛重现彩云乡。”“斜阳西射白云穿，群鸟纷纷噪树巅。暮霭苍茫星月现，钟声遥送木兰船。”“采莲桥畔月华明，洗马河中露气清。云敛天容新雁下，风博水面老龙惊。”“荷香阵阵拂衣来，画角军声动地哀。堤上苍茫人独立，诗篇谁写咒蛟台。（孙髯翁采滇诗粘于台壁上。）”雅丽芊绵，逸情云上，工于写景。较竹垞《鸳湖棹歌》，不敢遽比，而翠湖焕然生色，斯其先声也已。

云鹤工文工书，诗乃初学。《翠湖堤上》七绝：“曲堤隐隐隔清波，鸿雁飞鸣一曲歌。日暮垂杨怨啼鸟，荷花秋水意如何？”意境不凡，允推雅品。

漱秋、韵璧、佩箴、云鹤，女弟子中矫矫者，与吾女厚芬、静芬、淑芬同学岁久。厚芬等亦学诗，各成一帙，然皆非专工吟咏者，盖志在读书也。韵璧《自励》云：“忽忽光阴八月秋，未增智德我心忧。胸藏破浪乘风志，总向诗书苦里求。”云鹤《中秋》句云：“共坐天伦叙，间搜史事评。”吾乡女子学风，可以概见。

余嗜五律，导源六朝。少时仿前人摘句图摘佳句以资趋步。齐徐孝嗣《白雪歌》：“风闺晚翻霭，月殿夜凝明。”梁简文《艳歌》：“弋猎多登陇，酣歌每人丰。”江才：“涧渍长低草，池开半卷荷。”徐陵《山斋》：“山寒微有雪，石路本无尘。砌水何年满，檐桐几度春。”庾信《寻周处士》：“泉飞疑度雨，云积似重楼。”又《咏屏风》：“逍遥游桂苑，寂绝到桃源。”《桑落酒》：“霜风乱飘弃，寒水细澄沙。”薛道衡《昔昔盐》：“水溢芙蓉沼，花飞桃李蹊。”“蟠龙随镜隐，彩凤逐帷低。惊魂同夜鹊，倦寝听晨鸡。暗牖悬珠网，空梁落燕泥。”又《晚夏》：“高天澄远色，秋气入蝉声。”隋炀帝：“寒鸦飞数点，流水绕孤村。”唐太宗《月晦》：“笑树花分色，啼枝鸟合声。”王勃《深湾夜宿》：“堰绝滩声急，峰交树影深。”扬炯《和骞右丞》：“年光摇树色，春气绕兰心。”卢照邻《首春遗京邑文士》：“梅花扶院吐，兰叶绕阶生。”骆宾王《夕次蒲津》：“晚风连朔气，新月照边秋。”唐明皇《早度蒲关》：“春来津树合，月落戍楼空。”《幸蜀至剑门》：“翠屏千仞合，丹嶂五丁开。”王湾《次北固山》下：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”杜甫；“地平江动蜀，天远树浮秦。”“地阔蛾眉晚，山高岘首春。”“峡云笼树小，湖日落船明。”“入河蟾不没，扌寿药兔长生。”“自天题处湿，当暑着来清。”“春和催柳别，江与放船清。”“蜀天常夜雨，江槛已朝晴。”“入帘残月影，高枕远江声。”“身世双蓬鬓，乾坤一草亭。”砚寒金井水，檐动玉壶冰。”“岸风翻夕浪，舟雪洒寒灯”“竹光团野色，舍影漾江流。”“关山随地阔，河汉近人流。”“云气生虚壁，江声走白沙。”“大声随地转，高浪蹴天浮。”“缆侵堤柳系，幔卷浪花浮。”“细逐迫风燕，轻摇逐浪鸥。”“野寺江天阔，山扉花竹幽。”“十暑岷山葛，三霜楚户ハ。“夕阳薰细草，江色映疏帘。”“两行秦树直，万点蜀山尖。”“风连西极动，月过北庭寒。”“政化平如水，皇明断若神。”“野云低渡水，檐雨细随风。”“名园依绿水，野竹上青霄。”“谷暗非关雨，枫丹不为霜。”“山河扶绣户，日月近雕梁。”“壮节初题柱，生涯独转蓬。”“绿垂风拆⊥，红绽雨肥梅。”“地坼江帆隐，天清木叶闻。”“雾树行相引，莲峰望或开。”“入村樵径引，尝果梨园开。”“鹤下云汀近，鸡栖草屋同。”“芦花留客晚，枫树坐猿深。”“晒春秋日晚，洗药石泉香。”“孤月当楼满，寒江动夜扉。”“谷口樵归唱，孤城笛起愁。”“红入桃花白，青归柳叶新。”“范蠡舟偏小，王乔鹤不群。”鲛室围青草，龙堆隐白沙。”“无名江上草，随意岭头云。”“碧知湖外草，红见海东云。”“池要山简马，月静庾公楼。”“晚凉看洗马，森木乱鸣蝉。”“翠干危栈竹，红腻小湖莲。”“池边沙旧白，湖外草新青。”“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迟。”“江山如有待，花柳更无私。”“关山随地阔，河汉近人流。”“星垂平野板，月涌大江流。”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。”“远鸥浮水净，轻燕受风斜。”“岸花飞送客，樯燕语留人。”“八方开寿域，一气转鸿钧。”“豫樟深出地、沧海阔无津。”“方丈三韩外，昆仑万国西。”“座对贤人酒，门听长者车。”“竹批双耳峻，风入四蹄轻。”“暗水流花径，春星带草堂。”“身轻一鸟过，枪急万人呼。”“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。”“美名人不及，佳句法如何。”“隐吏逢梅福，游山忆谢公。”“竹深留客处，荷净纳凉时。”“内人红袖泣，王子白衣行。”“风尘三尺剑，社稷一戎衣。”“圣图天广大，宗祀日光辉。”“秦山当警跸，汉苑入旌旄。”“路失羊肠险，云横雉尾高。”“五原空壁垒，八水散风涛。”“戈开雪色，弓矢尚秋毫。”“锋先衣染血，骑突剑吹毛。”“江上多鸿雁，池中足鲤鱼。”“水落鱼龙夜，山空鸟鼠秋。”“鼓角凌天籁，关山倚月轮。”“弟子贫原宪，诸生老伏虔。”“掘剑知埋狱，提刀见发硎。”“侏儒应共饱，渔父忌偏醒”“抱叶寒蝉静，归山独鸟迟。”“塞门风落石，客舍雨连山。”“落日邀双鸟，晴天养片云。”“笔落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”白居易：“旅愁春入越，乡梦夜归秦。”“系缆怜沙静，垂纶爱岸平。”“骈朱桃露菜，点翠柳含明。”“古文科斗出，新叶翦刀生。”“沙虚泉脉散，泥暖草芽生。”“荷香清露坠，柳动好风生。”“北渚寒留雁，南枝暖待莺。”“蹴球尘不起，泼火雨新晴。”“明月初三夜，新蝉第一声。”“池边春草色，花外夕阳亭。”“酒熟凭花动，诗成倩鸟吟。”“步月怜清影，眠松爱绿阴。”“渔去风生浦，樵归雪满岩。”“鸭头新抡援，雁齿小红桥。”“五更千里梦，残月一城鸡。”欧阳修：“绿苔人迹少，黄叶雨声多。”当不亚于朱子之取“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迟”，皇甫兄弟之取“猿啼洞庭树，人在木兰舟”也。

朱筱园先生（庭珍）《穆清堂诗钞》初集、续集，脍炙人口。壬寅以后，应试汴州，有《北征集》未刻，盖佚者不少矣。先生题先雪樵兄诗集云：“公安一派创中郎，二百余年道未光。拈出白苏真妙谛，办香终蒸浣花堂。”“才人何处问灵修，一样华年赴玉楼。文苑幸留遗稿在，几时重有茂陵求。”爱才之意，溢于言表。先兄与先生相交，始自丙子秋闱中，故情文兼至云。

家方孟族叔（震）广文，诗绍西山小痴之传，而微伤朴直。文人老迈，郁郁以终，亦可伤也。有题家雪樵兄诗集二绝云：“不逐波流性自坚，开轩兀坐独摊笺。骊歌唱罢春晖尽，剩有遗编信可传。”“诗如秋水净无尘，推白敲苏门径真。天为阳源（原注：袁淑字阳源。）续风雅，不教早作玉楼人。”

会稽黄怡周名秉礼，宦滇二十余年，一官一集，有王元长之风，总名《绿香山馆诗稿》。其《壬癸集》中《芦荻行吊赵刚节公德光诗》序云：“公讳德光，黔人，署贵州提督。因私出侦察敌情，被刺。芦荻哨在安顺城西三十里，俗名楼梯哨，即公殉难处也。”诗云：“角声哀，羽书迫，烽烟四起天无色。铜头铁脚赵将军（公外号铁脚板），一剑欲十天下贼。纛旗到处战皆捷，鼠贼闻风胆先怯。芦荻哨外屯甲兵，连朝求战苦不得。公性如火心坦白，公令如霜志果决。同仇寝食思殄灭，偷生岂容多一刻。几番愤欲捣巢穴，诸将环谏公不悦。亭午只身绕荒陌，纵观壁垒心画策，那知凶机先已伏路侧。火枪一发碎头颅，惨哉半空飞肉血。吁嗟乎！大将竟为小卒误，顿教全黔瓦解柱石裂。要使天下将帅人人英勇皆如斯，五洲四夷何敢肆猖撅！呜呼！铁脚将军真是铁，楼梯一踏梯便折。（芦荻俗名楼梯哨，公死于高炉，距哨二三里。）金原忌火克，高炉一铸更销缺。公之外号、地之俗名、两两俱若天预设。彼苍有意示奇特，彭亡山，落凤坡，古今应谶如一辙。先机公岂不能测，无那生成忠肝义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胆救民切。一经身许国，志在裹马革。吉凶祸福何庸择，死而后已之心向谁白？此谓大英雄，此谓古豪杰，芳名千秋万世铭竹帛，地亦何幸不朽传忠烈。呜呼！百战余身百链铁，公真不愧谥刚节。”《弥川集》中有《勘灾路过铁柱庙即事》序云：“庙在弥渡县西十五里，有铁柱一，高数丈，大叫两围，中实铁九，题有南诏年号。柱置龛中，左右则南诏暨唐安化公主肖像也。寺外老槐一株，干古阴浓，亦南诏时遗物。”诗云：“偶止篮舆谒古祠，门前老树发新枝。山僧跪进迎官酒，村妇纷陈乞赈词。冕笏尚存儿女貌，碑亭犹剩宋元诗。巍然镇柱标年号，想见英雄割据时。”《他山集》中有《龙婿歌》云：“他郎东南百里地，水秀山明名填利。绿杨围绕小村庄，西有澄潭传笼异。一翁杨姓字兴鸿，有女及笄貌端丰。翁白舌耕女自织，朴素居然上古风。更采萍苏备畜食，结伴日日赴潭侧。若耶贫女有谁知，忽听音乐鸣水国。众女惶然急四望，杨女痴然潭相向。喃喃似与人交谈，一时数作悲欢状。回语群花泪重挥，龙君召妾作儿妃，佳期便已在今夕，欲告父母不及归。风号电掣水分裂，旌旗炫烂拥龟鳖。蜃楼海市望分明，须臾茫茫重隔绝。翁媪得报大惊愕，转疑沉杀言伪托。朝朝暮暮总凄酸，惟有临潭奠一酌。甲胄忽有将入家，高宣诏命赍五花。薰室快燃九微火，归宁将降七香车。蜗笙蚓笛韵铿锵，虹桥跨处彩云翔。虾妪蟹婢喧杂Ⅲ，珠箔银屏照辉煌。嫦娥袅娜下瑶阶，红颜掩映绣罗鞋。柳腰稳佩玉麟，花鬓新插金雀钗。登堂礼拜殷勤久，老翁瑟缩不敢受。媪伏门隙屏自窥，千呼万唤惟摇手。珊瑚红艳夜光绿，金盘玉荤穷水陆。分赐家邻各等差，光怪陆离炫心目。仙凡既联朱陈眷，泰山思睹东床面。笑指堂隅绛袍人，肉眼那曾看得见。水晶宫阙凤凰楼，酒酣更请片时游。从来寒贱攀高贵，未有奢求不取羞。鼋鼍将相忽上言，匆匆话别乘鱼轩。古道苍茫空洒泪，仙乡何处访桃递。明年翁媪病俱死，出殡村南十五里。天风隐约送悲声，仰见蟠龙白云里。偶闻父老谈村堡，欷共说生女好。生女犹得耀门楣，从此男儿贱如草。吁嗟乎！我闻斯言重太息，道旁有人感欲泣。”《瓜江集》中有《古石祠题壁》序云：“在蒙化城北四十里盟石，约为细奴逻创业时与诸酋共盟处。石上刀痕宛在，有细奴逻及张女肖像，英风飒然。”诗云：“金鸟飞集细奴侧，张氏（名乐进求）豪情遂让国。细奴仰天祝默默，抽刀斫石石如削。石光火光相迸裂，蒙诏从兹开霸业。忽王忽帝忽叛贼，子孙相传十三叶。噫！夷中魁楚人中杰，我来古寺读碑碣，犹觉英风吹猎猎。”语曰：“物聚于所好。”怡周诗才奔放，下笔不能自休，宦途中逸才也。落凤坡用稗说，王阮亭集有之，为人所讥，究以改之为是。诗集外有杂志二卷，笔谈二卷，诗话、联话各一卷，或可希檀默斋桂未谷乎，惜未之见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伯膏为经正同门后起，宦京师日，以清高著名，归乡任盐场事。毕小泉具酒招饮于自在香室，伯膏感赋七绝：“水榭云窗四面开，此中真个绝尘埃。游踪不假十年久，枉向湖光洗砚来。”“绛帐春风侍讲筵，追怀往事渺如烟。芙蓉出水荷喧雨，只有风光似旧年。”“二桥一水界东西，红藕香中柳路齐。偶值夜游清漏永，照人明月印双溪。”“池莲香散雨跳珠，一碧琉璃打碎无。叉手檐前呆看人，方知人在《辋川图》。”“新馆琳琅旧集输，徵文考献近今无。经营总赖贤宾主，万轴牙签字字珠。”“清讠燕湖山四月天，尊前有客话桑田。半聋两耳忘情久，隐几独听石上泉。”俯仰今昔，潇洒出尘，我亦为之移情。

三足承天几，乃周亦园、石南园咏之。石不存而诗存，可慨也。翼廷藏亦园自书诗册，亦赋此石。云：“何年老树断孤根，象形蛟螭等彝尊。是名三足承天几，廉顽立懦理或存。空斋静坐手拂拭，前代题识相缤纷。气节功名推邹李，两行字勒奎钩匀。日星河岳分奠位，撑持宇宙此独真。五百余年狼虎穴，臣李化龙枭其元。此几此人足千古，蛙蝇伎俩宁堪论。东吴诗人空姓氏，南乐侍郎绝扔云。呜呼古人不可作，世上儿子徒纷纷。沧桑骇变陵谷易，天府故物归王孙。黑甜主人惊早退，一梦凉州心所嗔。十载京华屐齿接，脱赠乃及君家珍。黔阳才子神仙客，过我围炉话终夕。须臾唾咳成珠玑，顿令古器生光辉。问几来由那可数，静补斋侧久尘土。当歌一放泪莫收，旧游零落我白头。”后有跋云：“三足承天几，黑甜工人所贻也，今忧下世矣。翰林何君见而作歌。歌竟，余不忍读，然不可无以答，塞白而已。”情见乎词。

愚若前辈，清暇咏诗，高致不凡。余尝服其“老去怕交新识友，闲来喜读旧藏书”之句，真剑南也。曾赠以茗，前辈答诗甚趣。诗云：“我昔游普洱，品茶意良切。夙闻蛮松佳，未得辨优劣。去乡十余载，此味遂隔绝。归来隐翠湖，渴思颇郁结。君乃惠佳种，补我昔年缺。小聚归云楼，得此助谈屑。色香并佳妙，肺腑俱清洁。宝此故乡味，龙井安足说。”

士伸知己，古今同然。滇自两司马南来，人文日启，升庵更盛。近则李澄中、顾蒓及吾师高司业钊中、张殿撰建勋，皆爱才者。蒓有《云泉梦影题辞》，盖应严秋槎之命而作。其词曰：“诗人昔为梅传神，诗人仙去梅失真。罗浮幻境花满树，此花便是诗人魂。老僧月下来叩门，开门一笑声如云。岂有吟怀感灵运，谁从夜半呼孔宾。参差宫殿耀眼新，庭前烂熳花如银。题诗已罢挥手去，迷离香影千山春。一任狂枝飞过邻，鸿泥雪爪犹留痕，（斋头挂卧庐昼梅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题有“枝狂任意过邻家”之句。）君之去处我来处，他日相逢谈夙因。”秋槎有和作，即用顾韵，工力相敌。其词曰：“前身翁是梅花神，今生翁为梅传真。万古冰霜结寒蕊，中有一代才人魂。云泉青山绕寺门，门前来去惟白云。枯僧恍惚见翁至，梅花作主翁作宾。衣冠潇洒神宇适，双眸如雪须如银。奇句吟成飘然去，芒鞋踏破空山春。吾师家与邓尉邻，暮宿草没苔痕。１１１１吴门滇水同此一轮月，安得梦与二老闲话清净因。”

宜良人才之盛，莫如匡山父子提倡风雅时也。徐茂才清《题云呆梦影》七古云：“蓬莱之山高接天，东来直与罗浮连。罗浮梅花亿万千，一株幻化伴诗仙。诗仙昔将梅神传，小谪人间数十年。月中雪后兼水边，挥毫直扫孤山烟。一朝骑鹤去不还，诗魂迷离满山川。萧寺老僧解问惮，坐中入定归云泉。回廊曲曲月娟娟，仿佛诗仙出殿前。纤尘不染衣蹁跹，三生石畔话因缘。梅意参差争先妍，皱眉吟诗山耸肩。吟就白玉攒成篇，昂头长笑竟飘然。惊起老僧离恨牵，叩门索书浑忘筌。先生大名重吾滇，诗画书法群相宣。余生也晚空垂涎，幸附蔫萝百尺巅。高山徒仰谢傅贤，恨不当时为执鞭。偶披遗书致翩翩，雪痕鸿爪笔如椽。玉京缥缈裳难褰，是人是花齐参元。安得飞身到八埏，狂摹太白草学颠。”所谓先生，指陈卧庐也。停车访古，思古情深。

余游天下名湖多矣，以石屏异龙湖、杭州西湖、滇省昆湖、嘉兴鸳鸯湖为最胜，曾以诗纪游。炯伯索书近作，因合录之名为《四湖诗》。《异湖》云：“三五人家绿到门，柳花篱落荻花村。湖鱼卖处秋云湿，野犬声中夕照昏。蓬岛遥呼仙作侣，葑田差喜稻生孙。一尊吸尽波心月，莫使蛟龙夜夜吞。”《西湖》云：“画船杨柳暮萧萧，荡入苏堤第五桥。半郭半村兼吏隐，好山好水伴渔樵。英雄葬骨兴亡泪，天地惊声上下潮。古洞烟霞大江月，醉怀休负酒旗飘。”《昆湖》云：“滇南万里山水都，山首太华水昆湖。山中犭爰鹤十年梦，水上鸥凫三益呼。渔笛吹残霜夜月，秋花开到画船芦。绿蓑青笠风兼雨，我是烟波老钓徒。”《鸳鸯湖》云：“鸳鸯湖上夕阳天，杨柳楼台荷芰田。尽有诗怀秋似水，却怜宦迹雨如烟。平生肝胆张华剑，霸国功名范蠡船。输与才人老竹垞，《棹歌》声在白云边。”

曾子固文驾欧苏，诗特逊，或惜其不能诗。家藏《南丰集》，七言如：“冠剑九重霄汉路，莺花三月帝王州。”五言如：“秀色秋来重，寒声雨后新。”何尝不入唐人之室。明人张和仲（燧）著《千百年眼》，谭友夏辈亟称之，其卷九一条云：“南丰有《钱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》诗云：‘月明如昼露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华浓，锦帐名郎笑语同。金地夜寒消美酒，玉人春困倚东风。红云灯火浮沧海，碧水楼台浸远空。白发蹉跎欢意少，强颜犹入少年丛。’昔人谓子固不能诗，学者不察，随声附和，谬矣。”

岑襄勤以秀才起家，不闻其能文，今传者大抵幕僚为之耳。录其《题宜良孟氏一门双节》诗，以见一斑：“抚孤未见结缡时，肠断堂前寡女丝。孝妇完贞堪作子，衰姑立节竟相师。长留劲气苍松并，同抱冰心古井知。愿采芳徽光邑乘，千秋凛凛愧须眉。”

章生斐然，质朴好文，近今乡人之秀也。诗笔伉爽，肖其为人，去滇之粤，代书五十韵：“之粤何为者？回思寐不成。甘霖无厚薄，芝草有枯荣。伴月三人出，惜春万里行。露桃红绽萼，烟柳翠含萌。声涩啄泥燕，影迟择木莺。低眉辞六诏，转瞬下东京。不冻贪泉恶，连云旅舍精。奴颜多黑齿，虎视尽碧睛。蛮瘴迷天雾，关讥塞路荆。尘中方掩息，海面又遐征。樯回浮城镇，轮喧伐鼓铮。气蒸天镜暗，波撼雪山倾。港阔风狂暴，云垂态变更。心烦忧秽血，头痛厌腥鲭。点点晨灯灭，呜呜气笛鸣。还登新铁舰，直向古羊城。飓母人知避，涛神我不惊。漂流随大海，摇荡任狂扬。出港云具黑，入江雨乍晴。波平出比目，柳弱下，云影涵空静，霞光荡眼明。船前风送疾，月碎水流潜。朝落鱼梁浅，堤宽柳岸平。江山频热带，车马杂喧声。城暮烟无际，枝栖屋半擎。登楼闲绪动，伏枕暗愁生。室巨宜求栋，樯高难用桢。凭轩观奕局，放眼看云情。亚雨欧风急，秦皇汉武争。骇黩翻北海，封豕跃东瀛。回忆从军乐，徒输报国诚。方期申蠖屈，冀博卧龙名。直往依刘表，殊疑厌祢衡。守株同碌碌，挈罄讽硜硜。世路知多隘，穷途待卜亨。水中掬月魄，镜里寻花茎。雌难宁甘伏，拙鸠未善营。假柯推世网，觅水濯尘缨。溷浊悲沧浪，溯洄拾杜蘅。严冬长蛇蠕，白昼小蚊。贝锦无停织，蚕丝不断萦。行歌《大杜》氵胥，归咏《苕华》菁。忧国身无补，思乡病转撄。含愁谈往事，何计慰前程。莲出泥中洁，松经雪后贞。壮怀犹耿耿，杯酒自盈盈。鼎膩席珍重，盘腥世味轻。小心莲子苦，大节蔗浆清。廉颇思还赵，仲连宁事嬴。曲终窗月落，烛泪溅纵横。”

辛酉岁滇人设明伦学社，专课古学，王廉访玉麟功也。社中以昭通《孟孝琚碑》为诗题，昆明陈君弋作列前茅，录以表之。序云：“碑在昭通郡南十里，光绪二十七年出土，邦人谢氏移置凤池书院，震泽王氏、善化黄氏，均定为汉之佳者。石屏袁氏则以汉碑中第一，海内无及者。实有所据，而言非过揄也。乃为诗记之。”诗云：“明星一点降南天，精光奕奕照人间。神物之出不可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测，压魏之瓦晋之砖。炎汉及今二千载，恩安县南起异彩。好事寻之得古碑，石上稍断下犹在。于时郡人谢崇基，乃携此石置凤池。继有王黄与袁氏，考据定为汉时碑。我亦读之得端委，既饱眼福且心喜。更为世语碑中人，汉代仁人孟氏子。字曰孝琚名曰[A11I]，《韩诗》《孝经》有心传。父为武阳祖严道，卒于河平丙申年。铭辞多作慰藉语，僚属意在安厥父。颜路哭回孔悲鱼，用免西河之酸楚。每行行首缺七言，纵有缺文意总存。铃下四人具名姓，时见剥蚀可讨论。锋芒直欲陷金铁，纤峭之中有润泽。古来笔妙无与俦，书家见者皆咋舌。圆方古扁体多姿，石经未许肩相随。真之汉碑洵第一，此乃公论非阿私。《西岳华山》称奇绝，持较斯拓惭无色。严整莫夸《鲁峻碑》，流丽不数《曹全》石。斑斑驳驳含光芒，郁郁芬芬发古香。上望相斯丈人辈，下视伯喈小儿郎。滇中古碣无其亚，《宝子》《龙颜》退三舍。我虽拙书犹爱怜，尽日摩挲忘昼夜。海内汉石多摧残，此碑晚出神独完。寄言得者好收拾，宝如夏鼎与商盘。”

汤君铭和止庵《夏日行乐词》，句云：“村坞日长花影叠，庭槐风静鸟声圆。”清朗可诵。

尝粪忧心，古以为孝。蓝孚亨明经有光《省兄诗》云：“忆昔吾母病不支，吾兄侍疾劳苦思。乞灵草木无大效，获吉端由尝粪知。未越十年母复病，河鱼为患关性命。我亦如兄粪亲尝，味甘失常药难进。先后辨味判吉凶，漫谓传述不可从。试问人谁无父母，此心此理人人同。”孝子之心，迫而为此，不以诗传诗亦传。

邓川杨中迥，楼孝廉孙也。以《翠湖即景诗》求正，颈联云：“日暮鱼听莲寺鼓，月明僧宁丁梵王钟。”可谓能世其学。

王地山七律，已录其一，近见其晚年三言二章较佳。其一云：“喜高节，嗜奇策。挫秦帝，解齐厄。掉富贵，若云烟。鸿冥冥，何慕焉。我执鞭，鲁仲连。”其二云：“劲吴死，残越生。携西子，浮海行。耕于齐，为上卿。贾于陶，散千金。出见奇，隐成名。鸱夷子，何童心。”又阎其自题书斋曰：“十二时中，莫欺自己。千百年后，有传其人。”可谓励志之学者。

陈兰卿先生著《集翠轩诗钞》，刻于光绪丙申。今年逾八，存诗愈富，辛酉复刊《续钞》。老境恬适，诗味并永。《赵文敏云液砚歌》、《陈园海棠》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、《秋怀六首》，并臻佳妙。七言如：“诗题画竹人无俗，语似幽兰座有香。”“留宾敢诩陈悬榻，赠句新传赵倚楼。”五言如：“诗画娱今夕，湖山奇此生。”“腐鼠惊人觉，闲鸥避世忙。”直入剑南之室。先生本剑南同乡，犹之阮亭学于鳞，翁山学曲江，各肖其乡人也。记与先生谈诗三十余载，契友以心，说士甘肉。先生官滇太守，余称以大公祖。己酉余使浙，先生亦以此呼之。寄函属书，余书联赠先生曰：“大富贵兼寿者相，好湖山与故乡同。”读先生《甲寅腊月二十八日七十六初度》诗所谓：“弃官而后逍遥游，阅历兴亡能自由。登高远逝凝双眸，崖悬木落观猿猴。须臾冷月生商邱，清光照我湖山楼。我对明月数甲子，晦朔盈虚有至理。乾坤震荡鹬蚌死，生不逢辰天地否。天容我作齐眉侣，家园之乐日有喜，此生知足能知止。”愈信寿者相之言，信而有徵。

王渔珊诗曾录上卷，近见其《云泉梦影题辞》亦佳，录如下：“小谪蓬莱境，人间数十年。闲情留翰墨，傲骨属神仙。为有烟霞癖，来参水月禅。梅花旧知己，同结老僧缘。”

百举八侄，后起之杰，非仅吾家光也。充其才力，必能旗鼓中原，贯通中西，竟三十龄而殒。伤哉，伤哉！方臞仙哭以诗云：“呜呼百举今已死，造物胡为忌才至于此！人谓君太狂，我谓惟狂真才子。人谓君太傲，我谓惟傲真名士。华山业卒头角露，《易水歌》成余杭喜，弱冠声华溢海内，卅年岂第穷经史。聊藉皋比挽时艰，忧伤一病不复起。金碧正待放光明，一朝气绝都已矣！天既生才不爱才，呼天不应天无理。五老峰高遥怅望，大观峙南君知己。他日骑驴访唐梅，清酤一盏谊难已。遣稿自有劭公刊，百举精神炯不死。呜呼！百举精神炯不死。”嗟乎！臞仙，汝知百举之人耶？嗟乎！百举，汝闻臞仙之言耶？

邓川杨生成汉，迴楼高第也，从余问字。有《白牡丹》一绝云：“览遍百花兴自豪，四香阁上厌词曹。平生不屑胭脂染，富贵还须本色高。”富贵七字，颇近格言。

近闻宁州刘谦山先生卒于江南，老成凋谢，心焉伤之。谦山一门文学，曾刊其先人仲鸿诗集以赠我，今复览之，顿增腹痛。谦山科名显于仲鸿，而诗则仲鸿胜。录其《孟氏双节》六首，足见一斑。“肠断离鸾二十年，尚怜儿在命堪延。一朝又夺孤雏去，血染千山叫杜鹃。”“毕世依姑志不违，髫龄弱媳嗣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芳徽。可怜心似精金炼，未合菱花已破飞。”“艰难日奉阿姑餐，姑媳零丁忍泪看。操作不嫌双手秃，五更机杼一灯寒。”“年来辛苦已深尝，姑病无端又在床。药饵不灵心胆裂，难将天道问苍苍。”“祷佛声连十二时，呻吟人老气如丝。鲜烹股肉和羹进，血渍刀寒痛不知。”“寡鹄哀鸾顾影只，夜深血泪洒寒窗。至今老屋凄凉处，庭树栖乌不忍双。”

“击壤派”开儒厄诗、诗厄儒，谷西阿先生《大儒诗钞》宜其佚也。何丹畦先生有题广福寺联云：“十里荷香迎水榭，千重山色锁蓬壶。”先生理学出于镜海，主朱奴陆，而词章不沿“击壤”，盖能者无所不可。

赵松泉孝廉客中《咏柳》句云：“残月晓风人醒后，轻烟细雨燕来时。”《春草》句云：“谢傅不来春色浅，王孙归去马蹄轻。”学晚唐饶有神韵。

绩禹侄孙从公于蒙自鸡街，辟小园吟咏其中，名曰《鸡鸣集》。中秋招友，有七律云：“天空气爽月娟娟，自煮溪流试雨前。明镜独悬千里外，疏花争放小池边。园开白社偏宜醉，诗与丹霞欲斗妍。好是琼楼最高处，玉山倾倒傍云眠。”其友和之，裒然成帙。如蔡蓝天句云：“青莲诗好饮方觉，杜老愁多醉亦休。”娄祖德句云：“秋冷碧塘静，小园花正妍。”韩璜句云：“碧空悬皓月，绿竹挂浮烟。”一时之胜集，后来之翘楚也。

●卷六

白石词千古绝调，诗亦近词，如《陪张平甫游禹庙》句云“镜里山林绿到天，春风只在禹祠前”是。孙菊君效之云：“一片斜阳湿处，绿波红到山城。”亦佳词也。

石屏北山有二忠祠，云祀杨、李二将军。距祠数百武，有二忠墓，碑题都尉姚近光云明人，何其伟云元人，不能考也。少从先太夫人游祠中，太夫人云：“尔好作诗，今日亦有诗乎？”乃题一律，有“蜺旌红射孤城里，鹃血碧飞斜照中”之句，愧不工也。王茂才学曾诗云：“元世将军建大功，捐躯报国两心同。千秋遗爱留三岛，孤殿灵旗表二忠。地僻偏多人迹到，林幽时有鸟声通。晨钟暮鼓清如许，袅袅香烟礼祀隆。”亦斯祠佳作也。茂才温温文雅，先太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夫人弃养日，茂才挽三联，皆至性语。详太夫人荣哀录。

茂才又有《来鹤亭》句：“狂风吹海绿，夕日映山红。”《海潮寺》句：“四面云山窗外列，一潮烟水座中收。”皆佳。

天石《春思诗》云：“寂寞谁为侣，孤行类转蓬。草惊千里碧，花负一春红。晴久思微雨，病多怯晚风。仙山如可即，敢惜寸诚通。”《放形诗》云：“一吟一醉垂垂老，赌墅风怀亦矫情。痛哭敢言天下计，放形拚负劫余生。千秋骏骨人谁市，众女蛾眉妒未平。忽忆定公哀怨句，悔抛心力贸才名。”《昙华寺》诗云：“旬余不到昙华寺，竟有春魂入梦中。偿得三生痴愿否，万茶花拥一山红。”自注云：“树五词丈是日语予有买山遍植茶花之愿。”余按永嘉而后，中原文薮，集于三吴。天津严先生尝曰：“文学才江浙为胜，盖巧思别趣，有天然之妙用也。”吾于天石亦云。

曩选伯安诗入《诗话》，并笺覆之。得报书云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情动乎中，言发于外，是《三百篇》不过言志而已，初何尝有意为诗。然古人有三年成吟、十年成咏之说，又可知诗贵推敲，得句不易，非率尔操觚者所能效颦。况一介末学，乃自侪风雅之列，得勿为大雅所笑耶。昨陈诗稿，不吝教诲，开我茅塞，获益匪浅。古人有一字之师，如先生之直谅为心，诲人不倦，视古人尤且过之，固不仅师之云尔。谨奉数语，以志倾倒。”余再阅所作，尤多佳章。《重阳》七律云：“风雨重阳又一年，黄花竞艳晚凉天。举杯邀月情堪醉，倚剑观书夜未眠。秋水伊人劳梦想，闲云野鹤任回旋。旷怀羡说陶潜宰，几度低徊意惘然。”《无题》七律云：“月夕花晨鹿梦迟，劳劳身世自寻思。心为形役翻多苦，情到人知转似痴。感愤难言屈子赋，伤时怕读杜陵诗。无端风景忙中过，又见黄英放短篱。”伤心人别有怀抱，斯之谓也。

湘人周君传德，才士也。宦滇有年，尝作七言长歌纪先太夫人事，余甚感之。近见其《癸亥六十初度感怀诗》尤佳，盖性情之文也。录其佳句云：“去日不可驻，来日宁可期。人生百年中，飘忽如电驰。自嗟形神悴，渐与陈人居。衰老已难堪，况复贫病拘。心为形所役，断性宁非迷。富贵身外物，何苦为人几。昔日五侯家，豪华冠京都。琛赆罗筐箱，娇宠填门闾。良田遍绣野，华屋辉云衢。歌舞呼万岁，此乐人世无。一朝化异物，玉体归邱墟。美姬与田宅，万象皆非吾。亲朋尽分散，繁处成空区。念此一长叹，能勿增欷歔。我今岁云暮，名利百不如。世乱不能归，万里投边陲。老去宝畏死，后顾心惨凄。含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悲呼我妻，欲言泪先垂。我今花甲周，汝年三十余。服官羌十载，只有琴鹤俱。田宅两未营，沈疴缠衰躯。一旦倘不讳，弃汝将安归。逝者奚足恋，生者当何依。我妻一无言，泪下如绠縻。廉吏不可为，掩面各沾衣。”

成汉奉公至石屏，有《异龙湖乘舟早发诗》云：“天上云从湖外落，宦游人向镜中行。直如乘鹤经三岛，大水城穿小水城。”《乾阳古洞，梦吟首联，醒续成之》诗云：“古洞幽深处，闲云朝夕来。筵开湖入座，梦亦醉千杯。”乡山胜景，笠屐雅吟，令人移情，谁能遣此。

耕近示我《游昆池诗》云：“湖光风月水漫漫，十万垂杨露未干。入世偏多出世想，静中常觉梦中看。灯明画舫黄衫醉，星摘银河五字寒。放眼便知沧海浅，只应狂笑老龙蟠。”气韵之雄，乃其素长。又有句云：“明知世事终无补，何处江湖访钓矶。”盖有退隐之志焉。夫当盛位而有退隐之志者，鲜矣！

丕佑负笈大学，常与丕钧侄论经史。余隐几听之，深入肯綮，令人解颐。余有句云：“教尔理群书，富于千斯仓。听尔谈群书，乐于南面王。”可以自晒。

吴野人（嘉纪）、黄野鸿（子云）诗格并工，筱园《论诗绝句》云：“踪迹生平老钓矶，贵游知己古来稀。宋家解重林君复，肠断江南两布衣。”不粘不脱，山林吐气。每一诵之，令人神怡。杜诗：“抱叶寒蝉静，归山独鸟迟。”鸟心蝉心，体会入微，抑何其妙。

说诗亦难矣。杜公“掖垣竹埤梧十寻，”或以“垣竹”与“埤梧”相对，杜公“掖”之为解，岂复可通。王少伯之“斜抱云和深见月”，乃宫人抱瑟夜立真景。或误以“斜抱云”与“深见月”相对，非时惟不通，且和字作与字解，亦非古也。（误解出于近人，因其人学问本深，且挚友也，恐损其名，故讳之。）李后主词云：“无那夜长人不寐，数声和月到帘栊。”岳武穆词云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”赵松雪词：“做一个，我和你。”皆在宋后，且入词不入诗。唐末刘瑗《长门怨》云：“雨滴梧桐秋夜长，愁心和雨到昭阳。泪痕不学君恩断，拭却千行更万行。”用和字入诗，究嫌小家气，不可学也。

孙筠堂先生，余幼时业师也。有偕余游陶然亭二律云：“环坐陶然里，群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贤尽故乡。南天增客思，北蓟送秋凉。碧柳因风袅，华筵依日光。曲栏凭晚眺，清兴引杯长。”“丈夫弧矢志，卓荦冠吾乡。情倚皋比暖，诗成凤阁凉。平分仙露润，高挹紫霞光。幼稚殊英异，联翩继世长。”叠韵不一。即余与南陔、峨轩、宗尧诸先生同作，宗尧诗已见前。峨轩句云：“地避尘嚣远，文争日月光。秋风莼菜美，斜日柳阴凉。”南陔句云：“风尘经雨洗，天气带秋凉。禅机生寂静，世态绝炎凉。”情韵深至，真一时佳话也。

孔子之名，《史记》已有二义。少时读书，塾师皆教以读作某，盖士人几不知丘之本音也。少陵诗云：“孔丘盗跖俱尘埃。”李太白诗云：“我本楚狂人，狂歌笑孔丘。”韩文公诗云：“柄任儒术崇丘轲。”三公乃三唐三峰，直用孔子之名。陶公则不然，其诗云：“先师遗训，余岂云坠。”又云：“先师有遗训，忧道不忧贫。”又云：“孔耽道德，樊须是鄙。”夫后学之于孔子，固不必以避讳为敬。况诗有声韵，尤不必拘。但古人习尚，各有不同，因汇而记之，觉陶公气度尤纯耳。

保山王康侯茂才庶熙，闻我讲学，寄诗商榷，不耻下问，可钦可钦。僭为点评，以答雅意。最爱其《红花村》二联云：“深柳读书连客舍，小桥流水傍人家。”“一村兵燹余蔬菜，十里池塘半藕花。”遒丽之至。文字因缘，气求声应，润沧江外，吾道不孤。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其斯之谓与。

宋子京句云：“客子光阴诗卷里，杏花消息雨声中。”杨孟载句云：“六朝旧恨斜阳里，南浦新愁细雨中。”康侯茂才有句云：“奇怀诗思春花外，静听书声夜雨中。”音节铿然，与古人抗衡。

杜诗“碧知窗外草，红见海东云”，李承古诗“碧藏云外树，红露驿边楼”，韦端诗“绿穿奔内水，红落过墙花”，同一句法，韦句较拙。

在东瀛日，炳然、鼎和诸友，殷殷问字，异邦欤？抑同堂欤？乐可知已。今不过二十年，腾达者半，而炳然、鼎和乃以战殒。鼎和长于文，工于书。炳然则嗜诗，《柳州书怀》八首，有句云：“香江苦迢递，怅怅欲何之。”“果尔遭时变，扬鞭觅首阳。”“笑傲看云树，葱葱几万层。”“天下乌乎定？遴才在任贤。”虽非诗才，亦属难得，天不永年，惜哉！

吾滇富于种松。新年嘉宴，喜以松针铺地，谓之松毛。余幼时句云：“松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毛深一寸，差胜绿氍毹。”壮游京师，见张天扉自书诗幅，有“遍采松毛作地衣”之句，盖天扉以宫詹典滇试时作也。近见蒙化孙燮元广文《咏新年松毛》三诗，其一云：“报道风光锦绣春，青松满地最宜人。庭除早晚须珍重，愿作怀清履洁身。”虽嫌陈腐气，颇觉切合。广文半生吟啸，著《知味轩诗稿》一卷，纯任天然，不事雕饰。其孙女佩珊，余门人也，出其集为点定之。有《画梅》句云：“回头久历冰霜云刂，信手全收天地春。”“无瑕品格清于洗，有骨文章秀可餐。”殆集中最上乘禅耶。

燮元广文有《罗汉松诗》，瑕瑜不掩，长数十韵。为之删节，格律较遒，录存之：“黛色上参天，根深盘错久。兵燹屡遭逢，傲骨独自守。知尔不凡材，元气絪厚。妙诀得长生，群卉成难偶。一朝凌五云，我欲同携手。名为罗汉松，何处惹尘垢。昔日始皇封，曾以大夫受。但愿上天台，不愿将军绶。滋茂映玄珠，绵延寿逸阜。古干发天根，精神常抖擞。参佛不敢眠，时聆琼钟扣。植立万千春，亭亭垂不朽。”

景韩中丞《师竹轩诗集》三卷，壬秋太史改本，两均刻之。刘固不高，王亦非经意者，录二绝以告知者。《巫峡》云：“江水滔滔去，白云心自闲。鸟飞人不到，花落满春山。”“朝朝复暮暮，云雨空阳台。回首孤帆外，桃花一树开。”

近理旧作，删芜过半，游踪纪事，因题存诗。弃之仍存，存之仍弃，青灯灼灼，知味鲜矣。癸卯试保和殿，适逢太夫人生日，试卷既毕，殿前赋一律，有句云：“小人有母长生日，天子徵才及第花。”纪庆也。辛卯重九，夜宿白浪，有句云：“清怜秋月浅深色，冷对菊花长短枝。”纪游踪之僻也。乙巳随虚斋师游札幌观农学校有句云：“一蓑烟雨一犁春，愧我东西南北人。”纪游踪之远也。己亥游黑笼潭有句云：“三尺身留干净土，九泉心印浅深潭。”“碧沼游鱼迎客至，空山孤鹤送春回。”“茶花红处千枝雨，橘子丹时一局棋。”“朝霜林外铜钟响，古月梅边玉笛催。”当日寻幽之趣，及今思之，历历在目。诗未为工，削之宜也；事不可忘，摘录于此。

六弟性情真挚，寄余句云：“书寄云中修史册，流传敬慰九泉心。”又云：“再语乾坤医国手。暂留桑梓意如何。”皆琅琅可传。

孙佩珊女士年少嗜学，亦从吾游之弟子也。《翠湖》二绝云：“平湖春水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碧盈盈，一片斜阳两岸明。红是莲花绿是柳，不堪处处子规声。”“长堤芳草恋行人，燕语花娇媚晚春。毕竟翠湖风景好，华山如黛柳如颦。”《夜泛滇池》二绝云：“白露凉于水，轻帆上下飘。渔灯萤火小，抱膝坐深宵。”“孤舟人未眠，霜寒天欲晓。落月橹无声，山林啼怪鸟。”女士即燮元广文之孙，有光燃脂，岂惟绳武。

古仪同年同研，同谱同官，同居同老。今六十矣，两诗祝之：“天地两赘人，祝君复自祝。君有琴五弦，我有诗一幅。侧闻甲子周，寿筵开豆粥。本非肉食鄙，侑君以灵。翠海老龙眠，十丈柳烟绿。年年我随君，醉踏柳阴曲。”“柳根深九渊，柳叶垂万袅。叶叶同一根，天然出云表。陈袁本同族，不过分枝早。（袁出辕涛涂，本陈姓也。）兄事四十年，同胞直到老。天高风雨夕，一樽夜忘晓。聊写性情诗，镌入君诗稿。”

孔庙诗最难作，唐明皇五律，空处著笔，第一篇也。叹、嗟、伤、怨，四字重复，五塘师改为“叹凤斯文在，伤麟吾道穷。”“道穷”与“伤麟”一事，“文在”与“叹凤”二事，亦未必胜原作。总之，不能一辞赞也。所感者三过山东，未谒孔林，今犹耿耿。衢州孔氏，至圣嫡裔，宋南渡时，凡曲阜车服礼器，随扈而南。圣像泐石，最为得真。督浙学日，适有争衢庙产者，因饬衢府保之毋失。孔博士庆宜晋省来谢，以圣像拓本见赠，谦六弟携归石屏，捐入图书馆。滇省圣庙重修，属谷作记，乃并钩刻圣像，俾邦人士敬同瞻仰焉。琐琐书之，用资掌故。

《史记》列《孔子世家》，荆公疑之。何足疑也？中国世家，莫孔子若。《前汉》《孔光传》、《后汉》《孔奋传》、《晋书》《孔衍传》、《宋史》《孔宜传》、《明史》《儒林传》、《孔希学传》以及《魏书》之《孔伯恭传》、《金史》之《孔璠传》，正史伪朝，无不尊亲，几若一国之史，惟此为重，皆史公之遗也。昌黎诗云：“柄任儒术崇邱轲。”于孔道已无发挥。近人句云“美富仰宫墙”，益为赘语。要之孔林之中，不可再作诗也。

甲子夏，省城连日火灾，惨不忍睹。梅生宗黄作《嗟哉行》云：“三月四月天无雨，骄阳灼干一片土。祝融烈烈从空来，嗟哉小民蚁上釜。昨日城中已不堪，今朝痛哭望城南。火势欲歇未肯歇，幻作红云衬蔚蓝。满地如麻人乱走，可怜无辜丧家狗。娘呼阿儿儿呼爷，疾行那敢重回首。忠爱之坊光焰高，十丈楼台匝地销。飞鸦乱窜惊蛇逸，万人束手千人号。劫灰烧冷日将暮，崩墙败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屋人安住。夜静惟闻叹息声，不依家门作野戍。谁临沧海扬其波，快使甘霖降滂沱。惆怅苍龙何处是，民兮民兮奈若何！”夫火灾亦易防耳，防失其道，殃及池鱼。留此一诗，用作明监。

高馥斋孝廉蕙，工八股文，诗亦清新。《咏雪兰》云：“喜近三冬雪，闻来一品兰。淡妆姑射面，风过舞姗姗。”《咏山矾》云：“叶与花齐吐，山矾品最馨。送来春一色，玉立自亭亭。”《夏日》云：“入夏人难健，松风一枕凉，踏烟欣客缓，采药怪僧忙。永昼情偏适，高谈乐未央。最当支枕卧，莫负此和光。”句如：“苍烟三面合，翠霭十分藏。”“红酣昆海畔，绿战彩云边。”“开径来佳气，寻幽到别乡。”眼前景物，毫尖芬馥，固佳才也。

晋宁宋坤侯孝廉培厚，工制艺，好苛论人，而交我特谦和。以酒疾不起，惜哉！尝作《田家诗》，颇有辋川、太祝之致：“冻云侵野合，百草枯不肥。朔风清且寒，吹我衤发衤衣。安步过蓬轩，纵目开荆扉。雪净远山出，木脱枫叶稀。牛羊归别院，豚栅上斜晖。黍稻亦已熟，洒酒香菲菲。拨瓮邀邻翁，佳酿相与挥。人生有契合，富贵非所希。秉烛复陶然，对坐两忘机。”又有《改诗》一绝云：“百链精金火候频，一挥而就更何人。试看贾岛吟诗苦，极意推敲触骑尘。”夫马工枚速，各有所长，坤侯自道心得，固不必人人强同也。

《唐才子传》杜荀鹤字彦之，牧之微子也。尝谒朱全忠，作诗称意。《旧五代史》称其善为诗，辞句切理，观“风暖鸟声碎，日高花影重之句”不虚也。《唐新纂》云：“荀鹤举进士及第，东归过夷门，献梁祖诗云：‘四海九州空第一，不同诸镇府封王。’”是荀鹤受知之证。史谓田头将起兵，阴令荀鹤以笺问至太祖，遇之颇厚，前后乖异。唐末诗人首推司空，次则罗隐。隐以罗绍威荐至钱鏐，鏐重之，品学兼长，荀鹤有愧多矣。人不重，诗亦遂轻。

曩欲选滇四家诗，迄未成书。近与友谈，当扩为前后六家，剑川萧孝廉善选，深以为然，各赋一律，真令金碧生色。他日选诗刻成，孝廉十二章并传可也。钞存如下。前六家：杨石淙（一清）：“功业文章冠有明，如公何必以诗名。吐吞《骚》《雅》《石淙集》，镇厌风波砥柱仃。太璞摩挲彭泽宰，浣花胎息玉溪生，千钧一发空同语，不是雕虫小技鸣。”张禺山（含）云：“诗比文襄亦靳黟，并时不愧友升庵。空同门下青蓝喻，太保山中儒释参。萧《选》理精辞驳丽，草堂律捆气沈酣。故人手定珍遗稿，味外酸碱识苦甘。（石禅师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得公集，为升庵手定，极矜慎，评语尤佳。）李中溪（元阳）云：“有道尊师推太岳，晚内典亦称诗。句如小谢工山水，体近中唐化凿椎。六客杨门清独绝，一生阮屐癖谁知。漫披游记传仙迹，别调风骚已自奇。”杨宏山（士云）云：弘山格老气清苍，律体精严企盛唐。出塞偶然吟杜甫，长城真可峙文房。一篷渔艇延新月，七尺书楼送夕阳。掷地铿然金石响，不徒星历究微芒。”担当（普荷）云：“英雄肝胆寄吟哦，老著{加毛}{沙毛}感慨多。复古犹思旧坛坫，狂游已负好山河。岛郊体借秋为气，燕赵人称地善讠哥。易水苍凉声变徵，惊间入破满庭柯。”苍雪（读彻）云：“夜寒谁识耸吟肩，讲席中峰几岁年。不愧清僧诗第一（此渔洋评语），其如故国路三千。（师值国变，诗中宫有沧桑之感。）志公古井寻无迹，萧寺疏钟度有缘。脱尽皎然蔬⊥气，沧桑百感寄云烟。”后六家：张月槎汉云：“异龙湖比壮怀开，鸿博科当众口推。务观诗原无老态，士衡人说患多才。稿书谏草千缣值，（公诗稿多书于谏草背面，得者重之。）茗味寒闺十指来。（公京宦清寒，尝假其夫人针黹之费，市茶欺客。）选后遗编真面出，（袁树五先生精选公诗六卷，入丛书刻之。）空阶扫叶绝纤埃。”钱南园（沣）云：“平生崇拜南园老，诗外诗中大有人。也似换鹅书透纸，依然画马瘦通神。杜陵自洒思君泪，吏部谁訾辟佛文。几辈绣ひ真气少，如公方不愧词臣。”刘寄庵（大绅）云：“儒林循吏一身兼，亦有诗名海内传。书解撷腴訾獭祭，理惟探颐烛犀渊。鲁人曾绘未公叔，老妪能知白乐天。健处虽差真处好，细持铅椠与周旋。”师荔扉（范）云：“是真名士是循良，（滇系）之余翰墨香。咏史扁舟江月白，怀人孤榻海山苍。渊源冉阝不从师友，门户何曾隘宋唐。始识真诗关至性，愿编年谱语周详。（闻方君臞仙近编《荔扉年谱》。）”朱丹木（{廿ぬ}）石：“树义必坚语无懦，韩苏黄外自成家。诣深不觉聪明贵，妆淡翻嫌粉黛华。吴体偶拈摇柱隽，蜀游常梦锦江赊。精严更启存诗例，五子（谓五华五子也）编中孰剔瑕。”黄矩卿（琮）云：“《嗣音集》发吉光幽，心契苏亭识更优。近体唐人奉韩杜，古风邺下溯曹刘。精心隶事锤炉化，拥鼻微吟格调道。取殿六家独凭吊，高文大节炳千秋。”

杨小亭大令为仲翱太史之子，少年能文，其诗已采入卷。近见仲华得大令手抄《倦游草》一卷，《秋虫吟》一卷，乃甲辰、乙巳间作。清近弱，链近凿。录最佳者《端阳》七律：“记得年年端午节，举家蒲酒聚团。一身胡已七千里，万里何堪重五天。自信升沈关福命，剧怜孤寂近神仙。闺中弱息思何似，定道征夫倘念旋。”《翠湖》五律：“夜夜莲湖梦，还来证卧游。芙蓉开似旧，杨柳不胜愁。煮茗倾荷露，谈经忆竹楼。故人江海隔，惆怅夜灯秋。”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朱子眉《自题画》四言：“木古石古，烟重云重。任余所适，千峰一笻。”想见遗老荦荦之概。

龚簪崖句：“孤月晴翻江影动，乱峰寒送雨声来”，彭竹林句：“一官手版随人后，万里乡心入雁先”，皆见称于随园。龚、彭，迤西名士。龚专于诗，诗成；彭勤于官，官显，而诗晦矣。即以前二联论之，龚句极力摹古，虽有痕迹，不失雅调。彭下句为薛道衡“人归落雁后”作一转语，较佳；上句不免粗俗。彭乃随园弟子，常与杨栗亭选滇诗，未见传本。

《贮云诗话》自赏其“钟敲云际月”及“松径归樵担月明，青毡坐瘦封侯骨”诸句。凡诗只知链句便是下乘。又载其兄小鸾《山行》五言云：“林杪跨板桥，峰凹补茅屋。朝带白云游，暮扫苍苔宿。”其乡人某《秋渔》七律云：“青蓑绿笠志和船，秋雨秋风年复年。三板鱼榔敲落日，一灯蟹火浸寒烟。登盘玉尺宜沽酒，入市银刀不取钱。漫说吴淞鲈正美，安排归计老江边。”惜佚其名。

门人梅少农宗黄性嗜书，购张复斋、熊仲山手抄诗稿各一册。仲山名家彦，在道咸间宦滇有名。稿乃专咏梅菊七律数十首，无一可取。《浇梅》句云：“本以冰霜为雨露，偏教汤沐到山林”，其翘楚也。复斋不知何许人，诗亦散漫，《鹿饮泉》句：“遥寻鹿饮泉，不见迹。一泓在山椒，斗坎浸天碧。”《缥缈峰》句云：“隔湖望西山，天外蛾眉小。及登西山望，山外天更杳。”较为可观。复斋有乾隆十五年自叙，名《拾枯集》。集为周某攘为己作，少农仍改题原名。拟为之传，雷子沛（作云）、李楚卿（宝）皆有文以赞。少农三迤后起之秀，韵事，因详记之。

少农又得《扁舟集》、《滞渝集》、《部门纪事》手写稿，佚其名。以稿中诗字测之，盖蜀人苏刺史忠廷作也。刺史为人不具论。稿中有《夔门》七古云：“乙酉腊月日乙丑，楼船东下巫山口。逆风巨浪打船头，回旋作势经持久。维舟峡岸对东风，榜人闷气填胸钮。邻船得意逐渐来，坐稳还酹江神酒。一尊清酒满船香，神女空中应拍手。行雨行云两不妨，捕风捉影殊否否。昨游夔府城，同心二三友。强作平原十日留，赠行曾折长亭柳。为乘风利张征帆，白盐赤甲难回首。旧雨多情那可追，一声长啸蛟龙吼。放胆重作御风行，水波不兴云亦走。须臾出险入巴东，回看巫峰九十九。”诗出东坡，有奇句，亦有弱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句。

检斋古诗已采入前卷。近体如“人缘佳节老，春与故园同。缀草编香谙，飞花扬旗。”不失为佳。

赵生思治，下笔千言，诗不经意。顾往往称其乡长胡君永龄之诗，持集示我，因摘其佳者。《乍见》云：“相离曾几日，乍见树含娇。对我清狂甚，无风自荡摇。（年假闭校还家，至翌年开学进校。校虽犹昔，而生意勃勃，似有眷恋之意，故有此吟。）”《欲得》云：“欲得春消息，何妨问柳条。天机虽不泄，隔岸手相招。”《甲子元宵月晦》云：“试问团月，如何自晦深。太空灯灿灿，元夜影沈沈。满极宜招损，阳升故降阴。盈亏原有数，天地本无心。”

甘润之明经雨选泸西训导，六十日即辞归。高勉之学使嘉其行，与许广文印芳、张广文舜琴并举，诏加内阁中书衔。生平精研宋学，游门下者远迩以千计。子四人，皆积学成名。工书画诗学，古近体颇佳。《留别泸西土民》云：“一行作客已千里，浪博微官冷如水。饔飧止有苜蓿供，犹恐素餐受訾毁。自愧连衰无长策，腼颜称师对多士。无聊独坐书难消，翻阅架上残经史。忽然老病侵人来，冷热时作不由己。风雨虚窗永夜灯，问燠请寒惟一子。家山蝴蝶梦中归，客思吟蝉催树里。我欲久恋宦途浓，百忧感触从中起。触动离忧难久住，忙促归装具行李。亦知簪组荣我身，烟霞系情不自已。况复世事与愿违，未及瓜期决行止。此去闲闲十亩间，农桑旧业重经理。时还沽酒召邻翁，畅饮林泉斯可矣。”一时和者甚众，其门人胡袞臣进士辑而付梓，名曰《泸江归吟集》。

姚安甘季贤字幼卿，润之之季子也。光绪壬午登贤书，年十五一赴礼闱，因亲老不忍远离，即绝意科名，藉学俸养亲，以孝闻。好研性理，不喜作诗，偶一为之，盎然古味，由才优而学粹也。《送松泉孝廉赴豫》云：“惆怅听骊歌，展转意如何？劝君深自爱，道远辛苦多。巍峨黔道山，苍茫楚江水。对此望中州，浩浩八千里。至止当何期，榴花照眼时。至时深颐养，居闲遣忧思。靄靄乘秋凉，归来未为晚。惜君千金体，努力加餐饭。”

蒙古为淳维匈奴故地，沙平万重，风雄千载。顺康以后，文明日盛，与中原同法。梧门之文，策凌之武，其著也。吾师荣华卿协揆，吾友延清学士，文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章卓卓。学士《送友诗》云：“一堂星聚并时贤，秋展西园胜去年。三树荫浓松挺秀，（十月十日席设三松苹堂。）万花香晚菊争妍。蝶来导客思萧寺，（今春牡丹花时，徐花农前辈招同薇孙学士小集崇效寺花下，见太常仙ア，薇孙为赋长歌。）骊唱催人赴楚天。（受苍方伯将取道湘鄂之官贵州。）此去黔中山水好，新诗遥盼使君传。”学士素工试帖，刻本久传，律体虽亦近试帖，而地灵人杰，何其超

通海李子懿（文藻），茂才也。赠余诗云：“一腔怀抱学为缘，宦海归来讵惘然。移孝作忠遵鲁训、守先待后绍邹传。四时佳兴程明道，三策贤良董广川。自是彩云南现瑞，浙江流水溯渊渊。”赵纪卿孝廉云：“颂扬得宜，诗律亦细。”孝廉以诗名一乡，四十年前诵其佳作《泛祀湖》、《登秀山》，琅琅在口，当觅其全集以表之。

诗人所契，多在山水、竹石、田野、风光、故人品多高尚者。

禺山赠升庵诗最多，亦最工，尤以“松凉月坐华亭寺，花暖春游碧玉泉”二句最妙。碧玉泉在安宁，升庵题曰“天下第一汤”。盖以天下温泉，皆含矿气，独此无之也。题额今存。美国游滇者往浴毕，叹曰：“中国自古夸饰，往往夸国内为天下。此泉实为全球冠，天下二字，言大非夸。”

叔度别后，依依梦思。诗筒往来，频劳黄耳。顷得其《癸亥四月初六日游三香山杂咏》：“名山游处辄题诗，故里名山久别离。二十余年重拄策，山灵笑我满吟髭。”“蹑踽攀萝逸兴催，凭临百里画图开。万峰突兀撑空碧，一线梅江天际来。”“天极遥连地极通，两仪开辟妙神功。天公欲炫奇山妙，太一峰当太一宫。”“闲曳孤笻揖老仙，仙山深处日如年。绛霄宫阙群真会，合有碑题碧落天。”“万株松树绿云横，炎夏凉风谡谡生。不羡茯苓千岁药，闲眠石枕听涛声。”“奇石苍松倚碧空，熙穰妇子酹神丛。犹存报赛祈年意，大好乡村太古风。”“盘石宁栖盘古神，香花争供石嶙峋。若教米老来游戏，袍笏犹应拜丈人。”“千家鱼沼涵空碧，万亩秧畴醮远青。忽忆昆仑山顶望，百泓秋水灿华星。”“城郭微茫映夕曛，昏鸦队队逐归云。好风一片来天末，下界人声上界间。”“山下村庄世外家，家家妇子艺禾麻。最怜佣贩皆冰玉，姑射神人未足夸。”“五岭烽烟遍战场，罗浮樵麓盗跳梁。山川奇胜堪安隐，福地琅环数故乡。”“桑麻鸡犬足山村，山口溪光翠锁门。未许问津到渔父，避秦即是武陵源。”“自号梅峰纪雪鸿，三香今画入诗中。一峰若种梅千树，万树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梅花坐放翁。”自注：“余在京号三香居士，后侨居穗垣署梅峰精舍，皆示归欤之志云。”叔度诗才敏赡，下笔不能自休。昔者廖柴舟以古文名于粤东，日本重刻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，推之与朝宗、冰叔并驾，余报叔度诗有句云：“文事我惭袁彦伯，松居人羡廖柴丹。”盖纪实也。

欧阳君超，游滇久，自言忘其非滇人，旷雅可想。见拙著《诗话》、《钞诗》，示我《过洞庭》三首：“云水苍茫混太虚，此行端不为鲈鱼。鼎湖倘有飞升迹，愿访名山赋《遂初》。”“一气吹嘘橐功，片帆逆上仗西风。楼台倒影藏深碧，好个巴陵在水中。”“我自龙宫说法来，海涛喷雪五云开。谁言弱水三千里，一日行经十二回。”《嘉树》二首：“南荣有嘉树，绿叶何婆娑。春从寒谷回，百鸟声相和。树下为我庐，明窗触枝柯。朝夕勤宫书，神苦志不磨。鬓发忽已斑，隙驹徒奈何。念彼飞鸟适，而我形役多。愿言驾轻车，一吟《击壤歌》。”“一粒含大千，胜义谁能识。万花如缀锦，幻此空中色。玉屑霏庭阶，奇香坌满室。清烈沁心脾，莹然心愈白。蔚秀日在眼，长养钦帝力。开笑慰吾怀，衙斋聊自适。”且媵之以笺云：“《卧雪诗话》，南中巨观。愧未能佳，聊寄讽咏。欲施绳墨，惟大雅裁成之。”吁，谦尊而光，进境安可量耶！

方黝石《诗话》仅见残本，转录其一，以见豹斑：“月前移寓北馆，在宣武门外松筠庵后，日与南坪话旧，并同游部中诸胜。归则共饮酒肆，相得甚欢。今日无事，乃更取《居敬斋诗》阅之，摘其佳者于此。五律如《坡贡道中遇雨》云：‘古驿少行客，鸟声时一鸣。雨催深谷晚，云截乱山平。樵路草痕没，野田秧水明。暮程何处宿，天外数峰晴。’《宿七星桥》云：‘墟落人家少，荒凉早闭门。山坳残雪聚，树杪冻云屯。野水明前渡，寒烟暗远村。愁看孤店外，斜月挂黄昏。’《南星驿》云：‘历尽蚕丛险，长征唤奈何。地偏山市小，人杂土音多。灯影收孤店，烟痕澹远波。循墙看诗句，把酒自吟哦。’《大散关》云：‘绝顶郁崔嵬、千盘仄磴回。人烟秦塞接，疏凿禹功开。石气含疏雨，滩声走怒雷。古来征战地，立马独徘徊。’《晓发广元县》云：‘客路贪行早，冲寒出郭门。冻云沉野色，残月带烟痕。木落霜威肃，江空水气昏。蓝舆迎晓日，握袖自微温。’《旅夜书怀》云：‘孤枕寻乡梦，寒窗洒半醒。虫声催月黑，萤火避灯青。乱世谁知己，浮生误识丁。壮怀人自惜，尤里一飘萍。’七律如《得家书》云：‘斜风吹雨夜将阑，竟夕愁人梦未安。世乱干戈随地有，家贫出处一身难。吟秋虫语当阶冷，破晓钟声到枕寒。珍重老亲书一纸，拥衾心绪万千端。’《七盘岭晓发》云：‘褒城破晓策征鞍，石磴萦纡上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七盘。雪积未消山市小，冻云初散日光寒。猿号古木来空谷，马踏残冰过浅滩。宿梦乍惊心转怯，舆人愁说路漫漫。’七绝如《画眉关》云：‘藤花落尽雨昏昏，小驿荒凉昼掩门。何处猿声啼不断，画眉关外客销魂。’《嘉陵驿》云：‘罗径香吹石竹花，嘉陵古栈入山斜。山坳流水最幽处，时见野人三两家。’《观音峡》云：‘驿亭一度一徘徊，盼得晴天倦眼开。峡口忽生云一角，热风吹雨过山来。’《三交河》云：‘野莺啼彻子规啼，山路迢迢日易低。欲写归心向羌水，争先流到夜郎西。’《送险亭》云：‘送险亭边绿草肥，平原极目晚烟霏。此行合有新诗本，万叠青山一客归。’”其卷首有毕星楼（应辰）学使题辞一首，亦佳，因并录之。云：“碧云遏断湘水裂，长笛声高入寥。风回爽气凌清秋，与君诗境同超绝。君才健似脱鞲鹰，霜天下击成飘瞥。谈经说剑气纵横，感遇忧时情激烈。十年人事苦蹉跎，万里江山嗟远别。遥从冀北望天南，燕台落日昆湖月。长风相送来长安，重话畴昔转凄切。极天烽火照家山，苴兰城外屯回鹘。投笔慷慨竟从戎，凛凛平生真气节。跃马风生短后衣，出师誓饮花门血。计定方期大合围，军符谁料成仓卒。不教驱马出危城，和议当时计已决。郊外愁看狐鼠骄，军门早报弓刀撤。掉头从此辞戎旃，射策远来朝北阙。变化同期云路高，腾骧谁遣霜蹄蹶。自来福命胜文章，肯与鸡虫争得失。一官端次客京华，万古奇愁长郁勃。开编示我纪游诗，三年踏遍峨眉雪。剑南风物杜陵愁，写向岷峨悬健笔。放怀且请为君歌，许身稷契谁言拙。随陆能武绛灌文，珍重此才不世出。漫言科第即功名，好裕经纶明辅弼。我才颓放远输君，我诗真率态无律。酒酣气振更联吟，诗成唾壶击将缺。”星楼此诗，词旨研练，气味深醇，可传之作。按黝石以宝宁秀才橐笔入中原，与一时名士游，终于陕吏。著书极富，有《鸿蒙室丛书》三十六种，《诗话》乃三十六之一也。《诗经原始》，最为传诵。海内文家，盍多访之。

余杭孙和叔先生树礼，埙篪介雅、弓冶传诗。杭州三年，谈艺至契。老居京门，音问常通。余筑小园，地仅丈余，园角一山，名曰金钟。题诗刻石云：“雅谈宜在山，山乃不可居。挈此小金钟，位之翠海隅。海岸市二里，海水清一渠。芦荷四三亩，榆柳十百株。兹山高尺五，广袤与之俱。海名人可借，山名吾岂虚。鼐鼎万锺粟，何如半园蔬。阡陌王侯第，何如一草庐。昂昂七尺躯，何如复何如。愿招旧谈友，愿补新著书。”拓纸寄京，和叔答笺云：“昔登缉雅堂，尝侍吾师居。（潘师毕琴在学使署延梁文忠选浙人诗，续阮文达《轩录》，余与先补山兄同任采访校勘。）自公来督学，复令陪坐隅。图书聚东壁，庇以屋渠渠。审定务雅正，邪说铲根株。公余间谈笑，恒与鸿儒俱。今则《郑》乱《雅》，俚言文空虚。（朋友讲习，会当以文，乃胸无典籍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崇尚白话，较以艰深文浅陋者，又逊一筹矣。大雅沦亡，于斯殆尽。）诗俗不可耐，气并无⺊蔬。日下更芜秽，剧场入讲卢。（国立大学任男女青年以淫词艳曲合演，绝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）别久溯畴昔，感想当何如。愿公勿自怡，亟上万言书。（山中白云，虽可怡悦，当不忍坐视天下陆沈也。）”又云：“宣圣恫中国，尝欲九夷居。拟与仲由偕，乘桴浮海隅。季路固勇者，狂喜笑轩渠。谓士当远谋，毋因觅守株。鸣凤集梧冈，宁与鸡鹜俱。鹏垂天云，扶摇凌清虚。胡为甘学圃，恋此瓜与蔬。吁嗟儒雅士，无复承明庐。斯文亦既丧，此后将何如？四顾天地窄，提笔吾忍书。”两人性情，如胶如漆，文字交，性情交，胥于此见。

帛道猷《采药诗》：“连峰数千里，修林带平津。茅茨隐不见，鸡鸣知有人。”唐五龙曰：“此诗绝妙。”见《高僧传》。王半山窃其意云：“菰蒲深处疑无地，忽有人家笑语声。”何其相远也（《选诗拾遗》卷六）。按诗不相袭，余尝引半山诗为戒，已见前卷。不意五龙山人早持此论。五龙名尧臣，晋宁人，著书在明隆庆时，雅人也。其诗文不及半山，特所见甚精耳。半山诗文，亦不以评论为轻重，特后人当知戒耳。

《劫余集》者，昆明王聚五孝廉肇奎著。孝廉性嗜书，兼嗜饮，孝友无间言。著书因兵乱而毁，今所存者名曰《劫余》，可伤也，亦可钦也。《言志》五古：“弱冠读儒书，天下为己任。民物胞与心，油然满方寸。忽焉肄举业，遂乃忘其正。T逐章句间，学修我为政。我质本甚鲁，T世而无闷。华门陋巷间，潜心学孔孟。”《坡贡道中》七绝：“征鞍已度夜郎西，碧草朝朝衬马蹄。屈指滇云今咫尺，树头一任子规啼。”《灌口滩》五绝：“山如奔马走，水似怒狮吼。舵师攘臂呼，扁舟出灌口。”“滩声动地来，怒涛连天起。心旌苦摇摇，移时犹未已。”《丙辰六月初二日为先君九旬阴寿，家祭有感》七绝：“鸡豚不逮生存日，死后徒劳荐馔羞。泉下有知应一笑，痴儿白发已盈头。”嗟乎！长安毡<毛>，瀛岛逍遥，廿载故交，一场春梦。孝廉易箦之日，语不成声，惟六字可辨，曰“吾前清举人也”，是不能不为之表章者。

秋航先生为石屏任棠村（树南）后裔，学有渊源，著《乐亦斋诗钞》。以岁贡居乡授徒，竹轩先生其高弟也。余闻之故老云：先生得吴和甫诗传，而与朱次民、许五塘、朱筱园、戴雅南诸人友，砥砺专一。以元夕为差役所殴，竟呕血毙。石屏公愤，设至圣会以伸其枉，会至今犹存，俗名为“打差会”。雅南挽联云：“棠庄偕隐愿未偿，与我生、阅世态炎凉，风波变幻，郁郁百年身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抖擞尽热血满腔，吞声竟逝；兰社同人今有几，为君死、叹慈亲衰老，子女夭亡，茫茫千古恨，检点得狂诗一卷，洒泪长吟。”屏人传诵之。《五塘诗草》、《穆清堂诗钞》皆亟称先生诗，顾不获见，钞本为戴鼎卿所藏云。得之竹轩先生者，亟录副本，冀刻《云南丛书》中。名士沦落，终获显白，九京庶可无憾矣。戴鼎卿名燮元，石屏茂才，喜为诗，近亦逝矣，当访其集传之。

次民先生称秋航明经曰诗人，箴予先生则云腹俭而欲学浣花，可乎？余谓二说皆允。今录二诗，以概其余。《昆华五律》十四首之二：“犹记辞家日，春寒入客途。关山愁马首。风雪暗龙湖。仆暖荒村酒，薪烦野店炉。劳劳竟何事，回首一长呼。”“离别寻常事，销魂却为贫。持家从拙妇，强饭祝衰亲。不尽烹雌感，长怀负米人。吾生惭马畜，未敢怨风尘。”

古今隐逸多矣，渊明尤著；忠烈多矣，信国尤著；武将多矣，武穆尤著。皆文彩之故也。观《武穆全集》，诗词俱工。《满江红》谱入乐歌，今之文武学生，皆能诵之。谱为图书局员大兴高君连科所编，激发志气，何其壮耶！武穆有《题龙居寺》句云：“潭水寒生月，松风夜带秋。”又何逸也。

张燧曰：韩文公志卢殷墓，言殷于书无不读，止用为诗资。平生为诗可诵者千余篇，至今一篇不传，非托于韩文则名姓亦湮矣。夫诗文之佚不佚，名姓之湮不湮，似亦微耳，顾古今人往往重视之。岂不以四大皆空，而空中有不空者在耶？可以思矣。

米襄阳自书《琴诗》：“澹乎无味中，指下清音发。□□□□□，空山堕凉月。”郭天锡曰：寻《英光集》检之不见（《云山日记》卷下。）又《赏心亭》诗：“晴新山色黛，风纵芦花雪。尽日倚阑干，寒宵低细月。”张和仲曰：“雅淡幽奇，当为米绝之冠。”范长康辑《米襄阳志林》，拓陆友仁、包彦平、陈眉公之旧，自成一书，搜括无遗。余于焦弱侯《金陵旧事》中得此诗（《千百年眼》卷八。）按米诗之佳者：“三峡江声流笔底，六朝帆影落樽前。”抗衡苏黄，一代之雄也。郭张表章佚诗，实为佳作。郭名畀，元朝丹徒人，手写日记，为陈善虞徵君庆年所得，今刻入《横山草堂丛书》中，徵君耆年硕学，余同年友也，远寄此书，读终篇详为记之。

雪生游鸡足山，得明刻本甚富。大部赠图书馆，其小者有《风响集》以赠余。余读之知为诗僧本无著，可珍也。诗不脱禅理，最爱其佳句云：“溪分竹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笕泉声细，烟引松萝月色微。”犹有文人风韵。“龙象开山因祝国，鬼神让地欲留僧。”却是高僧本色。谈明诗者，远则牧斋、竹垞，近则苏亭、荔扉，均未见此本，余何幸而得之。《诗》云：“锡我百朋，敢不拜嘉。”

方孟叔《开化城晚眺》诗：“落叶秋风最不情，晚含愁思上边城。地邻交趾千峰障，郭傍关河一水横。旷野牛羊归路认，疏林鹰隼为巢争。钲声动自黄昏后，灯火楼台掩映明。”“昔年兵燹几家残，新种桑麻绿未攒。一片萧条秋色瘦，数番断续晚烟寒。望来乡信频虚恍，到此情怀更渺漫。游览不堪霜两鬓，行将归侍慰亲欢。”用笔朴直，诗如其人。

科第抑末矣，然得之实难。咸同军兴后，滇人列会魁，仅晋宁宋镜澄一人。镜澄弟石澄，埙篪文学，有轼、辙风，吾党之宗也。其得魁由于徐园尚书之赏拔，当时诗坛，群推伯熙、常熟、南皮，园名稍逊，而诗特工。有七绝云：“飘泊天涯两不如，西劳东燕十年余。怜君又向江头别，好买江鱼为寄书。”“意外春风到草堂，小红吹过百花香。年华毕竟非流水，记取芳菲入锦囊。”“酒醒人散夜归迟，万里云烟接渺弥。独自凭栏无限恨，小楼清夜月明时。”“灯火摊笺夕著书，淋漓墨汁满襟裾。醉中纵笔醒时看，再写《黄庭》总不如。”“小阁潜通小有天，花茵半滑雨如烟。秦人自有云山癖，不逐渔郎刺别船。”“老去梨花只闭门，春风惆怅鹧鸪村。廿年心事千秋想，风雨行人也断魂。”又有《赠筠村观察》云：“梦魂犹绕桂林山，风洞云扉乳石孱。午夜暗钟来古寺，一声清杵到人间。”“铜柱摩挲旧蘚纹，汉家事业尽臣勋。伏波不为谗言死，惆怅尧封隔瘴云。”“雄师十万撼南交，戎幕何缘燕雀巢。侧贰无车辜颇牧，解人一字静群呶。”“赫赫炎荒握虎符，去思来暮满交衢，追言往事都能说，赢得循声又海隅。”风调格律，不似俗所谓“同光体”者。

虚斋师《陆将军歌》序曰：“将军号德成，字炳南，江苏含山人。从英人戈登受炮学。咸同间调滇，助战回乱，以功擢至总兵，官授建威将军。外洋火器用于滇，自公始。光绪甲午年卒，葬昆明归化山之阳。为之歌曰：“《孙子》十三篇，火攻在其内。烈如炎昆冈，未尝传火器。在昔称长兵，莫如弧矢利。自有蛇利炮，颇助攻击势。最大者红衣，名埒霍与卫。此皆出中国，雄于鸟铳制。咸同军兴来，购之自外裔。愈出而愈奇，弧矢于焉废。滇居天一隅，近亦增民智。谁复执干戈，竞言斗机械。机械胡为来？开先必有自。曰自陆将军，自剿回纥始。和兰榴散弹，梯航运而至。攻城城为摧，击垒垒为坏。所向无不捷，高官受封拜。遂令一品衣，褒荣及三代。生立滇疆功，死及滇山瘗。朱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邑葬桐乡，古有今其例。令子亦能贤，表墓徵文字。煌煌韦丹碑，翔实色无愧。我本滇鄙人，生长乱离际。曾享太乎年，同受将军赐。昔已耳其名，今更说其事。作歌述崖略，聊当鸡酒祭。”将军墓表乃厚安太史作，笔致娴雅，师诗盖沿用之。一时和者，琳琅满目。施聚五解元有奎句云：“同治六年十月冬，西逆相见兵与戎。官军失利弃甲走，势如黄叶迎秋风。会垣之危若累卵，近郊三面围重重。纵横壁垒坚于铁，环以深堑畴能攻。”又云：“承平四十有七载，河山如旧民物丰。松揪已见拱墓木，谁复作诵酬勋庸。”杨诚之解元实句云：“贤哉陆氏伯与仲，生际干戈扰攘中。誓欲灭贼乃朝食，相将投笔争从戎。兄曰‘嗟！如弟谨厚亦为此，兄当移孝以作忠。’弟曰‘噫！伯也执殳卫社稷，萱庭甘旨谁为供？’叔季闻言怦怦动，情甘奉母视飧饔。一门忠孝咸无愧，趋则异向道则同。”施、杨之诗，较陈为逊，振笔直书，两无愧色。

归愚《别裁》，以诗存人，不以人存诗，重诗也。诗话则有重人者，陆君墓表诸作，覃楚白孝廉宝珩起句云：“滇中父老谈勋劳，陆公杀贼运龙韬。泰西枪炮泄奇秘，百战身经胆气豪。”结句云：“于今五云黯无色，封豕当门很入室。壮士逝矣不复还，山川终古秋萧瑟。”昆明李月秋府经环裕句云：“鼓鼙一振，群贼潜逃。景仰先型，大树名高。”二君之诗，皆非佳作，其人皆十年旧交。覃工书法，李重人品，使不再借诗传之，恐姓名亦将没矣，余则何敢。

癸卯廷试，余殿卷为甘肃刘子嘉侍郎永亨得，朝卷为长白裕文慎德得，特科卷为蒙古荣协揆庆得，而溥玉岑宗伯良尝与其事，颇赞余卷，故当日咸以师事。宗伯六十之年，公子毓祭酒隆徵诗为寿，张季端侍讲师有句云：“斗山唐祭酒，礼乐汉宗盟。”余有句云：“师表雄文唐北斗，宗臣乐善汉东平”皆以宗伯为宗室故也。耆年大节，详见《殉节记》一书。师郑前辈有诗云：“寂寂何来吊客蝇，三仁箕比可为朋。师丹早把忠言献，长白今无王气腾。抉目子胥终古憾，拔心叔宝几人憎。十年祈死完臣节，黯澹昭陵太乙灯。”“玉叶金枝委路尘，《怀沙》独有楚宗亲。天崩地坼王纲坠，子孝臣忠大义伸。龙种王孙当路泣，鹃啼涕泪染衣新。庚申除夕风凄厉，毅魄犹依禁苑春。”嗟乎！敢以愚忠少之哉！懔懔焉，烈烈焉，与比干、屈原争烈矣！

李生云培有志之士也，《感怀诗》云：“北风卷地起，池水扬寒波。所学未终极，岁月忽蹉跎。归居草莽间，思友谁相遇。悟言用自写，孤愤当如何。”章妥句适，不无可观，少年进取，当更取法乎上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少农从学一年，诗日进，与之谈建安、黄初，颇多神悟。近作云：“西风摧落木，秋气自萧森。悲彼《蒹葭》诗，天末伊人心。登高不可见，何以寄远音。自非双黄鹄，隔绝如商参。白云何悠悠，仰天发高吟。”炼犹浅，寄想独深。

郭理初孝廉《咒龙台诗》云：“壁立可千仞，空山云气来。丹梯从古建，白社到今开。历劫民生苦，安禅佛性哀。毒龙降已久，长此咒龙台。”孝廉风华掩映，擅渊雅才，一变而旁通释道，诗近偈言。所著《雪舟诗稿》、《梅禅集》，不复似本来面目也。

甲午之役，朝鲜沦丧。朝鲜判书曹寅承（东谷）有奇黄鹿泉书云：“阻来起居佳，晤吾兄每有怀归之语，其果归欤？未归欤？花农昨秋来都供奉，而社中诸君子亦皆平安耶？诸益信函，一一拜领。而六月别使之行，时值抢攘，身系傧接，未能奉复矣。呜呼！六月之变，尚忍言哉！敝邦之断断无他，哀观察之所知者。天兵数万，出驻平壤，敝邦大小，倚如长城。奈何逗留不进，无端败归。九月间旅顺失守，京城被围，疑信莫决，北望长吁而已。今春别使之来，始知前此和议，以堂堂万乘之国，因一小寇之跳踉，兵不血刃，遂结城下之盟者，诚曷故焉？必有所以然者。而独不念耻辱之大，有非南宋之比者乎！敝邦情形，览此拙构，可以洞烛之。窃念皇朝，贤圣之君六七作，积德累仁三百年于兹，必有忠义之士，矍铄之将，倡义奋呼，以雪国耻，以定国是。敝邦之所望天朝者，亦如是而已。不如是，则中、东同归禽兽之域，而吾辈好向首阳之下矣。兴言及此，痛恨如何！昨秋以后，豺狼塞路，莫可通涉，近日始闻泰西人或有往来皇城者，兹陈积蕴，而未知果能抵览否？临楮恫然，不能一一。乙未梧月。”寅承又有诗云：“柬人加额日望清，经岁邃阳阻使旌。风动沧溟鹏欲徙，（指大鸟圭介。）天寒碣石雁无声。（天兵之来驻平壤者，无端败衄，鸟兽散归，东人莫不悲忾，曰必有更举，以至深冬而渺然矣。）那将赵盖相望道，妄谓秦关未出兵。（敝邦之君子曰兵必更出，小人曰不敢出。）箕坦颍清何处是？伤心不复对棋枰。”以诗论则唐句也，以人论亦古人也。鹿泉叠韵禽东谷：“《麦秀歌》残激角清，东风吹送玉帘旌。田横树咽于岛，（岛在朝鲜，有古树相传为横手植。）箕子琴弹变徵声。官糸王宫无帝制，（新定《开国班禄表》，有王后王子各官。）心犹属国望天兵。寄言蠢种同尝胆，一镇神头敌敛枰。”“戈已报海隅清，还忆苍然泽国旌。龙喜十年金社梦，（东友文酒倡酬，自乙酉迄甲午。）鸭江千古怒涛声。北丁劲旅虚筹策，向戍深心托弭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兵。等是投鞭流可断，几人谁似谢公枰。”按黄君《填海禽言》一篇叙东谷始末，以稔世之有心为朝鲜哀而不仅为朝鲜哀，为东谷哀而不仅为东谷哀者。中有云：“接东谷弟子尹孝廉递来书诗，适身带沈沸削为薪并市熊胆以报之。”盖取卧薪尝胆之意，可为此诗注脚。

鹿泉湘中名孝廉，博雅工诗，宦滇有声。闻东谷殉难春川，署其旧简云：“谁挟孱王令，同仇激四边，（断发令下，揭竿纷起。）春川茹蘗日，秋雨泣梧天。遗憾溟鹏击，悲《歌海燕篇》。（曾倡和于海燕亭。）孤忠遗墨在，光绪署尧年。（寄聊犹书光绪乙未。）”激昂悲壮，有燕赵烈士之风，宜其自负不浅。

曩作《滇绎》，搜石淙轶事数十。臞仙云，杨太公景有《登虎丘》七律，今访而录之：“扁舟九月过溪潺，枫叶翻翻醉远林。偶见袈裟连树色，忽闻兰若叩钟音。琳宫古柏参天碧，鹿苑黄花满砌金。煮茗焚香清话久，不知红日落山深。”老凤之声，逊于雏凤多矣。

余游晋宁，步访臞仙于方家村。臞仙契我性情，同有滇癖，家居奉母，母年八十矣。书联赠之云：“恋母甘于宦途远，爱乡喜与古人亲。”盖纪实也。臞仙弟曰纪卿，名树功，安于献亩，厥品独高。著《耕余吟》一卷。《杂兴诗》五首之一云：“我家世为农，日日勤耕作。锄禾我田中，带经尚咀嚼。我田事粗毕，邻工转有约。诘朝早炊饭，园蔬佐清酌。出郭望四荒，汀鸥飞漠漠。岂不怀辛苦，衣食廿淡泊。田畴及时治，所期在秋获。”悠然恬然，有储孟之味，再得群书为之骨，则善矣。七言句如：“小海菱肥牧水马，长堤水嫩放山羊”，亦佳。但七言各体，终嫌才力薄弱。忝附世交，不能谀语，开径三益，心焉勖之。

余见石屏卢给事炳书一绫幅，字逼黄、赵。其诗云：“春城晓日映芙蓉，迢递笙歌过碧峰。玉岭层寒潜虎豹，鸳湖叠浪起蛟龙。赋来彩笔惊梁苑，策奏鸿名勒汉钟。早晚石渠应有待，藜光常射赤岩松。”未知为给事自作否，录之俟考。

宋益亭进士秉谦《题自画卖菊花扇》云：“求仙何事觅金丹，种得金英和露餐。傲骨清容浑不识，一声独唱晓风寒。”亦颇清俊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山左曹仲铭师书法为翁常熟之亚，诗较逊。师既卒，检旧钞二诗传之。其一云：“近华浦上水楼开，乱后登临百可哀。痛饮不妨人尽醉，深谈难得偶无猜。还朝帝赖匡时略，（张学使任满将还朝。）报国天生名世才。愁倚危栏东北望，神京何处劫灰埋。”其二云：“燕京一面十经年，回首音尘渺若烟。世乱真看成覆水，时危敢漫说归田。自惭衰病空忧国，相信真诚可对天。揽辔澄清定谁属，愿公猛著祖生鞭。”

夔举都转壮游美洲，著《游美笔谈》，附《旅行杂诗》一卷，最爱其《舟出横滨，次夕狂风大作，浪涌如山，舟起伏十余丈，霆震雷轰，轮机仍轧轧破浪而行，作歌纪之》七古云：“巨浪排空如劲敌，轮机鼓尽万钧力。船首迎风破浪行，船尾鼓轮相搏击。万窍怒号天为昏，船底声声震霹雳。起视波涛漫空来，鬼神骇诧蛟笼泣。有时高与桅楼齐，不啻玉山左右立。有时腾踔高过楼，疑是潜艇潜行急。汽机操纵殊有余，日夜趋程不少息。西人航海术精绝，古来海客岂能及。我从蓬岛倦游归，十年不见海上舶。一朝横波太平洋，天风浩浩波汩汩。孤舟出没万马中，生死须臾不可测。只凭忠信涉波涛，常变安危那能说。天公待我殊不薄，如此奇观会其适。三朝海面浪如银，一夜乡心发已白。”又《自国府津至沼津、遥见富士山嵯峨矗立，积雪皑皑，傍晚至大津经行琵琶湖畔，皆日本名山川也。沿途所见村居房屋，形式极古，殆我国唐末遗规欤》七绝云：“富士山头雪未融，琵琶湖上夕阳红。竹篱茅舍浑如画，一路村居有古风。”《长崎有古寺数处，间系前明遗老避难所建。夜间钟声铿然，发人深省》七绝云：“长崎港市亦天然，四面冈峦断复连。犹有前朝遗寺在，夜深钟韵落诸天。”才兼枚马，工而且速，一时同人，罔不敛手。

●卷七

粤东六榕寺牡丹重花，名流咸集，觞咏流传。人数十，诗数百，一时之盛事，千载之韵事也。仿月泉吟社之例，比春明芷榜之开。糊名易书，寄邮属选。触我技痒，谬评甲乙，拔其尤者得十八魁。殿军之作，后劲有焉。余珠见遗，徒呼负负。非不能效宋皇之一榜及第，但文人游戏，月旦宜公。不有下第之人，何贵状头之誉耶？元卷云：“天女手中花，散落小丛树。胜相自殊人，春风推独步。错被富贵称，或贻凡俗遇。岭外如旅亭，一度成来去。园叟骋匠心，莫得红颜驻。独肯皈依佛，同居妙香处。去岁艳拟霞，今年笑承露。卓立晴光中，盈盈欲解语。回睐六青榕，郁葱犹旧晤。芳讯出禅关，胜事争传布。自是宿根深，非因佛力故。本来无灭相，只缘未得悟。持问迦叶师，此意应无误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。”评曰：“力争上游，群英冠冕。圆峤神秀，蓬莱文章。‘李沆端凝真贵人’，斯言可以移赠。”第二名：“宝刹名花分外奇，迭呈色相弄妍姿。一枝含笑春风认，两度凝芳法雨滋。重检燕脂摹旧画，且联香火赋新诗。禅堂昼永祥和布，又见林隈茁瑞芝。”“得天独厚群芳压，迁地犹良两次开。仙种依稀迷老眼，奇花秾艳胜初胎。试从香国参生灭，合向只园证去来。半日偷闲集莲社，远师风雅共徘徊。”评曰：“高唱入云，有俯视一切之概，允推魁卷。”第三名：“旧游回首可胜情，劫外禅楼已岁更。富贵未圆前度梦，《清平》谁继盛时声。妙凭慧力回春色，喜见酡颜带宿酲。一笑与花重说偈，信能因地果还生。”评曰：“切合重发，藻不妄抒。中二联尤为雅洁，端不让翁山、独漉专美于前。”第四名：“百花南国得春偏，重谪瑶台有绛仙。京洛香尘怜故故，萧梁陈迹自年年。人间富贵云何世，梦里华胥未了缘。彩鬓刘郎漫惆怅，彩幡长护佛堂边。”评曰：“雅切工细，无懈可击。感不绝于予心，溯流风而独写。不得不以此事推袁也。”第五名：“招提觞咏及芳辰，为赏名花隔岁春。俯仰乍醒尘里梦，蹉跎还惜镜中人。未妨摩诘耽惮悦，可有朝云省夙因。怜汝移根依净土，韶华休为感沈沦。”“不竞群芳品自超，生机犹喜及春饶。庐陵画本余芗泽，洛下标题久寂寥。小谪华鬘缘未了，回头劫界恨难销。道林好事勤将护，风雨铃声塔上摇。”评曰：“朱贪多，王爱好。多且旨，及第早。”第六名：“问谁熟得返魂香，龙女年年侍佛堂。劫里光阴同过客，山中甲子亦尊王。题红省识春风面，浮白重倾北海觞。不是玄都桃灼灼，多情今又笑刘郎。”“赐书楼上传佳话，（南海吴中丞荷屋曾有牡丹重放，其女小荷为绘图纪盛。）粉本重翻最可人。陈迹漫论天宝恨，旧游还逐洛阳尘。绿珠赋后情如昨，香雪图成岁又新。喜见上元开甲运，大江南北一家春。”评曰：“元度超超，吉祥止止。有书有笔，宜古宜今。”第七名：“抱瓮劳劳劫后身，风光淡泊数芳辰。繁华一觉都如梦，富贵原来自有因。未必玉箫能再世，却从《金缕》认前尘。对花为诵《楞严》偈，天上人间岁岁春。”评曰：“人患才少，公患才多。士衡究竟不凡。”第八名：“北胜名花过岭来，一年一度买春回。灵根近得风幡护，锦萼重看咒钵开。色相庄严金世界，曼陀烂熳玉楼台。鞋红魏紫枝如斗，此是旃坛劫后灰。”评曰：“一气呵成，得未曾有。三条烛尽，九转丹成。”第九名：“难道山门色即空，名花依旧笑春风。再来我已头盈雪，前度人谁面映红。闲话兴衰天宝事，平添富贵梵王宫。荣华不歇生机在，常葆根荄方寸中。”“灵根培养托禅门，再发花宁顷刻论。漫向溷茵感飘坠，且随斋鼓伴晨昏。因缘共证三生石，色相还参一捻痕。独恨汉宫人去后，难凭佛力返精魂。”评曰：“穿杨之技，巧不可阶。前一首工于发端，后一首妙于结局。”第十名：“北花南徙不重开，淮橘相同有自来。能破天荒徵力厚，肯教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地限失真材。栽培已慰高僧愿，吟赏还招雅客陪。绘就瑞图呈佛座，庄严宝相玉楼台。”评曰：“八句如一笔书，诗才也，非类书也。”第十一名：“漫说南宗秘不传，顿教北胜悟玄玄。破荒物象知无始，入道铅华记去年。富贵黄粱前度梦，如来金粟后身缘。为凭一指天龙力，塔势当烽尚归然。”评曰：“飘飘有凌云之气，咏物高手。”第十二名：“看花人老到常迟，呵冻重题寺壁诗。宝相再逢无断灭，倩魂乍返自嗔痴。女修来意偶然耳，佛说回轮信有之。正是醉环师度后，禅香满院酒醒时。”“祝花长与人俱寿，岁岁春来会有期。白我髭鬓新甲子，还乡颜色旧燕支。香消亭北前身影，梦醒江南故国思。说到三生原是幻，看僧石下种仙芝。”评曰：“读竟末四句，畅然意满，浮一大白。”第十三名：“魏紫姚黄让俗夸，清修庭院倚烟霞。得天独厚深培本，迁地能良艳吐葩。万象皆空余色相，千春重历等英华。并时尚有芝房瑞，富贵神仙共一家。”评曰：“春华秋实，兼擅其长。结局拓开，余勇可贾。”第十四名：“佛力无边想见之，曹溪一滴洒杨枝。已空四大归根后，又现金身绝世姿。”评曰：“作者三艺，仅选其一。科举时之闱墨，有此先例。”第十五名：“借将富贵旧根菱，重向华严法界开。领取空王真色相，一花中有一如来。”评曰：“举重若轻，试场利器，与十四名工力悉敌，沈、宋之匹。”第十六名：“重寻崇效叹无端，一落南中伴懒残。富贵以迟歌《昔昔》，江山何限雨潺潺。诸天妙谛凭僧说，香国檀心与汝安。有客嬉春翻玉佩，补容亭北缬阑干。”评曰：“起笔最见力量，崇孝牡丹，都中之冠，由此运笔，宜乎不同凡响。”第十七名：“国色不重妍，南人怪地偏。栽培如细细，开落自年年。禅院一相值，风流宁异前。始知成物意，我佛定欣然。”评曰：“五律以格胜，盛唐法，试律夺标手也。”第十八名：“已分繁华付杳冥，春风嘘拂又亭亭。输回始信真禅理，富贵何曾昧性灵。百咏旧传鹦羽绿，三生应化佛头青。洛阳花侣如相向，道遇南能解驻形。”工雅之致，不减药亭。其殿卷云：“岭南重茁牡丹芽，慧业灵根径可夸。真见名花再倾国，记从佛地近移家。凄迷旧恨谈天宝，细碎春光感物华。微笑拈将证因果，六榕无语会无遮。”评曰：“信手拈来，皆成妙谛。以此作殿，足见岭南人才之盛。”

炳堂进士《自遣》五绝云：“不买囊中骨，休看镜里头。梦中曾毅贼，热血溅吴钩。”“五下穷途泪，谁怜阮步兵。挥中笑虮蛩，都有百年情。”《咏秦良玉》七绝云：“桃花如雪马如龙，碎破金瓯在眼中。值得沙场拚一死，凌烟曾画女元戎。”“冬冬鼙鼓隔河听，石主馍糊战血腥。莫读君王送行句，寒天魂断寿皇亭。”诗有天资，得名独早，自负不浅。宜哉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旧有《感事》七律柬翰才主政亲家句云：“台城新募僧腾客，蓟水深潜曳落河。世味茫茫鸡肋少，人才衮衮狗屠多。”后翻《重光集》，见“曳落河”、“僧腾客”古人已有对者，遂废其诗。无心之过，亦当改也。

经田前辈壬辰词林，以知县超升首府，以按察超升吉抚。荣遇，亦奇遇也。当赴吉林时，宁州龚提塘饯之陶然亭，昆明张吏部锴、杨殿丞国梁均在座，乡人饮醉，我赠之诗，有句云：“日升东极遥持节，星聚南州共泛卮。”前辈喜曰：“盍书之箑，以永纪念乎？”又数年，前辈以诗寿我，有句曰：“十年旧雨三更月，万里秋风两鬓霜。”百举侄称为佳句。今已几历寒暑矣。吏部提塘以勤职卒，殿丞以忠直卒，百举以劬学卒，前辈亦以歷历中外而卒。北望天津，未知其诗集刻否？佛经曰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“佛说是经，长老须菩提及诸比邱、比邱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”（鸠师译《金刚经》。）善哉善哉！信受宜实，奉行宜早。释耶儒耶？文耶人耶？如是而已。

于茂才锡章嗜诗有年，闭户自修，未与朋友讲贯。有《诗史心铸》数万言，平铺直叙，意重劝善。采其佳语存之，不忍没其长也。“天地一洪炉，古今陶万物。超凡惟圣贤，历劫乃仙佛。身守白圭污，名逃青史牍。弹丸日月催，过客光阴倏。变幻事千端，兴亡棋半兴局。人生尘世间，来去亦何速。名利苦劳心，繁华空过目。几人春梦醒，一觉黄粱熟。方叹世无知，终身犹碌碌。追思古至今，一一均堪录。”又云：“夜寂鬼神钦，灯昏霜月黑。国士本无双，佳人难再得。老骥徒萧萧，秋虫何唧唧。物鸣犹不平，笔削应嫌直。”

梅村《清凉山诗》，殷殷于“千里草”、董双成，人多谓为董妃作，又或以水绘园董小宛附会之，疑莫能明。姑作谈助，不可入史。绸侪前辈《清宫词》有“千秋疑案福文襄”等作，当亦此类。张苍水诗“春官咋进新仪注，大礼恭逢太后婚”，须详考。若果徵信，尚可入史。否则仍付阙如。

莼鸥勤于诗，往往得天然趣。壬戌游日本回国日，《留别村田主人》云：“幽栖地接古根津，晨夕相依意倍亲。奇寓浑忘身是客，一庭和气蔼于春。”忆余游日本之年，亦有诗《赠长濑主人》云：“竹篱左右小家庭，花梦沈酣蝶梦醒。东道主人知爱客，茶烟半席话丹青。”写东邻家居真境，颇与莼鸥相似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“云起苍梧夕，日落洞庭阴。”学颜谢之善者。“浮云从何来，安知非故乡。君子万里身，贱妾万里心。”学建安、黄初之善者。必谓明人生吞活剥，亦太苛论。

人议五塘诗直。五塘句云：“急雨战声飞竹浪，夕阳醉色上桃花。”婉甚。

伯安诗才不竭，昨示我《秋兴》一律：“寒宵天气雨初晴，窗纸风鸣梦屡惊。世幻炎凉余况味，人知甘苦见交情。孤芳未许随时易，劲节原来自晚贞。养得此心归淡泊，浮沈鸥鸟一身轻。”由其胸次殊伦，故尔诗中有我。余力可贾，瑜不掩瑕。曹子建喜人讥弹，因为之吹求无已。君自多闻，吾亦附于直谅也。

佛耀上人家建水，幼习儒。癸丑感于时事，飘然远引，学佛闽吴，熟于释典，归主鸡山寂光寺，佳品也。近来谒我，以《山居》四律相质，指詈世人，稍嫌露却色相。佳句云：“人生人死谁为主，花开花落不计秋。”余勖以鸡山高僧，如本无，如担当，如大错，皆工韵语。既有诗兴，盍师古人。混俗非也，詈俗亦非也。佛云“不可说，不可说”。

滇中风雅自髯翁、荔扉、栗亭、寄庵、古村、矩卿后，五塘师提倡指导，传书为多。惟五塘重自修，不重结社。同时有竹溪先生，独倡莲湖吟社，名流憬集。兰卿、筱园、向湖、天船、聚五、镜澄、古抑、厚安、菊农、雨苍，其著也。刻成社稿，人争诵之。德不孤，必有邻，金碧之一佳话也。竹溪庚午解元，贫苦卓立，能诗文，工象棋，时艺尤高。高年硕德，宏奖后进。籍太和，葬新兴。可传人也。尝向人问及鄙学，代算生庚，而生平未一晤面。谨叙崖略，聊当剑挂。

张和仲云：“文章好用事，自邹阳始。而太史公云‘比物连类，有足多者’，岂意其遂为方便法门耶？至于今日则末流之滥觞矣。”（见《千百年眼》卷五。）按：和仲著书在万历时，诋斥堆垛之学，亦非无见。惟诗亦然。酉阳、义山开厥先，梅村、樊榭延其绪。夫典实非不可贵，贵在切合。六经之芳润，子史之精液，苟无餍妖，安足咀嚼。特专以类典为工，妃青俪白，强作傅会，甚且以卦名对、干支对见长，真所谓痴人说梦也。近人诗集以“红羊劫”对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“白虎通”，夫红指丙午，羊指丁未，二劫也。说始于宋理宗朝。“二劫”之名可以对“白虎”一物乎？以“升木”对“蒙泉”，蒙泉，荆门泉名，可以对“升木”乎？以“白丁”对“朱子”，以“员半千”对“《诗三百》”。朱子，人姓名，可以对“白丁”乎？“半千”人名，可以对“三百”乎？以“雄乌”对“雌黑”，西汉两人名，可以对《道德经》言乎？文人狡狯，偶尔游戏，犹可言已。若云风雅，失之远矣。重涂泽不重真理，喜穿凿不喜大方，虽以平生敬爱之师友，不免此失。吾岂敢轻议人哉？抑恐后学误入迷途，故郑重言之。

五塘师诗刻六卷，未刻者多随时搜辑，当为续刻。《和陈昆山观察留别》诗云：“满怀春夏风雨意，吐为农桑父老词。政成教养名实副，神发金碧光景奇。扶摇搏上大有造，芍药赠远小别离。早晚德星返行省，乾坤恢拓九龙池。”落笔华贵，卓然名家。

阮公《咏怀》，昂首天外，正始之音，不必让夏侯、王、何专正始三君之名也。后有鲍明远、李太白，殆其嗣音。

稚卿负异材，为饥所驱，未暇深学，而笔致甚雅，由于胸次颇远也。作诗不多，寄想特奇。《普贤寺晚眺》云：“红尘不到碧云滋，暮鼓声声月上迟。数点灯光来远市，几分秋色度高枝。石阶小坐凉于玉，世网深经密似丝。顾我有怀消未得，解人应问水之湄。”《谒升庵祠》云：“碧鸡山畔路，来访逐臣居。水阔渔镫远，烟深柳叶疏。词高明七子，迹近楚三闾。璁萼小人耳，逢君非丈夫。”《登西山石室放歌》云：“浩浩乎登临，不见高山高，眼底奔来千顷万顷之波涛。步虚凌空疑飞去，追蹑仙人王子乔。白日照我行，天风吹我衣。历尽石级三千六百有几十，猿猱难过相攀跻。是谁凿壁开鸿蒙，疑非人工疑鬼工。上只有天下无地，飒然长啸来清风。凭栏四顾独踯躅，天开大野爽心曲。庄蹻蓝褛始南来，往事悠悠不须述。滇之水流千万里，滇之山势雄无匹。宝藏秘密而英多，坚实民心尤特起。岁月蹉跎，临风浩歌。忧心无所，徒唤奈何。我欲右揽东峙之金马而飚驰，左接西翥之碧鸡而高飞。周流入荒穷四橙，采撷精英妙探微。譬医人尝百草，奇方大药一切扫。中正和平有方剂，食之精神颜色好。愿将此语质山灵，山灵无语撑空青。我生为目不为腹，（本《庄子》“圣人为目而不为腹”语。）謌声琅琅走玲珑，再来不畏山营岑。”

昌黎云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夜梦多见之，昼思反微茫。”又云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：“少陵无人谪仙死，才薄将奈石鼓何？”又云：“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，长恨二人不相从。吾与东野生并世，如何复蹑二子踪。”又云：“勃兴得李杜，万类困陵暴。”李、杜距昌黎甚近，而声价如此其重。昌黎又俯视齐、梁、陈、隋者，其文直目无六经，何论刘向。其诗亦可知已，其论诗更可知已。

东坡云：“潮人初未知学，公命赵德为之师。”未详德学何如？孙夏峰理学宗传，以赵德为昌黎传学之弟子，仅据苏文而已。考昌黎有《别赵子》诗，赵子即德也。注云：“愈刺潮，德摄海阳尉，督州学生徒。”其称德云：“心平而行高，两通《诗》与《书》。”又云：“宜各从所务，未用相贤愚。”诗乃昌黎由潮移袁时欲俱行不可而作。德之学行赖诗以传，可补各书之阙。

和叔孝廉近号踽庵，殆有独行之概，而与余以诗文品行相契，仍声应气求之素，南北鱼雁，诗笺络绎。君有雅怀，我赓同调。两人之乐，何如也。孝廉今届八十，而细蝇楷书，足徵颐寿。其七九初度，徐曙岑以《蝇尘酬唱集》见赠，和韵八律皆佳妙，录其二律云：“吾衰自分吊青蝇，戚好仍来颂寿朋。耄岁心情殊厌倦，文人口说漫蜚腾。（钱王世讲卓英欲以文为寿，余深恶近今陋习，力却之。）赀粮坐耗世何益，眠食乖常己亦憎。壮不如人老终废，（科举废后，余自号老废。）十年辜负读书灯。”“三踏长安道上尘，他乡那比故乡亲。红羊历劫魂犹悸，黄鸟言旋志未伸。心喜知交来话旧，眼看画幅又翻新。（陈内侄仲恕每逢余生辰，辄以画相赠，蟠桃，松柏、竹石、岁各不同。今又惠余直幅。榆侄亦有画幅见遗。）耦俱偕老劳存问，乙卯逾今又十春。”夫伏生经学，放翁诗才，大名大寿，两有千秋。余报以四诗，有句云：“南北月明天，与君同健饭。”以极诚极俚之语，为孝廉祝。比之三多九如，自谓过之。

和叔孝廉诗，富于典册，工于对偶，巧于选韵，诗功特深。光绪中尝助潘峄琴学使续《两浙𬨎轩录》，余极钦之。宣统中杭州政暇，曾与之商量三续。孝廉持数十诗稿，同为甄采，某集可新增，某集可补旧，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竟不克成，非所及知也。世劫奇局，天留老眼，对此茫茫，百端交集。顷见其忧时之作云：“昊天岂不仁，小民亦何辜。纷粉乞粜书，哀哀流民图。”则怒然为之伤。又见其抱孙之作云：“拱璧满呈蟾窟彩，弄璋乍试凤雏声。”题画句：“鹿眼菊疏香冷隽，龙鳞松老鬣飞腾。”则色然为之喜。要其染翰驰笺，啸歌自得，砚几咫尺，足傲侯封。吾二人各适其适，俯视纷纷，大有刘伯伦“万物二虫”之慨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傅岩溪中丞临郡先正，素以古文自命，请赐赵忠愍谥，诗以纪之，刻石京师，拓藏箧中，掌故存焉。“人为天地心，斯理几曾绝。君能死社稷，臣能死忠节。惟明十六世，所任非贤杰。刑人开九阊，万岁山头鹃泣血。绣我衣，豸我冠，有人血战城西关。城西关下骂贼死，黄泉仗剑报天子。有义者仆负公身，藁瘗叠山靖节里。吁嗟乎！公生矣，骨在黄泉神在天。英风烈于十九人，南渡君臣殊草草，易名于公何有焉。伊子荣附桑梓末，岁岁清明拜墓田。墓田之下悲风起，吹入寥天白云里。有臣如此死不褒，何以励俗植人纪。沐浴陈疏蓬莱宫，我皇追谥慰孤忠。百年幽郁一朝阐，碣石改书忠愍公。忠愍公，为鬼雄，张颜文谢之辈将毋同。八百沙虫岂不死，素金灸肉折胫身家空。招公毅魄返滇海，石虎关头故居在。公之子孙繁且硕，金碧得公有光彩。吁嗟乎！忠愍公，乾坤毁时无日月，青史之名乃可灭。”此天地间不可磨灭之文字，不必于字句间求之。

彭先生恒青，受业师也，设教以讲明心理，启发性灵为主，书法尤冥契古人，尝谓字当学怪石枯藤，方能卓立。古人之外，文不犹人，顾不以作诗为训。汴京会试，先生见余《公车集》，题一绝于上云：“名世从来不在诗，当上伊吕鲜歌词。儒生自有匡君术，岂第篇章答主知。”可以窥先生为人也。先生以辛丑孝廉军功保知县，未出山而逢革命，遂终老于家。卒年六十，与家孝廉兄最契，乡人称管鲍、雷陈之交。

先四兄课余读，严而勤，厚而静。顾禁余作诗，盖守庐陵诗穷之言也。与恒青师同意，因附录之。

宋僧惠洪著《石门集》，《谒狄梁公庙诗》：“古祠苍烟根，碧草上屋瓦。整帆更迟留，风正不忍挂。”《同超然无尘饭柏林寺》诗：“沙村宿雨余，炊烟淡寒色。山墟蚕市休，野饭渔舟隔。忽逢柳际门，知有道人宅。扣扉山答响，童子出迎客。”又有“终夕不自寐，老逐客愁长。知谁径寻我，东墙屐齿响”诸句，色泽浓而新，声韵响而逸。实于唐诗外别开一境。今人学宋诗者，色如枯柴，声如击缶。可乎？否乎？

《石门集》载古诗：“芦花白间蓼花红，一日秋江惨澹中。两个鹭鸶相对立，几人唤作水屏风。”惠洪曰：“其理可取，而其词鄙野。”余为改之曰换骨法：“芦花蓼花能白红，数曲秋江惨澹中。好是飞来双白鹭，为谁妆点水屏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风。”今按：原作固劣，改作亦卑。此等换骨法，不换可也。

西湖宦迹，如梦如烟。长白增子固中丞，勤敏宽正，翕然服众同寮。政概忘之久矣，惟有诗篇，辄多记忆。杨味莼（士燮）出守嘉兴，有句云：“鸳鸯湖比西湖好，不住杭州住秀州。”何其兴之雅也。英雨亭（霖入）守杭州，有句云：“瓜皮艇子风涛险，愁杀中流济渡人。”何其忧之深也。但植之（焘）居法职，深儒术，有《寄全梁园金陵》五律云：“作客向天末，长来贫病侵。有怀搔短鬓，无术点黄金。白雪骚人梦，青春游子心。江南秋讯急，万户起寒砧。”植之又有连珠七首，仿士衡加以恢闳。才人学人，一齐ぼ首。

花蕊夫人《宫词》与王建者多雷同，“银烛秋光”一首，直同杜牧。疑为古人传抄，以多为贵，有误入者，亦不别而出之也。“锦城上起凌烟阁，拥殿遮楼一面高。”当为在蜀宫时作，非入宋而咏汴宫者，亦非唐人之咏长安宫词也。

昌黎诗十卷，外集诗十八篇，奇异险怪，乃其本色。顾亦有绵丽之作，七绝如：“韶州南去接宣溪，云水苍茫日向西。客泪数行先自落，鹧鸪休傍耳边啼。”“别来杨柳街头树，摆弄春风只欲飞。还有小园桃李在，留花不发待郎归。”倘不观其集而执词意以测，将疑为李端、李益之作也。五言如“林鸟鸣讶客，岸竹长遮邻”，“柳花间度竹，菱叶故穿萍”，“暖风抽宿麦，清雨卷归旗”，“梦觉灯消晕，宵残雨送凉”；七言如“鸣笛急吹争落日，清歌缓送Ы行人”，“金炉香动螭头暗，王佩声来难尾高”，皆雅链。不似《秋怀县斋》五古、《衡岳》《山石》七古之作以高古擅长也。然公之专长，实在七古。五塘师称公乐府，余少时称公四言，存之以待知者。

韩公《咏灯花》起句：“今夕知何夕，花然锦帐中。”《秋字》起句：“淮南悲木落，而我亦伤秋。”《早莺》起句：“朝莺雪里新，雪树眼前春。”《答张功曹》起句：“山净江空水见沙，哀猿啼处两三家。”《樱桃》起句：“汉家旧种明光殿，炎帝还书《本草经》。”《古意》起句：“太华峰头玉井莲，开花十丈藕如船。”余少时尝摘抄之。《灯火》结句“更烦将喜事，来报主人公”，评曰：“《东方朔传》有‘主人翁’，不如直用翁字。”夫泰山北斗，何容轻议。聊以见少时之用功尔。

惠洪《庐江》七绝云：“别开山径入松关，半在云间半雨间。红叶满庭人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倚槛，一池寒水动秋山。”倘入之洪氏《唐人万首绝句》中，恐阮亭不敢删也。

倪生汝秀初学吟咏，便有佳句。五言如“市声远隔树，月色半依楼”。七言如“翠匀红湿落花天，百五韶华一倍妍”、“夜静无人天字阔，一轮秋色月当头”，谢安石雅人深致，不虚也。《采菊》五绝云：“秋到东篱下，菊花香正浓。摘香添酒味，沈醉倚西风。”集中之完善者。

王君庶熙诗，采入卷六。君以余为声应气求之交，奇诗谢云：“为与先生旧学商，不辞千里寄诗囊。曾经评点传佳句，白露苍葭水一方。”注云：“聊志景仰。”余究何足景仰哉！

纳生正伦之诗，已见卷五。甲子炎夏，生归省亲。复来谈诗，裒然一帙。嘉其勤，爱其敏，为之点窜，教以建安开元之典型，庶几丽而有骨。帙中佳作择存三首：《途中》五古云：“郁郁涧壑松，浩浩清波水。水逝不复回，松高百千载。风霜落草木，凝雪英姿美。人岂无忧患，立身当如此。壮志追古人，读书惜寸晷。”《江村》七绝云：“江村矮屋两三家，一片轻烟逐水斜。烂漫春光看不尽，古津夹岸落桃花。”《访隐者》五绝云：“访友空山中，徘徊不知路。出林问野樵，云白深深处。”

次山《篋中》，兰泉《湖海》，古今人苔岑文字，同此深情，又非选古人诗之比也。光绪之季，孙师郑前辈有《道咸同光四朝诗史》之刻，其诗专取有关时事者，而人则不拘存没。吾与少凝弟之诗，均入其中。所著诗话，亦极渊雅，惟大醇不无小疵。如误朱丹木为经田中丞之先人，宜改正之。前辈绘《诗史阁图》，徵余题诗，诗存拙著《敝帚集》。近年以来，前辈《诗史》，未知如何，而赋诗自赞，有“历劫头颅犹未皓，照人肝胆尚能腾”之句，知志气雄迈，仿佛都门共话时也。又有《卖文》诗云：“雄文覆酱瓿，一钱亦不值。世人谬相许，迫我充苦力。劳工乃神圣，索酬计良得。冉冉老将至，忽忽垂六十。炳烛宜自珍，发愤每忘食。思通天地人，无负生成德。平素薄雕虫，不愿作无益。来者傥不拒，终日为人役。悬格榜于门，有求视此额。非以广招徕，筋力当爱惜。世有鲍叔牙，分金周我急。多取不伤廉，三借以为式。”嘻！卖文为活，亦俗亦雅。李西涯耶？郑板桥耶？游戏神通，一何可哂。

秋涛孝廉为吾师筠堂之弟，孝廉船上唱和埙篪，近赠我诗石：“云根有奇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石，郁郁姿。屏山有异鸟，落落栖桐枝。一出照十乘，光明人称奇。一鸣惊万乘，文采天下知。世方凤麟仰，德辉映当时。人方皋夔望，霖雨苍生施。讵料沧桑变，伊吕鸿业稽。逐令杨文襄，独擅将相资。我谓公得志，忠正可相期。勋业关气运，时势殊陵夷。迩来读素书，澄怀翠湖埃。往来皆名耆，坐谈无俗于。闭户种龙鳞，等身书盈几。著作自千秋，书法逼颜李。（书法清劲，力由内运，亦有似北海。）两子继贤声，早成华国器。积厚流自光，根深荫数世。为滇山斗望，当道数问字。清闲仍如鹤，安享林泉趣。翰墨适天机，大隐隐朝市。岂若沙砾质，山梁之野雉。时哉既已失，守株待兔至。今者弥脱落，陆沉将无既。所苦家计艰，搁笔即终窭。所恃君子慈，推挽令得志。自古芝兰室，必容素馨类。德合暗相亲，声同远相契。窃效贡禹欣，急待王公掖。”诗之奇丽不待旨，而余以无位之身，何以慰望。逢人说项，听造物之低昂而已。

诗亦贵乎有进耳，进则一日千里，一篑九仞。不进则止，虽尚才曷取焉。马生瑞图初学诗，余赏其勤，然而粗矣。未一年而已觉平稳，及今日而大进。《游大龙潭》五古云：“苍茫来大山，无首亦无尾。上磊千丈壁，下窟龙潭水。人言有真龙，起伏幽壑里。天黑雷雨作，龙溃潭水起。水静深而厉，山动义而归。更有潭畔石，点苍披涟绮。我来八月秋，西风吹芦苇。不见水中龙，转防山中鬼。茫茫山水间，动静思妙理。”忽而奇险，忽而静穆。咫尺千仞之观，于此见之。吾党之奋往者。

“万树桄榔一曲歌，斜阳湿处过红河。”此耕过安南句也。精警动人，意在言外。余吊岑襄勤句云“死恨和戎弃越裳”，杨诚之句云“时艰更值法侵越，搀枪未埽气吞虹”，同一寄唧。考唐虞之世，大交已入版图。邱琼山《大学衍义补》云：“交本秦汉以来中国郡县之地，五代时为刘引所并，宋初始封为郡王。然犹受中国官爵勋阶，如所谓特进检校太尉、静海军节度观察等使，及赐号推诚，顺化功臣，皆如内地之臣，未始以国称也。其后封南平王，奏章文移，犹称安南道，孝宗始封以王，称国，而天下因以高丽、真腊视之，不复知为中国郡县矣。李氏传八世，陈氏传十二世，至日为黎季所篡。季上表窜姓名为胡一元，子苍易名，诈称陈氏绝嗣，为甥，求权署国事。太宗从其请。逾年陈氏孙名天平者，始遁至京，其实。季乃表请迎天平还以国，朝廷不逆其诈，遣使送天平归。抵其境，季伏兵杀之，并及使者。事闻，太宗遍告天地神只，声罪致讨。命张辅等征之，生禽季父子，献俘京师，诏求陈氏遗裔立之。国人咸称季杀之尽，无可继承者，佥请复古郡县，遂立交都、市、按三司，及各府、州、县、卫、所，亦如内地。其后有黎利者，乃其夷中之夷也。中官庇之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遂至猖肆。上表请立陈氏后。宣宗谓此皂祖意也，遂听之。即弃其地，俾复为国。呜呼！自秦并百郡，交之地已与南海、桂林同入中国。汉武帝立岭南九郡，而九真、日南、交与焉。在唐中叶，爱州人姜公辅已仕中朝，为学士宰相，与中州之士相颉颃矣。奈何世历五代，为土豪所据，宋不能讨，遂使兹地沦于蛮夷之域，而为侏亻离蓝缕之俗，三百余年不得于南海、桂林等六郡为声名文物之乡，一何不幸哉！其间宋人虽一逐其王，元人虽再入其国都，而终不能有。太祖开国之初，陈氏首先纳款，太祖助之。祖训不许后人伐其国，陈氏为贼所戕，太宗体高皇之意，不绝陈氏之嗣，遣使送还其国。贼杀之，并及使者，不得已兴师平之。求陈氏后不可得，乃用汉唐故事，复立郡县。而守臣不谨，遂至夷撩复肆。而黎利者以求得陈氏后为词，宣宗体文皇之心，俾陈氏之不绝，不逆黎利之诈，遂为所蔽。而九真、日南之域，秦汉以来之夷民，既得见天日，而又沦于幽谷之中。何其重不幸哉！”味琼山言，真觉甲申之失，比于宣德，而永乐规模，宏矣远矣。

道光中诗人沦落，时事亦大变。粤西之乱，有无名氏《独秀峰题壁》三十首，择录之：“孤峰卓立耸南天，凭眺关河意恫然。四野风遒催羽檄，万山云暝接烽烟。边氛未息劳宸虑，上将无谋致凯旋。多少不平怀里事，登高握笔恨难捐。”“李花落尽扑杨花，洪浪翻腾水一涯。（广西自李元发、李世得二匪平后，复有洪秀全、杨秀清继起。）青白旗分千队列，紫金山险万重遮。（贼由桂平之紫金山起事。）干戈潦草常滋蔓，岁月因循屡及瓜。（贼自庚戌起今三年矣。）试向浔阳江上望，虎狼到处已无家。（人民房屋贼过无存。）”“羽书飞报蹴尘红，瘴海鲸鲵系圣衷。金帛远劳颁国帑，（先后发饷千万。）索泥新诏起元戎。（林少穆制军则徐、张军门必禄皆由家奉命来粤。）覲梅和靖先捐馆，避谷留侯未奏功。（林抵广东卒，张到广西卒。）太息将星沈两地，贼氛叠起望无穷。”“闻道周郎善用兵，将军小李亦知名。（周敬修中丞天爵、李石梧制军星沅先后奉伞来粤。）千兵拥处心原壮，一战疲来胆已惊。好勇无谋花舞阵，潜师不出柳藏营。肤功未奏飘然去，纵使归田耻圣明。”“伴食名真宰相同，一筹莫展笑群公。达人知命身先退，（达洪阿都统引疾还朝。）巴客登场曲未终。（巴都统得引疾至平郡而卒。）望似姚崇偏寂寂，（姚廉访为上持赏，二年毫无建白。）才如严武亦空空。（严方伯为周中丞保荐，不次超升，亦没没无闻。）南天更有飞来鹤，孤负君恩奖许隆。（邹钟泉中丞鸣鹤由府尹开府桂林，上诗有“嘉尔赛邪才济忠”之句，邹才具渺然，张星而已。）”“角声吹起万山寒，贼似潮来拥巨观。象鼻鸣雷争掷炮，（贼在象鼻山顶架炮。）龙头近日遍招居民登陴。誓师不少登陴哭，临渴方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知掘井难。幸有将军天上降，葵心向日报平安。（贼及荔浦，向欣然军门荣知贼必扑省，由贼后迂道荷笠而来，仅六人，两昼夜枵腹奔城，精神疲惫，抵省布置守御，人心始安。）”“堂堂练局敞朱门（朱伯韩侍御琦总办练设局于家。）别有三峰屹立尊。（陈桂舫钅荣、邹善圃淑、朱述之祖培三孝廉在局襄办，气象昂然。）御敌不曾工画策，持筹偏自效潜吞。井蛙围坐公私语，阶蚁闻膻暮夜奔。堪笑重围城下日，旗枪收拾渺无痕。（局门旗枪罗列，贼临城月，收藏不见。）”“碧莲峰（阳朔山名。）里隐旌旗，贼不难平坐失机。拥得精兵甘退避，纵他郡盗合重围。（赛拥兵数千驻阳朔，坐视不救。）登楼王粲空悲赋，（王少鹤主政锡振急欲北归，终日填词而已。）化鹤丁仙早退飞。（丁心斋主政守存随营未出一谋，托故还朝。）传道桂林烽火息，儿童又指相公归。（贼退十日赛回省。）”“解组归来隐敝庐，乡关扰攘更愁予。承恩未效涓埃报，感世真同燕雀居。家室无依劳转徙，兵戈莫定叹欷。长歌聊当前途哭，谁采刍荛达帝除。”按诗意乃咸丰二年作也。张船山《宝鸡题壁》，音节悲壮，然叙事眉目，似不如此三十首之清朗，虽词意平沓，尚无大疵。其咏向、赛功罪诸章，事在人口，不必录录。其记事为他书罕见者，不专重诗词之工也。相传为郑献甫（象州人）作，因当日粤西人莫如郑渊博者。末章亦合郑之弃部宫而归隐也。郑著有《补学轩散骈文》，较诗为胜。

任念斋《刘夫人过蜀栈》句云：“千盘马战寒云外，一线人行急雪中。”甚佳。

鲍源深同治甲子卸粤西学使任，作《留别》六律云：“百粤烟氛次第开，干戈渐息使车回。士安弦诵销兵气，地苦疮痍仗吏材。稍喜搜岩登杞梓，犹怜按部事蒿莱。采风未遍瓜期及，桃李输人到处栽。”“皇恩许任二年余，岭峤难留问俗车。弭节不离边徼地，簪毫曾侍上清居。欲求桂海新翻志，剩检蓬山旧读书。遥忆故人闽楚境，轩消息近何如？（蜀中采南、湘中九霞，二学使同时直上斋者。）”“玉堂衔命任文衡，归去头衔换棘卿。人羡迁官如景倩，我惭讲学继阳明。恤刑待习云司典，爱士常宽月旦评。不负初心堪共白，卅年前亦旧诸生。”“清况谁云饮水难，每思索米住长安。但期广厦栖寒士，何惜萧斋似冷官。赋别未能工舞鹤，宦情聊复拟黔鸾。公余不减登楼兴，独秀奇峰任饱看。”“一骑金陵捷报传，故乡闻已靖烽烟。路睽桑梓三千里，梦绕松楸十五年。权上陆华修墓表，未储支遁买山钱。暂归犹是无家客，莫问当时种秫田。”“东风吹雪转春光，北望燕云驿路长。应有梅花催使节，并无薏苡载归装。尊累别绪增同辈，山水奇观恋异乡。赢得还朝添韵事，赠行佳句满诗囊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。”台阁体无佳诗，此较工秀者。

小泉政治之才，道艺之学，习心掌故，著《滇事拾遗》甚为洽贯。有《题碧晓觞秋图》诗云：“碧佳胜几曾经，收尽秋光载客舱。沿岸汀洲渔舍短，连朝风雨鸟声醒。子渊颂语传金碧，太史文章灿日星，名水名山名士寿，合三不朽写丹青。”气体清华。末二句尤新奇可喜。世风靡靡，得此佳构，寥乎希哉！

鹿泉官滇刺史，有诗云：“月楼谁与咏黄昏，回首鹰台隔远氛。纥鸟犭童花招过客，碧鸡金马梦神君。一州斗大知何日，万里天长趁未曛。多谢故人侔莫甚，元龙豪气尚如云。”扬子《方言》：“侔莫，强也。凡劳而相勉谓之侔莫。”按：乐肇《论语驳》亦谓“燕齐谓勉强为文莫”，见《晋书》。又按：鹿泉本作四律，皆押元韵。二首、四首则孤雁入群格也。第三首直押古通韵，殆无旧格。

浙江文学之美，锺于湖山。余友邵伯絅同年亦一隽才，其祖位西先生，曾文正之切磋友也。古文推重一时，诗亦佳。《偕伯言过厂肆买书》诗云：“庄生贫如涸辙鳞，岂有群书供獭祭。翻新不肯弃糟魄，属书离词何瑰丽。古者私家无竹帛，闾塾相传但经艺。后来著作日纷纷，枣木行将塞四裔。传摹甚易得不难，翻使聪明受扌蔽。当年制字烦鬼哭，更欲烧书起秦帝。就中古册不可无，一二菁英擢芜翳。连镳不厌百回看，洛阳市肆欢游诣。先生庋架盈古香，十美骅骝简精锐。此皆下驷不足贪，识宝波斯偶留憩。叨同雅好耽缃素，愧与市人生校计。得之重费阮囊钱，失每牵怀梦中呓。先生一笑子归休，卧想陶陶结绳世。”奇离纵横，文正之匹也。位西又有《送徐氏女南归》五律云：“在目似不隔，翻愁梦见空。团此家里，索莫汝途中。下倚新佣仆，偏寒欲雪风。船窗俯霜水，逐照北来鸿。”至情至性，曲而能达。邵遗稾刻《滂喜斋丛书》中。又有句“春梦庄周迷蛱蝶，秋风张翰忆鲈鱼”，颇见自然。至于《翰臣书来》中四句云：“贼如原燎嗟难扑，官似池鱼恐见殃。决瘠溃痈如缓缓，带牛佩犊转穰穰。”不惟直率，且重如字。平心论之，究不及其文也。

浙人相传杭堇浦著书多窃全谢山之作，疑未必然。堇浦入闽句云：“夜雨鹃啼椰子树，秋风客梦鼠儿年。路经古岸烟藏寺，人隔危溪月满船。”清俊可喜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陈句山以八比名，其古文亦可观。诗如《松声》句云：“仙人罢奕花初落，山鬼吹灯月未来。”观其集五卷，颇难再觅此清丽之句。

丁巡木制军《和仲宣方伯原韵》四诗，不及原唱。然其人平直之性，可于诗见。因全录之：“藻监形无遁，评严许子将。地邻蛮与触，种混羯兼羌。禹鼎奸能铸，温犀炯有光。才雄原识定，艰钜尽担当。”“手笔推燕许，钤妙用藏。应机真立断，决策抑何长。鬼蜮潜消阻，维娄赖主张。运筹无国土，奚以靖边疆？”“节忝兼圻摄，酬庸愧未遑。主恩何以报，先烈岂能忘。气谊由来洽，机宜每共商。倘非承借箸，愚虑尚旁徨。”“声望临淮重，兜离息狡横。甫申爰助政，方召况知兵。砥柱三霄倚，金汤八诏成。即应持节钺，驻此慰苍生。”丁于甲寅病卒京师，余挽联云：“乡无可隐，朝无可居，叹七十衰翁，进退苦心应共谅；和而不流，清而不激，比六一居士，文章知己有余哀。”盖斯人再出，乃因狼匪搜山而几获之故也。石斋赏之。

余友采丞《游归化寺》句：“将归未归日迟暮，欲雨不雨天晴阴。”超然之至。诗乃和八弟之作，是友是弟，均已物故。悲夫！

采丞又有《蓼花》句云：“一朝秋雨涩，染遍蓼花红。”绰绰中唐风味。采丞遗诗乃其弟仲鲁所辑。才气纵横，古文尤胜。余代之作碑，交厚安同年采入《昆明县志》。半生性情之交，采丞其一也。采丞以举人仕粤西，力战平匪，至今思恩府境内犹歌颂而思慕之。

光绪庚子，前湖南巡抚陈佑民卒。陈自戊戌解组归里，居江西省城西山之麓，为其夫人黄氏谋安窀穸，适落一齿，因赋诗寄慨曰：“一齿先余同穴去，顽躯犹自在人间。青山埋骨他年事，未死还应饱看山。”因饬工勒石，树于墓上。秋登西山绝顶，又题诗曰：“西山高处白云飞，蜡屐穿云入翠微。彭蠡连江烟漠漠，匡庐溅瀑雨霏霏。乘鸾箫史今何在，跨鹤王乔去不归。四望渺然人独立，天风直为浣尘衣。”寄托高远，有遗世独立之概。津城失守，蒿目时艰，欷良久。不数日遽归道山。公子伯严，诗跨一代。近通音问，颓然老矣。伯严屡述程明道吾党激成之论，君子不当如是耶？

滇省学使署有观海楼。庚子重九，霜天荐爽，愉庐师招饮院廨，宾朋六七，感怀时事。鹿泉赋云：“峻宇凌霄住上头，（琐院地高，累级始上。）宝书森列玉堂幽。星朝遍历今三载，云海奇观占一楼。嘉宴西园宜永昼，京华南斗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不胜秋。翦镫莫问沧桑耗，且醉鹅儿酒百瓯。”亦一时之盛概也。余别有诗记之。

时生亮三十年前文学之门人也。其俪李时英近复以诗学来问。《昆明杂咏》十二首最饶雅致。其一曰：“罗汉山坳石室开，渔舟蚁集浪成堆。千层石壁摩天上，三月春帆逐雨来。”可见其唱随之雅。

逸尘孝廉少年得志，而性唯嗜书。购经史数十麓，读之弗辍，宜其赡也。夫学高者识自超，品自洁，诗更余事。近以小别，留诗赠我云：“悠悠文字交，尚惜远离别。况君义薄云，旧事可徐说。”又云：“桑海丁迁移，廿口共薇蕨。盗贼与奸民，虎狼复蛇蝎。迭遭攘灾，益以谗毁。颇听家业荒，幸免名誉〈血蔑〉。黄巾违郑乡，辽海容管膝。德本逊古人，怨尤正何必。纵不捷径由，亦避岩墙报。无已仍出游，卖文聊为活。”又云：“会垣冠裳林，穷巷门独闭。风雨抱遗经，愿言守残阙。今将有远行，往役义难阕。光霁何时亲，地僻知肯绝。幽兰分山阿，孤松任霜雪。但期素履贞，靡计谋生拙。事功无可为，庶几慎晚节。”嗟乎！生也不辰，学仍自得。俯仰天地，自乐其乐。中有所主，何问其他。君自解人，我附知己可也。

朝鲜词人，颇有佳者，其气象狭小，则自古如斯也。甲午春，龙喜社主招宴君子馆。李正鲁字东诗：“竹翠花香境自偏，满堂俎豆配先贤。更搜胜迹开金馆，石墨淋漓接汉砖。（馆有河间献王砖拓本。）”“酒星高处聚文星，名士论交眼共青。屈指平生无此会，风流岂独让兰亭。”“感君磊落话情亲，翰墨煌煌不染尘。何幸良辰相践约，珠盘玉敦补前因。”又朝鲜状元李胄荣字酉斋诗：“感君风义重，新馆集骚人。文字各千古，烟华同一春。交踪随地胜，醉语露天真。谁秉芳辰烛，兹游已出尘。”又朝鲜仆正黄章渊字晚堂诗：“春日城西馆，言期君子来。诗书留汉殿，剑节上燕台。此地登高赋，何人专对才。空堂先哲在，多士扫青苔。”又朝鲜州牧锦散人李锡正字贤诗：“汉代河间正学崇，至今犹企日华宫。论才敢拟溟鲲化，得士曾间冀马空。北学一堂开霁月，东山千古被儒风。酒酣共奏《阳春曲》，雅颂承平世大同。”又朝鲜佥事崔性学字研农诗：“于戏君子专，千年乃出土。几人如获珍，手摹亦奇古。供之先哲祠，名义思所取。夙闻扈鲁翁，骚坛作盟主。词笔妙刳然，唐贤已接武。开馆咏新春，风流世罕睹。诸公皆俊髦，才可山龙补。题诗复作图，会做兰亭数。是时天气清，书牖转花煦。松竹交翠阴，香烟清缕缕。许心留远朋，珠玉互吞吐。嗟余瞻末光，有若睹元圃。奚翅论神交，萍踪慰散聚。中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东今一家，君勖我推翔。几度赋皇华，京城重话雨。老怀犹不禁，谁得余勇贾。欲纪鸿雪因，我学渐胶住。惜别情无限，绿波怅南浦。”又朝鲜梧西人金水翼字天羽诗：“亭亭碧树罨朝曦，宣武城西先哲祠。大千春色槐街蚤，廿四番风花市吹。随轺三度游京国，龙喜诗盟盟砚北。旧馆旧传汉代名，断甓元铭君子德。黄金台前夕照明，图书彝器萃精英。回廊暂送词人さ，绮席杯摇使者旌。东海鳜生快相见，旧梦江亭池北宴。（原注：庚寅春曾与江亭之集，秋复至，赋池北精舍分韵诗。）耸肩又醉千蒲桃，天末暮云横白练。”诸作虽不为高，然非寂寂无闻者。今朝鲜已亡，想风雅亦与俱亡也。

《诗》云：“河水洋洋，北流活活。施ぇ灭灭，鲔发发。葭揭揭，庶姜孽孽。”连用六叠字，此十九首中“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。盈盈楼上女，皎皎当窗牖。娥娥红粉妆，纤纤出素手。”所本也。而变句尾为句首，或燕燕居息，或尽瘁事国，或息偃在床，或不已于行，或不知叫号，或惨惨劬劳，或栖迟偃仰，或王事鞅掌，此昌黎《南山诗》连用“或”字所本也，而变十二字为五十余字。《诗》云：“萋萋萋萋，喈喈，”即李易安“寻寻觅觅、冷冷清清、凄凄惨惨切切”所本也，而变八字为十二字。顾《毛诗》重字，变化尤多：“如飞如翰，如江如汉。如山之苞，如川之流。”“戎车单单、单单亨亨。”“驿驿其达，有厌其杰。厌厌其苗，绵绵其庶。”“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维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”“饮之食之，教之诲之。”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，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”“乃慰乃止，乃左乃右。乃疆乃理，乃宣乃亩。”“作之屏之，其其翳。修之平之，其灌其例。启之辟之，其圣其椐。攘之剔之，其其柘。”“勿矢我陵，我陵我阿。勿饮我泉，我泉我池。”“实方实苞，实种实α。实发实秀，实坚实好。实颖实栗，即有邰家室。”“恒之丕，是获是亩。恒之糜芑，是任是负。”“我执黍稷。我黍与与，我稷翼翼。我仓既盈，我庾维亿。以为酒食，以享以祀。以妥以侑，以介景福。”“招招舟子，人涉否。人涉否，须我友。”“采采苜，薄言采之。”“鱼在在藻。”“王在在镐。”极重复，极错综，五光十色，千变万化。倘视为小节，而谓可以忽之，昌黎辈岂愚者乎？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七言长篇，连用题字．颠倒成文，词多意少，诚不足法。即摩诘之“终南有茅屋，前对终南山。终年无客常闭关，终日无心常自闲。”四“终”字，亦未为佳。然李嘉佑之“水田飞白鹭，夏木啭黄鹂，”摩诘添“漠漠”“阴阴”两叠字，久推妙手。《古诗》“行行重行行，”卓文君诗“凄凄复凄凄，”《木兰诗》“唧唧何唧唧，”苏题诗“东望望春春可怜。”太白诗“天姥连天向天横，”一句多叠字，叠字多奇变，视“嘈嘈切切错杂弹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”，“烈烈轰轰做一场”，真有流滞之分。裴诗“宦途最重是文衡，（《旧五代史》本传作“词场最喜是持衡”，盖流传之误本。）天遣愚夫享（《旧史》作受）盛名。三主礼闱年八十，门生门下见门生。”叠三门字，亦自奇巧，终不及“天姥连天”之老横矣。太白诗“一杯一杯复一杯”，香山诗“东涧水流西涧水”，此等句法，近俗近滥。摩诘诗“一从归白社，不复到青门。青菰临水映，白鸟向山翻”，偶然重字，不足深论。余有句云：“洒酣击剑悲歌生，惟君将将将将兵。”又句云：“帝京景物君须记，三十三年三月三。”好奇而不能奇，好古而不如古，殊自晒已。

古仪工吟，夙有神慧。赠余诗云：“神驹产龙池，堕地即廉悍。贤书擢巍科，文章雄弱冠。黄河出碣石，看君骋汗漫。”则又以夙根誉我，我实不及。

陈小圃师为周舜卿《题钱南园兼寄薛秋压大令二马图》：“枯藤缠树树倒披，下有两马黑白随。一马磨痒足并蹄，一马向天长鸣嘶。薛家旧物周得之，舜卿要我为颜辞。我于六法懵不知，独此画意深能窥。南国钱子吾所师，想其兴酣笔淋漓。韩干画肉肉丰肥，曹霸画骨骨奇。两人妙管一手持，目中早无李伯时。以此相马犹相皮，吾所谓意知者谁。君言马首无月题，马口一无黄金几。无显在背秋在骖，塞上健儿不敢骑。何况碧眼老髯贾，安能牵来坂下羁。王良造父当世希，放之中野斯为宜。是时钱子轩驰，霜骏凛凛湘江湄。方正不容ひ带褫，骐ら竟受皮我欺。秋良朋良有司，作画奇意当在兹。舜卿曰嘻匡说《诗》，与君说画同解颐。画余白纸光陆离，吮豪勿效相如迟。木叶欲脱风正吹，两马立待君其挥。”昆明为吾滇省会，奇才辈出，孙清愍、严恭肃、傅忠壮、毛用成最为奇杰。介庵和尚、虞山京卿亦称卓人。而南园独往独来，大开风气，小圃师私淑尤深，尝以宦囊建南园祠，可以并传千秋矣。

壬寅冬余与丞、上珍等五人同赴京师，小圃师画《五马图》题诗，命余等和之。余有句曰：“频年赖师扶上马，马欲腾空人欲下。欲下不下须神力，一顾群空冀北野。”师亟赏之，书于图上。

项城高勉之师学宗陆王，不背程朱。学问深纯，书法最佳，诗非所长也。有题王定甫通政（拯）遗墨二诗云：“芳年兼饰早还乡，恋阙孤忠矢不忘。凿壁匡衡遗疏稿，传家永叔擅文章。九天唾散珠玑碎，一纸书成玳瑁装。且起颍川延世泽，德星犹得聚南方。（令侄德中以拔贡为滇令。）”“清风艳说遍公卿，不独工书噪帝城。伏阙陈情荣伯姊，（胞姊例不得封，专摺邀允自公始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钊前岁援案入告，亦蒙恩允。）到门问字有诸生。伏波刻鹄今留训，逸少笼鹅旧擅名。一幅琳琅快先睹，执鞭未遂怅生平。”余受师教训最深，癸卯特元师犹以知人自诩，不数年卒于家。抚此遗迹，不胜泫然。

谭叔裕观察，陈兰甫高第也。以经学名，词章尤佳。滇中古学，赖其提倡。见其《览海赋》一篇，规无开府。又见其《题陈圆圆画像》四诗，亦极典重。录如下：“早日平康负盛名，晚禅悦悟无生。红颜自是知几早，绝胜流离孔四贞。”“老瀵风流暮岁娱，后庭斗草共群妹。不知步辇偕游日，曾过金蝉寺也无。”“尘世沧桑一局悲，休将入道笑蛾眉。君看遗老熊金辈，半作逃禅雪窦师。”“鸾影商山久杳然，荒坟间剩草秆秆。愿求好事陈髯叟，却为河东表墓田。”末句以陈文述比陈兰卿，盖图为兰卿临摹也。兰掷生于滇，宦于滇，风雅宜人，滇人多心折。尝与小园、竹溪诸君结莲湖吟社，刻诗成集，雅有唐音，非末世浪邀词名者比。

亮丞同年，煌煌著作之林，已见前卷。再择佳者录一二以志文缘。《白地坪晓发》云：“两岸峰高耸，行回断不平。泉从冰底滑，人向雪中行。霜冷朝曦澹，山深古树横。年残乡路少，但听怒涛声。”《咏王质》云：“看罢残棋已烂柯，仙家岁月太蹉跎。百年人老无家乐，肯向空山瞬息过。”《咏王播》云：“黎那易识英雄，饭后钟声愧恼公。不奉虎符重莅止，残诗谁辟碧纱笼。”《咏郝隆》云：“故操蛮语入新诗，蛮府参军善解颐。僚友不须嗤俭腹，可曾记得曝书时。”《咏石崇》云：“拥赀百万亦奚为，象齿焚身枉自悲。只有绿珠堪慰藉，生蒙宠爱死追随。”《老鸦关》云：“突兀峰峦似老鸦，高翔云际瞰人家。谁知劫运初经后，又发鲜妍姊妹花。”《答赵湘皋元韵》云：“山川断梦怜今日，风雨论文忆昔年。消夏对倾莲社酒，吟秋同放草湖船。依人我类圣垦史，竞爽君真谢惠连。三载须期共济，漫云祖逖著鞭先。”句如“石壁倒翻残照　里，禅关深锁暮烟中”，“故国林泉游子梦，名山醉卧少年身”，皆琅琅可诵。

丹徒王小铁，梦楼裔也，先雪樵兄乡荐房师，有《题梅村圆圆曲》句云“愧杀江南吴祭酒，淮南鸡犬不随仙”之句，殊属清新。小铁名，书诗均工，宦途中一名士也。

元 刂其太史《送昆山》四律：“玉石诚难一量，力追正术绝歧傍。千间广厦笼奇士，廿载儒冠又故乡。泛梗桃原随化浪，当门兰自怨王香。飘零徒负文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翁意，敢道编摩付礼堂。”“文献搜罗寄宦情，潜光公是秉精诚。益州传续陈承祚，阳夏书纟由司马贞。六诏弓宜备史，千金易字重连城。使君雷雨经纶地，极目郊原草木亨。”“高盖颁春万口传，甘棠到处好阴连。饮醇惠早流齐狱，监水清还却赈泉。莲月照空神女雨，稻云积厚小民天。超除未敢攀辕毂，愁近离筵意烟然。”“五云南畔古交州，谁遣鲸鲵海上游。持斧公能安互市，窥我拟说圆周。于今亘粤无犀贡，尚有千家号马留。筹策何关迂博士，但期伟绩发奇讴。”太史于故乡汉学颇有提倡，感而记之。别有《思痛吟》大篇，记己亥、庚子时事。太史晚年不认为己作，故从略。

穆清诗刻两集，浩浩乎大观。癯仙藏其手抄《商声集》，尚有自删之作。今采《登楼》一绝句：“屋脊鸠鸣客梦阑，思乡时复上楼看。槐黄麦绿山城静，不信前途寸步难。”张琴轩（云和）评云：“情景逼真，非过来人不觉其妙。”诗雄虽有，穆清本近今诗雄。所著（筱园诗话）四卷，流传黔中。黔人醵金翻雕，以广诗教，亦佳话也。

●卷八

古诗入乐可歌，汉武乃立“乐府”，班《志》所收，盖无一不协律，后世不协者多矣。顾无论协律与否，而诗必有韵，虽田夫孺子亦然，今欲言诗，宜无言韵。五塘师曰：“古有韵书，后人佚之也。（《诗法草编》。）”愚谓古无韵书，后人补之耳。

《颜氏家训》《音辞》篇云：“成、仍、宏、登，合成两韵，为、奇、益、石、分作四章，”讥晋吕静《韵集》之失也。又《尔雅》《释文》引魏李登《声类》《韵集》云：“蝗协庚韵，”考江式言静书分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各为一篇，愚尝谓欲通一书，须读群书，使无颜陆诸人，何从窥见李吕之书乎？

《梁书》《沈约传》：“约赞《四声谱》。”而《隋志》只云“《四声》一卷”。约以为在昔词人，累千载而不悟。观约作《宋书》《谢灵运论》：“一简之内，音韵尽殊，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。”陆厥书则曰：“五字之中，音韵悉异，两句之内，角、徵不同。”约而言之，即四声并用，平仄相对之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意也。故《南史》《陆厥传》曰：“齐永明时沈与谢朓、王融以气类相推毂。周善识声韵，有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，世呼为‘永明体’。”厥传附王斌亦著《四声论》，《隋志》则有张谅《四声韵林》二十八卷，刘善经《四声指归》一卷，夏侯咏《四声韵略》十三卷，皆梁人也。谅书何以繁富，殊不可晓，北齐阳休之亦造《切韵》，见《颜氏家训》。惟是四声虽盛，而梁高祖竟不遵用。梁高祖问周拾，何谓四声？舍曰“天子圣哲”是也。舍乃子，始著《四声切韵》行于世，见《南史》本传，犹在沈约前，此四声初盛时也。（朱竹垞尝举四声为酒令，有“康子馈药”等句，后人续以“君子上达”，竹垞曰“童子佩〈角〉”，余曰“天五地六”，亦四声也。）

一字两音，始于魏晋。吕静《韵集》：“菸，乙余反”，今关西言菸，山东言焉，焉，音于言反。（《大庄严经》《论言义》。）反切亦始于魏晋。颜之推《家训》云：“孙叔然（名炎，魏人，郑玄弟子）。创《尔雅音义》，是汉末人独知反语。”然《左》《襄》二十五年“数疆潦”，贾逵解“疆，其两反。（《释文》）”则似东汉已有之。刘继庄《洛诰释文》言马郑已有翻切，是也。吕静《韵集》：“分，音分。（《颜氏家训》）”是静不独言反音，且有一字之直音也。郭璞《尔雅注》《释诂》“晊”，读晊为至，（《正义》）“赴、来、吊、”音届。（《释文》）《左传桓》九年“以战而北”，嵇康云：北，音背。（《释文》）徐邈注《春秋》多直音，如《隐》五年“郑人侵卫牧”，音目。《僖》二十八年“盟于敛孟”，敛音廉，又力检反。（《释文》）晋虞喜《志林新书》“齐斧”之齐，当作斋，侧皆切。（《文选》陈孔璋《檄吴将》注引）顾野王《尔雅释诂》“洋观”音官。（《释文》）盖晋人无不用直音者，野王生晋之后，更不足怪。又郭璞《尔雅音义》其音有两读三读，释文循其例，母、眙、裔、始，删存一音，古法失矣。又古有自注其音者，郭璞《尔雅注》“凄凄，本或作萋”，同古兮反，注：“思，所生也，思音如字。”是自注其注也。要之，东汉之末，音已纷杂，（详亭林《音学五书》）吕静、李登诸人，起而著书，各究其极，迄周颐、沈约而韵书乃定。又得薛道衡、颜之推、陆法言辈，其韵书乃传。其变古也，不得已也，功则更不可没也。

李雨村《函海》刊小徐《说文篆韵谱》五卷，（赵希弁《郡斋读书志》谓之《篆韵》，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谓之《说文韵谱》。）大徐有二序，一云叔重之后，《玉篇》、《切韵》所载，习俗虽久，要不可施之于篆。又云舍弟楚金，特善小学，因命取叔重所记，以《切韵》次之。又云此书只欲便于寻讨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无恤其他，故聊存训诂，以为识别，其余敷演，有通释焉。（宋李焘云，局以四声，偏旁要未易见。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引晁氏曰不具载其解，可恨。皆不知小徐本意《韵谱》与《通释》相联系也。）此开宝四年以前，南唐未入宋时之作，所谓《切韵》，指陆法言作，故可与《玉篇》齐名，以《切韵》次韵者，小徐也，为之篆者，大徐也。（大徐工篆，其序云：令锴以《切韵》谱其四声，为之篆。李焘序亦云：铉为谐篆。）及大徐入宋，于雍熙三年奉诏校定《说文》。（即今所传影宋本。）四年正月，大徐又作后序云：《韵谱》既成，广求余本，颇有刊正。（据此则小徐书成后，大徐已略有改易。）今又得李舟《切韵》，（舟之《切韵》与孙愐《唐韵》并著，《唐志》十卷，《宋志》五卷，《集韵》序并称之唐人韵书，惟李孙二种为著。）殊有补益。其间疑者，以《李》氏《切韵》为正，不知大徐所谓李氏为正者，指分部而言耶？抑如李雨村说专以书中反切而言耶？大徐序又云，《说文》之时，未有反切，后人附益，互有异同。孙《唐韵》行之已久，今并以孙愐音切为定，是此书之反切，小徐初用孙愐，而大徐后改李舟，雨村之说不诬也。（孙愐《唐韵》本法言《切韵》而增益之，昼人颇讥之，见封演《闻见记》，故议愐者谓宋人《广韵》直接《切韵》，不本于愐，实亦不尽然也。段玉裁云：《唐韵》本《切韵》，《广韵》本《唐韵》。段氏韵学大师，当必可据。余考本李焘《五音韵谱序》云：“唐天宝末，陈州司法孙愐刊正隋陆法言《切韵》，别为《唐韵》。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赐新名曰《广韵》，锴修韵因之。”是《广韵》本愐，非尽直接《切韵》也。）《韵谱》之用愐、舟，如果仅用其反切，则所谓以《切韵》次之者，仍是隋陆氏之本。余据以较今存之《广韵》，如《广韵》二百六部上平声有痕部，下平声有凡部，而《韵谱》皆无之，惟《韵谱》则上平多宣部，（《集韵韵例》云，陈彭年等本《切韵》有所刊益，所谓刊益者，即刊去宣部，而益痕部、凡部之类也。戴、段以《广韵》二百六部即法言旧目，此言吾未之信。）然则法言《切韵》初仅二百五部。而与《广韵》之二百六部殊，其余亦恐有刊益，不可考也。孙渊如重刊《说文》序，不加详考，遽云此书本李舟《切韵》，疏矣。余故反覆推求，得而断之云，欲知隋法言切韵旧目，欲知唐李舟《切韵》反切，欲观许慎、李阳冰篆法者，皆不可不读此书。（大徐明言雍熙以后乃得李舟《切韵》，是时小徐早亡也。而渊如云：小徐以李《切韵》为正。尤失之矣。雨村刊本，亦有小误之处，如覃部探字，注：探，取之速，据《说文》当作速取之。物部勿，注：物同。当作物同，或作勿物同。）

《玉篇》末附神珙《反纽图》以内外八摄总其声，无三十六字母之说。惟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有《五音声论》列字四十。今人误守温字母为神珙作，谓西域之法，传于中土。然珙之原序云，昔有梁朝沈约创立纽字之图，皆以平书碎寻难见，是反组始约，不可谓为始珙也。《隋书》《经籍志》《婆罗门书》以十四音贯一切字，汉明时同入中国，是字母亦不始守温也。

唐颜氏元孙《干禄字书》疑亦依《切韵》而成，而束韵之字，一聪、二功、三蒙、四丛，种种与今本不同。度其随笔记录，虽出唐石刻（《鲁公书》），不必据以证韵书，今所据者，仍只《广韵》而已。《广韵》目二百六，宋理宗时平水刘渊并为一百七部，渊以为《广韵》中注通用者，无妨并之。然亦有《广韵》不通而误并者，如上平二十文、二十一殷，皆独用，而渊并为十二文下平；二十六咸、二十七衔同用，二十八严、二十九凡同用，而渊并为十五咸；又别并严于十四盐。上、去、入亦有误并，是乱《广韵》之部也。平之青与蒸、登，上之迥与拯、等，各为一韵，而去则并证、嶝二部于径部，是自乱其部也。阴实夫又省一部，而坊刻更妄移先后，遂成今日之本。秦蕙田上书举戴震、钱大昕以订正韵书，宜哉，宜哉！

傅玄《口铭》：“神以感通，心由口宣；福生有兆，祸来无端；蚁孔溃河，溜穴倾山；病从口入，患自口出（《意林》）。”谢惠连《口箴》：“宣纳之由，实伊枢机；唯舌是出，驰驷安追；差厘千里，君子慎微（《艺文类聚》）十七。”与伊川《言箴》同旨，古人慎言如此。乃孙楚则有《反金人铭》曰：“晋太庙左阶之前，有石人焉，大张其口，而书其胸，曰：我古之多言人也。无少言，无少事，少言少言，后生何述。夫惟言立，乃可长久。胡为块然，生缄其口（《类聚》十九。）”孙言激而有理，谢言慎而有常，余两衡之，宁谢勿孙。

诗之用韵，所重者稳也，雅也，新也，奇也。唐宋后喜和韵用韵，五塘师悬为戒律，余亦以为然。乃香山微之倡于前，（《春生》、《春深》各诗。）荆公东坡继于后，叠和见长，（苏用刘，又王和韵亦用之，未免窘相。）世竞效之。赵恒夫（吉士）有《叠韵千律诗》二卷，《千叠余波》一卷，可谓大观。近则武陵陈伯弢大令之《门存集》，常熟孙师郑前辈之《蝇尘集》，叠至数百。张季端师之《魔和》，余与兰卿、厚安诸君之《聚星叠韵》，亦百十篇。平心论之，因难见巧，不可谓非，若以诗论，皆失之远矣。龙阳易实甫又喜用全韵，如押十五咸，则字字用毕，又字字顺序，而不知大乱咸、衔、严之四部也。坊间韵本，有何程式之可遵耶？戒之，戒之！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王逸《离骚叙》以孔子删《诗》，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《离骚》。上以讽谏，下以自慰。又云《离骚》之文，依托五经以立义。“帝高阳之苗裔”，则“厥初生民，时维姜嫄”也。“纫秋兰以为佩”，则“将翱将翔，佩玉琼琚”也。“夕揽洲之宿莽”，则《易》“潜龙勿用”也。“驷玉虬而乘鹥”，则“时乘六龙以御天”也。“就重华而陈词”，则《尚书》咎繇之谋谟也。“登昆仑而涉流沙”，则《禹贡》之敷土也。小儿丕佑云：“穿凿之谈，逸师失之。”案：逸师此言，盖本于淮南王，曰：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。”史公既采入列传，而班孟坚独以“斯论似过其真，又说五子以失家巷，谓五子胥也。及至羿、浇、少康、贰姚、有佚女，皆各以所识，有所增损。”“贬絜狂狷景行之士，多称昆仑冥婚、宓妃虚无之语，皆非法度之政，经义所载。（以上班氏序。）”刘彦和《辨骚》则二说并存，以四事同于《风》《雅》，四事异乎经典，“羿、浇、二姚，与左氏不合，昆仑、玄圃，非经义所载。”“及汉宣嗟叹，以为皆合经术；扬雄讽味，亦言体同《诗》《雅》。（以上《文心雕龙》）”以余思之，屈原生于楚泽，沈于汨渊，惊才绝艳，为千古词章初祖。惟其文实与经异，语尾之“些”，古经无之，盖最显者。其次发语之“羌”，“羌众人之所仇”（《惜诵》），“羌内恕己以量人兮”（《离骚》），王逸注：“楚人语辞也。”若古经之羌，惟西戎专名已耳。（《广雅释诂》：羌，强也。《释言》：羌，卿也。此本之古经也。《释言》：羌，乃也。此本之屈子也。）发语之“焉”，“焉洋洋而为客”，“焉舒情而抽信兮”（《九章》），“焉逝以徘徊”（远游），语助之“焉”，“驰椒邱且焉止息”（《离骚》），“巫阳焉下招曰（《招魂》）”，皆非古经所有。虽古经中之焉字，亦用句首及句中，而无作“于是”解者，亦无作“乃”字解者，《经传释词》所引最博，（《孟子》“人莫大焉亡亲戚、君臣、上下”，为王氏所漏引。）然亦仅《管》、《老》、《墨》、《庄》诸书，无经言也。（《小戴月今》、《大戴王言》，皆传也，非经也。）纷吾、吾、謇吾、汨余之字法，经尤罕见。丰隆、望舒、飞廉之神，彭咸、申徒、狄之死，玄之婞直，巫咸之夕降，五子之失乎家巷，（五子句承上夏康娱乐句，当即《书序五子之歌》一篇之事。王逸注此篇也，非伪古文之篇。班氏以为五子胥，似误。）崦嵫、若木、咸池、扶桑、阆风、穷石之地，皆罕见于经。（《方言》释《楚辞》多以为楚人语。）意者今所傅之经书，乃孔子删订之本，屈子未之见，故所作无一语称孔，抑所见者乃倚相所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邱》之类耶。诗之有赋，固主敷陈，顾未有至数千言者，《离骚》亦以赋名，而体绝异于《诗经》，且篇未有“乱曰”，尤五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经所未有也。宋玉、景差继其绪，相如、贾谊袭其体，史迁、王逸表章靡遗，淮南作《离骚经章句》尊之曰“经”，洵无愧色。古词赋之源，专集之始，均在于此。但谓之源出五经，则不无可疑耳。（《孟子》引《孔子》听《沧浪之歌》，而屈原复闻之于渔父，《楚语》同于丛圣者仅此。）

《离骚》云：“朝搴比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；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。”又云：“揽茹蕙以掩涕兮，沾余襟之浪浪。”《九歌》云：“嵺嵺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《招魂》云：“湛湛江水兮上有枫，目极千里兮伤春心，魂兮归来哀江南。”《九辩》云：“悲哉秋之为气也，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，僚忄栗兮若在远行，登山临水送将归。”又云：“燕翩翩其辞归兮，蝉寂寞而无声；雁而南游兮，鸡啁哳而悲鸣；独申旦而不寐兮，哀蟋蟀之宵征；时亹亹而过中兮，蹇淹留而无成。”所谓摘屈宋艳，固不专在字句间，而谢庄、杜甫之流，摹拟者不少矣。淮南王《招隐士》云：“桂树丛生兮山之幽，偃蹇连蜷兮枝相缭；山气巃嵸兮石嵯峨，溪谷嶄岩兮水曾波；犭爰群啸兮虎豹嗥，攀援枝兮聊淹留；王孙游兮不归，春草生兮萋萋。”东方朔《七谏》云：“浮云陈而蔽晦兮，使日月乎无光；忠臣贞而欲谏兮，谗谀毁而在旁；秋草荣其将实兮，微霜下而夜降；商风肃而害生兮，百草育而不长。”又云：“驾蹇驴而无策兮，又何路之能极；以直针而为钓兮，又何鱼之能得。”严忌《哀时命》云：“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，夫何予生之不遘时；往者不可扳援兮，徕者不可与期；志憾恨而不逞兮，抒中情而属诗；夜炯炯而不寐兮，怀隐忧而历兹。”又云：“骋骐骥于中庭兮，焉能极夫远道；置犭爰于椟槛兮，夫何以责其捷巧；驰跛鳖而上山兮，吾固知其能升：释管晏而任臧获兮，何权衡之能称。”汉武《秋风辞》云：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；兰有秀兮菊有芳，怀佳人兮不能忘。”王褒《九怀》云：“河伯兮开门，迎余兮欢欣；顾念兮旧都，怀恨兮艰难；窃哀兮浮萍，汎淫兮无根。”刘向《九叹》云：“齐名于天地兮，并光明于列星。”又云：“冥冥深林兮，树木郁郁，山参差以嶄岩兮，皁杳杳以蔽日。”（王逸《九思》云：“虎兕争兮于庭中”，乃不善学《骚》者。）此皆《离骚》之嗣音，学诗不从此入门，决其终无是处。刘彦和有云：“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。”衣被词人，非止一代知言哉。

长学部图书局之日，引遵义杨同年兆麟为副。余建著书楼于局中，北平刘君用良绘为图。同年题诗云：“黄尘莽莽连云端，阗成骇汗疲衣冠。西隅老屋起高楼，中有一人事铅丹。朝嘘夕噫闲不得，小臣职守惟研钻。独念天子重兴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学，有民不学国终瘴。学苟泛滥无甄择，又同行路夜漫漫。曩唧六籍遘秦火，经文孔壁余灰残。诸儒缀补二千载，私家读本始粗完。亻去卢斜上复东渐，精粗美恶难同观。褊儒卫道深闭拒，譬诸食肉遗马肝。黠者尽思弃所学，徙宅忘妻遗人姗。势惟法禹治洪水，众流既纳河不澜。披荆斩棘孰先导，矫矫袁子雄文翰。我来突兀喜相见，商同辨异张坫坛。快论豪如倒三峡，时杂嘲笑万花攒。俗儿瞠目诮迂怪，臭味焉知蕙与兰。吁嗟袁子且加餐，边微人材例显难。吾侪纵老纸堆里，岂无事业能不刊。况闻公卿交荐子，会见一鹗明秋博。修养毛羽正须尔，净此优暇宁非宽。兴来立本颇好事，为君濡笔图齐纨。付与行缠好收拾，留作《凌烟》底稿看。”跋云：“诗作于戊申春三月，树五屡促书，迁延未得也。及己酉十月，树五奉命提学浙江，乃寻出旧稿，于其行之前二日，率书还之。诗字工拙，均所不计，亦以志吾两人因缘尔。”余亦有自题五古云：“赫赫帝王都，尘软春风陌。辟此地数弓，高筑楼百尺。压檐新竹翠，入窗初月白。感触平生心，狂题三字额。风尘有林泉，文学事竹帛。本非虞卿愁，休论仲蔚宅。”时光绪丁未秋日也。己酉携图入浙，辛　亥国变，图归于厮役某，湖州友人许君缄甫仍觅归，存移山，喜录二诗，以纪往迹。

炳然以秀才从军，自题照像诗云：“天山立马拓雄图，梨穴楼兰指日俘；十二金牌千古恨，归鞭可是向西湖。”跋云：“壬子仲冬，征藏班师，归至榆城，改为陆军步兵第四团团长，回忆劳师远征，未云开疆拓土，永杜外患，故摄影以志其憾。”将才喜吟，竟赍志终，吁、伤已！

有游鸡足山者，见一巨幅，上有诗云：“叠石为楼得一峦，春来还似去冬寒；山僧自有梅花骨，不肯将身伴牡丹。”Ы署李松岩。诗笔兀傲，逼近担公书法，亦担公一流，殆逸士之超流俗者。

河阳诗人推玉峰可石，而李孝廉仲鸣（翔鹤）最晚出。光绪中官黑井教谕，著《且种树斋诗钞》。句如：“西风菰叶老，秋雨稻花肥。”“严痕笼树黑，山色过江青。”“帆摇缘涧转，钟响隔林敲。”“纵谈忘夜久，缓步胜车安。”“无风野店炊烟直，落日浮图卧影长。”“斜阳满径樵相话，黄叶一山僧独归。”“偶携谢朓游山句，闲和渊明《止酒黄》。”真诗人之笔也。《秋夜清溪洞》七言古诗奇丽，得长吉一体，文繁小录。

前卷《诗话》中以“红羊劫、白虎通”不为工对，又见大观楼联有：“黄鹤飞来、红羊度尽”之语。夫“红羊”二字，本于宋理宗淳佑中柴望上《丙丁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龟监》十卷，自泰庄襄王五十二年丙午迄五季后汉天福十二年丁未，通一千二百六十载中，为丙午、丁未者二十又一，其年皆值中国有乱事之年，望上书意托言谶纬，藉以儆戒时事。后人以丙午属火，色赤，未为羊，遂谓国难之时为“红羊劫”岁。是红自红，羊产羊，不可误为一物也。然袁枏已有“红羊赤马悲沧海”之句，似以红羊属末，赤马属午。君子曰，此方士之言耳，不足据。

冯氏誉、誉骥兄弟，均好诗。骥字雨樵，有诗云：“故园千里隔烟萝，归梦连宵菊下多；⊥美鱼肥无处觅，黄州竟欲老东坡。”诗本七律中四语，凑拍节而存之。骥守东川，尚知提倡风雅，刻《翠屏诗社集》二卷行于世。

癸丑游华亭寺得诗云：“别来山寺十三载，又长风篁四五围；林外平畴远如立，塔尖危石怒将飞。前王宫殿余僧衲，大地河山有布衣；我欲碧鸡山下住，便从舟屋买鱼矶。”布衣即指舟屋，因便道访其故址也。诗未编入集，竹忻述而记之。

石甫龙阳易氏，在京与余为诗友。诗钟酒觞，无日不会，天下盛传其名。才捷学富，雅丽宜人，著作等身。一旦溘逝，海内当有刻其集者。余记其最少时句云“灯火鱼龙尺五天”，可谓名下无虚。又记其最近句云“朝班列在十名前”，令人欲呕。盖沧桑之后，为饥所驱，游戏三昧，不以作诗论也。天地生才，竟不爱惜，潦倒穷愁，为之三叹。

越裳沦矣！精卫填海，愚公移山，各尽其心而已。黎磐字孝孙，安省直禄县人，谋复故国，事汐曳自杀。刘双子述其事，邓搏鹏采入《义烈史》，附双子《哀孝孙》诗三首：“四海万涛涌，千山一雁征；思君君不见，南望哭吞声。”“吾党前锋失，中原碧血余；灯前风雨夜，不忍诵遗书。”“天堂君已矣，海国我凄然；魂梦同歌哭，徘徊星月边。”诗虽不佳，不失中华法度。日本学唐诗最早，远徵晁监，近考刃山，直入作者之林。近因欧学大兴，国势日盛，而汉文鲜有习者。吾叹日人，吾又哀交人矣。

剑公年伯诗以真挚胜，尝录其一入《诗话》。年伯许余为知诗，产其全稿见示，再录其七。《戏答友人即以留别》云：“先人遗体本がテ，强学脂韦我未能。不解奴颜宁抱璞，敢嗤世味尚模棱。冥鸿自喜孤芳赏，假虎徒为盛气凌。狂吠韩卢殊愦毛，鸾宁类溷中蝇。”《威楚道中》云：“孤剑囊中夜夜鸣，煮醪莫解百忧并。频年徒洒西风泪。微马关河万里行。”《读史》五首，其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一云：“高帝非令君，淮阴非纯臣。两友不并生，猜疑况已类。嗟哉鸱夷子，接踵非其人。得齐无几时，便请为假王。所请说不遂，后事胡可量。不听蒯彻言，赖有平与良。一旦遭夷灭，千载为悲伤。不见郦食其，身以淮阴亡。”其二云：”人孰能不死，死顾得其正。冒昧触世网，君子以为病。明哲保其身，处乱有真用。矫矫郭林宗，人伦见鸾凤。”其三云：“权奸忌忠良，忠良恶权奸。邪正不两立，其势使之然。桓桓岳鄂王，千古悲其冤。身死而名扬，冤后何足言。所恨功未成，宋室终偏安。”其四云：“君相廉耻亡，不亡惟匹夫。施全刺贼秦，浩气塞寰区。天下欲虏灭，尔乃和是图。故我欲杀尔，数语遭夷诛。奸相不足言，高宗知愧无？”其五云：“取祸亦有命，保身亦有时。既受君之恩，责备何容辞。言吾所当言，安问龟与蓍。奈何考亭子，当此生孤疑。疏藁漫然焚，于理能无亏。”

楚香孝廉诗已录卷一，方冀其精进入古，忽焉长逝，吾道非欤！亟检案头，得其墨迹，存二诗以志感。《夜坐》云：“千林远籁寂残更，万户星临珠斗横。月以宵沉有寒意，风从雨后作秋声。银床叶下梧桐老，金井花重络纬鸣。瘦骨不妨凉露重，萧萧灯影下帘旌。”《新秋雨霁见月》云：“树恋残阳收晚雨，风清半夜睡魔降。中庭月色花移影，老屋书声灯背窗。云罅漏星珠闪烁，檐牙滴露玉。落衣秋薄寒偏耐，吟断疏钟又晓撞。”

陈伯玉《次乐乡》诗“野戍荒烟断”，佳矣，而《岘山怀古》又有“野树苍烟断”之句，自为雷同。岑嘉州亦有之。太史公《与任安书》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”十数句，又于《自序》见之，古人不妨，今则不可。

今有恒言，凡字必遵《洪武正韵》，考《明史》《艺文志》《正韵》十六卷，乐韶凤、宋濂等所撰。《四库提要》云：“平、上、去三声各为二十二部，入声为十部。”又云：“终明之世，竟不能行于天下。”此何故耶？康熙字典、佩文韵府以范学者，不知官书之失，古有定论也。（《字典》有王引之《考证》较善。）《怀麓诗话》纪用《正韵》者可释罪，知明时朝廷提倡厉行新韵，故曰传至今，犹以为准。

乙巳春小帆同游日本上野，裙屐杂沓，有句云：“东风草绿小西，蝶舞莺飞唤奥姑。”小西湖即不忍池别名，盖窃比杭州圣湖也。“奥姑”乃闻之小帆，谓日本贵妇之称。考《辽史公主表》（卷六十五）太祖一女，幼为“奥姑”。契丹故俗，凡婚燕之礼，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于奥，谓之“奥姑”。《属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国表》（卷七十）：太祖天赞四年，日本国来贡，道宗大安七年，日本遣郑元等二十八人来贡，八年，日本遣使来贡。是日本之于契丹，染其风，袭其名，不待言矣。

楚卿珥笔京都，诗追东汉，曾采入《诗话》卷五，而究未获谋面也。近奇照像，题诗云：“垂青万里感深知，北斗驰心晓暮时。欲坐春风飞不到，秋鸿度影傍高枝。”深情款款，即覆书以慰之励之。士苦不尚志耳，志立则学立，后人当超于前人，楚卿勉乎哉！

天下一统，只一朝廷，本无朝之可言也。夏、商、周称三代，夏、商称二代，代以时言，非以朝言。自汉有西北异国，隐相对峙，各有一朝廷，而汉朝之名始显。蜀、魏、吴沿黄帝万国、叠挞、战国之旧，称三国不称三朝。西晋分裂，南北永峙，南北朝之名大显。金陆自吴迄陈建都者六，故称六朝，始以一姓为一朝矣，（张天如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以吴、魏同时之朝，分为两时。疑有未安。）然犹未以一帝为一朝也。《天宝遗事》明皇与太白语曰：“我朝与天后朝何如？”以一帝为一朝。钱牧斋《列朝诗选》沿俗称，洪武朝、永乐朝之名，遂以名书，尤疑非古。自是而后，《九朝东华录》、《四朝诗史》，愈沿袭，愈通行。

张季端师有《夜窗与诸子论诗》七律云：“清灵不虑俗缘魔，竹径松轩皓月过。读史千秋公道在，论诗四座亻隽才多。淬将鸾耸凌云笔，待续龙光《湛露》歌。大厦今资梁栋器，敢夸度木比亻垂和。”嗟乎！师没久矣。嘉谷谨为之传云：师讳建勋，字季端，号愉谷，一号愉庐，广西临桂人。先世自湖南武陵宦于桂，清贫不能归，遂家焉。少工文，尤善书。赣人杨太史庆伯抚挂，器其才，以孙女妻之。光绪己卯举于乡，己丑捷南宫，廷试第一人及第。当是时迂谨派数徐相桐，博雅派数翁相同、潘尚书祖荫，和者甚众，师独与李相鸿藻中立派相亲，间亦与豫都统师等讲阳明学，恬淡自安。甲午典试云南，丁酉督学云南，功令之外，添设字课，精勤慎廉，滇人以“大启滇文”四字榜之学署。庚子任满，将归矣，北方拳乱，师留云南，不即归。慨然知国中之乱机矣，发为诗歌，不一而足。嘉谷以门下士居师幕，授公子读，聆师训至深且切。癸卯师招嘉谷同寓京邸，往往称嘉谷于翰院诸老曰：“此必第一人之选也。”经济特科榜发，周学士克宽贺于师曰：“君言念哉。”丙午师仕龙江，以提学兼民政，舆论咸翕。未几而改革事起，师居京，旋中风疾。丁巳嘉谷丁母忧，戊午师犹以左手书联邮寄吊唁。方冀师疾愈，而不料遽卒于京也。年六十五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。嘉谷感知己之深恩，夙夜耿耿，乃检师所书赐者，或文或诗，汇装一册。诗犹可自成一卷，亟付剞劂，以广流传。师之曾祖著《怡云诗草》，祖著《巢ㄕ吟稿》，师克继焉。吾滇人士，其深念于文学宗师，提倡文教，有不能忘者乎，则报师之心，应共谅之矣。

初，颐园中丞书联：“当局能肩天下事，读书要见古人心，”可谓七言名句。

仁和吴子修前辈庆坻，说经考史讲舆地，著书数十册。辛亥以还，杜门息影，自写定六种。最关于世道人心者，为《殉难记》一书。空山荒屋，与渊明、皋羽同调。甲子春三月卒。口占一绝云：“寂寞分无千载遇，蹉跎死已十年迟。平生踪迹王梁沈，又到相逢痛哭时。”王盖指葵园，梁盖指筵庵，沈盖指子培。公子即絅斋，前辈家学之盛，心焉钦之。闻其讣音，殊根触于杭州酒痕燕市筑声不置也。

近人七绝，多堕纤巧一派，然宛转缠绵，亦多可喜。鹣影楼女士《湖上》云：“绿窗绣线乍添长，一阵风来一阵凉。六幅碧湘帘子外，海棠枝上又斜阳。”《春日》云：“晚妆楼上独凝眸，心逐杨花遇陌头。红是斜阳青是草，不分明处是春愁。（易实甫句云：“红是斜阳绿是雨，春愁化得不分明”，盖此诗所本。”）又汪建霞《题玉京画》云：“爱读《琴河感旧》诗，枫林霜信叹来迟。秋风红豆相思种，定为萧郎写折枝。”西湖有廉庄，乃惠卿新居，余尝小艇往游。惠卿出其夫人写经及近著多种相示，知其别号曰廉夕阳，因“夕阳穿树补花红”句得名，真纤巧之尤者，心思亦不可及。

中华文教远矣。尝游日本、安南之村落，见其题名皆取华文，亦雅亦古，叹为国光。考东汉初年，匈奴遣子入侍。五胡之乱，刘渊、慕容、苻坚皆尚经学，详《晋书》《载记》。后魏孝文帝尊重儒教，且能自作诏书，（《本纪》：帝好文章，太和十年之后，皆帝之文也。）牛宏云：魏经籍阙如，恐失之矣。契丹初兴，阿保机责李嗣源之使姚坤，坤辩之。其子托云曰，汉使勿多谈，因引《左氏》牵牛蹊田之说以折坤。托云即让弟位者，起书楼于西宫，藏书万卷。于医无间绝顶之望海堂译经画图，作《乐田园诗》，立木海上，刻诗曰：“小山压大山，大山全无力。羞见故乡人，从此投外国。”（以上参《旧》、《新五代史》及《辽史》，惟《辽史》作图欲，殿本考证仅言《新史》作突欲，不言《旧史》作托云，疏矣。）诗虽非工，可谓能通华文者。欧学东来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华人竞通西文，近则欧美亦求通华文，将来地球之文化概可想矣。

杨女士志飞长于文，顾未学诗，闻余训而以四章求教，初不过“稀星伴彩云，寻句到松根”等佳句耳。复次以二章求教，由佳句进为佳篇，真可欣赏，诗录如下。《赏荷》：“锁翠亭前荷芰香，漫惊人事几沧桑。濂溪去后谁知己，不见伊人水一方。”《夏游翠湖》：“斜阳疏柳雨初收，半似春阴半似秋。好是南风吹不断，笛声飞上水边楼。”

钱君士青，游滇有年，喜留文字之缘，近住杭州，奇诗有云：“宗悫欣乘破浪风，游踪遍历海西东。（清宣统二年，余蒙学部奏派驻英游学生监督，曾游全世界一周。）洪波浩瀚航群岛，落日苍茫吊故宫。费裕胶庠士气振，（余驻英值祖国光复，各省学款不至，以无担保品，为游学生筹借学费约五十万元之多，各生始不至辍学。）理争坛坫外情融。（余驻英时请求英国各大学承认中国大学为大学，驻美时息华侨之党争，免检查之受辱，以及巴拿马赛会抗议华茶得奖事。）生平富国强邦志，多在环球拙著中。”豪情逸兴不减昔时，知其得湖山之乐也。

刘锐卿孝廉镇藩，少工于文，老隐于酒，诗非专长，而亦非卑靡之流。《近日楼》七律云：“城向离明望不迷，楼高近日耸云梯。诸天宫阙如相引，平地亭台未许齐。彩焕云霞双塔接，气吞金碧两坊低。凭阑顿起乘风志，忠爱休教负品题。”同门李济川茂才淮曰：“气吞金碧，卓卓名句。”信哉！今甲子夏忠爱坊毁而近日楼则辉煌胜昔，存孝廉此诗，亦欲以存旧迹矣。

“西北有高楼，上与浮云齐。”“荡子久不归，空床难独守。”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”“绝代有佳人，幽居在空谷。”汉唐诗人，冲口而出，何尝运典，何尝矜奇，然而诗味深矣。五代时杨凝式《别传》云：“诗什多杂诙谐，少从张全义辟，故作诗纪全义之德云：‘洛阳风景实堪哀，昔日曾为瓦子堆。不是我公重葺理，至今犹自一堆灰。’他类若此。张从恩尹洛，凝式自汴还，时飞蝗蔽日，偶与之俱，凝式先以诗寄曰：‘押引蝗虫到洛京，合消郡守远相迎。’从恩弗怪也。然凝式诗句自佳，其题壁有‘院似禅心静，花如觉性圆。’清丽可喜。”（以上见殿本《旧五代史注》。）夫凝式有“风子”之称，遂开俗诗一派。宋邵康节先生《击壤集》，直写天性，亦俗诗也。《自处》七律云：“尧夫自处道如何，满洛阳城都似家。不德于人焉敢异，至诚从物更无他。眼前只见罗天爵，头上谁知换岁华。何止春归与春在，胸中长有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四时花。”首句借用通韵，可见北宋韵学，虽理学亦精研之，东坡《守岁诗》杂用歌、麻，犹是古体，不似康节之用于律体也，特诗实不佳耳。庄定山辈学之，更成笑柄。近人喜用俗话，甚且不韵，故未闻其祖述杨邵，抑内心实有不同者耶？

《汉书》《武帝纪》引《诗》云：“九变复贯，知言之选。”又引：“四牡翼翼，以征不服。亲省边垂，用事所极。”注：“皆逸诗也。”而辑逸诗者罕及之。《晋书》《载记》苻融引《诗》曰：“兄弟急难，朋友好合。”融尚知引刘向书者，何至误引《诗》一句耶？

沈归愚驳太白诗“我来圯桥上，怀古钦英风”，以圯本训桥，不可复用。不知桥梁、圯桥之类，皆古人所常用，庾子山《吴明彻墓志铭》云：“坦桥取履，早见兵书。”固先于太白也。

成都胡葆生太史骏，幼随其父任吾屏吏目，即有文名。癸卯与余同入词馆，淹雅不群。己酉太史送余入浙，赠诗八，有元和、长庆之风，书法亦工，宝藏移山盖十余年矣。诗云：“四海论交谊，如君有几人。风云千载事，（君自登科以来，屡叨异数，均为旧例所无。）孝友一家春。（君同母兄弟七人，太夫人年七十五犹康𠆢，门以内怡怡如也。）旧德高金马，（袁氏为石屏甲族。）奇才对白麟。（君年十六贡优行。）向来冥契久，惜别为沾巾。”“武帝贤良策，文皇进士科。千林搜杞梓，一榜盛菁莪。朝贵贞元少，（近来词林老辈，或改外，或家居不出，曹署几空，可为喟叹。）人才庆历多。（癸卯同年多伉爽俊拔之士，然无不通法政者。）禁中嗟赏意，终是爱东坡。（君文章经济为吾辈冠，遇合独先，非偶然也。）”“翰林清绝甚，书局镇相随。（自立学部，设图书局，诏即以君领其曹。）乙火宵明幌，丁帘画下帷。笙篁调旧籍，组发新思。自是蒙求我，（编辑中小学堂教科书，皆经君商定。）将回夏变夷。（所编辑书特注重中国文学。）”“著书楼宛在，（君于局所建楼三楹，颜曰著书。）相望尚岿然。室静蕉喧雨，窗虚竹受烟。（蕉竹皆君手植。）琴歌敦古趣，（选古诗可歌者以合风琴声谱。）冠冕聚时贤。（局员多翰林中人，大半皆癸卯同年。）余照分邻壁，（余分调查局行走，与闻书局同门各院。）经过忽两年。”“诸侯争荐士，（上年有韶荐举人才。）海内共推袁。（滇督苏抚争以君名应。）忠孝期元辅，（张文襄《广雅集》中经济特科阅卷纪事，有“忠孝专求郑毅夫”句。）风仪动至尊。（君态度端凝，有贵重气。）虚襟姬负，前席贾陈言。（两次召见奏封均称旨。）任重才能副，（考询大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臣评为任重之才。）相需济否屯。”“山水西湖好，弦歌岂不闻。帝方殷在简，天未丧斯文。（国学有将亡之忧，赖君起而拯之。）濯濯苏堤柳，英英岳墓云。春风须管领，此席应推君。”定有尊鲈兴，悬知竹马迎。袖诗无白俗，夸宅觉元轻。丽藻江山色，清时雅颂声。（君邃于经史小学，尤好诗文，旧作已印成册，人争赏之。）余杭形胜地，宦迹称平生。“卅载趋庭日，（辛已先子尉石屏，予往省侍。）珂乡爪印留。机云知共屋，（君宅去署不远。）李郭幸同舟。君誉翔麟凤，吾名应马牛。元亭常寂寞，乘兴欲南游。”

大哉阮公，大哉阮公《咏怀诗》，上掩汉魏，下启三唐，不必论矣。集十三卷，佳赋不少。《通易论》、《迪老论》、《达庄论》，皆上下千古之言。《大人先生传》兼刘伯伦、嵇叔夜之长。戴逵《竹林七贤论》称其所言皆胸怀间本趣，大意谓先生与己不异也。余摘其言云：“大人先生盖老人也，不知姓字，陈天地之始。”又曰：“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，曾不若蝇蚊之著帷，故终不以为事，而极意乎异方奇域。”又曰：“往者天尝在下，地尝在上，反覆颠倒，未之安固，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？天因地动，山陷川起，云散震坏，六合失理，汝又焉得择地而行，步商羽？往者群气争存，万物死虑，支体不从；身为泥土，根拔枝殊，咸失其所，汝又焉得束身修行，磬折ｘ鼓？”又曰：“君子之处寰区之内，亦何异夫虱之处中乎？悲夫！而乃自以为远祸近福，坚无穷也。亦观夫阳乌游于尘外，而鹪鹩戏于蓬艾，小大固不相及，汝又何以为若君子闻于余乎？”又曰：“来东云，驾西风，与阴守雌，据阳为雄。”又曰：“天地开辟，万物并生。大者恬其性，细者静其形。阴藏其气，阳发其精。害无所避，利无所争。放之不失，收之不盈。亡不为夭，存不为寿。福无所得，祸无所咎。各从其命，以度相守。”又曰：“无君而庶物定，无臣而万事理，保身修性，不违其纪。”又曰：“君立而虐兴，臣设而贼生。坐制礼法，束缚下民。欺愚诳拙，藏智自神。”又曰：“尊贤以相高，竞能以相尚，争势以相君，宠贵以相加，驱天下以趣之，此所以上下相残也。”又曰：“人不可以为俦，不若与木石为邻。”又曰：“至人无宅，天地为客；至人无主，天地为所；至人无事，天地为故。”又曰：“恶彼而好我，自是而非人，忿激以争求，贵志而贱身，伊禽生而兽死，尚何显而获荣？”又曰：“圣人以道德为心，不以富贵为志，以无为用，不以人物为事。尊显不加重，贫贱不自轻，失不自以为辱，得不自以为荣。木根挺而枝远，叶繁茂而华零。无穷之死，犹一朝之生。身之多少，又何足营？因叹而歌曰：‘日没不周方，月出丹渊中，阳精蔽不见，阴光大为雄。亭亭在须臾，厌厌将复东。离合云雾兮，（疑分字）往来如飘风。富贵侥仰，贫贱何必终？留侯起亡虏，威武赫夷荒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。（疑作荒夷）召平封东陵，一旦为布衣。枝叶托根柢，死生同盛衰。得志从命升，失势与时乂。寒暑代征迈，变化更相推。祸福无常主，何忧身无归。推兹由斯（疑脱一字），负薪又何哀。’先生闻之笑曰：‘虽不及大，庶免小矣。’乃歌曰：‘天地解兮六合开，星辰兮日月乂，我胜而上将何怀。”’又曰：“左荡莽而无涯，右幽悠而无方。上遥听而无声，下修视而无章。施无有而宅神，永太清乎敖翔。崔巍高山勃玄云，朔风横厉白雪纷，积冰若陵寒伤人。阴阳失位日月乂，地坼石裂林木摧，大冷阳凝寒伤怀。阳和微弱隆阴竭，海冻不流绵絮折，呼翕不通寒伤裂。气并代动变如神，寒倡热随害伤人。熙与真人怀太清，精神专一用意平。寒暑勿伤莫不惊，忧患靡由素气宁。浮雾凌天恣所经，往来微妙路无倾。好乐非世又何争，人且皆死我独生。真人游，驾八龙；曜日月，载云旗。徘徊，乐所之。真人游，太阶夷；原（疑脱一字）辟，天门开。雨蒙蒙，风<风军>兮。登黄山，出栖迟。江河清，洛无埃。云气消，真人来，惟乐哉。时世易，好乐乂。真人去，与天回。反未央，延年寿，独敖（二字疑衍或有脱文）世。望我何时反？<走占>漫漫，路日远。先生从此去矣，天下莫知其所终极。”全篇凡数千言，汉《唐山》乐府，《天马》三言之歌，唐岑参七言三句之韵，莫不该于阮公矣。

阅近人作，昏昏欲睡，非惟佳章之少，即佳句亦无之，殊无聊也。取刘文房集读之：“官舍已空秋草绿，女墙犹在夜乌啼。”“内史旧山空日暮，南朝古木向人秋。”“家散万金酬士死，身留一剑答君恩。”“白首相逢征战后，青春已过乱离中。”“长安万里传双泪，建德千峰寄一身。”“月明江路闻爰断，花暗山城见吏稀。”“日下凤翔双阙迥，雪中人去二陵稀。”“帆带夕阳千里没，天连秋水一人归。”“汉口夕阳斜渡鸟，洞庭秋水远连天。”“孤城背岭寒吹角，独戍临江夜泊船。”信哉，古人不可及也！出一语必巧，下一字必新，作一对必新，发一声必响，择一韵必稳，链一意必确。一句可以概全章，一章可以概全集。高仲武、沈归愚犹轻议文房，岂识者之言哉！特是七律之圣，尤在少陵，五塘师云：“单章美矣，连章尤佳；平调美矣，才幻调尤奇。”斯真千古确论。

北魏刘昶《断句》云：“白云满鄣来，黄尘暗天起。关山四面绝，故乡几千里。”隋虞世基《入关》云：“陇云低不散，黄河咽复流。关山多道里，相接几重愁。”节短音长，三唐五绝，皆源于此。“断句”即绝句也。

士衡、文通，拟古之第一流也。后此则太白自出新意，独往独来。若常景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《赞四君》与颜延年《五君咏》同为五言四韵，唐人《自君之出矣》摹古太多，词意俱复，似不足法。牧斋之诮于鳞，可云前车之鉴，近人则规规尺寸，尤多可哂，如“青青河边草，猗猗园中竹”，古已有之，我何必赘。小云：“非南郭之丧我，实东施之效人。”旨哉，旨哉！

阆仙在京师索余诗稿，先印三卷。阆仙以为失之严，余以为失之宽也。传之湖湘袁小吏部祖光，收入《绿天香雪移诗话》，并及吾兄遗诗，其情可感。文人同调，互相策励可也。兹钞其文云：“石屏袁树五同年嘉谷，诗笔清浑，所编少作，分为《幼学》、《九龙池》、《公车》三集。余爱其《闻人道安南事》云：‘太息交州鬼怒号，烽烟冲破瘴云高。射潮今日无强弩，矢何人助大刀。旌旆谅山雄露布，辅车滇水骇风涛。要盟竭尽苍生力，为报君恩敢告劳。’‘含沙如蜮日披猖，西贡开边引盗航。贻憾和戎师魏绛，苦心矫诏叹陈汤。策输狡兔营三窟，军散寒鸦泣数行。累代藩封一朝撤，可怜杀气莽苍苍。’《航海》云：‘二更月黑海天空，灯火两三遥处红。旅顺何辜投有北，瀛洲无力障之东。要盟离保鸿沟信，侵食终忧马市同。魏绛九京犹可作，几曾弃地翔和戎。’‘地遥天近混乾坤，针指南行出海门。黑水澄波谁泼墨，黄河涓滴不成浑。冷风低压煤烟重，暑日高蒸雾气昏。独有白鸥惊浪起，送船叫客怨难论。’《行路难》云：‘朝雨滑，午日苦。山又山，吁嗟路阻。吁嗟路何阻！前有豺狼后猛虎。水行难，水行难上滩。弃水登陆陆有山，山盘盘，山行仍歌行路难。’俱戛戛独造之作。断句如《五老峰》云：‘云蓊太古色，雨洗先天容。’《闲居》云：‘微云花影定，晴日燕衣轻。’《新兴道中苦雨》云：‘冻鸦蹲古木，瘦马怯前村。’《滇池舟中》云：‘帆留滇海月，春断锦扛潮。’亦近唐人音节。树五之兄雪樵，名嘉乐，亦工诗，早殁。树五钞其遗稿，如《寄友人从军越南》云：‘朝游异湖东，暮栖屏山北。身非屈大夫，何有憔悴色。星言欲夙驾，我马忽疲力。北风吹沙漠，秋云暗天黑。世途多，周道苦荆棘。偷安非予志，所愧不称职。’《夏日游龙泉书院》云：‘夏日炎蒸意未舒，纳凉最爱夕阳初。百年事迹诗篇外，万里山川形胜余。细雨点荷看错落，微风动竹听萧疏。他时游宦应无此，早买田园待老居。’意境浑老，颇似白苏。殁后树五哭之云：‘生离何若死离忧，古往今来逝水流。人道杜康能解事，不知解得几多愁。’可谓沉痛矣。”（以上《绿天香雪诗话》，兄《国学萃编》。）吏部工于词，尝作《洞庭波》一卷，情文相生，可歌可泣。起句云“洞庭乾了”，与王实甫之“道场散了”、陈兰甫之“罗浮睡了”，可称鼎足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昌黎句：“玉川先生洛阳里，破屋数间而已矣。”庐陵句：“先生二十年东鲁，能使鲁人皆好学。”又“我从故老问其由，云古五鼎藏高邱。”东坡句：“君才有如切玉刀，见之凛凛寒生毛。”具茨句：“我闻江南墨宫有诸奚，老超尚不如廷。”朴野直率，以文为诗，皆妙。

通海李茂才国安，未谋面也，赠我一章，拜而志之：“风云黯淡地天荒，剩得先生卧雪堂。我隔韩襟遥下拜，为瞻山斗索枯肠。”

汪师韩议康乐诗不免太刻。康乐句“高揖九州外，拂衣五云里”，何其高也，岂仅“池塘春草”之妙哉！延年句“阴风振凉野，飞云瞥穷天。”颜谢并称，允矣。明远句“春吹回白日，霜歌落塞鸿”，“洞涧窥地脉，耸树隐天经”，“鸡鸣清涧中，犭爰啸白云里”，鲍谢并称，亦非偶然。陶公千古俊品，而谢与之并称。小谢之名，亦因大谢而重。南朝大家，定推康乐无疑。

阮亭《七言诗钞》于少陵《咏怀古迹》五诗存四，独删“诸葛大名垂宇宙”，欲索解人不得。陈茂才潜，吾乡后起之渊雅才也。骈体工夫，几无抗手。顷过澍园，留诗而去。安道不获见子猷，岂非更有余兴耶？诗云：“万绿丛中蛎粉墙，仙家住老水云乡。分明高卧吟《梁父》，报道寻诗提锦囊。”“问字频来希半豹，愁吟无俚类寒酱。推袁不数纷纷子，身怅何之求办香。”

北通州王劭农侍御，吾春闱房荐师。守徽州，游黄山，公子从焉。师吟作画像题二十字：“携鹤游黄山，独立群峰顶。苍茫云海中，特秀孤松挺。”师癸酉进士，积资三十年，始入台谏。尝告我曰“纯任自然”四字，一生得力。未一年而告归，王城人海，藏其一身，书画寄托，倜乎远矣。

寿诗非古也。曾文正日记述窦兰泉之语，不愿为寿，可敬哉！甲子之秋，七月既望，同人欲为夔举寿，辞改而游，乃有《碧觞秋图》之作，小泉题诗见前。镜澄题云：“戈马仓皇际，天容我辈闲。泛舟追赤壁，策杖入青山。古迹寻祠畔，秋声来树间。举杯寿南极，一醉笑开颜。”刘彦和曰：“情往似赠，兴来如答。”足以当之。

吾屏笃实之士，叶芷洲孝廉春芳其尤也。己亥官呈贡广文，家孝廉兄奉先太夫人游昆，过其官署。芷洲令其夫人以母事太夫人，故太夫人命谷等兄事芷洲。芷洲即于是年卒。卒之前以数百金入藩库捐官花样，其家罄矣。太夫人间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之，命谷筹策，乃求于学使张季端师，转商林藩赞虞而归其金。近得其手稿一册，有古近体五十五首，录其佳者。《甲申八月赴云龙学正任十五夜宿海门桥》五律：“匹马长征客，中秋旅思加。桥头孤月店，湖口野人家。捧檄甘离别，膏车老岁华。高堂今夜酒，念子意应赊。”《吕合街》七绝：“回环一水抱村流，八月山田稻未收。好是秋阳助农役，先将黄豆打桥头。”《宿草铺街》七绝：“梦魂飞到异龙湖，情况家居吾爱吾。惊寤虫声秋唧唧，烬残草店一灯孤。”句如“烟盘村树润，日出岭云开。”“日落人投店，云深屋倚山。”“泥泞知马健，风雨怯衣单。”“泉春村里碓，风逆马前程。”“噫气飘林籁响，落晖掩映岭云秋。”“荷笠穷民初获稻，依山古寺半开门。”均饶雅韵。不见故交二十六载，宝此残帙，更当选入《滇诗丛》，付之剞劂，以永其名，不第此也。芷洲稿中附抄其师太和令张寅叔《题沙桥店壁》一诗：“十日尘沙困马蹄，卸装野店少幽栖。此间却有隐居趣，卧听一声山鸟啼。”爱吾所契之友，并爱及吾友所契之人，不惮琐琐，手录传之。一若苍苍之中有督吾以劳劳笔砚者，吾亦不能自解也。

马雨农阁学《慎余堂遗诗》，其犹子程远钞本。佳句如：“天气蒸为午后雨，峰形奇似夏来云。”“风雨来从平地上，城垣多在乱山中。”善写黔中风景。“时果携来双袖满，野花插得一头归。”善写滇中风景。合观全集，规矩尺寸，阁学《读史诗》云：“辞取达意止，先师有训词。”可以见生平之长短也。

太史公曰：古诗三千余篇，孔子取三百五篇，皆弦歌之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，知古之选诗者，莫尼山若。次之则《昭明文选》于两汉诗中选《十九首》，可以范百世矣。（据《玉台新咏》，《十九首》非一人作，“生年不满百”之篇，直是删改汉诗。）《玉台》诸书，皆逊《文选》。惟殷《河岳英灵集》、彦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、韦《才调集》、王安石《唐百家诗选》、姚铉《唐文粹》及沐昂、谢榛、钱谦益、朱彝尊、王上祯较可观，若方回、锺惺、沈德潜之流，又其次也。

余尝谓吾辈所读之五经，乃孔子删定本，伏、孔、贾、郑诸儒传其文，顾、戴、王、钱诸儒衍其绪，儒家之学科书也。（详见拙著《经说》）孔子之前，儒家之外所读者当有别本，故疑屈子读书乃坟典邱索之流，非孔子定本。前文已发其端，一时兴到之言，原不必为定论也。顾尚有一说焉：《左传》鲁昭公二十六年，王子带之乱，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，楚人书籍更有非他国所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及见者，是时孔子年三十，尚未删定五经，岂得谓屈所引者尽与今本符合耶？“五子用失乎家巷”，《楚语》及《竹书纪年》有五观相争事，不必为《五子之歌》，况今之《五子之歌》乃伪古文乎？“窃比于我老彭”《释文》引郑曰：“老，老子；彭，彭咸。”孔疏亦引郑谓咸见《离骚》，乃投水者。夫孔子何至比投水者？不如包咸、何晏之解，谓彭为商贤大夫也。刘歆《遂初赋》“守信保己，比老彭兮。”歆且非比投水者，况孔子乎？又《文选》《上林赋》注引《楚词》“驰椒丘且焉止息”作“焉且止息”，焉字用法，皆与经殊，前文所漏，再附于此。

陈琴禅诗“遥山抹赭日将夕，野水分青天欲秋”，飞卿佳句。钱小帆诗“草绿东瀛仍作客，花开南国旧怀人”，“杨柳绿中臣里近，桃花红处女墙低”，石湖佳句。李麓石（维藩）诗“燕市夏云催客热，龙泉秋水照人寒”，简斋佳句。

霸州高阆仙同年，渊雅才也。助余编译图书局，于小学国文两书，良工心苦（详见《著书楼随笔》）。暇谈国学，大至群经，小至诗钟，罔弗角逐。尝戏谓之曰：“论文，君其吾师乎？论诗，君其师吾乎？”当年直谅，不以为嫌也。今十余年矣，吾文不必不如君，君诗顾已出吾上。录其挽先太夫人二律，以概其余。“天上归星驾，人间失母仪。行高中垒传，节著伯恭诗。暮雪悲《黄竹》，春风闭绛帷。徽音谁可嗣，炜管有余思。”“巨卿曾有约，公瑾未登堂。楚越原同室，干戈起阋墙。信乖青鸟使，路阻白云乡。空上高阊颂，临风涕数行。”

仲瑜年丈之母，烈妇也，徵诗成册。有婺源李侍郎昭炜二诗：“地棘天荆际，仓皇出旅涂。脱夫思徇己，托婢情存孤。惨切悲分镜，安排智蕴珠。滇池千古月，濯魄映冰壶。”“赖有汤公寿，儿才识母贤。幽光终必发，苦节试弥坚。霜紧摩黄鹄，风凄咽杜鹃。屡经彤史笔，应可慰重泉。”又邵阳魏尚书光焘二诗：“从容就义难，况乃属婵媛。鹤瘗蒲关去刂，鹃啼蜀道魂。应羞生仲达，谁似女昆仑。古井无情水，千秋凛冽存。”“巢破留完卵，渊沈见苦心。须眉无此烈，骸骨有儿寻。绰楔天南柱，冰霜岸北𠂢。拢冈阡待表，高节动龙吟。”又南海戴协揆鸿慈句：“梧桐夜雨吹黄叶，松竹斜阳冷素帷。”又侯官林尚书绍年句：“朝送儿行肠断裂，仰屋凄然心如铁。忽闻动地哭声来，一夕仓皇满城血。”嗟乎！节义千载，人心同钦，诸作虽非专家，而表章不遗余力，备录之以当彤史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王生家亮从子研诗，二年以来，深契予旨。甲子冬季，大雪三日，赋二绝句：“无雨檐悬溜，有香梅放花。登楼一凭眺，新景万人家。”“山川一朝改，草木尽纷枯。松柏翠如故，耐寒材自殊。”昔者柳州之“千山鸟飞”，祖咏之“终南阴岭”，久推咏雪绝。欧、苏禁体，各有会心。少陵云：“不薄今人爱古人，清词丽句必为邻。”有志之士，勉旃勉旃！

孟仁前辈以词林选作贵州，官送同寅李海曙长律，节为六韵：“近日论贤宰，黔中复几人。君诚经验富，我爱性情真。训懔清勤慎，资兼知勇仁。何期符剖竹，倏恋味思莼。楚泊浮弥月，吴船泛半旬。家园知再聚，絮语叙天伦。”前辈夙工楷法，书此诗悬我壁间，有《皇甫碑》笔意，尤为俊品。

秦生用宽，初学诗，笔特动荡。“边塞青烽急，高堂白发新。桃花红逐马，枫叶暗流萤。”入之《中兴间气集》，定邀高仲武欣赏。

允三《游盘龙山》句：“一路山香不见花。”飘飘欲仙。

傅芷香赠句：“不信诗人真少达，悬知寿母有余欢。”善于立言。江汉炳灵，芷香亦盖英才也。

蒙自居吾滇极边，百年以来，绩学显名之士，咸推稼堂陆中丞。中丞之诗，得力于虹桥邓先生，而虹桥之诗反佚。五塘师《重光集》仅得二首，乃记虹桥学行于《稼堂卷》内，深为太息。天之待文人，抑何刻也。今忽于《稼堂全集》之末，得附刻《虹桥诗》一卷，虽仍非全豹，而彪炳文采，已见一斑。戴云帆侍御称之曰：”激扬抗厉，变雅遗音。”庶几得之。因别出为专集，校其讠为误，付诸梓。呜呼！士不幸仅以诗传，更不幸诗可传而竟弗传，因之名亦弗传，如虹桥者岂一二数。顾虹桥不幸之幸，犹有生前交契之中丞，而死后因附以传焉。所谓文字缘，是耶？非耶？昔日求之弗获，今乃获而传之，斯又我辈后学之深幸，而为五塘诸先达所不及料者。显晦之理，果安在乎？或曰天也。

虹桥诗《可离篇》、《古风篇》、《克复篇》、《苦刺花曲》、《伐竹吟》、《止伐竹吟》皆佳。句如：“拂竹舞秋风，摇碎一阶月。”“落花犹恋树，芳草自留春。”“近捉明月分花枝，一半花阴一半月。”“吹破黑貂风力紧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打残黄叶雨声乾。”“唱罢渔歌天欲晚，蓼花枫树夕阳红。”顾南雅称为不世才，李即园、池庭皆自以为弗及，（《戴笏帆》序）谅哉！

鹿泉诗老见拙著，奇诗为跋云：“《滇绎》且兰掌故收，雪庐卧起恣苗。忍怀试院无双谱，空占临干第一流。（原注：君科岁恒第一，经济召试得状头。）鸡马刚剔心遗老笔，越瓯回首使臣。更听填海冤语，洒涕神州感旧游。（原注：《卧雪诗话》录拙作，填海禽言述朝鲜事。）”诗老年已八十，远比剑南，家居长沙，近抗西涯，殷殷以诗筒来往，声鸣瑞鸥，喜报刍尼，露浣蔷薇，风怀杨柳，皓眉遣兴，作金石声。吾道非欤，何为至此？然而幻术吐火，同心断金，湘水滇云，相视而笑，夫亦足以自豪而共慰者矣。

善化黄月崖先生，高人也，传其舅唐镜海之学，非专以诗鸣，而诗特佳。“云气低江树，松声落涧泉。”“风微帆力软，浪静舻声迟。”“帆扬楚泽摇明月，马入秦关带晓星。”不愧沅芷湘兰之雅韵。至于“夜深频进酒，饮缓不须肴。”仍是儒生本色，耐人寻味。

大孙女婉芝，甲子六月四日《游大观楼》诗云：“村童学村鸭，泛水东复西。波溅石桥树，轻舟过小堤。”次孙女转芝《登颐寿楼》诗云：“上有红栏杆，下有青松竹。我集古今书，朝朝楼上读。”皆雅品也。澍园三尺，草地一弓，石几土阶，暇辄家课。转芝曰：“祖选古诗须如‘风吹草低见牛羊’、‘北斗七星高’诸句，方觉有味。”可见其性之所近也。大孙积棠喜听我讲诗，常曰：“天上老鸦，即是本地飞机也。”此语亦有诗味。一庭之中，老稚联咏，昔者谢傅家居，屡传佳话，| 谟定命，飞絮撒盐，敢希古人，聊记乐趣。

阮文达诗多拙滞，《咏滇南》句云“四时常得暑寒平”，却极真切。

雪樵兄嗜白、苏二集，丹墨评点，洞见方垣。尝曰：公安宗白苏，伪白苏耳，吾将以真白苏救之。故授徒皆先读《悟真寺》、《匡庐草堂》、《池上》诸篇。顾李杜诸集，亦未尝不重之。记诵浩博，每谈辄元元本本，如水泻地，渊矣奇矣，详见《家乘》。

石屏杨副贡壮猷著《唐诗浅解》一卷，家孝廉兄有重抄本。杨茂才永荫著陶、韩、元（好问）、归（子慕）《四家诗选》一卷，余家藏之。虽非典重，然亦雅矣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小帆诗未刻集，愧非缪袭，何以对仲长统。今获其《江户端阳有怀少宗树五采臣上珍诸同学》二绝，亟钞存之。“榴花蒲酒水云乡，回首螺峰欲断肠。今日瀛洲编日记，一年三度过端阳。”“君居蓟北我东海，佳节天涯客里同。料得金台泥醉后，相思一样落南中。”阮亭诗声，秋谷作谱。小儿丕佑等论诗，颇不以王赵为然，姑存暑，以俟论定。

乙丑仲春朔，天晴风煦，登金碧楼，重阅兰卿《陈沅画像册》，题诗累累。陈玉坦句：“一串牟尼双眼泪，十方世界九回肠。”吴子修句：“《春灯》《燕子》繁华梦，谁及当年卞玉京。”沈朗山句：“何似薛涛孤冢在，枇把花里客登楼。”蔡寄庐句：“描取色身相印证，始知天女即维摩。”皆佳制也。雷菊农句：“团扇到秋心已冷，袈裟未著头先白。”“别馆艳传昆水上，断碑痴问商山侧。”尤为轻倩。菊农壮同京宦，老归临川，松菊犹存，令人神往。

天船《买兰》诗：“王者名香难论价，雅人夙债为偿花。”彭子嘉赏拔之，天船益励为诗，诗遂成家。或疑论字失律，当读平声，不知古时四声无分也，特气象嫌狭耳。

特科同年萧少廷观察荫桂赠余诗云：“东观西清接禁台，故乡风气喜君开。二千年上汉廷董，廿七人中燕国隗。旷代科名须郑重，异时文运此胚胎。蜚声翰苑寻常事，勉矣勖为大用才。”观察籍昆明，生长山东，详记之以备乡中谈掌故者。

北平匡翰卿代宫中绘画，尝画古诗“女奴踏背扶苍苔，明月西园侍宴回。小犬立阶空吠影，夜深宫禁有谁来”之作，为内廷供奉图以赠，今犹存。王仲初宫词正声，刘松年画院妙墨，兼而有之。

查伊璜（钧业）《粤游杂咏》，今传印者原钞本圈点仍旧，亦一奇也。（钧业第三十八页有小注，与下一字原本挖去，似同字，又《杂咏》有查尧卿题词。三十七页泉凉误作泉淳，皆可疑。）句如：“欲近人情姑命酒，不通时务尚论文。”“世变安能皆我法，情平始解读人诗。”“情殷客月三更澹，目断荒云万里苍。（原注：时滇南报至。）”诗笔最新，书法尤隽。

子云《反离骚》“昔仲尼之去鲁兮，斐斐迟迟而周迈。终回复于旧都兮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何必湘渊与涛濑。”王逸注、朱子注皆谓屈不似孔，与余意不同而同。

范文正《守丹阳》诗：“庆朔堂前花自栽，便移官去未曾开。如今忆昔成离恨，只诧春风管句来。”名儒诗思，余尝效之。有《再游京馆》句云：“轩外碧桃依旧发，临风犹记种花人。”

癸亥秋，六弟邀我游蒙个，弟得二诗，余润色数字，录入《诗话》。云：“兄弟赴幽燕，星霜三十年。今朝游目则，相与乐林泉。”“一笑退山林，惟间涧水音。联吟到年老，大枕与长衾。”

汤虞樽（运泰）《金源纪事》诗，步武西堂而略逊，其取材详赡，不可轻也。《青衣叹》一篇：“朝非朝兮市非市，生非生兮死非死。道旁见者泣不止，云是南朝旧天子。”写徽钦北狩之惨，可谓曲尽。又云：“安得三日一易服，两日一易鞋。山水佳处，放鸽开胸怀。”考《南宋书》高宗丝鞋，两日一易，御服三日一易。《宋稗类抄》高宗好养鸽，有士人题诗云：“鹁鸽飞腾绕帝都，暮收朝放费工夫。何如养个南来雁，沙漠能传二帝书。”小朝廷之荒纵极矣，是父是子，皆无心肝。回忆陈桥谋变，烛影摇红，当不料其子孙惨顽至此，吁！可以鉴矣。（汲古阁刻徽宗《宫词》一卷，诗笔殆不如昼笔。）

舟泊苕溪，风景如画，朗吟邱希范《早发渔浦》诗云：“渔潭雾未开，赤亭风亦扬。棹歌发中流，鸣ㄠ响叠嶂。村童忽相聚，野老时一望。诡怪石异象，嵚绝央峰状。森森荒树齐，析析寒沙涨。藤垂岛易陟，崖倾屿难傍。信是永幽栖，岂徒暂清旷。坐啸昔有委，卧治今可尚。”湖山如故，光景常新，古人何工，今我何拙。特较之茫茫尘海中，犹有自得之趣耳。思之思之，殊有余快。

雪樵兄曰：东坡“秀语夺山绿”五字佳。

季勋同游黑龙潭，有“梵外疏钟开万籁，源头活水溉千家”之句，超超元著。

阮文达《西泠怀古集序》云：“海内以西湖名者三十一，独杭州之西湖最著。”案《怀古集》乃陈颐道（文述）著，煌煌十卷，限于七律，宜其诗之难工也。顾佳句自不可掩。《庆忌故宅》句：“夕阳瞑上王孙塔，夜月寒窥羽棋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。”《樟亭》句：“抱城绿树疏烟暝，隔岸青山暮雨收。”均有中晚唐风格，盖亦湖山灵秀所锺也。

崔颢诗：“南州十二月，地卩冰雪少。花龛瀑布侧，青壁石林杪。”兴象高妙，岂止《黄鹤》七律，虽仙才不能扌追碎也乎！

钱竹汀读怨若抑，谓《论语》“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”为韵语。证以《谷风》“忘我大德，思我小怨”，洵然。愚谓“怨”古读平声，《阳货》篇“怨”与观、群、君并在句末，亦韵语也。

十三版纳近失其一，而旧风亦渐易矣。柯绩丞治之最久，有《竹枝》十首，录一二以见其概。“钟鼓声喧缅寺开，老僧持扇坐蒲台。腊条数炬花双朵，队队夷姑胆佛来。”自注：“夷俗祷寺，谓之胆佛。”“时样衣衫趁体妍，绣球抛掷早春天。邻家姊妹齐声贺，恰中多情美少年。”自注：“夷俗订婚如此。”

小《诗话》誉我，我何敢当。我之《诗话》誉小，恐不足尽小也。录其见赠四律，待海内定评焉。“此事推袁久，吾宗我爱君。荐才称巨擘，秉笔定斯文。驰骋骅骝道，清扬鸾凤群。遥遥阳夏派，于此起风云。”“时运隆恩遇，斯才道义郛。捧纶辞北阙，树帜长西湖。座有登龙客，家藏《放鹤图》。斋期踵武，犹见旧生徒。中原多事日，我辈亦晨星。年少新簧鼓，宗师旧典型。离筵寒酒白，远梦太行青。眼底颓波下，君山一涕零。”“合赠吾家扇，扬风一旆高。作人广或朴，迎母忆葡萄。忠孝遂君志，清闲犹我曹。他时如劳问，土室在蓬蒿。”

杨伯忱茂才赓瀛，朴学立品，工于楷书，一晨夕能书万字。余亟赏之，拔为文部书记官。己酉奇我诗曰：“一宫公所赐，反己倍惭惶。”庚戌寄诗曰：“惭愧文章许枚速，支离骨相到郊寒。”辛亥又寄曰：“苍苔翠竹又三秋，司马文章迈众流。青史一编悬日月，觥觥忠义国无忧。（原注：公在寿，富传瀛奉命录副本，得敬瞻焉。）”乙丑奇一律：“才拙难求半亩田，佣书十载意都捐。少年裘马成前梦，老去诗篇结夙缘。四海论交伤岁暮，一生知己隔云天。滇山燕水同高洁，此后行藏任自然。”南北万里，性相通，联袂掎裳，廿年无异。循环讽诵，乐何如也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旧著《九龙池集》中《出师表》新乐府一篇，有曰：“傅说训，甘盘学，何必《后出师》，再托武侯作。”盖笃信陈寿《志》仅载《前表》，又据裴注壶集无《后表》，晁张俨默记，故称《前表》疑《后表》也。及今思之，《出师》二表，理胜词胜。李充云：亮《表》刘主可谓德音，（《翰林论》）定论久矣，何容轻疑。俨尝称亮治国之体，当时既肃整，遗教在后。及其词意恳切，陈进取之图，忠谋謇謇，义形于主，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。（《述佐篇》）俨，吴人，官大鸿胪，常奉使以不辱命自期，斯乃著作之才而兼交邻之道者也。所谓陈进取之图，忠谋謇謇，必不专指《前表》。俨卒孙皓之时，去亮最近，记录明确，必非作伪。《汉晋春秋》引《默记》，习凿齿岂轻信俨之伪作耶？且《诸葛恪传》恪言近见家叔父《表》陈与贼争竞之计，未尝不喟然叹息。恪言在延熙十六年，距亮《前表》（建兴五年）《后表》（六年）时相去二十余年，所见之《表》，亦未必仅见其一。疑恪为不见《后表》，殊非高论。至于何焯以恪言仅指《后表》，想像之词，尤不足据。（焯又谓亮不存稿，而诸葛乔钩致于恪，迂曲甚矣。）夫亮集编于陈寿，传至裴松之时，偶脱一篇，极寻常事。亮集脱而据《默记》补之，裴注往往如此，焯何误用其心耶？《赵云传》云卒在建兴七年，而《后表》上于六年，殿本考证谓七年为六年之误，是也。旧著之诗，实误，当删正之。

年来诗事不自知较昔何如，而《诗话》之编，日积日富，吾何修而得此清课耶？曾记高潜子太史毓汧彤赠我诗云：“高寒玉宇忆前游，话旧元龙百尺楼。指顾节旄荣九命，更欣莱彩祝千秋。中朝故实谈班马，上界文光耀斗牛。为盼故人扶景运，好留云海养闲鸥。”太史期我之心，我转以期诸人。白香山云：“不可使不知我者知之，亦不可使知我者不知。”此之谓也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